6301



鐵騎十七雄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 · 著

武林風雲，波濤起伏，雪刀浪子又再遭遇到驚心動魄的挑戰，老江湖、大醉鬼，施展渾身解數，誓與魔王力拚到底。本文故事題材新穎，情節曲折離奇，切勿失諸交替。

$3.00

1020

編者話

「鐵騎十七雄」是今期選刊的雪刀浪子巨型小說，是篇內容題材新穎，情節曲折離奇，鬥智場面詭幻，打鬥激烈熱鬧………雪刀浪子龍城璧、殺手之王司馬血、大醉鬼唐竹權……等人捲入一宗武林風波中，施展渾身解數，誓與魔王力拚到底，展開一場殊死戰，過程遭遇驚心動魄，鬼哭神嚎！本文是青年作家龍乘風君一九七九年首部推出佳作，敬請先睹爲快！

＊＊　　＊＊　　＊＊

充滿刺激、獵奇、偵探、鬥智氣氛的司馬洛故事「黃金鬼島」今期已刋出，本故事集刋載以來，深得廣大讀者熱烈喜愛，推崇備至，是篇題材採自蠻荒孤島作背景，陰森可怖，驚魂步步，刺激緊張，愛好馮嘉君作品的讀者們，請參閱今期第71頁。

＊＊　　＊＊　　＊＊

農曆新年將屆，我們爲了在春節期間以饗讀者消閑享受，已安排了一大批名著猛稿，到時按期逐一推出，精采非常，琳瑯滿目，敬希垂注捧場！

下期巨型小說是高峯先生的作品：「劍裡乾坤」。高君是最近加盟本刋的名作家，特別介紹！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72.00
一年港幣	$ 14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77.00
一年港幣	$ 15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90.00
一年港幣	$ 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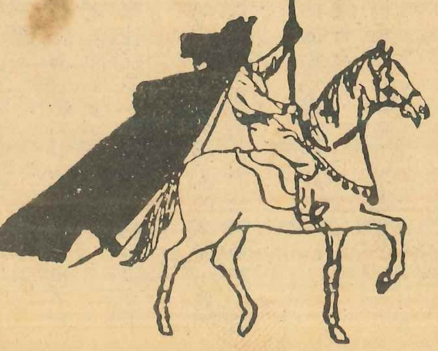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102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灰鷹追魂手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子成·圖

鐵騎十七雄

（一）

暮色已濃，連火紅楓葉也開始黯淡。

黑夜吞噬了大地；那是毫無保留的吞噬。

晚風忽然緊促。

緊促得有如他的呼吸、他的心跳、他的脈搏。

他是個很柔和的孩子，他一向都不喜歡緊促的節奏。

他喜歡柔和舒暢的人，也喜歡柔和舒暢的事；他實在是個很善良的孩子。

雖然今天剛好是他十八歲生辰，但他仍然是個孩子。

一個很善良、很可愛的孩子。

他的臉並不圓，他的膚色並不皙白，他的鼻樑也並不高挺。

但他英俊。

不是冷傲自負的英俊，而是柔和善良的英俊。

他很好，一切都很好。

無奈他的呼吸已如晚風般緊促……

× × ×

紅葉坪西南半里，有一座像粽子般的小山丘。

山丘上有一座草棚，草棚裏有一個孤獨的老人，還有一條孤獨的魚。

魚在瓦盆中，牠的神態就和主人一樣寂寞。

魚不喝酒，但人喝。

老人喝酒喝得很慢。

十八年來，他從未浪費過一滴酒，就像守財奴永遠不會浪費一枚銅板一樣。

天上有月、有星。

星月本明亮，但在老人的眼中看來，却都已一片朦朧。

桌上的酒壺還有酒，今天他喝得比平時更慢。

老人忽然笑了。

他對着盆中魚兒，喃喃道：「你是一條好魚兒，老夫這條性命是你的老伴犧牲性命救回來的，咱們已相依爲命整整十八年，唉，十八年了……」

他伸出一隻已乾癟的手，輕輕撫摸着魚兒。

魚很馴服，沒有逃避，也沒有驚慌。

老人輕輕一咳，又道：「我已囑咐田記酒莊的順伯，倘若明天不去買酒，他就會把你放回河裏……」

老人的聲音漸更蒼涼：「你不必怕，順伯是吃素的，他絕不會把你吃掉。」

他的目光忽然停頓在床上。

床上有一把塵垢滿積的刀。

那是雙魚寶刀。

× × ×

山丘下有亭。

亭無名，就和這座山丘一樣。

老人悄悄的提着酒壺，從草棚踽踽獨行，緩慢地走到亭中。

他每走幾步，就喝一口酒。

他彷彿已有幾分酒意，又彷彿就算再喝十壺八壺也絕不會醉倒。

山丘不遠處有一個小鎮。

鎮上的居民，平時都已看慣這個老人這副樣子。

但此刻若有人看見他，一定會難免感到驚奇。

因爲老人不但提着酒壺，而且還提着一把刀。

這把刀並非菜刀，而是很名貴一把寶刀。

沒有人能把這種刀，和這個孤獨的老人聯想在一起。

他不該擁有這種刀，而這種刀也不該落在這種老人的手上。

但世事往往並不能從外表就可以立下判決。

倘若他們知道這個老人的來歷，他們就會知道以前對這個老人的看法是如何的錯誤。

寶刀的塵垢已被擦乾淨。

寶刀還未老。

但人也是否同樣寶刀未老呢？

× × ×

老人在等待。

他等待的是一個名劍客。

十八年前他已是個名劍客，十八年後的聲名仍然沒有低墮。

他姓雲名不愁，外號是不愁劍聖。

（二）

不愁劍聖雖云「不愁」，但自古以來，又有多少人能眞的無憂無慮、無牽無掛呢？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幾乎是放諸天下而皆準的事。

雲不愁其實並不比別人洒脫，他並不是那種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他雖然很少把仇恨這兩個字放在心上，但他只要決定幹一件事，就絕不更改，更絕不會半途而廢。

他很負責。

他對別人負責，對朋友更負責。

他從不對任何人誇讚自己是個講義氣的人，但當他的朋友出事之後，他們很快就知道，最講義氣的人還是雲不愁。

雲不愁從不把別人對他的仇恨放在心上。

但每當他的朋友受到別人的侮辱，遭遇到任何的傷害，他就會挺身而出。

他不爲甚麼，只是爲了要替朋友出一口氣。

他替別人憂慮，遠遠比替自己憂慮爲多。

他的劍法很好。

他的人也同樣好。

但有一件事，他却做錯了。

他不該把魚三視爲大敵。

魚三，就是那個孤獨的老人。

× × ×

雲不愁正騎着一匹白馬，望北徐徐進發。

他腰間的劍已擦亮，他的精神已培養得非常飽滿，他的狀態無疑已達到巔峯的境界。

但他的眉宇間，却有一種說不出的哀愁，說不出的寂寞。

他不想殺人，但今天他若不殺魚三，就對不起上官超凡。

上官超凡是他的朋友。

在十八年前，上官超凡死在魚三的刀下。

雲不愁在十日之內，就找到了魚三，並與他展開一幕激烈的生死決戰。

但那一戰的結果，是兩敗俱傷。

雲不愁殺不了魚三。

魚三也未能把雲不愁殺掉。

識英雄者重英雄，他們開始彼此惺惺相惜。

但惺惺相惜是另一回事，他們的仇怨還沒有解決。

他們相約在十八年後再度決戰。

他們決定十八年後才再決雌雄，因爲他們都並不想對方太早死在武器之下。

他們雖然是仇敵，但他們彼此尊重。

雲不愁不能不替上官超凡報仇，但他也不想魚三死在自己的劍下。

就算魚三死在自己的劍下，他也希望魚三還能再活十八年。

所以，這一戰就相約在十八年後。

十八年並不是一個短暫的日子，但這一個決鬥的日子終於還是來臨了。

人生本來就是矛盾的。

生又何妨？死又何妨？

人生又有多少事情是如意的？

× × ×

雖然十八年前那一戰不分勝負，但對於今夜這一戰，雲不愁反而充滿信心。

爲了上官超凡，他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擊敗魚三。

上官超凡並不是他的結拜兄弟，但他們之間的感情却比同胞兄弟還更親切。

上官超凡相信他。

當上官超凡去找魚三決鬥之前，他已對雲不愁說出一件秘密。

——魚三是個劇盜，他就是近數十年，江湖上叱咤風雲，號稱鐵騎十七雄的老三！

——上官超凡的父親上官無我，就是死在魚三刀下的！

（三）

昔年的恩怨情仇，直到現在還沒有化解。

魚三爲甚麼要殺上官無我，這件事上官超凡並沒有對雲不愁解釋清楚。

雲不愁只知道上官無我是白旗鏢局的總鏢頭。

上官無我爲人大公無私，莊嚴正直。

他的兒子上官超凡也是一樣。

但這一對父子都已死在魚三的刀下，雲不愁又怎能置諸不理？

雲不愁現在年紀已有一把，但他仍然有熱血。

如果上官父子不是死在魚三刀下，雲不愁決不會去找魚三的麻煩。

但現在他們唯一可以走的路，就是決一死戰。

許多人在決戰之前，難免情緒有點緊張。

但雲不愁並沒有這種情緒，他有的只是信心。

蹄聲得得。

就在這個時候，他忽然聽到一陣很微弱的聲音。

那是，一個十八歲大孩子的呻吟。

× × ×

白馬仍在向前邁進。

雲不愁突然勒韁，然後下馬。

他在一叢矮林中，找到了這個呻吟的大孩子。

大孩子的臉色有點灰。

他的身體在顫抖，額上冷汗如漿。

雲不愁仔細的看了好一會，臉色變得很凝重。

他突然扯開大孩子胸膛前的衣服。

胸膛上有一隻掌印。

這掌印是灰色的，灰得像是天上的灰鷹。

雲不愁深深的抽了口冷氣：「灰鷹追魂手！」

大孩子已陷入半昏迷的狀態，他彷彿甚麼事都已不知道。

他的確甚麼都不知道。

雲不愁嘆息一聲，這種傷勢他實在無能爲力。

大孩子的呼吸更緊促。

雲不愁束手無策，唯有給他服下兩顆翡翠還大丹。

翠翡大還丹是一種治病療傷的良藥，功效極佳。

但對於灰鷹追魂手這種毒掌的傷勢，却是毫無效用。

大孩子毫無轉機。

他很快就會嚥氣。

就在這個時候，雲不愁突然又聽見另一種聲音。

他聽見一個人在冷笑。

冷笑聲並不響亮，但却在距離雲不愁極近的地方發出。

雲不愁突然僵住。

他一向自詡耳力聰敏，警覺性比黑穴裏的蝙蝠更強，但現在却有一個人走到他背後不及一尺之處，若非對方發出冷笑，他根本就不知道背後竟然有這麼一個人存在。

雲不愁沒有回頭。

他突然拔出劍，然後身子向前俯衝丈二。

「俯衝丈二」是他心目中的打算，丈二的距離，對他來說是很容易一步跨縱出去的。

可是，他這一縱出去，却只能縱出三尺。

雲不愁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

他立刻轉身，盯着背後那人。

那是一個黑袍人，他的年紀也和雲不愁差不多。

那人也盯着他。

雲不愁一向都很沉得住氣，就算昔年與魚三決一死戰，險些死在魚三刀下的時候，他都沒有半點慌張的神色。

但現在他全身都已發抖。

沒有人能形容他臉上的是甚麼表情，也沒有人能形容他的眼睛已變成了怎麼樣的樣子。

他的武功竟然已在這一刹那間完全消失，他苦練了三十年的無形眞炁竟然法提聚。

這是足以令到任何練武之士完全崩潰的巨變。

那人忽然又露出了一個愉快的笑容，他慢慢的向雲不愁說：「這個受傷的孩子已在這裏等你很久，半個時辰後若還沒有解藥，他就會變成死人。」

雲不愁又驚又怒：「你是誰？」

那人嘿嘿一笑，說：「你不必理會我是誰，但你應該知道，就算你現在武功仍在，你仍然絕非我的敵手。」

這並非吹噓之言。

剛才那人若要殺雲不愁，可謂易如反掌。

雲不愁道：「你卑鄙。」

那人說道：「這個小子捱了一記灰鷹追魂手，性命危在旦夕，你想不想救他一命？」

雲不愁毫不考慮，立刻道：「我當然想。」

那人道：「既然如此，你願不願意來一個交換？」

雲不愁道：「怎樣交換？」

那人道：「我要的只是一件很不值錢的東西，如果你願意交換，我不但可以把這孩子的傷勢治癒，同時更可以恢復你的武功。」

雲不愁嘆了口氣，道：「雲某中的是甚麼毒？」

那人道：「無形無影絕脈散。」

雲不愁又再問道：「雲某是怎樣中毒的？」

那人說：「毒就在這小子身上，無論是誰接近他，都會武功盡失。」

雲不愁咬了咬牙，道：「你的手段好辣。」

那人說：「現在並非談論手段的時候，我們在談論交易。」

雲不愁道：「你想要的是甚麼？」

那人盯着他看了半天，才緩緩的說出了四個字：「一隻木熊。」

「木熊？」

「不錯，」那人說：「一隻用木頭製成的熊，它的重量只有五兩。」

雲不愁嘆了口氣：「我沒有熊，木熊、金熊、銀熊也沒有，朋友，你找錯對象了。」

那人淡淡一笑，說：「我絕不會找錯對象，也許你已擁有這一隻木熊，但却連你自己都不知道。」

雲不愁冷冷道：「我並不是呆子，也不是個白痴，倘若眞的擁有一隻五兩重的木熊，又焉有不知之理？」

那人道：「上官超凡臨死的時候，曾把一隻木盒子交給你，可是事實？」

雲不愁的臉色忽然變了。

那的確是事實，而且還是一個絕大的秘密。

那人接道：「木盒內的東西你可有看過？」

雲不愁沒有看過。

他只知道上官超凡曾再三囑咐他，無論如何一定要保存這一隻木盒，然後直到有一天，有人能把木盒上的八個字說出，才能把它交給說出這八個字的人。

木盒上那八個字，眼前這黑袍人是否知道？

雲不愁吸了口氣，道：「木盒內的東西我沒有看過，但木盒上有八個字，你又可知道寫的是些甚麼？」

那人彷彿怔了怔。

過了半晌，他才緩緩的道：「我不知道。」

雲不愁冷冷一笑：「既然你不知道，這木盒就決不能交給你。」

那人臉色一寒：「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雲不愁傲然道：「敬酒又如何？罰酒又能怎樣？就算是毒酒，雲某也不怕喝下去。」

那人臉色更是深沉：「難道你忘記今天是甚麼日子？」

雲不愁臉上肌肉一陣抽搐。

他當然沒有忘記，他現在本來就是去找魚三決一死戰的。

但決戰還未開始，他的武功就已經盡廢。

那人的聲音冷冷道：「把木盒交出，對你來說可謂一舉四得。」

雲不愁笑了。

雖然他的笑容畢竟有點蒼涼的味道，但他的確在發笑。

「如何一舉四得？」

那人緩緩道：「第一：可以恢復你自己的武功。」

雲不愁默然。

那人續道：「第二：我可以保證，一定能把這個孩子的傷勢治癒。」

雲不愁道：「還有呢？」

那人道：「第三：你可以如期赴約，你總不希望魚三白等罷？」

雲不愁不想。

那人沉默了片刻，聲音忽然又變得有點殘酷：「還有最後一點：你若把木盒交出，就可免去不少皮肉之苦，你總該明白現在我若要對你下刑，最少有三十種不同的法子，可以讓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雲不愁臉上的冷汗一顆顆往外冒。

但他仍然勉強擠出一絲笑容，道：「你很想得到那隻木熊？」

那人道：「不錯。」

雲不愁却搖搖頭，道：「可惜你是個卑鄙下流的惡賊，你越想得到的東西，我越是不能給你如願以償。」

那人的目光變得很深沉：「我絕非出言恫嚇，我擅長使用分筋錯骨手。」

雲不愁沒有被嚇退，反而向前踏出一步：「如此最好，這是武林中人人聞名變色的酷刑，雲某倒想試一試。」

那人有點發楞。

但他立即厲聲道：「好！既然閣下不識抬舉，今天就讓你試一試分筋錯骨手的滋味！」

「滋味」兩字甫出口，他的右手已如閃電般向雲不愁抓去。

他輕功極高，雲不愁早已知道。

但他這一抓之勢，更是快得令人吃驚，簡直就連雲不愁也無法看得清楚。

就算雲不愁武功仍在，他能否躲避開去，還是一個疑問。

此刻他武功盡失，已和常人無異，又焉能閃開對方這一擊？

他的確不能。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叢林後突然閃出一條鬼魅般的影子。

颯！

一蓬雪亮如白銀的刀光，就在雲不愁胸膛半尺前洒下。

黑袍人的手雖快，但這一刀的來勢竟然更快。

黑袍人悚然一驚，急急縮手。

但對方的刀鋒同時偏左三寸，不偏不倚的，已把黑袍人的四根手指削下！

× × ×

分筋錯骨手還未出手，黑袍人的手指已少了四根。

他現在的臉色，比雲不愁和那個受傷的大孩子還更難看百倍。

他連對方是甚麼人都沒有看清楚，就已白白的不見了四根手指。

一陣痛徹心肺的感受，從斷指的傷口上傳到他身上每一根毛孔。

夜色中，他看見了一個藍衣人。

這人的衣着很隨便，他臉上的笑容也和他的服飾同樣瀟洒、自然。

「你……是誰？」

藍衣人淡淡一笑：「你不知道我是誰，但我却知道你是誰。」

「你知道我是誰？」

「當然知道，」藍衣人道：「我若不知道你是誰，又怎會一出手就把你的四根手指削下？」

黑袍人吸了口氣，半晌才道：「你知道我是誰？」

藍衣人道：「你姓段，你叫段五。」

「段五」兩字甫出口，黑袍人和雲不愁的神態又同時變了。

雲不愁當然聽過段五這個人的名字。

因爲他就是鐵騎十七雄的第五把交椅人物，也是江湖上人稱黑魔的段五！

（四）

彿人不錯就是段五。段五現在只剩下六根手指，他做夢也想不到憑自已的輕功身法，竟然無法躱避得過對方這一刀。

他再問藍衣人：「你是誰？」

他的身子已向後退，他的驕傲和信心也在此片刻間消失得乾乾淨淨。

藍衣人臉上忽然變得木無表情。

他冷冷的道：「無論是誰傷害了你一根毫髮，他都一定會遭遇到很可怕的報復，我當然也並不例外，對不？」

段五沒有否認。

他咬了咬牙，承應了這一點。

藍衣人冷然一笑，接道：「但你必須明白一點，無論任何人，他若能在一招之間就把你的四根手指削下，他就絕對不會害怕你們的報復。」

段五吸了口氣，臉色陣紅陣白。

藍衣人說道：「我當然也不怕你們的報復，反正我本來也就是要來找你們算帳的。」

「算帳？」段五忍不住道：「難道我們曾經有仇？」

藍衣人道：「就算以前沒有仇，但現在也已有了。」

段五道：「我們有甚麼仇？」

藍衣人道：「一箭之仇。」

「一箭之仇？」段五目光閃動，道：「這句說話我聽不懂。」

藍衣人冷冷道：「你應該懂的。」

段五道：「不懂就是不懂。」

藍衣人道：「兩月之前，江南發生了一宗慘案。」

段五的臉色再變。

藍衣人冷冷道：「江南鐵花堡主被人暗箭射殺，堡中上下七十九口全數慘被屠殺，這件事你總不能裝蒜罷？」

段五吸了口氣，良久才道：「你是來替洪鐵花報仇的？」

藍衣人道：「你總算猜對了。」

段五道：「洪鐵花與本帮作對，死有餘辜。」

藍衣人道：「你們組織的到底是甚麼帮？」

段五傲然道：「十七飛騎帮。」

藍衣人冷笑道：「但昔年鐵騎十七雄之中，最少有八人是反對另立帮會的。」

段五道：「他們都是老頑固，這些人本來就該被淘汰。」

藍衣人嘆了口氣：「他們沒有錯，錯的是你們。」

段五道：「我們有何錯誤？」

藍衣人緩緩道：「昔年鐵騎十七雄是一個刦富濟貧的帮會，但巢二却別具私心，欲把鐵騎十七雄成爲一個眞眞正正的匪帮。」

段五冷冷一笑：「咱們千辛萬苦，冒盡生命危險拚回來的金錢，爲甚麼要花在別人的身上？」

藍衣人道：「這正是你們與諸葛大叔等人的分野，他們是俠盜，而你們却是强盜！」

段五道：「我是俠盜也好，强盜也好，你又是誰？」

藍衣人把手中的刀揚了揚：「你可認得這把刀？」

段五搖頭。

但雲不愁却已認出。

他倒抽了口冷氣，道：「這是昔年風雪老祖的風雪之刀。」

段五的身子猛然一震。

「風雪之刀？……」

藍衣人點點頭，道：「這正是風雪之刀，在下就是龍城璧。」

英雄與狗熊

（一）

晚風吹落枯葉無數。

白馬在嘶鳴，大孩子的性命危在旦夕，而段五的身子却忍不住在發抖。

他發抖是爲了斷指，還是爲了知道眼前這個藍衣人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呢？

這一點，連段五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今天交上了一個霉運，老天讓自己遇上了這個可怕的瘟神。

在段五這種人看來，龍城璧簡直就比瘟疫還更可怕。

他自負輕功極高。但這個時候，他竟然連逃走的勇氣也沒有。

——龍城璧能在電光石火之間保住雲不愁的性命，而且還削斷了段五的手指，他的刀法固然厲害，但他輕功之佳，也是絕對不容忽視。

龍城璧也看穿了段五的心事。

他忽然伸出手，對段五道：「把天鷹回魂丹拿來。」

段五沉思着，道：「你怎知道我有天鷹回魂丹？」

龍城璧道：「你既能用灰鷹追魂手傷人，當然也一定有天鷹回魂丹。」

段五道：「如果我拒絕交出呢？」

龍城璧道：「那麼你可以走。」

段五的心底冒出一股寒意。

龍城璧冷笑接道：「你可以走，但你能否逃得過在下的刀，那却是誰都不能保證的事。」

段五明白。

他明白，所以他沒有走。

但他也沒有立刻把天鷹回魂丹交出。

龍城璧冷冷一笑，又道：「除了天鷹回魂丹之外，還要把雲大俠的武功恢復過來。」

段五終於提出了條件：「倘若我把這兩件事辦妥……」

龍城璧不等他說完，立刻道：「我可以放你回去，讓你告訴巢二，鐵騎十七雄這個組織就算解散，十七飛騎帮這個組織也絕對無法成立。」

他眸子裏射出來的光芒，令段五這種吃人不吐骨的惡魔也爲之心寒：「諸葛大叔雖然年紀老邁，但他的劍法仍在，他的朋友仍然遍及大江南北。」

段五無言

他知道這一戰自己已敗，而且還敗得很慘。

無論是誰忽然間不見了四根手指，這種打擊都不能算是太小。

當然，少了四根手指總比少了一條性命好得多。

段五考慮了很久，終於決定先救那大孩子，然後再恢復雲不愁的武功。

龍城璧沒有食言。

當兩人都漸漸恢復常態之後，龍城璧就對段五道：「你可以走了。」

段五當然走。

他帶着怨毒的表情離開，他知道下一次碰到龍城璧絕不會再放過自己，而他自己也絕不會放過龍城璧。

他們已在今天一夜之間變成了死敵。

江湖上的仇仇怨怨，往往就在片刻間形成，而且直到許久許久以後，還是不能化解。

這正是江湖人的特色，却也是江湖人的悲哀。

幸好這種事情也有它相反的一面。

例如友情。

不少友情必須要經過長時間的培養才能豎立。

這種友情的基礎當然比較穩固。

但世間上一見如故的例子也不少。

就像龍城璧和諸葛大叔，當龍城璧出道江湖的第一年，他們就在杭州相遇。

諸葛大叔到杭州本是找唐老人，但唐老人不在杭州，反而在回程上遇見了龍城璧。

當時龍城璧正在殺人。

諸葛大叔是鐵騎十七雄的龍頭老人，他這一輩子殺人不少。

但他殺人也有原則。

他是俠盜，而非强盜。

他殺的都是壞蛋，而壞蛋之中，他最喜歡殺的就是那些僞君子。

可惜僞君子也是君子。

越是僞君子的人，別人往往會認爲他本來就是個眞君子。

並不是每個人的眼睛，都能分辨眞君子與僞君子的。

所以，諸葛大叔殺了不少僞君子，但是到頭來他在江湖上的名譽反而弄得很不好。

許多人都覺得他太殘酷，而且是個專門殺害忠良的惡魔。

但他們却不知道，諸葛大叔殺的並非忠義之士，而是披上羊皮的狐狸。

當諸葛大叔第一次遇見龍城璧的時候，龍城璧正在殺人，而他所殺的，也是君子。

僞君子。

× × ×

如果你是個俠士，如果你曾經殺過爲非作歹的江湖敗類，你就會明白，殺僞君子遠比殺一個聲名狼藉的强盜危險得多。

殺一個强盜，你最大的敵人就只有强盜。

但殺一個僞君子，却還得要面對許多崇拜僞君子、尊重僞君子的人。

最可悲的就是，那些人根本就不知道僞君子的本來面目。

他們會爲僞君子義憤塡膺，他們會拚盡一切爲僞君子報仇。

但你能够用對付僞君子的手法來對付這些無知的人嗎？

那當然不可能。

因爲這些人本身並不可惡，可惡的只是那個已經死在你手下的僞君子。

所以有人說：「君子絕不能殺。」

無論是眞君子或是僞君子，只要他在別人的心目中是個君子，就絕不能殺。

殺君子的人就等如用自己的腦袋去撞向蜂巢，這麻煩有多大，人人都該想像得到。

但龍城璧並不是個俠士。

俠士雖然是俠士，但未必人人都不怕麻煩。

但龍城璧却是個浪子，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雪刀浪子，他不但不怕麻煩，也不怕「千夫所指」。

他認爲該殺的人，就殺。

他絕非嗜殺，也並非每見壞人即殺。

江湖敗類也有很多種，有些江湖敗類雖然可惡，但罪不致死，這種人龍城璧絕不會在他們的身上妄動殺機，大不了施以適當的懲戒，希望他們能够改過，重新做人。

但有些江湖敗類，他們堪稱是「罪惡的泉源」。

這種人絕不能隨便放過。

說不定放過一人，日後却會令到無數無辜的人慘死在這人的手下。

這種人自當殺無赦。

遇見了殺無赦的人，龍城璧就算捨棄一條性命，也絕對不肯輕易放過。

尤其是僞君子！

× × ×

最喜歡殺僞君子的諸葛大叔，他當然極欣賞殺僞君子的人。

昔年龍城璧殺的僞君子，號稱蘇杭大善人，他在蘇杭二州的勢力，實在遠非一般人想像所及。

諸葛大叔本來就想找這個僞君子，重重的敲他一筆，想不到「大善人」沒有找到，却在路上遇見了龍城璧。

而龍城璧正在對付的，恰巧正是這個「大善人」。

蘇杭大善人當然並非單獨一人，在他的身旁，最少還有二三十個精於地堂刀法和開山斧法的武士。

龍城璧雖然不怕這些酒囊飯袋，但想收拾「大善人」，却也並不容易。

這些不怕死的刀斧手，雖然武功不太高，但却像一道堅固的鐵牆，擋在「大善人」的面前。

當時龍城璧心裏在想，要是衞空空或是許竅之在這裏，那就妙極。

但衞空空和許竅之都不在杭州。

然而，龍城璧那天實在交上了好運，雖然衞空空和許竅之都不在，但諸葛大叔却忽然宛似飛將軍從天而降。

諸葛大叔用一把長達四尺八寸的巨大鐵劍，衝進刀斧陣中。

他的劍法招沉力猛，三招之間，竟然便已連傷八人。

龍城璧大叫一聲：「好！」

「好」字聲音還未落下，他的雪刀已像一支箭般向「大善人」的額前直射。

「大善人」不但是個「君子」，同時也是個會家子。

他擅長八步趕蟬，八巧飛花掌這一套輕巧靈活的武功。

但龍城璧的雪刀，却把他一切花巧招式完全封死。

他一刀就已擊中「大善人」的前額。

他殺了僞君子，而且還結交了一個老

朋友。

這個老朋友的「老」字，是指這個朋友的年紀已很老。

他當然就是鐵騎十七雄的龍頭老大——諸葛大叔。

× × ×

正如世間不少帮會一樣，鐵騎十七雄這個組織也出現了勾心鬥角的情況。

諸葛大叔是個俠盜，鐵騎十七雄也是個刦富濟貧的俠義組織。

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具有俠義心腸的。

正如段五所說：「咱們千辛萬苦，冒着生命危險拚回來的金錢，爲甚麼要花在別人的身上？」

他的見解雖然並不合理，但在他的眼中看來，却是理由充份已極。

因爲他本來就不是俠盜，而是强盜。

武林中雖有俠骨柔腸的俠盜，但心狠手辣自私自利的强盜却更多。

終於，鐵騎十七雄這個組織分裂了。

諸葛大叔被暗襲，險些中伏橫屍長安城外。

結果雖然他沒有死，但鐵騎十七雄已有九人脫離了諸葛大叔。

他們另創帮會，推擧巢二爲帮主。

巢二本是鐵騎十七雄的第二把交椅人物，但現在他已成爲十七飛騎帮的帮主。

他絕非俠盜，而是强盜。

在他統領下的十七飛騎帮，當然也是一個强盜的帮會。

諸葛大叔不但頭疼，也心疼。

他一手扶携出來的十六個兄弟，現在只剩下了七個。

連同諸葛大叔在內，鐵騎十七雄只剩下了八雄。

其餘九雄，却變成了狗熊！

（二）

灰鷹追魂手本是荊四獨門絕技！

荊四是鐵騎十七雄的老四，他的武功甚至比魚三更高。

魚三在鐵騎十七雄之中，排名雖然第三，但若論武功，他最多只能排名第七八名以內。

荊四和段五的武功，就已在魚三之上了。

魚三與雲不愁的決戰，龍城璧是從諸葛大叔口中知道的。

他這一次來到這裏，本欲化解他們之間的這一戰。

他只要告訴雲不愁一件事，就足以弭消雲不愁的戰意。

——上官無我和上官超凡雖然都是死在魚三刀下，但他們却是罪有應得，因爲他們盜走了鐵騎十七雄的最高令符：木熊令。

木熊令是鐵騎十七雄整個組織中的最高令符，也是組織首腦必不可少的信物。

這一道令符當然是屬於諸葛大叔。

但在十八年前，他却失落了這一道令符。

把令符盜去的，就是上官無我。

× × ×

上官無我盜去令符，魚三千里追踪，終於找到上官無我。

上官無我沒有交出令符，他交出的是自己的性命。

魚三本不欲殺他，但刀劍本來就是無情之物，在激戰中，上官無我死在雙魚寶刀之下。

上官無我死後，上官超凡僱用了三個殺手，陪同自己一起去找魚三報復。

但結果，三個殺手都死在魚三刀下，上官超凡也捱了三刀。

但上官超凡也回敬了魚三一掌。

這一掌很陰險，也很毒，魚三險些丟了一條性命。

上官超凡身負重傷，但仍然勉力支持，去找雲不愁。

他把一隻木盒交給雲不愁，囑咐了幾句就死在雲不愁的懷中。

他說的幾句說話，其中有一句是：「魚三殺我！」

× × ×

就是這麼四個字，雲不愁無法抑制自己的情緒。

他一直都把上官超凡視爲摯友，上官超凡死在魚三的刀下，又怎能令他心情不大爲激動？

上官超凡沒有叫他爲自己報仇。

但雲不愁又怎能置之不理？

當年他沒有把握可以殺得了魚三，但他還是去找魚三，他不愧是上官超凡最信任的朋友。

結果那一戰他與魚三戰成平手，兩敗俱傷。

但有一點雲不愁是不知道的：當魚三與雲不愁決戰的時候，魚三體內的掌毒還未完全痊癒。

上官超凡的毒掌險些要了魚三的性命，幸好魚三養了兩尾海底靈芝鯉，功能驅除百毒，魚三宰了其中一尾，外敷鯉胆，內服鯉血，才勉强保住了一條性命。

然而，受傷後的魚三，他的功力已非昔日可比，否則十八年前那一戰，雲不愁早已敗落。

（三）

龍城璧把整件事情都向雲不愁和盤托出！

他說的都是實話。

雲不愁聽得有點呆了。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你實在是倆值得信任的朋友，可惜上官超凡與你並不一樣。」

雲不愁垂下了臉，目中露出了痛苦之色。

他忽然問龍城璧：「你可知道上官父子爲甚麼要盜取木熊令？」

龍城璧搖搖頭：「不知道。」

但他又隨即接道：「但我却知道木盒上的八個字。」

雲不愁臉上立刻露出了詫異的神色：「你知道？」

龍城璧道：「這八個字是不是：地老天荒，唯情不改？」

雲不愁呆住了。

他盯着龍城璧看了半天，才道：「你怎會知道這八個字？」

龍城璧長長的嘆息一聲，道：「是一個女人告訴我的。」

「女人？」雲不愁吸了口氣：「她是誰？」

龍城璧默然半晌，才慢慢的道：「她叫夢娘，十八年前她只有二十歲。」

雲不愁臉色一變，道：「她莫非就是昔年蘇州三大美人之一的卓夢非？」

龍城璧點點頭，嘆道：「若非卓夢非，又還有誰能令上官父子甘冒性命危險，把木熊令盜去？」

雲不愁皺了皺眉，道：「上官無我與上官超凡父子兩人，生性同樣風流倜儻，他們同時喜歡上一個女人，並不是一件奇事。」

龍城璧道：「本來就是如此。」

雲不愁道：「但卓夢非喜歡的是上官無我？還是上官超凡呢？」

龍城璧毫不考慮就回答道：「兩個都不喜歡。」

雲不愁怔住。

龍城璧冷冷一笑，道：「她喜歡的並不是上官父子，而是木熊令。」

雲不愁嘆息道：「她要木熊令又有何用？」

龍城璧凝視着他，緩緩道：「其實她眞正喜歡的人，是諸葛大叔的獨生子諸葛一飛。」

雲不愁一楞，道：「她盜走木熊令對諸葛父子又有何作用？」

龍城璧道：「卓夢非雖然是個活色生香的大美人，但諸葛一飛却對一個貌僅中姿的小家碧玉情有獨鍾，而且還已私許終身，訂下山盟海誓。」

雲不愁嘆道：「情海波濤，本就是年青人難以避免的事。」

龍城璧目光閃動，續道：「卓夢非利用上官父子盜走木熊令，用意是想憑藉木熊令作爲威脅，要諸葛大叔命令兒子解除婚約。」

雲不愁道：「結果如何？」

龍城璧沉默半晌，才緩緩嘆口氣道：「諸葛一飛和他的未婚妻遠走高飛，自此之後，江湖上就再也沒有人見過這兩人的踪影。」

雲不愁道：「如此一來，卓夢非豈非失望得很？」

龍城璧道：「那是理所當然的事。」

雲不愁眉心一緊，道：「地老天荒，唯情不改這八個字是卓夢非告訴你的？」

龍城璧道：「不錯。」

雲不愁道：「她的人呢？」

龍城璧道：「死了。」

雲不愁吃了一驚：「她怎會死的？」

龍城璧道：「她是病死的。」

雲不愁道：「甚麼病？」

龍城璧嘆道：「相思病！」

雲不愁一怔：「相思病也能致命？」

龍城璧瞪了他一眼，就像是忽然看見了一個白痴。

雲不愁目光一落，自知失言。

龍城璧突然長長嘆息了一聲，道：「這十八年來，她一直都在折磨自己，當我見到她的時候，她已人比黃花瘦，昔年風華絕代的大美人，已陷於垂死邊緣。」

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

又何況是一個經歷多年憂患，苦苦相思的女子？這份凄切的感情，雲不愁倒很瞭解。他也是過來人，年青時的雲不愁，又何嘗不是個多情種子？

× × ×

那個受了傷的大孩子，他的身體已漸漸回復正常。

但他的身子仍然很虛弱。

雲不愁扶起了他，問他的名字。

他的回答只有三個字：「趙小蟻。」

雲不愁彷彿怔了怔，又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再問：「你姓趙，名字叫小……小蟻？」

大孩子點點頭。

他的名字就叫趙小蟻。

「你的父母呢？」

「都死了。」

「你是個孤兒？」

「昨天還不是，但是，今天已成爲孤兒。」

雲不愁露出了驚訝之色：「這是怎麼一回事？」

趙小蟻的聲音並不太激動，但却似乎蘊藏着一股無可奈何的情緒。

他告訴雲不愁：「他們是給十七飛騎帮的殺手殺害身亡的。」

雲不愁吸了口氣，道：「你的父母是誰？」

趙小蟻嘆了口氣，道：「先父趙天環，先母歐陽翠。」

雲不愁臉上驚訝之色更甚：「他們豈非正是金池銀堡的主人？」

趙小蟻點點頭。

雲不愁道：「十七飛騎帮爲什麼要殺害令尊夫婦？」

趙小蟻搖頭：「不知道。」

雲不愁的頭有點大了。

他自己的事情還未想得通，現在又去想着別人的煩惱，他的頭又怎能不爲之而脹大？

龍城璧在一旁，他已很久沒有說話。

趙小蟻覺得這個人有點特別。

龍城璧也覺得這個大孩子有點與衆不同。

至於雲不愁，他與魚三的決戰已決定取銷。

他也不想再去看魚三。

代替雲不愁去會見魚三的人，當然就是龍城璧。

趙小蟻已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他現在也只好跟着龍城璧。

他告訴龍城璧，想找一個人。

他想找諸葛大叔。

× × ×

趙小蟻爲甚麼要找諸葛大叔呢？

他是否希望諸葛大叔替自己的父母復仇？

龍城璧沒有問。

他對趙小蟻的事情好像沒有多大的興趣，但是趙小蟻要跟隨着他，他也沒有反對。

雲不愁和趙小蟻的性命都是龍城璧救回來的。

但雲不愁已決定歸隱大山泉林之中，他要與龍城璧告別。

這一別，何時再見？

雲不愁不知道。

龍城璧更不知道。

但雲不愁臨走的時候，却悄悄的告訴龍城璧一個秘密。

他說出了木態令的下落。

× × ×

夜色蒼茫，白馬嘶鳴，一去絕塵而不返。

龍城璧和趙小蛾盯着雲不愁的背影，直到他的影子完全消失。

趙小蛾忽然問龍城璧：「你眞的能找到諸葛大叔？」

龍城璧道：「當然。」

趙小蛾嘆了口氣，道：「先父生前唯一最相信的朋友，就只有諸葛大叔，希望他不會令我失望。」

龍城璧淡淡的道：「他不會令好人失望的。」

趙小蛾目光一閃：「難道你在懷疑我不是好人？」

龍城璧道：「我不必懷疑你，你是個好人。」

趙小蛾道：「你信任我？」

龍城璧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却淡然笑道：「你是個好孩子。」

趙小蛾道：「十八歲還算小孩子？」

龍城璧抬起頭，遙望着天際遠方，良久才道：「就算是我，有時候也會被人當作是個孩子，又何況是你？」

趙小蛾道：「誰會把你當作孩子？」

龍城璧淡淡的道：「諸葛大叔。」

趙小蛾的眼睛瞪大，他聽得有一點痴了。

龍城璧緩緩接道：「他一向都把我當作是個孩子，雖然，我也是他的朋友……」

雖然夜風有點冷，但龍城璧的手却是溫暖的。

他的手牽着趙小蛾的手，一起走進一座茂密的楓林內……

狗鼻子、任公子、醉客

（一）

穿過楓林，就是一片草原。

草原上有一座小小的山丘，山丘下有一座亭。

山丘無名，亭也無名。

魚三就在那一座亭中，等候雲不愁。

但他與雲不愁已永遠不可能相見。

就算雲不愁依約來到此地，他們也不能相見。

因爲當龍城璧找到魚三的時候，魚三的呼吸已然停頓。

無論是誰的心臟被人刺了一槍，他的呼吸都會很快斷絕。

槍仍留在魚三的胸膛上，鮮血仍未乾涸。

龍城璧雖然從未見過魚三，但他很快就證實，這個在亭中被人刺殺的老人，就是魚三。

魚三是有十一隻足趾的。

這是一個秘密，除了諸葛大叔之外，就只有龍城璧才知道的秘密。

× × ×

夜已深。

亭子裏靜得很，只有風吹着落葉的聲音，似在爲魚三的死亡而嘆息。

龍城璧沒有嘆息。

但他溫暖的一雙手已發冷。

他忽然問趙小蛾：「你可知道魚三本來是個怎樣的人？」

趙小蛾慢慢的點了點頭。

他看着龍城璧，道：「他本是名震湘川的名捕，昔年他被譽爲鐵手神捕。」

龍城璧終於嘆息一聲，道：「可惜他屢破巨案，非但沒有得到應得的獎賞，反而被奸人誣衊，害得他家破人亡。」

趙小蛾道：「陷害他的人，不但在官場上有龐大的勢力，在江湖黑白兩道也有不少朋友，看來魚三的寃屈，實在很難伸雪。」

龍城璧淡淡道：「幸好江湖上還有一個專殺僞君子的俠盜。」

趙小蛾說道：「他當然就是諸葛大叔了。」

龍城璧道：「諸葛大叔只不過與魚三喝過三次酒，當他知道這件事之後，立刻就點撥人馬，與魚三殺進大功王府。」

趙小蛾道：「大功王府並不是尋常的地方，但他們還是殺了進去，而且把陷害魚三的大功王爺的腦袋摘了下來，掛在大功王府門外。」

龍城璧撫掌道：「這件事幹得很痛快，也很轟動。」

趙小蛾道：「自此之後，魚三就成爲了鐵騎十七雄的一份子。」

龍城璧點頭道：「不錯。」

他忽然對趙小蛾道：「這件事你好像知道得很詳細。」

趙小蛾道：「就算知道的不算太多，也絕不能算太少。」

龍城璧問道：「是誰告訴你這些事情的？」

趙小蛾目中忽然露出了哀傷之色，半晌才緩緩說道：「先父。」

龍城璧不再說話了。

他拔出了風雪之刀，在亭子二十丈外開始挖坑。

× × ×

挖坑是一件很簡單的工作。

但越簡單的事，往往反而越吃力。

幸好這裏的泥土並不太堅硬，泥土就是泥土，並沒有那些連鑿子都鑿不開的頑石。

龍城璧挖坑，趙小蛾沒有助他一臂之力。

並不是趙小蛾不願意挖，而是龍城璧不許他挖。

他傷毒初癒，必須休息。

趙小蛾很聽話，龍城璧叫他不挖，他就不挖。他坐在亭中，盯着魚三的屍體在發呆。

現在除了「發呆」之外，他也不必幹甚麼，也沒有甚麼可以讓他幹的。

× × ×

坑終於挖好。

魚三就埋葬在這一個坑裏。

無論他生前是個名捕也好，强盜也好，俠盜也好，現在都已成過去。

魚三這個人已成過去。

但事情却絕對沒有過去。

最少，龍城璧一定要把魚三胸膛上那桿槍的主人找出來。

龍城璧要找出這個兇手，並非爲了要替魚三報仇。

他不認識魚三，魚三也不認識他。

龍城璧沒有充份的理由，去爲一個不認識的人報仇。

但他却一定要阻止這個殺人兇手，不讓他繼續殺人，否則將來一定會有更多無辜的人，死在他毒手之下。

鐵騎十七雄已分裂，其中九人已成爲十七飛騎帮的强盜。

鐵騎十七雄與十七飛騎帮是兩個完全不相同的組織。

但有一點很有趣的，就是鐵騎十七雄已沒有「十七雄」，十七飛騎帮也沒有「十七飛騎」。

十七加十七，本該是三十四。

但現在十七加十七，仍然是十七。

這數字也許很玄妙，但却是事實。

然而，今夜魚三死了。

昔年名震天下的十七個俠盜，已剩下了十六個。

而這十六人，又將會發生一些怎樣的故事呢？

（二）

距離那個像粽子般小山丘西南三百里外，有一爿很美麗的小湖。

小湖不遠，是兩座經歷了數百年風雨的莊院。

這兩座莊院在江湖上沒有名氣。

不論大名氣或是小名氣都沒有。

但寂寂無聞的地方也有它的好處，最少它是恬靜的，也是和平的。

恬靜，和平，這豈非是許多過着刀頭舐血生活的人所夢想的？

在這兩座莊院的東方半里外，還有一個同樣恬靜和平的小市鎭。

這裏雖然並不是世外桃源，但却有世外桃源的那份幽靜和安詳。

小市鎭的名字，就以湖的名字爲名。

小湖叫暖風湖。

所以，這個市鎭也就叫暖風鎭。

× × ×

暖風鎭的風的確比別的地方暖。

這裏三面環山，唯一缺口面對的却是南方。

所以有人說，這裏的確是冬暖夏凉。

但無論這裏的環境如何，溫暖居總是比別的地方更溫暖。

溫暖居是暖風鎭上唯一的酒家。

一間很細小，但却很精緻的酒家。

這間酒家的老闆是個道士，一個禿頭的道士。

× × ×

通常，禿頂的出家人，都必然是和尚，或是尼姑。

但這個道士却有點古怪，他明明是個道士，但頭上却沒有頭髮。

出家人六根清靜，但這個道士却不但是個生意人，而且還吃肉喝酒。

別的道士從不吃葷，但他却是恰恰相反！

但從不吃素。

他只吃葷。

有人問他，身爲出家人，怎能天天吃葷？

他的回答永遠都只有十個字，這十個字就是：「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坐。」

這種道士的確古怪。

但誰也很難反駁他，就算明知他的道理只不過是在强詞奪理，但强詞奪理也是一套易學難精的本領。

尤其是他不是女人。

女人在强詞奪理的時候，本身就已具備了一種「幾乎必勝」的條件。

又尤其是漂亮的女人。

但這個道士並不是女人。

就算他是個女人，也絕不會是個漂亮的女人。

也幸好他並不是個女人，否則世間上就會出現了一個極難纏的道姑。

這個道士雖難纏，但總比難纏的道姑好一點。

他叫花道人。

但他從來都不欣賞花。

所以，在溫暖居四周，你絕不會發現花。

無論是大花小花都沒有。

但花道人，又何以叫花道人呢？

這當然是有某種特殊的理由的。

× × ×

這是一個清朗的秋天。

天氣雖好，但狗鼻子的臉色却不好。

狗鼻子是個矮矮胖胖的小伙計，也是花道人最寵愛的小伙計。

這個小伙計之所以最得花道人寵愛，就是他工作勤快，而且除了應付客人之外，絕不多嘴。

這種伙計永遠都最受僱主歡迎。

狗鼻子臉上唯一最大的特徵，就是他的鼻子和香波波的鼻子幾乎是一模一樣。

香波波是一頭很威猛的獵犬。

牠的長相威猛，但名字却旣嬌且艷。

這種名字，當然不是花道人所能想出來的。

如果由他來給狗隻命名，那必然會是「阿財」、「阿旺」、「阿茂」、「阿壽」之類。

但這一頭雄獵犬却叫香波波。

香波波的名字是誰給牠命名的？

別人也許不知道，但狗鼻子知道。

那是一個很秀氣，而且，也很俏皮的小姑娘。

她的名字是芝芝。

容芝芝。

（三）

容芝芝的父親，就是暖風鎭旁其中一座莊院的莊主。

她的父親雖然在江湖上毫無名氣，但在暖風鎭上，他却是個人所共知的好好先生。

他叫容平。

容平的名字並不响亮，他的人也很平凡，而且男人所有的不良嗜好，在他的身上都似乎很難找得着。

他不酗酒，不玩女人，不賭錢，也不喜歡暴力。

他唯一的嗜好，就只有三件事。

第一：種花。

第二：奕棋。

第三：喝少量的酒。

——他並非絕不喝酒而是絕不酗酒。

他每次買酒，都是由容芝芝親自來到溫暖居購買的。

容芝芝雖然是個小姑娘，但她的胆子却不小。

她最喜歡的就是到外邊跑跑跳跳。

但她跑來跑去，跳來跳去，她能跑到最遠的地方，就只是暖風鎮。

別的地方她並不是不想去，而是不能去。

她不能去，是因爲她的父親禁止她到處亂闖。

他知道這個黃毛丫頭，別的事也許不太懂，但闖禍的本領却是不小的。

像容平這麼的一個男人，又怎能讓自己的小女兒到外邊闖禍？

但他却忘記了一點。

當禍事要來的時候，就算閉門獃在家裏，也會給鑽進來的毒蛇咬上一口的。

× × ×

狗鼻子今天很不開心。

他不開心，是因爲溫暖居出現了一個討厭的客人。

其實這人的外表並不難看，而且看來也並不怎麼討厭，但狗鼻子却覺得這個人簡直比纏在自己鼻子上的蒼蠅還更討厭百倍。

令到狗鼻子大爲討厭的，是一個身穿淺紫長衫的少年。

這人很年青，身上的服飾很華貴，腰畔還有一柄裝璜很考究的長劍。

他不但衣飾煌然，而且也着實算得上是個美男子。

但他的擧止却並不怎麼斯文，而且相當傲氣。

無論是誰都可以看出，他是個出身富豪之家的富公子，但他的教養却似乎不怎樣好。

狗鼻子最不喜歡的，就是這種傲氣逼人的公子哥兒。

尤其是這個紫衫公子，他就更加不喜歡。

因爲他看上了芝芝。

狗鼻子不知道他是甚麼來路，只知道他叫任公子。

任公子今天一早就躭在溫暖居中，狗鼻子早已算準他是在等候芝芝。

狗鼻子不但鼻子很靈，他的腦袋也不笨。

任公子果然是在等芝芝。

他只不過在酒家中等了半個時辰，芝芝就一蹦一跳的提着酒壺來買酒。

她很純眞。

純眞、活潑、爛漫。

她的年紀也很容易猜，最多只要猜三次，就可以猜中。

她今年剛好十七歲。

（四）

正當芝芝提着酒壺，來到溫暖居的時候，狗鼻子就給一個酒鬼叫了過去。

不是一個酒鬼，而是兩個。

一個是大酒鬼，還有一個是小酒鬼。

小酒鬼喝的並不多，但他的酒量顯然並不怎樣好，還沒有一斤女兒紅下肚，他的人已險些醉得不省人事。但他很快又醒過來，因爲大酒鬼的身上有藥。

狗鼻子沒有瞧見大酒鬼給小酒鬼餵藥，他只是奇怪，這個小酒鬼的酒怎麼醒得這麼快。

小酒鬼醒過來之後，他不再喝了。

他不喝，大酒鬼仍在喝。

他的酒量有多少，狗鼻子不知道，但他眞的有點担心。

他担心這個醉鬼會醉死。

「酒是穿腸毒藥」，這個道理狗鼻子是很清楚的。

但大酒鬼的酒量實在驚人！

他一杯接一杯不斷地喝，好像喝的並不是酒，而是水。

他也不像是個人，而是像一條正在河邊喝水的牛。

除了牛之外，又還有誰能像他這副樣子喝酒？

那當然還是有的。

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的酒量，就一定比他更強。

假如這人的酒量能勝得過唐竹權的話，那麼唐竹權也就不能算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了。

× × ×

狗鼻子是給大酒鬼叫了過去的。

大酒鬼笑嘻嘻的盯着狗鼻子，指了指桌上的酒壺，道：「酒！我要酒！」

狗鼻子嘆了口氣。

如果這人要「走」，那是好事。

但是他並非要「走」，而是還想要「酒」。

唉！

倒霉！倒霉！

除了那個傲氣十足的任公子之外，這個醉漢也實在討厭之至。

狗鼻子悶聲不响，揪起了酒壺，便去打酒。

有了酒，大酒鬼不再吵了。

但大酒鬼也不是在喝酒。

酒在桌上原封不動，他的眼睛却像兩顆十八丈長的釘子，緊緊地釘在一個人的臉上。

這人當然就是容芝芝。

× × ×

大酒鬼雖然發呆也似的瞧着容芝芝，但他的目光並不討厭。

最少，容芝芝不覺得討厭。

因爲他的目光並不猥褻，更沒有「虎視眈眈」的成份在內。

「人看人」，那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雖然大酒鬼是個男人，而容芝芝却是個十七歲的小丫頭，但她並不覺得大酒鬼這樣子瞧他，就是個「色中餓鬼」。

她反而覺得這人很有趣。

但是她覺得更有趣的，還是那個小酒鬼。

這個小酒鬼的年紀不會比她大得了多少罷？

看他的樣子，倒是挺老實的。

但在挺老實之中，她又發覺他有點不老實。

他也在瞧她。

但他的目光並不像十八丈長的釘子。

他沒有釘着她。

也許他還年輕，他的目光沒有大酒鬼那般狠，他只是看了她一眼，目光立刻又轉移到屋樑上的蜘蛛網上。

他看來是一個很善良、也很可愛的孩子。

他的臉並不圓，他的膚色並不皙白，他的鼻樑也並不高挺。

但他偏偏却很英俊。

不是冷傲自負的英俊，而是柔和善良的英俊。

無論任何少女給這種大孩子盯了一眼，她的心跳都難免加快一點的。

容芝芝也不例外。

雖然，她還是第一次看見這個有點不老實的大孩子。

× × ×

狗鼻子又在打酒。

剛才他打酒的時候，一張嘴巴伸得比老鼠更長。

因爲他不高興。他不喜歡替喝酒如喝水的酒鬼們打酒。

世間上最厤煩的事，在狗鼻子看來，莫如要侍候一個酩酊大醉的醉漢。

這種滋味他已不只領敎過一次。

他希望這兩個酒鬼在沒有醉得一塌糊塗之前就離開溫暖居。

他心情不好的時候，打酒通常都會把酒液弄得四處飛濺。

但這一次打酒，那可不同了。

他小心翼翼的拿着酒壺，又小心翼翼的把酒從一個大酒罎中斟到酒壺裏。

他的動作是那麼緩慢、那麼小心。

他這種仔細的態度，就連容芝芝都覺得很滿意。

但容芝芝滿意，任公子却不滿意。

他突然走到狗鼻子的身旁，對他說道：「這種事讓我來。」

狗鼻子的鼻子差點沒有給他氣爆。

「這種事讓我來」，這算是甚麼話？

「這種事」本來就該由狗鼻子負責的，顧客來買酒，身爲伙計的又怎能讓另一個顧客去替顧客打酒？

但狗鼻子也不是個渾人。

他知道這個任公子不但人頂討厭，而且脾氣也臭得像隻臭鴨蛋。

這種人萬萬不能開罪，更不能去跟他講道理。

所以，狗鼻子的鼻子雖然差點爆了，但他還是乖乖的退下。

任公子堆起滿臉笑容，一副很有風度的樣子。

容芝芝却連看也不看他一眼，提起酒壺便走。

但奇怪，酒壺像是生了根似的，拿不動。

原來任公子也按着酒壺的另一端。

容芝芝有點氣了。

「你爲甚麼按着我的酒壺？」

任公子淡淡一笑，道：「酒還未裝滿呢。」

容芝芝的臉立刻板了起來，瞪着他：「酒滿不滿跟你有甚麼關係？」

任公子道：「本來沒有關係，但現在却又有一點點關係。」

容芝芝「呸」一聲：「甚麼關係不關係的，你再不放手……」

她的說話還未完，眼前突然就出現了一幕奇景。

× × ×

任公子的左手，仍然按着酒壺。

他的右手，忽然伸開，向大酒罎輕輕虛引。

一股酒柱，立刻從大酒罎內冒升，徐徐地灌注入酒壺之內。

容芝芝的臉色有點變了。

顯然，在此之前，她還未想到眼前這個紫衫公子，竟然會有這種駭人的功力。

任公子隨意施爲，臉上毫無吃力的神色。

連狗鼻子也知道這是內功。

但這是甚麼內功，他却說不出來。

正當任公子快要把酒壺注滿的時候，突聽一人嘆息道：「這一手『飛泉入戶天魔手』，雖然好看，但亦只配代替伙計爲人斟酒而已……」

天魔之魔

（一）

飛泉入戶天魔手這種內功其實並不好看。但這種武功，又豈只配代替伙計爲人斟酒？

任公子從來都沒有聽過如此刺耳的說話。

酒壺裏的酒剛好注滿，看來再多一滴也會使酒液瀉溢出來。

這本該是任公子洋洋自得的時候。但他現在一點也不得意。他的臉拉得很長，長得就像一匹馬。他的眼睛却瞇成一綫，好像想一口吃掉對方似的。

據說老虎想吃人之前，牠的眼睛也是瞇成這個樣子的。但他事前也想不到，能够認出飛泉入戶天魔手這種內功的人，竟然是個已經喝得天昏地暗的醉漢。

× × ×

醉漢畢竟還是醉漢。

他說完了幾句不中聽的說話之後，忽然就像元寶似的跌倒在地上。

狗鼻子差點沒有笑出口。

但他沒有笑。

他沒有笑，並非勉强忍住，而是剛笑出口的聲音，忽然被另一種聲音遮蓋着。

那是「察」的一聲。

溫暖居的一塊紙窗，忽然穿了。

一支黑色的利箭，破窗而過，然後又「奪」的一聲，插在醉漢背後的一根木柱上。

狗鼻子的笑聲沒有笑出，代之而起的變成了「媽啊」二字。

那個醉鬼若不是摔了一跤，他現在的腦袋豈不是變成了「串燒香鴨」？

這倒乖乖不得了。

狗鼻子最怕見血。

尤其是人血。

假若這個酒鬼給人一箭射穿腦袋，光是抹血就已敎他三天不必吃飯。

幸好酒鬼摔了一跤，這一跤摔得眞合時……

但這一跤眞的是意外摔倒的嗎？

狗鼻子抓了抓鼻子，又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難道這個醉鬼竟然也是個武林高手？

看來又不像。

但他不像，又有誰像武林高手？

狗鼻子終於覺得，這個大酒鬼也許沒有醉，醉的只是自己。

他雖然沒有喝酒，但却嗅得太多。

嗅酒過多也會醉的。

所以，狗鼻子覺得自己醉了，而醉了

的人，他的腦筋總是難免糊塗一點的。

× × ×

酒鬼懶洋洋的從地上爬起來。

他醉眼惺忪，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剛才有一根黑色的箭在他的頭頂上飛過。

不過就算他不知道，小酒鬼也應該看見的。

但小酒鬼也好像沒有看見。

他的眼睛居然又盯着容芝芝。

他的眼神不再像個小酒鬼，却像兩顆小星星。

「小星星、亮晶晶、亮得就像情人的眼睛……」

容芝芝不知怎的，竟然在這個時候想起了這麼一首歌謠。

他的確是一個很可愛的大孩子。

但在任公子的眼中看來，却又不是那麼一回事；他覺得這個小酒鬼實在可惡極了。

他恨不得立刻把這個小酒鬼的賊眼挖了出來。

但他現在首先要對付的却是大酒鬼。

他沒有親自動手。

任大公子要殺一個酒鬼，又何必親自動手？

在溫暖居外，早已有三個老者在埋伏着。

——任公子今天來到暖風鎮，本來就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要把容芝芝搶回家裏……

（二）

人心叵測。但世事亦同樣難料。

任公子早已算準容芝芝今天一定回到暖風鎮買酒，同時他更有十拿九穩的把握，可以把容芝芝搶走。

他的計劃本來萬無一失，可是他却沒有把「倒霉」這兩個字計算在內。

今天對他來說，是一個倒霉的日子。

他若然不倒霉，又怎會遇見這兩個酒鬼？

任公子並不是個善男信女。

在溫暖居外的三個老者，也絕不是善男信女。

但這兩個喝得酩酊大醉的大小酒鬼，也同樣不是善男信女。

他們也許像豬。

但豬有時候也會把老虎一口吞進肚子裏的。

這並不是神話。

絕對不是。

× × ×

當酒鬼從地上爬起來的時候，溫暖居門外同時旋風也似的出現了三個人。

這三個人的年紀也不能算太老。

他們加起來大概也不够二百歲。

他們的腰還是挺得很直，頷下也沒有蓄着太多的鬍子。

但狗鼻子看見這三個老者，鼻子立刻就跳了一跳。

他的人也跳了一跳。

因爲這三個老者都已亮出了兵器，兇巴巴的，好不嚇人。

左邊一個老者，穿的是黃衫，手中亮出的兵器是三尺八寸長的奪命判官筆。

中間一個老者，一襲白色的衣裳已快變成灰色，他亮出的兵器，是一雙虎頭銅槌。

還有右邊的老者，穿着一件又長又黑的布衫，手中一張鐵弓黑漆如墨，看來份量也並不輕。

黑衫老者的背上還有一壺箭。

箭是黑色的！

× × ×

這三個兇神惡煞般的老者衝進溫暖居，容芝芝好像有點花容失色的樣子。

反而小酒鬼很鎮定。

他又在有意無意之間，瞧了容芝芝一眼。

他鎮定的神態，給容芝芝帶來了一種莫名其妙的信心。

大鬼酒忽然笑了。

誰也不知道他在笑甚麼。

任公子冷冷一笑，喝道：「住口！不能笑！」

大酒鬼笑道：「我爲甚麼不能笑？」

任公子道：「本公子不准許你笑，你就不能笑。」

大酒鬼笑聲非但不止，反而更變本加厲。

任公子的臉色沉下。

他忽然把目光集中在大酒鬼的腰間。

腰間有刀，刀柄是古銅色的。

任公子又是冷冷一笑：「憑你這副德性也佩用刀？」

大酒鬼道：「也許我不配，但直到目前爲止，好像還沒有誰能使我放棄用刀的權利。」

任公子忽然也笑了。

他的笑，並不是「醉鬼」的笑，而是充滿殺機的笑。

但他沒有走向大酒鬼，反而向後退。

任公子後退，那三個老者却同時衝向前。

剎那間，一雙虎頭銅槌和奪命判官筆幾乎一起罩在大酒鬼的頭上。

大酒鬼一聲長笑，身子像魚兒般，居然從兩人的中央穿了過去。

黃衫老者和白衣老者的反應也是快絕，他們頭也不回，反手又已雙雙攻向大酒鬼的背心。

兩槌勢如虎，一筆震鬼神；這兩個老者不但招式快絕，內力之深厚更是令人有匪夷所思之感。

但大酒鬼却一點也不在意。

他仍然是那麼輕鬆，輕鬆得有如正在舞蹈的少女。

三人俱是以快打快，轉瞬之間，十招已過。

黑衫老者站在一旁，手中鐵弓已隨時蓄勢待發。

狗鼻子看見有人打架，急急去找花道人。

但他到處東張西望，却找不着花老闆。（花道人是他的老闆，所以他稱呼花道人爲花老闆。）

花道人究竟在哪裏呢？

（三）

在暖風湖畔的兩座莊院，其中一座是容家莊。

還有另一座，是霧雨別院。

霧雨別院的主人，是個性格非常僻傲的老人。他平時很少踏足出戶，就算他外出的時候，行動也是神神秘秘的，雖然他在這裏已居住了許多年，但知道他底蘊的人却並不多。

一般人只知道這個老人是個富商，他經營的生意是販賣人參。

參商最賺錢，這是人所共知之事。

這個參商姓楊，別人都只知道他叫楊老太爺。

× × ×

楊老太爺每月都喝三次參湯。

他既是參商，他自己服用的人參當然都是參中極品。

現在又是他喝參湯的時候。

參湯早已燉好，氣味甘香清冽。

參湯已涼了。

但楊老太爺仍然沒有把它喝下。

他反而囑咐僕人爲自己斟一杯濃茶。

濃茶很快就給他一飲而盡。

只有最親近楊老太爺的人，才知道楊老太爺有一種古怪的脾氣。

——他平時只喝很清淡的茶，每當他要喝濃茶的時候，就意味着這個威嚴十足的楊老太爺，他的心中已動了殺機。

楊老太爺每次喝濃茶之後，他例必殺人！

× × ×

這裏是霧雨別院的畫中廳。

畫中廳四壁俱有畫。

不是山水畫，也不是魚虫鳥獸，而是人像。

畫的數目，總數是十七幀。

每一幀畫都只有一人，其中赫然竟有魚三和段五在內！

除了魚三和段五，楊老太爺也是其中之一。

此外，畫中人尚有一個道士。

那是花道人！

× × ×

霧雨別院雖然在江湖上毫無名氣可言，但江湖中人若能够在這裏看見那十七幀畫，那麼霧雨別院這四個字保證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傳遍大江南北。

因爲這十七幀畫上的人像，正是昔年叱咤風雲的鐵騎十七雄。

繪畫這十七幀畫的人，無疑是個高手。（繪畫高手，並非武林高手。）

栩栩如生的畫中人。

殺氣嚴霜的畫中廳。

這是霧雨別院的禁地，除了楊老太爺和他的兩個近身老僕之外，任何人都不能擅進。

但此刻，廳中出現了第四個人。

他就是狗鼻子到處都找不到那個花道人。

× × ×

楊老太爺坐在一張巨椅上，一雙花白的濃眉差點沒打了個結。

他的神態是凝重的。

花道人站在他面前十尺外，神態亦相當肅穆。

「花十一，你敢肯定那個任公子就是天魔之魔的兒子？」

花道人嘆了一口氣，道：「我也希望自己看錯，但恐怕這一次很難有看錯的機會。」

楊老太爺「唔」一聲，又復不語。

良久，花道人才道：「巢二之所以敢生叛意，天魔之魔最少佔了一半因素。」

楊老太爺點點頭，道：「他的胆子雖然不小，但無論是誰想背叛組織，第一個要顧慮到的就是老夫！」

花道人輕輕嘆了口氣：「大哥處置叛逆手段之嚴厲，他應該很明白。」

楊老太爺咳嗽一聲，道：「其實咱們以前的日子又有甚麼不好過？每幹一票，除了七成拿來濟貧救苦之外，還有三成讓咱們均分，可說利己利人……」

花道人道：「巢二的意思，却是嫌買賣幹得太少，分給別人的却太多。」

楊老太爺冷冷道：「這就是咱們與強盜的分別，老夫若要去幹強盜，昔年早就與鯨爺在一起。」

花道人道：「北海之鯨的鯨爺？」

楊老太爺道：「不錯。」

花道人嘆了口氣，道：「鯨爺雖然是個強盜，但他也有自己的宗旨，最少他絕不枉殺無辜，而且下手的對象都是貪官污吏，或是爲富不仁的商船。」

楊老太爺有點眉飛色舞，頻頻點頭道：「不錯，昔年在北海大戰九大飛鯊之役，更是膾炙人口。」

花道人沉聲道：「可惜他已死了。」

楊老太爺吸了口氣，黯然道：「倘若鯨爺還活着，他一定會與老夫聯手，對付天魔之魔。」

花道人道：「但除了鯨爺之外，大哥在江湖上還有不少肝胆相照之交。」

楊老太爺冷笑道：「又有誰敢爲了老夫，而去開罪天魔之魔？」

花道人道：「當然還有。」

楊老太爺目光陡地一亮。

「難道你說的人是龍城璧？」

花道人點頭道：「正是龍城璧！」

（四）

花道人沒有說錯。假若世間上只有一個人願意在這個時候助楊老太爺一臂之力的話，那麼這人毫無疑問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雪刀浪子龍城璧。

楊老太爺是誰？

他是一個參商嗎？

不。

楊老太爺既非姓楊，也並非參商。

他就是昔年威鎮中原，號稱鐵騎十七雄的龍頭老大——諸葛大叔！

花道人本來也不是個道人，而是鐵騎十七雄的「十一哥」——花十一！

自從鐵騎十七雄分裂之後，諸葛大叔已極少在江湖上露臉。

與諸葛大叔同一陣綫的，還有七人。

魚三、花十一都是其中一份子。

龍城璧既是諸葛大叔的朋友，他當然不會對鐵騎十七雄的危機袖手旁觀。

正如花十一所言：「巢二之所以敢生叛意，天魔之魔最少佔了一半因素。」

換而言之，眞正使鐵騎十七雄分裂的人，並不是巢二，而是天魔之魔。

天魔之魔又是誰呢？

諸葛大叔不知道。

花十一不知道。

也許除了天魔之魔本身之外，誰也不知道。

但江湖傳言，天魔之魔的武功，就算

是鐵騎十七雄聯手對付他，也得結結實實的吃一場敗仗。

這是否言過其實？

這一點也沒有人知道。

因爲現在還活着的人，根本就沒有人見過天魔之魔，也許這只不過是穿鑿附會之說。

但見過天魔之魔的人，却又巳統統死在這個惡魔的手下。

天魔之魔彷彿巳不是個人，而是一隻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魔鬼。

魔鬼怪物，又有誰能不懼畏？

× × ×

在溫暖居的大小酒鬼，當然就是龍城璧和趙小蟻。

龍城璧是個浪子。

趙小蟻也變成了一個小浪子。

當然，龍城璧是不會永遠都帶着趙小蟻流浪天涯的。

龍城璧有自己該走的路。

他走的路，並不希望別人也跟隨着他一起走。

他的旅途雖然多姿多采，但也經常與寂寞、危險爲伍。

不少人認爲雪刀浪子這個人很混帳。

有時候就連他自己也覺得自己眞是一個混帳之至的東西。

「東西」的意思，就是混帳得簡直不算是人，而是一個「混帳的東西」。

但無論是人也好，是混帳的東西也好，他還是喜歡過着這種無拘無束，同時居無定所的生活。

世間上，眞的沒有人能留得住龍城璧嗎？

那倒未必。

唐竹君就有這種本事。

假如世間上只有一個人能把龍城璧留住一輩子，那麼這人一定就是唐竹君。

能够令唐大小姐垂青的男人，直到現在爲止，也就只有龍城璧一個。

× × ×

在溫暖居內，龍城璧的身手令到黃衫白衣兩個老者爲之暗暗驚佩。

黑衫老者冷然靜觀戰局。

他正在準備檢便宜。

只要龍城璧出了半點差錯，他就有機可乘，隨時都可給予對方致命的一擊。

他的鐵弓雖然沒有動，但殺機巳逼人眉睫。

任公子雖然一直好像不太關心的樣子，但龍城璧的身手也實在難免使他感到詫異。

龍城璧的刀還未出鞘，這兩個老者便巳有不支之感。

任公子不禁在想：這個刀客是誰？

（五）

颯！

黑衫老者的鐵弓突然出手。

他的招數非常陰險，簡直令人無從招架。

可惜他不知道這個年青刀客是誰。

否則，他也不會以爲自己這一擊巳可穩操勝券。

對於黃衫、白衣兩位老者，龍城璧還可勉強容忍，但對於這個黑衫老者的偷襲，他却巳忍無可忍。

他忍無可忍的理由有二：

第一：此人太欠光明磊落。

第二：這個黑衫老者的來歷，他巳認出。

這個黑衫老者，就是近十年來殺人如蔴的黑煞魔弓叟辛雙絕。

辛雙絕早巳是綠林上的劇盜，近十年來在天魔之魔的包庇下，更是無惡不作。

就算把他斬開十八大塊，也絕不算過份。

因爲他最喜歡把敵人的屍體斬開一塊一塊，然後拿去餵狗。

此人生性之殘酷，出手之陰險，巳達到令人髮指的地步。

這種人當然該殺。

遇上了該殺的人，龍城璧從來都不會婆婆媽媽，更絕不會皺眉手軟。

辛雙絕又想檢便宜。

可惜他怎樣也想不到，風雪之刀出鞘之後，會產生一股怎樣的威力。

當然，風雪之刀雖好，還要看它被甚麼人所持有，才能發揮怎樣的威力。

風雪之刀再加上龍城璧，這一股力量你說有多大便有多大。

當辛雙絕驟然發覺一蓬凌厲的刀光迎頭而下的時候，他巳心知不妙。

他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刀，也沒有見過這種刀法。

他竟然爲之一怔。

這一怔之下，刀巳捲到了他的後頸。

好快的一刀。

辛雙絕身形急變，不再顧着檢便宜，先求保住自己的性命。

他總算是個高手。

一聲怪叫之下，他居然連人帶弓凌空一個觔斗倒翻而回。

可是雪刀去勢又自同時再變。

那情景就像是一條毒蛇纏住了一隻猴子，雖然猴子身手靈活，而且極力欲甩掉對方的糾纏，但無奈蛇巳纏在猴子的頸上了……

颯。

辛雙絕的身子猛然一震。

但這也是他畢生「最後的一震」。

一震之後，這個心狠手辣，作惡多端的黑煞魔弓叟，就此了結醜惡的一生。

致命傷在他的頸後。

刀傷並不太深，但恰好切斷他的血管大脈，這種傷勢就算華陀復活，也無法可以把辛雙絕的性命挽回過來。

黃衫白衣兩老者的臉色變了。

他們並不想死。

所以當辛雙絕被殺之後，這兩個老者不約而同的同時退後。

任公子忽然咳嗽起來。

良久，他才冷笑道：「想不到這種地方，居然會有這等絕世高手，看來你並不是個無名之輩。」

龍城璧淡淡一笑。

他當然不是一個無名之輩。

但任公子還沒有認出龍城璧是誰？

風雪之刀又巳入鞘。

他又像那個醉漢。

可是現在無論誰都可以看得出，他絕對沒有醉。

如果有人認爲他巳醉了的話，那麼反

而可能是這個人醉了。

任公子突然又對龍城璧道：「今天我不與你計較，但我可以保證，你絕對不會活得過十天的！」

說完後，他就帶着那兩個老者走了。

請君入灶

（一）

又是黃昏。

暖風湖畔，一雙少年男女巳在垂釣。

湖水清澈，湖中游魚清晰可見。

但他們沒有釣到魚，因爲他們的鈎上沒有餌。也許他們並不想釣魚，只想在湖邊聊聊天。

在湖畔數十丈外，有一個小小的樹林。狗鼻子就在這個樹林內，跟隨着龍城璧練習刀法。

狗鼻子雖然很怕見到血，但龍城璧的刀法他却很欣賞，所以當任公子等人走了之後，他就央求龍城璧教他刀法。

龍城璧沒有拒絕。

狗鼻子欲行拜師之禮，這一次龍城璧却拒絕了。

「咱們可以研究研究，但我却不可能成爲任何人的師父。」

狗鼻子也沒有勉強。

他本來就不是個武林人，他練刀也不是爲了甚麼而是基於一種羡慕的心情啓發出來的。

在短短時間之內，他當然不可能練成甚麼刀法。

他並不是個天才，也不是個人材。

難聽的說一句：「他是個庸材。」

但庸才也有庸才的好處，他們的煩惱往往會比天生聰穎的人少得多。

所以，當狗鼻子花了三天時間，終於練成第一招刀法的時候，他心中的喜悅是無以復加的。

× × ×

天色巳漸暗淡。

他們沒有釣到魚。

不論大魚或是小魚都沒有。

這一雙少年男女，正是趙小蟻和容芝芝。

容芝芝是個很喜歡鬧蹩扭的女孩子，但不知怎的，趙小蟻却似乎有一種特別的本領，可以讓容芝芝乖得像隻小貓。

小貓當然也有頑皮的時候，但她一想頑皮，趙小蟻就板着臉孔，好像一塊老古董。

趙小蟻也並不是塊老古董。

他是一個很英俊，很可愛的大孩子。

× × ×

這裏是「楊老太爺」的地方。」

霧雨別院和容家莊，其實都是屬於「楊老太爺」的。

但江湖上的人，若知道「楊老太爺」就是諸葛大叔，他們一定難免會不禁嚇了一跳。

昔年叱咤風雲的諸葛大叔，怎會變成了，寂寂無聞的「楊老太爺」？

難道他巳退隱江湖？

不！

諸葛大叔沒有退隱江湖。

就算他想休息，也絕對不會是這個時候。

鐵騎十七雄巳分裂，他是龍頭老大哥，又怎能在這個時候棄而不顧？

魚三、司空四、房九、花十一、洪十三，關十六和夏侯十七，他們一直都跟隨着諸葛大叔。

其中最消極的是魚三。

但魚三却巳死了。

當龍城璧把魚三的死訊帶給諸葛大叔的時候，諸葛大叔沒有流淚。

他不像劉玄德，就算他要流淚，他的眼淚也絕不會給別人見到。

× × ×

這幾天來，暖風湖畔一片謐靜，就和平時一樣。

但就在這一天的傍晚，天氣忽然間變了。

一壓烏雲，自東向西湧至。

天色黑得很快。

最少比想像中黑得更快。

快下雨了。

龍城璧叫狗鼻子莫要停，下雨是老天的事，要練刀法，就絕不能怕下雨。

狗鼻子也眞的不怕下雨。

就算老天下的是石塊，他練刀的熱情都絕不會退縮。

龍城璧盯着他，忽然想起了另外一個人。

狗鼻子的眼睛很像唐竹權。

唐竹權又在甚麼地方呢？

（二）

在這個時候，想起唐竹權的並不只有龍城璧。

衞空空也在想着唐竹權。

這個天下聞名的大胖子，居然也會有很多人想着他，這一點恐怕連他自己都想不到。

衞空空爲甚麼也在想着唐竹權呢？

原來衞空空是約了唐竹權在對奕亭下喝酒。

他知道唐竹權必然會到，因爲他有一種很香的餌。

這種餌不能釣魚？」

魚不喝酒，但唐竹權天天都喝，時時都在喝。

而衞空空的餌，就是五罏特大的「勁得要命」。

× × ×

「勁得要命」是甚麼東西？

如果只憑這四個字，恐怕許多人一輩子都很難猜得出那是甚麼。

那是酒？

一種很香很香，很醇很醇，却又很勁很勁的酒。

常言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

但對於唐竹權來說，唯一可以讓他跳樓的東西就只有酒。

越勁的酒越好，越香醇的酒越妙。

「勁得要命」這種酒，原名叫「英雄釀」。

「英雄釀」是醫谷怪傑時九公，費了三十年光陰才釀成的酒。

酒是他自己釀製的，但他却只是喝了一口，就死也不肯再喝。

他給予這種酒的評價就是：「他媽的

勁得要命。」

所以這種酒又被稱爲「勁得要命」。

唐竹權曾經嚐試過這種酒，一喝之下，拍案叫絕。

他大嚷道：「時九公完全不懂喝酒！這酒簡直比他的屁還香？」

唐竹權本來就是個口沒遮攔的人。

但他的說話偏偏讓時九公聽見了。時九公的脾氣很怪，最少比唐竹權更怪七八十倍。

他聞言大怒：「臭胖子敢說老夫不懂喝酒？且看老夫把你轟出去。」

時九公沒有轟走唐竹權。

但唐竹權手中的一罎「勁得要命」，却給時九公一拳打爆了。

唐竹權徒呼荷荷，若不是時九公瞪着他，他眞想伏在地上，把那些酒舐個乾乾淨淨。

× × ×

唐竹權喝酒的本事很大。

但他騙酒喝的本事，却遠不如偸腦袋大俠衞空空。

衞空空不知如何，居然能從時九公那裏獲得五罎英雄釀，這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衞空空雖然也是天下馳名的「酒囊」，但這五罎酒他沒有獨自喝掉。

他要留待與唐竹權一起喝。

喝完這五罎酒之後，他就會和唐竹權一起去「偸別人的腦袋」！

（三）

偸腦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是要偸高手的腦袋，更不容易。

衞空空近年來巳比較少偸腦袋。

武林中沒有值得偸的腦袋？

不！

該偸該殺的腦袋還有不計其數之多。

衞空空之所以比較少偸腦袋，是因爲搶腦袋也和偸腦袋同樣有效，也同樣的刺激。

武林中人現巳漸漸知道，雪刀浪子胆大包天。但衞空空的胆子又如何？

唐竹權給他的評價是：「胆大如老子的肚子。」

唐竹權的肚子雖然比不上天那麼大，但却也不算細小。

敢與唐竹權拚酒，敢在半夜深更時份偸取土豪惡霸腦袋的衞空空，他的胆量當然也是相當驚人的。

平時，衞空空去偸取別人的腦袋，都是單人匹馬進行的。

但是這一次，他却非要唐竹權帮忙不可。

因爲，他這一次要偸取的腦袋，實在太大，衞空空沒有把握能獨自把它砍了下來……

× × ×

對奕亭就在杭州唐門大宅一里外的田陌上。

雖然天色不太好，但衞空空知道唐竹權不怕雨。

只要有好酒喝，就算衣衫盡濕却又何妨。

果然，下雨了。

這場雨來得很快，而且一上來就是滂沱大雨。

雨來了。

但唐竹權還沒有到。

衞空空想到唐家去找他，但唐老人却在家中。

衞空空雖然不怕唐老人，但唐老人森冷嚴峻的臉孔却不太好看。

所以，他只好在這裏等。

雨越下越大，雖然衞空空身在亭中，但雨點仍然濺濕了他的衣裳。

那要命的唐家大少究竟在哪裏？

難道他出了甚麼事嗎？

× × ×

唐竹權的確出了事。

他並不是個喜歡爽約的人，他從來都沒有這種壞習慣。

可是當他出門的時候，忽然就給一個老朋友拉了出去。

唐竹權重量驚人，就算一條精壯的公牛，也很難把他拉得動。

但把唐竹權拉走的，並不是牛，而是十萬條牛都比不上的殺手之王司馬血。

對於唐竹權來說，今天眞是一個吃香的日子。

原來司馬血也要請他喝酒。

而且，司馬血的酒比衞空空的酒更具吸引力。

他有的是人心酒。

（四）

人心酒。不是人參酒。

這種酒不必喝，只要看見這三個字，都巳足够讓人嘔吐。

但唐竹權沒有吐。

他不但不吐，而且覺得痛快極了。

司馬血一看見唐竹權，就把製造人心酒的「材料」，寫在一張白紙上。

紙是白的，但字却是赤紅色。

上面寫的，是五個人的名字，和他們的外號：

——嵩山殺人狂僧早智大師。

——黑心黑手黑臉王歐陽十二。

——一見遭殃周萬殺。

——辣手財主廖如我。

——奪魂鈴夏婉婉。

這五個人的心臟，就是製成人心酒的主要材料。

× × ×

當唐竹權看完這張「人心名單」之後，他就毫不考慮跟定了司馬血。

人心酒似乎比「勁得要命」更具吸引力。

司馬血微笑着，把唐竹權帶到一間地方幽雅、修飾精緻的小酒家。

唐竹權甚麼也沒有問，只是一味跟着司馬血。

司馬血一直向前走，沒有回頭去看唐竹權。

他似巳看準唐竹權一定會跟着自己走來。

但司馬血走進酒家之後，却沒有找一個舒適的位置坐下。

他穿過酒家的店堂，居然一直向前走去。

他走進了這間酒家的厨房。

唐竹權好像一點也不覺得意外，依然跟着司馬血走進厨房中。

厨房內當然有灶，却沒有生火，也沒

有厨師。

這裏既沒有厨師，也沒有任何人，就只有剛走進來的司馬血和唐竹權權。

司馬血直到這個時候，才轉過臉，對唐竹權道：「今天你一定要喝個痛快。」

唐竹權的瞳孔忽然收縮，一直掛在臉上的笑容也同時消失。

「人心酒呢？」

「你眞的想喝人心酒？」

「早智大師，歐陽十二，周萬殺，廖如我和夏婉婉的製成人心酒，就算味道不好喝，老子也要喝。」

「聽說唐家父子嫉惡如仇，看來果然不假。」

唐竹權冷笑道：「老子與老子嫉惡如仇當然不假，但你這副臉孔却是假的。」

司馬血笑了。

他的笑容很奇特，就像隻拖着一條肥羊的豺狼。

他淡淡的問唐竹權：「你怎知我的臉孔是假的？」

唐竹權冷冷道：「易容冒充別人，你絕不是第一個，也絕不會是最後一個，這種事老子也許比你更在行。」

司馬血道：「我的易容術有破綻？」

唐竹權搖搖頭，隨即又道：「就算你的易容術有破綻，在表面上也不容易看得出。」

司馬血露出了一個得意的微笑。

這個司馬血果然是假的。

（五）

世間上虛偽的事情實在太多。

虛偽的人也同樣多。

虛偽的事情，也正是虛偽的人所造成的。

這個司馬血是假的，唐竹權幾乎立刻就巳看了出來。

假司馬血的破綻並不在他的易容術。

但他的破綻却有三點。

第一——「人心名單」上的字樣，絕非司馬血的筆跡。

第二——假司馬血的腰間雖有劍，而且很像碧血劍，但亦僅是「很像」而巳。

這兩件事也許可以瞞得過別人，却絕對瞞不了唐家的大少爺。

還有最大的一個破綻，恐怕眼前這個假司馬血做夢也想不到。

——眞正的司馬血，現時正在唐家大宅之中。

——當唐竹權赴約去見衞空空之前，他剛好灌醉了眞正的司馬血。

× × ×

殺手不易爲。

能够成爲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殺手之王，更不容易。

司馬血雖然經常喝酒，但絕不是經常喝得酩酊大醉。

他很少醉。

他若眞的醉倒，就隨時隨地都可能死在別人的手上。

殺人者，人亦殺之。

身爲殺手之王的司馬血，又怎能爛醉如泥。

其實有時候他也想大醉一番。

但他酒量極佳，正是「欲醉不能」。

世間上能令司馬血喝醉的人並不多，眞正拚起酒來，一萬人中最少佔了九千九百九十九人會敗在他的手下。

然而，一山還有一山高這句老話，永遠不會有錯。

司馬血的酒量雖佳，又豈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之敵？

所以這一天，司馬血醉了，他敗在唐竹權的手下。

別的地方司馬血不會醉，也不能醉。

但在杭州唐家之中，就算大醉一場却又何妨？

× × ×

既然如假包換的司馬血巳醉倒在杭州唐家，那麼眼前的司馬血，不問而知自然是個冒牌角色。

唐竹權一直跟着他，就是要看看這個假司馬血在玩弄甚麼把戲。

假司馬血在厨房裏盯着唐竹權，忽然說道：「請君入灶。」

「入灶？！」唐竹權道：「老子又不是柴，又不是煤，又不是個賊，爲甚麼要躲入灶裏？！」

假司馬血閉上了嘴。

他輕輕拍了三下手，厨房其中一個爐灶突然冒出了一張臉。

這張臉長得四四方方，輪廓分明，眼睛雖然並不大，但却烱烱生光，就像兩支燃燒着的火炬。

但這人的臉却是黑色的。

他不像張飛。

他沒有鬍子。

但他的鼻子上却有兩個小孔，每個小孔却墜着一枚小小的金環。

唐竹權嘿嘿一笑，道：「怪事天天有，但今天的怪事看來比老子的肚皮還古怪三百倍。」

黑臉人臉上木無表情，然後又說出了四個字：「請君入灶。」

× × ×

又是請君入灶。唐竹權是否會入灶呢？！灶內又是否別有洞天？

假司馬血盯着唐竹權，一副悠閒的樣子，好像唐竹權入灶與否，都與他無關。

唐竹權不理他。

他果然挺着胖大的肚子，帶於幾分酒意，鑽進爐灶之內。

十七飛騎帮

（一）

灶內果然別有洞天。

雖然灶內冒出來的一張臉是黑色的，但這一個爐灶却很乾淨。

就算是新造的爐灶，也絕對比不上這一個灶乾淨。

這灶不但乾淨，而且還很大，唐竹權跳進灶裏，居然不覺得狹窄。

灶下有地道。

這種地道唐竹權並不是第一次走，以往他最少走過好幾百條地道。

但這一條地道却連唐竹權都吃了一驚。因爲這條地道的兩壁，竟然都鑲滿了一塊又一塊的金板。

這是一條黃金地道。

× × ×

黑臉人在前面走，唐竹權在後面跟。

地道不算短。

唐竹權只覺得這裏的黃金，簡直足以令財迷心竅的人窒息而死。

幸好他並不是財迷心竅的人。

黃金不能讓他跳樓。

女人也不能。

但酒呢？

也許這才是他最大的弱點，假如你想這個人爲你拚命，最好的香餌並非財色，而是酒。

× × ×

世上最長的地道，也有盡頭的地方。

黑臉人終於把唐竹權帶到地道的盡頭了。

地道的盡頭也滿是黃金。

那是一個窮奢極侈的大廳。

大廳上有三個老人，其中有一人是和尚。

和尚的年紀看來最老，但他的身材却遠比其他兩人高大得多。

另外兩個老人，一胖一瘦，胖的人如銅鼎，頭上戴着一頂鑲了五顆寶石的高冠，手上最少戴着七八枚鑲金的斑指，由於他很胖，所以並不像個暴發戶，倒像個生下來就已腰纏萬貫的大財主。

唐竹權瞪了他一眼。

他忽然道：「你雖胖，却還不及老子哩。」

財主般的胖老人笑了：「唐大少爺心廣體胖，廖某是萬萬不能冀及的。」

唐竹權哼一聲，一雙銅鈴般的眼睛又盯在另一個人的臉上。

這人身材瘦削修長，但目光却鋒利。

他的目光鋒利，他身上一種無形的殺氣更鋒利。

唐竹權從來都沒有見過如此瘦削的人，竟然也有這種令人駭然的殺氣。

他整個人簡直就像是用百煉精鋼打成，無論是誰給他沾碰一下，都可能會帶來殺身之禍。

唐竹權不喜歡這個最瘦削的老人。

但他更不喜歡那個胖財主。

胖財主的臉色雖然看來一直都是和和氣氣，但他却是個笑裏藏刀人。

他可以陪伴任何人幹任何事，只要別人喜歡的事，他都可以奉陪。

就算你喜歡扮豬叫，甚至爬在地上吃狗屎，他也一樣會照辦不虞。

但是當等到有機會的時候，他却會不動聲色，突然就在你的背後，狠狠的刺一刀。

假若一刀就可以刺死對方，他絕不會刺第二刀。

他是個生意人，浪費氣力的事從來不幹。

但假若一刀刺下去，對方還不斷氣的話，他就會毫不留情的猛撲，直到對方畢命了帳爲止。

唐竹權知道這個胖財主是誰。

他就是南陽十富之首的辣手財主廖如我！

× × ×

人心名單當然是假的。

假司馬血用人心酒爲餌，只不過是一種特別的手法，企圖引唐竹權來到這裏。

雖然這種手法未能眞的騙倒唐竹權，但唐竹權還是來了。

× × ×

廖如我的心情好像很開朗。

他通常都是這副樣子的。

當然，他殺人的時候又是另外一副臉孔。

但無論怎樣，這個胖財主的笑容也是討人喜歡。

可惜唐竹權例外。

他寧願看那個黑臉人的臉，也不願意看見這張虛僞醜惡的臉。

從表面上看來，廖如我和唐竹權很相像。

他們都很胖。

但唐竹權却是一個爽直的漢子，而廖如我却是一個工於心計，殺人不見血的狡猾魔頭。

但黑臉人也並不是好人。

他就是人心名單上的黑心黑手黑臉王歐陽十二！

歐陽十二是誰，江湖上沒有聽過這名字的人，恐怕絕不會多。

他的武功如何，江湖中人絕少有人見到過。

但江湖中人人都知道，五年前保定彭門的七屍八命案，就是歐陽十二單人匹馬幹出來的。

彭門天絕十三刀，在江湖上的名氣，絕不在崑崙神刀之下。

但歐陽十二居然把彭門最精銳的七大高手殺個片甲不留，他的武功造詣，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不過，唐竹權對這人毫不放在心上。

唯一令他稍有顧慮的，反而是那個身材高大的老和尚。

他當然就是被人稱爲嵩山殺人狂僧的早智大師！

（二）

人心名單上的人，已有四個在這秘密的大廳內。

那是歐陽十二、早智大師、廖如我和周萬殺。

周萬殺就是那個身材瘦削的老人。

他的人像刀般鋒利，聲音更是尖銳難聽。

他突然對唐竹權道：「你來得很合時宜。」

唐竹權冷冷一笑：「還有奪魂鈴夏婉婉呢？」

廖如我淡淡一笑道：「她當然也在這裏。」

唐竹權哼一聲，說：「老子的眼睛又沒有瞎，何以看不見這個臭婆娘？」

廖如我笑一笑道：「她並不是臭婆娘，她很香，最少比你喝過最香的酒更香一點。」

唐竹權道：「無論她是香是臭，對老子又有什麼關係？」

廖如我的眼睛眯成一綫，笑道：「關係總是有一點的，誰都知道唐家大少爺財帛之多，比起廖某還更勝一籌。」

唐竹權冷冷一笑：「那倒未必，杭州唐家雖然略有財帛，但論到賺錢的本事，又怎及得廖大老闆？」

廖如我笑道：「那裏的話，唐兄弟太客氣了。」

他走到唐竹權身邊，笑瞇瞇的接道：「杭州唐家富甲一方，要收買咱門的人，實在是易如反掌的事。」

唐竹權瞪眼道：「老子收買了誰？是不是收買了你娘親？」

廖如我冷冷笑道：「唐大少爺收買的人並不是廖某娘親，却是廖某的女兒。」

「女兒？」

「不錯，乾女兒也是女兒，這一點你總不能否認罷？」

唐竹權皺眉道：「你的意思老子已明白。」

廖如我沉吟片刻，微笑道：「唐大少爺聰明過人，當然對任何事都很明白。」

唐竹權也笑了。

他的笑容也好像忽然變得很愉快：「老子明白的事，就是廖大老闆轉彎抹角，兜來兜去的，就是說老子收買了奪魂鈴夏婉婉。」

廖如我點點頭，道：「這件事你總不能否認罷？」

唐竹權道：「老子爲什麼要收買夏婉婉？」

廖如我道：「唐大少爺與令尊都是諸葛大叔的朋友，而你們對朋友一向都是很講義氣的。」

唐竹權道：「那又和夏婉婉有甚麼關係？」

廖如我道：「諸葛大叔最大的強敵是十七飛騎帮，而十七飛騎帮又已成爲魔主麾下三大主流之一，你們要打擊十七飛騎帮，當然首先就要從魔主身上下主意。」

唐竹權冷冷笑道：「甚麼魔主魔屁，老子一概不懂！」

他這句並不是老實話，而是氣話。

廖如我口中的魔主，就是天魔之魔，這一些唐竹權早已知道。

唐竹權雖然在說氣話，但廖如我還是滿臉笑容，毫無生氣的樣子。

他忽然對歐陽十二道：「去拿人心酒來。」

歐陽十二很快就找出一罈酒。

這一罈酒並不大，最多只能載滿五斤酒。歐陽十二把這罈酒交給廖如我。

廖如我弄開罈蓋，嗅了好一會，才笑眯眯的對唐竹權道：「這就是人心酒。」

唐竹權道：「裏面眞的有人心？」

廖如我道：「當然有。」

唐竹權道：「心是誰的？」

廖如我笑了笑，半晌才道：「當然是你的心！」

（三）

唐竹權的心在罈中？

不！

他的心仍然在他的一身肥肉之下。

既然唐竹權的心還在身上，罈中又怎可能有唐竹權的心？

當廖如我說完最後一句說話的時候，他的手最少已向唐竹權的心臟發出六次絕對足以致命的襲擊。

廖如我的笑臉忽然就變成了一塊冰。

就算是一隻飛鳥，也絕對無法躲避廖如我這出招深沉兇狠的攻勢。

幸好唐竹權不是一隻飛鳥。

他若是飛鳥，此刻必已變成了死鳥。

死鳥！

倘眞如此，那可眞的「死了」。

但唐竹權沒有死，因爲他雖然沒有閃避，却懂得怎樣去反擊。

廖如我六擊連發，已足够把江湖上絕大多數的武林高手置於死地。

但是唐竹權畢竟還是唐竹權，他反擊的迅速，也着實令人有匪夷所思之感。

好快的出手。

廖如我雖快，但唐竹權竟然比他還更快。

如果不是目睹，眞是很難想像得到，像他們兩個如此巨大的胖子，竟然有如此快捷的身手。

兩條胖大的人影乍合又分。

廖如我的額上突然青筋勃現，一張臉已變成了白紙般的顏色。

他敗了。

唐竹權的五絕指法，已在他的胸前戳穿了五個血洞！

× × ×

辣手財主廖如我心黑手辣，人所共知，可是他這一次還是難免吃了一個大虧。

他一直都不相信唐竹權的五絕指法，會比自己的六擒九巧穿心爪厲害。

可是，這一次他不能不相信了。

他的胸前已裂開了五個血洞，五道鮮血緩緩地從他的體內流出。

廖如我冰塊般的臉又突然溶化。

他溶化在陽光之下。

唐竹權就是他的陽光。

結果，他緩緩地倒在唐竹權的腳下，剛溶化的冰臉又再硬化。

死人臉上的表情，永遠只有一個。

同時，也是他畢生最後的表情。

× × ×

歐陽十二看見廖如我倒下去之後，雙眉微微一皺。

他遞給廖如我的一罈酒沒有摔破，仍然安然無恙地在地上。

酒無恙。

但辣手財主却已死了。

歐陽十二輕輕嘆一口氣，對唐竹權道：「我早就對他說過，唐門五絕指法比他的六擒九巧穿心爪更厲害。」

唐竹權道：「他不相信？」

歐陽十二道：「他若肯相信我的說話，他就不會變成了一個死財主。」

唐竹權道：「但他若未親自領敎過老子的指法，又怎能相信你的說法？」

歐陽十二道：「所以，他命中註定，今天是要死在鷹爪之下。」

唐竹權的臉色變得有點不好看，他不喜歡歐陽十二最後那句說話。

一直沒有說過半句說話的早智大師突然站了起來，冷冷的道：「無論他是烏龜也好，是王八蛋的灰孫子也好，今天他只有兩條路可走。」

早智大師的聲音不太刺耳，但語氣却令人難受。

唐竹權不喜歡別人對他這樣講話。

但他臉上却反而沒有生氣的樣子，仰在「洗耳恭聽」，聽聽自已有甚麼路可走的。

但仰早已知道，其中一條必然是黃泉之路。

（四）

唐竹權沒有猜錯。

早智大師冷冷的接着說下去．第一句話就是：「你第一條可走的路是通行西方極樂世界，老衲隨時可以把你超渡。」

唐竹權淡淡道：「大師年事已高，這種事既費神又冒險，老子不想勞煩大師幹這種連如來佛祖都不會同意的事。」

早智大師哼一聲：「我佛如來……」

但他只說了四個字，唐竹權就已大聲咆哮道：「別再放屁，第二條路怎樣走，快說出來，否則老子操你九族！」

在和尚面前，居然也有這種對白，眞是「了不起」。

早智大師居然不動聲色，緩緩的道：「你若還想活着離開這裏，再喝二三十年的酒的話，就得把木熊令交出來！」

唐竹權笑了。

但他的笑容很快又在臉上消失得乾乾淨淨，他忽然嘆了口氣：「原來你們想要的東西，就是木熊令。」

早智大師冷冷道：「木熊令對你們父子來說，可謂毫無用處，但它現在却可以換回你的一條性命。」

唐竹權深深吸一口氣，然後長長吐一口氣，跟着再重重的嘆一口氣，最後還用力的在地上跺了一脚：「唉！他媽的！」

早智大師也不禁爲之一呆。

「你在他媽的甚麼個鳥？」

這個號稱嵩山殺人狂僧的早智大師，他的粗話也很不錯。

他本來就不能算是和尚。

雖然他早年曾在少林南宗學藝，其後又拜流浪天涯的清心大師爲師，但這人徹頭徹尾都不像個和尚。

他只能算是個殺人如麻的強盜。

強盜絕不會誠心誠意的唸經，說三幾句粗話更是稀鬆平常的事。

唐竹權却見怪不怪。

像早智大師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和尚，他已見過不少。

他的江湖經驗雖然比不上父親唐老人，但却也見多識廣。

唐竹權又再嘆了口氣，然後才道：「老子只是在嘆息，老子的性命怎麼這樣不值錢，就算在做夢的時候，老子也想不到，老子的性命只要一塊破木牌就可以交換了。」

早智大師的臉發出了光。

他冰冷的臉上居然也會發出一絲淡淡的笑容：「木熊令果然就在你的手裏，最少你已知道這塊令牌是有點破裂的。」

唐竹權承認。

他盯着早智大師，道：「這種令牌在老子看來，簡直比一塊冰糖還更不值錢，想不到大師居然把它視如拱璧，眞令老子難以明白。」

他口裏說難以明白，但心中却一點也不糊塗。木熊令的價值，當然不在木牌的本身，而是木牌所代表的一種權力。

早智大師向前踏出一步。

他的臉上毫無表情，連眼睛也像是兩顆毫無生命的石珠子。

他在等待唐竹權的答覆。

× × ×

早智大師所希望唐竹權的答覆不會令他失望。

木熊令對唐竹權也許是毫無價值的，但對於十七飛騎帮甚至天魔之魔來說，却又有截然不同的巨大價值。

但唐竹權的答覆却是——

「老子已把這塊破木牌丟進火堆裏，他媽的燒得很好看！」

甘家鎮的浩劫

（一）

——老子已把這塊木牌丟進火堆裏。

換上你是早智大師，你會不會相信唐竹權這句話？

× × ×

早智大師不相信。

就算砍開他的腦袋，再在他的腦袋上泡一壺滾水，他却絕不會相信。

唐竹權已無疑是拒絕了早智大師的「第一條路」。

早智大師的眼睛眞的像石珠子，連眼睫毛都沒有閃動。

過了很久，他才開口：「別人都說唐家父子是一對不要命的老頑固，這句話老衲一直都不相信。」

唐竹權道：「你現在可相信了？」

早智大師搖頭，道：「這還不够。」

唐竹權道：「怎樣才够？」

早智大師道：「倘若你在老衲的吸血移魂大法下仍能保持頑固，那麼老衲就服了你。」

唐竹權道：「但怎樣才能令老子乖乖就範，讓你這個老禿賊施展甚麼吸血移魂大法呢？」

早智大師乾笑一聲，道：「那並不難，只要把你的穴道制住，你就會變得很乖很乖，乖得像一條待宰的胖豬。」

唐竹權笑了。

「那很好，反正老子已很久沒有試過穴道被制的滋味了，老禿賊快動手啊！」

早智大師也笑了，但他的笑容却不能令人愉快，只能令人毛骨悚然。

然而，唐竹權一點也不在意。

就算早智大師變成一隻獠牙惡魔，八角妖怪，他也絕對不怕。

有了幾分酒意的人，他的胆子通常都會比別人大一點的。更何况唐竹權的胆子本來就不小。他在等待早智大師的襲擊。

常言有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早智大師雖然是兇名早著的惡魔，唐竹權亦毫不畏懼。

但歐陽十二和周萬殺，却在旁虎視眈眈。

這兩個人也極不易對付。

如單憑唐竹權一人之力，他可以同時對付這三大高手嗎？

答案是否定的。

但唐竹權却好像有恃無恐。

早智大師臉上的殺氣已洋溢無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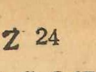
他突然大喝一聲，雙掌已如一雙鐵扇般向唐竹權的臉上拍去。

唐竹權太胖，他沒有腰。

他的腰就是肚子。

早智大師這一着看來似乎志在擊殺對方，但唐竹權知道絕非如此。

早智大師要的絕不是自己的命，而是那一塊具有無窮力量的木熊令。



在木熊令還沒有得到手的時候，早智大師絕不會向自己施殺手。

唐竹權沒有猜錯。

早智大師的掌勢來得快，變得更快。

他這兩掌沒有擊實，左手突然化掌爲爪，向唐竹權的右膝抓去。

他的武功如何，唐竹權還未能眞正領略得到，但就從這一招看來，早智大師的武功最少已在辣手財主廖如我之上。

這一爪若是給早智大師擊中，唐竹權的右腿必廢無疑。

但早智大師這一着、已被唐竹權一早識破，只見唐竹權一個翻身，偌大的身軀平空像鷂子般翻飛躍起，就像一個碩大無朋的肉球，突然飛上了半空一樣。

早智大師一聲吆喝暴响，讚道：「好輕功！」

如此胖大的漢子，居然能够把輕功練到這種地步，的確是值得用這三個字來形容。

早智大師那聲暴喝猶未落下，人已同時竄前。

唐竹權身子剛着地，早智大師已運指如風，向他胸前八大經穴點去。

這下子的出手委實驚人。

幸好唐竹權畢竟臨敵經驗豐富，身子剛着地，身形又已同時倒退。

他退的並不太快，但恰恰把早智大師指力全部卸去。

早智大師連番出手，未奏膚功，一張老臉頓然變得很不好看。

他本想在三招兩式之內，就把這個唐家大少爺收拾下來，却未料到唐竹權不但五絕指法有獨當一面的造詣，輕功也是不同凡响之極。

這一點，自是大大出乎早智大師意料之外。

唐竹權一退三丈，早智大師自是繼續撲擊。

他不愧是江湖上響噹噹的脚色，連串攻勢施展下來，氣勢有如排山倒海，一浪緊接一浪，倘若對手不是唐竹權的話，這個心狠手辣的嵩山殺人狂僧早已得手。

唐竹權雖然一直被迫採取守勢，但他守勢中依然具有攻勢，絕非一味在捱打。

早智大師有點火了。

他不再留手，飛身直撲唐竹權，一出手就是九九八十一爪。

八十一爪分從左右向唐竹權交擊，四周響起的勁風，令人連呼吸都感到有點困難。

但唐竹權仍然神態從容，毫無慌亂之意。

八十一爪轉瞬即逝，唐竹權仍然安然無事。

但早智大師又已把他逼退八尺。

雖然這一座神秘的大廳非常寬敞，但唐竹權一退再退之下，背後已是牆的一壁了。

那是黃金牆壁。

唐竹權朗聲一笑，正待反擊。

唐門五絕指法並非全攻型的武功，但也絕不是純粹有守無攻。

攻中有守，守中有攻，永遠是最高明的戰略。

他開聲吐氣，五絕指法已開始發揮凌厲的反擊。

但就在這一刹那，金牆內突然「篤」的一聲，伸出一支小小的金棍。

唐竹權的身子猛然一震。

那支小小的金棍，已點中他的「靈台穴」！

（二）

滿眼黃金的大廳，氣氛是冰冷的，也是陰森可怖的。

黃金雖然可愛，但這個地方一點也不可愛。

——老子已很久沒有試過穴道被制的滋味了。

但現在，唐竹權的穴道眞的被人制住了。

穴道被制，並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唐竹權咬着牙，恨不得轉身一口咬死點住自己穴道的人。

但他現在已無法動彈。

他不能轉身，更不能張開嘴吧去噬咬別人，甚至連十根指頭都不能移動分毫。

唉！

眞他媽的要命！

令到唐竹權全身僵硬的人是誰呢？

× × ×

正當唐竹權全身上下都不能移動的時候，外面的雨點簡直比他的頭還大！

（三）

夜色已濃。

二十七騎人馬，在官道上飛馳。

泥濘飛濺，這二十七人不但衣衫盡濕，同時還更滿身泥漿。

但他們一點也不在乎。

他們在趕路。

趕路到杭州。

× × ×

二十七騎人馬，爲首一匹是黑馬，鞍上的是個紫袍老人。

他正是昔年威震中原，鐵騎十七雄的龍頭老大諸葛大叔。

諸葛大叔雖然是整個組織地位最高的領袖，但他仍然喜歡衝鋒陷陣，每次行動，他總是站在最前哨的位置。

昔年昔日如此。

今時今日亦復如是。

他的人沒有變，性格沒有變。

唯一生變的，就是鐵騎十七雄已分裂了。

與諸葛大叔堅守立場的共有七人，其中魚三更已死去。

這二十七騎人馬之中，除了諸葛大叔外，昔年鐵騎十七雄的人馬尚有司空四，房九，花十一，洪十三，關十六和夏侯十七。

鐵騎十七雄自結盟以來，他們都用數字來代替了原有的名字。例如司空四原名司空豹，房九原名房震南等等。

但現在司空豹，房震南這些名字，在江湖上簡直就是寂寂無聞，反而司空四，房九的名字更加响亮得多。

× × ×

從暖風湖趕到杭州，不算太遠。

這二十七匹馬雖然質素上點參差不齊，但大致上來說，都是千中選一的良駒。

馬匹脚程極快，兩個時辰之後，已到達杭州，甘家鎮外。

甘家鎮在杭州的聲望，雖然不及杭州唐門，但江湖中人提起了甘家六絕，仍然是又敬又畏。

尤其是甘八爺的鎖喉十一槍，在杭州地面上，除了唐老人之外，就得數他最強了。

像這種地方，當然不是宵小之輩敢來冒犯的。

但當諸葛大叔等人來到甘家鎮的時候，甘家鎮上已無活人。

（四）

大雨中。

龍城壁找到了一具已完全僵硬了的屍體。

這人生前，是江湖上有偷俠之稱的甘飛意。

甘飛意在甘家鎮內只不過是個小脚色，沒有人看得起他。

雖然他號稱偷俠，但畢竟只不過是小偷。

甘八爺不喜歡他。

沒有人喜歡他，除了眞正了解甘飛意的人才會例外。

龍城壁喜歡甘飛意，因爲他了解他。

但了解又有甚麼用？

甘飛意忽然就死了，他的死亡是那麼突然，那麼令人難以置信。

但事實擺在目前，不相信也得相信。

龍城壁的手有點發抖。

他發抖絕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這個死去的朋友。

甘飛意的致命傷，是在背心。

他的背心中了一枚毒鏢，鏢長三寸許，重一兩，鏢上的毒足以同時毒死一百條牛。

× × ×

諸葛大叔等人冒雨趕到杭州，就是接獲到這個消息。

當消息傳到霧雨別院的時候，甘家羣雄正與一羣來歷不明的殺手展開了殊死搏鬥。

甘家羣雄不知道他們是誰。

反而諸葛大叔知道得很清楚。

這些殺手，都是來自天魔府。

天魔府的主人，就是一直暗中在江湖上興風作浪的天魔之魔。

天魔之魔顯然欲在杭州樹立根基，他們要在杭州立足，甘家鎮是一塊絆脚石。

絆脚石就是眼中釘。

既是眼中之釘，又豈能不拔？

甘家六絕以三槍三戟名動江湖，可是當諸葛大叔找到他們的時候，三槍三戟竟已全部折斷。

是甚麼兵器，能令這些沉重的槍戟折斷？

× × ×

甘家鎮被毀，確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

此事勢必轟動武林。

但更轟動武林的事，也許就會緊接發生。

這是諸葛大叔的推斷，也是龍城壁所担心的一點。

天魔府既要在杭州上稱雄，除了甘家鎮之外，唐家大宅自然是更主要的目標。

就在諸葛大叔和龍城壁都在担心這一點的時候，大雨中忽然出現了一個滿面泥濘的乞丐。

龍城壁目光一亮。

因爲這個乞丐就是丁黑狗！

× × ×

丁黑狗在丐帮的地位並不高。

他一度曾經成爲五袋弟子，但後來却又由於醉過一次，誤了帮中大事，於是又由五袋弟子被貶爲三袋弟子。

幸好丁黑豹並不在乎自己的地位是高是低，就算丐帮帮主把他貶爲白衣丐，他也絕不在乎。

丁黑狗雖然地位低微，但他的消息却相當靈通，他對於通風報訊的本領，更是別人所難及。

丁黑狗來到這裏，又有甚麼消息要告訴龍城壁呢？

龍城壁不知道。但從丁黑狗臉上的表情，他已想像到這決不會是一個好消息。

丁黑狗找到了龍城壁，第一句說話是：「唐大胖子有麻煩！」

龍城壁嘆了口氣，道：「他若沒有麻煩，那才是怪事。」

丁黑狗不知道龍城壁爲甚麼會說出這句話，但諸葛大叔却很明白。

那是因爲木熊令已在唐家父子手中。

天魔之魔一直都想得到木熊令。

雲不愁與龍城壁告別的時候，親口把木熊令的下落說出，原來他自知難以保存木熊令，早已把這塊令牌交給唐老人。

上官超凡把木熊令交給雲不愁，但雲不愁却又把木熊令交給唐老人。

他相信唐家父子一定能代替他保存這一塊木熊令。

雲不愁沒有看錯人。

唐老人一直都很小心的保存這塊令牌，除了唐竹權之外，就連唐竹君都不知道這一個秘密。

但現在天魔之魔却知道這個秘密。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龍城壁的心有點冷。

他深信唐家父子絕不會出賣雲不愁。

但除了雲不愁和唐家父子之外，又有誰知道木熊令的下落呢？

算來算去，唯一的可能性，就是雲不愁已被天魔之魔所擒，這個秘密，也是雲不愁洩露出去的。

天魔之魔最少有八百種酷刑可以對付雲不愁。

除了酷刑之外，龍城壁當然沒有忘記西域天摩波陀族的迷心離魂大法。

迷心離魂大法在中原武林並不著名，但眞正知道這種懾心術的人，都知道這種類似魔法的武功，能令一個守口如瓶的人，在不知不覺中把心中所有的秘密完全洩露。

據說天魔之魔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練成這種迷心離魂大法。倘眞如此，雲不愁心中的秘密，又焉能保存呢？

（五）

甘家鎮已被天魔之魔的殺手所毀，杭州唐門萬萬不能再度有失。

形勢之危急，已逼在眉睫。

丁黑狗還有第二個消息。

他對龍城壁說出了偷腦袋大俠衛空空的下落。

衛空空現時應該在對奕亭中，等候唐竹權。

× × ×

快馬加鞭。

諸葛大叔仍然一馬當先，率領着二十餘人衝到對奕亭下。

對奕亭仍然是那副樣子，絲毫沒有改變。

雨點不斷打在對奕亭內，但亭內除了石几石椅外，已空無一人。

衛空空不在。

諸葛大叔眉頭一皺。

龍城壁突見一張石几上，刻着四個龍飛鳳舞的大字。

字是用劍尖劃上去的。

那四個字是——油爆臭蝦！

× × ×

這四個字是龍城壁首先發現的。

但諸葛大叔等人也很快看見這四個龍飛鳳舞的大字。

諸葛大叔一呆。

人人都是一呆。

誰都不明白，這四個字是甚麼意思。

但龍城壁的眼睛却亮了，嘴角間也露出了一絲會心的微笑。

葛諸大叔忍不住道：「這是誰的筆跡，你可認得出來嗎？」

龍城壁點頭。

「這人的筆跡，在下是熟悉不過。」

諸葛大叔道：「他是誰？！」

龍城壁道：「衛空空。」

「偷腦袋大俠衛空空？！」花十一插口道：「他的神經是否一直都有點毛病？」

龍城壁盯着花十一，半晌才道：「他的神經比誰都更正常。」

諸葛大叔同意龍城壁的說話，道：「衛空空若並是個神經有毛病的人，那麼江湖中最少有八成以上的人却是瘋子。」

房九也插口道：「衛空空當然不是個瘋子，他的神經也絕對沒有毛病。」

花十一搔了搔頸子，道：「那麼他爲甚麼要寫上這幾個怪字呢？！」

龍城壁道：「這幾個將並不怪，如果你曾經和朋友，到某間酒家，吃過一碟油爆大蝦，但那些大蝦竟然是又腥又臭的，你會不會忘記這間酒家的名字？！」

花十一道：「當然不會。」

龍城壁道：「不但你不會忘記，就連你的朋友，也一定會記着這間酒家的名字，這道理就是這麼簡單。」

衆人的眼睛全部亮了。

「油爆臭蝦」原來就是暗示一間酒家的名字。

銀盤上的人頭

（一）

當大雨初下的時候，衛空空在對奕亭中，等得有點不耐煩。

他本來是很有耐性的人，就算要他等上半天，他也未必會有不耐煩的表現。

但這一次的情況却有分別。

他在等待的唐家大少爺，並不是個習慣爽約，也不是個習慣遲到的人。

這裏距離唐家大宅並不遠，以唐竹權這個天下第一號大醉鬼來說，是絕對不應該遲到的。

但唐竹權沒有來。衛空空盯着那幾纔「勁得要命」，心中却在「愁得要死」。

他想來想去，却覺得唐竹權沒有遲到的理由。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出了事。

這個看來又糊塗，又聰明的大胖子，究竟出了甚麼事呢？！衛空空不知道。

但他却知道，他今夜準備去偷取腦袋的計劃，十居其九將要「押後擧行」。

這眞是一件很不痛快的事。

× × ×

雨點越下越急。

唐竹權沒有來。

但另一個身材矮胖的黑衣人却來了。

衛空空一怔。

這人他認識，而且曾經給過他不少銀子。

他就是專門打探消息，出賣情報的黑鴿子栁下飛。

栁上飛有個同胞兄弟，叫栁上飛。

栁上飛在江湖上若稱爲灰燕子。

灰燕子和鴿灰子都是以出賣情報爲生的，但灰燕子却只替黑道中人辦事，而黑鴿子却剛剛相反，他出賣情報的對象，通常都是六扇門中的捕快，或是江湖上的名俠君子。

當然，灰燕子的名譽是比黑鴿子糟得多的。

但衛空空的看法却有點不相同。

灰燕子雖然帮助的是黑道中人，但黑道中人也絕不是不講義氣的。

反觀江湖上那些名俠、君子，又有多少眞的是俠義之輩，名副其實的謙謙君子呢？！

但無論怎樣，黑鴿子永遠都比較灰燕子受人歡迎，那是事實。

衞空空一看見柳下飛，就知道唐竹權準是出了事。

他沒有猜錯。

柳下飛來到對奕亭，他出賣的情報，就是唐竹權的下落，除此之外，還「免費」奉告龍城璧的行踪。

他要的酬勞並不是金子，而是那些「勁得要命」！

衞空空一怔。

他沒有想到，柳下飛居然也是一個酒徒。

這一次的交易終於又完成了。

柳下飛捧着那幾罎「勁得要命」，然後哼着江南小調，開心得要命地走了。

衞空空盯着這個矮漢的背影，只好暗暗苦笑。

得來不易的「勁得要命」，就這樣白白的送給了別人。

對於他這種酒徒來說，那是「損失非輕」的。

但他也沒有埋怨甚麼，他匆匆在石几上，用劍留下了「油爆臭蝦」這四個大字，然後就冒着大雨，望東而去。

（二）

全身僵硬的滋味眞不好受。

唐竹權現在的感覺，就像是自己已經死了，整個身子硬得就像一塊又重又硬的石頭。

把他穴道制住的人，仍然站在他的身後。唐竹權只聽到一陣淡淡的笑聲。

笑聲很低沉，站在唐竹權面前的早智大師，歐陽十二和周萬殺，他們的神態都變得很恭謹。

唐竹權的頭不能動，連嘴巴也不能動一下。

一把低沉的聲音接着從他身後响起：

「唐大少爺，你好。」

唐竹權的肺快要氣爆了。

但就算他再憤怒百倍，又能怎樣。

那人又是輕輕一嘆，道：「本座與令尊，曾有一面之緣，可惜咱們非但沒有成爲朋友，反而站在敵對的立場上，這眞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唐竹權暗暗罵道：「老子的老子怎會和你這種背後傷人的豬狗成爲朋友？簡直他媽的做白日夢。」

那人緩緩地接着說下去：「令尊雖然脾氣頑固一些，但他視你如珠如寶，那是無可置疑之事。」

唐竹權心中冷笑。

「這厮顯然是想敲老子的老子的竹槓哩。」

背後那人突然伸手在唐竹權的左脇下拍去。

唐竹權暗暗一凛。

這厮莫非要結果老子的性命。

× × ×

這一拍，唐竹權沒有死。

他不但沒有死，而且穴道還被解開了一半。

一半的意思，就是他的上半身已能恢復常態，他的嘴巴也可以再動。

嘴巴能動，當然也就能够罵人。

但他沒有罵。

因爲他的下半截身子，仍然像是給繩子綁着一樣，完全不能動彈。

站在他身後的人，終於走到唐竹權的臉前，向他露出一個愉快的微笑。

他當然很愉快。

無論是誰，捕獲了一條又肥又大的魚兒之後，都一定會露出這種微笑的。

但唐竹權的臉色却很不好看。

網中之魚，甕中之鼈，他的臉色又怎會好看。

× × ×

把唐竹權穴道點住的是一個秀才。

這個秀才不算老，但最少也已五十歲開外。

唐竹權看見這個老秀才之後，立刻就想起了江湖上最無恥的一個讀書人。

巢二！

這個老秀才毫無疑問就是昔年鐵騎十七雄的老二，同時也是現在十七飛騎帮的帮主巢二！

巢二脫離了諸葛大叔之後，另起爐灶，他統治帮會的手法遠比諸葛大叔嚴厲冷酷得多。

從現在的情况看來，連嵩山殺人狂僧早智大師和周萬殺二人，他們的地位都在巢二之下。

至於歐陽十二，他本來就是鐵騎十七雄的份子，他在組織中排名第十二，地位自然不及巢二。

巢二的眼睛，上下地打量着唐竹權。

到最後，他的目光居然停留在唐竹權胖大的肚子之上。

「難怪你被稱爲天下第一號大醉鬼，看來你這個肚子，就已是一個特大的酒罎了。」

唐竹權冷哼一聲，閉口不語。

巢二淡淡一笑：「你若想再喝幾十年好酒，就得依從本座的說話。」

唐竹權終於開口，冷冷道：「老子早已說過，那塊破木牌已被丢進火堆裏。」

巢二冷冷道：「可惜這種謊話實在令人難以入信。」

唐竹權瞪眼道：「你可以不相信，但老子唯一的回覆，就是這麼一回事。」

巢二點點頭，道：「既然如此，本座也不必客氣。」

說到這裏，目注歐陽十二。

歐陽十二會意，走到巢二身旁。

巢二冷冷一笑，道：「把這條豬的耳朶撕下，然後送給唐老頑固。」

唐老頑固當然就是唐老人。

歐陽十二一怔。

這並不是一件好差事。

倘若唐竹權全身穴道被制，要撕掉他的一雙耳朶，自然是容易不過。

但現在唐竹權的雙手已能活動自如，雖然他下半身仍然不能移動，但要對付他的五絕指法，也絕非輕而易舉的事。

巢二的冷笑又响起。

他森冷的目光直盯着歐陽十二，冷冷的說道：「你不敢？」

歐陽十二囁嚅着。

在廖如我還未死在唐竹權指下之前，他最少有七分把握可以擊敗唐竹權。

但現在，他却連一分把握都沒有。

巢二忽然嘆了口氣還「本座一向都認

爲你將會很有出色，但自從你與天卿樓的孟紅霞攪上手之後，你這個人就變了。」

歐陽十二的臉發白，額上已冒出了汗珠。

巢二又再嘆了口氣，道：「像你這種人，本就不該沉迷女色，但孟紅霞也着實太迷人，這小妞連本座看見亦爲之怦然心動。」

歐陽十二的臉已由白色變成灰色。

巢二第三次嘆氣，但他的語氣却變得更森冷、更無情、更殘酷：「女人禍水，這句話眞是一點也沒有錯，但從今之後，你已不必再有這種煩惱。」

歐陽十二冷汗如醬，渾身都已濕透。

只見一個白衣童子，從大廳的暗門走去，他的手中捧着一隻銀盤，銀盤上有一顆人頭。

秀髮如雲，無奈佳人已然身首異處。

那正是孟紅霞的螓首。

歐陽十二覺得自己快要瘋了。

他突然用盡全身氣力，一拳就向唐竹權的鼻子上重重打去。

（三）

唐竹權很瞭解歐陽十二此刻的心境。

他眞的好像瘋了。

倘若他沒有見到孟紅霞的首級，他一定無法發出如此威猛的一拳。

歐陽十二滿腔怒火，但仍然不敢向巢二報復。他當然明白，背叛組織的罪名，是如何的可怕。

他現在唯一還能發洩的對象，就只有唐竹權。

但比起唐竹權的五絕指法來說，他的拳頭還是稚嫩一點。

× × ×

拳風虎虎，撲面生寒。

但唐竹權却仍然屹立如山。

他站立不動，是因爲他下半截身子本來就不能動。

歐陽十二一拳擊至，唐竹權回敬了他一指。

唐門五絕指法獨步江湖，絕非浪得虛名。

嗤！

指風嘶嘶作响，居然在歐陽十二的拳頭上刺穿了一個血洞。

若在平時，歐陽十二必退。

但此刻他正在怒火攻心，整個人已陷入瘋癲的狀態，雖然一出手就已受創，仍然拚命再向唐竹權撲擊。

他好像不要命了。

他雖不要命，但唐竹權的性命還是要的。

雖然目前他的形勢相當惡劣，但他仍然努力尋求生存下去的機會。

歐陽十二不知死活的撲攻唐竹權，他的神智最少已有七八分混亂。

神智混亂的歐陽十二，又豈是唐竹權的敵手？

歐陽十二連發五拳，但竟然沒有一拳能擊中對方。

但唐竹權的五絕指法再度反擊，又是「嗤」的一聲，歐陽十二的咽喉突然就冒出了一朶血花。

歐陽十二頓然癱瘓下來。

他還想揮拳。

他臉上的表情，就像市井無賴，想找架打拚老命的樣子。

可是他的拳頭已無法再發揮威力。

唐竹權目中掠過一絲憐憫的神色。

雖然歐陽十二這種人實在死有餘辜，但他在這種情況下被巢二逼死，倒也可憐的很。

歐陽十二雖然咽喉受了重創，而且已在垂死邊緣，但他居然還能開口說話。

但他的說話却更令唐竹權意外。

迸出了三個字：「謝……謝你……」

「你」字剛出口，人已硬挺挺的倒了下去。

——孟紅霞雖然只不過是青樓妓女，歐陽十二對她的感情却是眞摯的。

孟紅霞已死，他覺得已無留戀人間的價值，所以，雖然他死在唐竹權的指下，他非但沒有怨恨對方，反而很感激。

雖然他一直都裝作拚命的樣子，但他並非眞的拚命，而是故意送死。

現在，他死了。

他的死也許不值得別人同情，但唐竹權却憐憫他。

天下第一號大醉鬼並不糊塗。

你若以爲他對「情」字糊塗不堪，那是大錯特錯的想法。

（四）

白衣童子捧着孟紅霞的人頭，又拖着歐陽十二的屍體，然後又在暗門內消失了踪跡。

巢二輕撫着自己的拳頭，喃喃道：「十二弟的拳頭一向都很硬，可惜他還是逃不過唐大少爺的五絕指法。」

唐竹權再也忍不住，大聲吼道：「你早就想除掉歐陽十二，你只不過是在借刀殺人。」

巢二淡淡一哼，道：「本座爲甚麼要殺他？」

唐竹權一愣，他說不出。

因爲他根本不知道巢二爲甚麼要除掉歐陽十二。

巢二冷冷一笑：「你不知道的事情，最好就少開口。」

唐竹權哼一聲，果然閉嘴。

但就在這個時候，黃金地道之內，突然傳出了一個人淡漠的笑聲。

「雖然唐大少爺不知道其中的緣故，但在下却清楚得很。」

巢二的臉色變了。

他厲聲喝道：「甚麼人？」

喝聲如雷，但黃金地道內却無回音。

突聽一陣奇異的聲音响起。

原來竟是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像球兒般從地上滾了進來。

唐竹權一瞧之下，差點兒叫了出來，因爲那赫然竟是司馬血的腦袋。

× × ×

司馬血的腦袋已被人砍下？

不！

司馬血的腦袋，仍然在司馬血的頸子上，安然無恙。

這個滾進來的腦袋，就是那個假司馬血的腦袋。

唐竹權初時差點被嚇了一跳。（他穴道被制，就算眞的想跳也跳不起來。）

但當這顆腦袋停止滾動的時候，唐竹

權才輕輕的吁了一口氣。

他已看出，這顆腦袋並不是司馬血的，而是那個冒牌的司馬血。

這正是此司馬血不同彼司馬血。

但唐竹權却沒有料到，給自己灌得酩酊大醉的殺手之王，竟然在這個時候，神不知鬼不覺的來到這座神秘黃金大廳中。

× × ×

第一個從黃金地道踏足走進大廳的人，就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這一個司馬血絕非冒充貨。

他腰間佩的劍，也是如假包換的碧血劍。

他雖然臉上還是紅得像個新娘子，但神智却已很清醒。

唐竹權嘆了口氣，道：「看來對於你的酒量，老子實有重新研討的必要。」

司馬血悠然一笑。

「我本已醉了，但令尊大人却不喜歡我這個酒鬼泡在唐家大宅中。」

唐竹權愕然道：「你的酒是老子的老子替你解掉的？」

司馬血道：「正是如此。」

唐竹權點點頭，道：「很好，很好，很好……」

司馬血道：「甚麼很好？」

唐竹權道：「你是個殺手之王，再加上天下第二號大醉鬼，這些兔崽子又還能兇到那裏？」

司馬血微笑着，道：「誰是天下第二號大醉鬼？」

唐竹權瞪目道：「當然就是專偷別人腦袋的衞賊爺！」

司馬血道：「你怎知道衞空空也和我在一起？」

唐竹權笑了笑，道：「你很少砍別人的腦袋，而且這個腦袋很像你，你又怎好意思用碧血劍把它砍了下來？」

司馬血大笑。

「我的酒已醒，看來你也沒有醉。」

大笑聲中，黃金大廳上又出現了另一個青衫劍客。

這人果然就是偷腦袋大俠衞空空。

（五）

看見了衞空空，唐竹權忽然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這種感覺就像是在懸崖上散步，突然一脚踏空。

這種感覺，不但是驚慌，而且也是惆悵。

「勁得要命呢？！」原來唐竹權吃驚並非爲了甚麼，而是衞空空並沒有帶着時九公的酒出現。

衞空空臉上也露出種奇怪的表情，過了很久，才道：「你怎麼在這個時候還掛念着『勁得要命』？看來你眞的瘋得要命了。」

唐竹權的頦子差點沒給他氣粗一倍：「就算老子發瘋，也絕不會發酒瘋。」

衞空空一笑，道：「難道你會爲女人發瘋？」

唐竹權道：「爲甚麼不會？老子現在就是爲了一個女人而發瘋的。」

衞空空一呆。他呆得像塊方方正正的木板，就連司馬血都有點滑稽的感覺。

唐竹權居然也會爲女人發瘋？

這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怪事。

衞空空呆了好久，才道：「令你發瘋的女人是誰？」

司馬血插口道：「她很年輕？她很漂亮？」

「當然年輕，當然漂亮，」唐竹權瞪眼道：「她今年最多五十歲，最少比老子更漂亮。」

衞空空差點想吐。

但唐竹權目中却忽然露出黯然之色，深深吸一口氣才道：「她就是奪魂鈴夏婉婉，她也許已經死了。」

突聽巢二在冷笑。

「夏婉婉背叛魔主，與杭州唐門有所勾結，她這種人當然活不長久。」

他一面說，一面把地上那罈酒端起，然後又冷冷道：「這一罈的確是人心酒，裏面只有一個人的心，那是夏婉婉的。」

噗！酒罈在巢二的手中碎裂，酒液四濺。罈中果然有一顆心！人心——夏婉婉的心！

× × ×

——夏婉婉的確是奸細，她是唐家父子在天魔府裏的臥底。

——可惜她的秘密終於被發現。

所以，人心酒內的人心，就是從夏婉婉身上剖挖出來的。

杭州老祖宗

（一）

金碧輝煌的大廳內，突然變得一片肅穆。

酒雖然很香，但酒香中却同時飄揚着足以令人嘔吐的血腥氣味。

巢二嘿嘿一笑。

「任何人若背叛組織，他一定會得到可怕的懲罰。」

司馬血突然冷笑：「歐陽十二可沒有背叛組織，但他仍然不明不白的死在你手下。」

巢二道：「本座沒有殺他。」

司馬血道：「借刀殺人，總比自己親自出手高明得多。」

巢二哼一聲，道：「胡說！歐陽十二一直都是本座的得力手下，本座豈有殺他之心？」

司馬血嘆息一聲：「他雖然是你的心腹手下，但同時也是你的情敵。」

巢二的臉色忽然變了。

司馬血道：「孟紅霞雖然淪落青樓，但却是驚才絕艷的才女，你在她身上花了不少功夫，可惜還是無法得償所願，反而歐陽十二只不過花了三天時間，五千兩金子，就已成爲孟紅霞的入幕之賓，這種事又怎不令巢帮主不妒火攻心呢？」

巢二臉上的肌肉一陣抽搐，就像忽然被人重重抽了一鞭子。

但他畢竟還是十七飛騎帮一帮之主，他很快又已恢復那種森冷鎭定的神態。

「無論你說甚麼，都不重要。」

「哦？」

「因爲你既然已走進這座黃金大廳，就永遠也沒有法子再活着走出去！」

× × ×

巢二說完最後一句說話的時候，司馬血已被兩個人左右包圍着。

這兩人就是早智大師和周萬殺。

早智大師內力沉雄，周萬殺混身都是歹毒暗器，這兩人都同樣不容易對付。

衞空空當然不會袖手旁觀。

但他也並不自由，因爲大廳中忽然又再冒出十個白衣白如雪的劍手。

這十個白衣劍手却很年輕，但他們握劍的姿態却很老練。

衞空空嘆了口氣。

他不想用砍腦袋劍法來對付這十個年輕的劍手。

但他不想砍別人的腦袋，別人却很想把他的腦袋砍掉。

十把劍突然同時發動攻擊。

十劍俱發出逼人的寒氣，他們手上的都是好劍。

但衞空空的長劍却很平凡。

平凡的劍，在這劍陣中，顯得頓然失色。

但他們比的是劍法，而不是劍。

劍的質素雖能影响戰局，但眞正決定勝負的關鍵，仍然在於劍法。

別人既然砍自己的腦袋！衞空空又何必留情？

所以，他也施展出砍腦袋劍法！

× × ×

黃金大廳中，殺氣騰騰。

砍腦袋劍法，本來就是殺氣騰騰的劍法。

雖然那十個白衣劍手的劍法急迅詭異，但在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下，他們並無佔到任何便宜。

司馬血很放心。

他對衞空空的劍法，一向都信心很大的。

但他自己呢？

他又怎樣對付早智大師和周萬殺？

（二）

——如果你曾經和朋友，到某間酒家，吃過一碟油爆大蝦，但那些大蝦竟然是又腥又臭的，你會不會忘記這間酒家的名字？（當然不會。）

——不但你不會忘記，就連你的朋友，也一定會記着這間酒家的名字！

看來，那一碟油爆臭蝦，眞的是「遺臭萬年」了。

龍城璧當然沒有忘記這間酒家的名字，也沒有忘記衞空空吃了一隻臭蝦時，臉上那種哭笑不得的表情。

但當龍城璧等人趕到那間酒家的時候，酒家的大門已緊緊關閉。

× × ×

時間還很早，絕大多數的人還沒有入睡。這間酒家怎會這麼早打烊？

別人也許會覺得很奇怪，但龍城璧却沒有這種感覺。

也許這裏現在已不是酒家，而是一個陷阱。

唐竹權已掉了進去。

衞空空也掉了進去。

還有司馬血，他也已掉了進去。

這裏曾經發生過甚麼事？將來又會發生甚麼事？現在正在發生甚麼事？

龍城璧不知道。

但他却知道無論發生了甚麼事情，都一定與天魔之魔有關。

這裏說不定就是天魔府的總壇！

酒家的大門緊緊關閉着。

但忽然間，這間酒家的牆壁上，突然出現了無數的小窗子。

每一個小窗子都有弓箭，每一支箭頭都在閃爍着耀眼的光芒。

好厲害的箭陣。

雨點仍然是那麼大。

突聽一人沉重的脚步聲，從酒家之內傳了出來。

雖然雨聲嘩啦嘩啦响個不停，雖然酒家的大門緊緊關閉，但這人的脚步聲就像是悶雷一樣，從地面上傳了出來，傳進每一個人的耳朵裏。

門開啓，冒出了一張雪白的臉！

這張臉雖然雪白，但這人的一雙手却焦黃如蠟。

因爲他的臉上戴上了面具。

面具是白色的。面具上除了兩個小洞之外，甚麼也沒有。

這兩個小洞裏還有兩個小洞。

這兩個小洞當然就是這個人的眼睛。

但這人的眼睛却已瞎了。

既然是瞎了，他的面具上又何必留着這兩個小洞呢？

這句話雖然沒有人說出來，但人人的心中都不免有這種疑問。

但無論這人是瞎子也好，不是瞎子也好，他的武功都絕不能輕視。

因爲他第一句說話是：「老夫就是你們想找的天魔之魔！」

（三）

天魔之魔！

這四個字，已足以震撼每一個人的心弦。

每個人的臉色都好像同時變了。

天魔之魔竟然是個瞎子。

這一點在事前又有誰能想到？

但花十一却立時道：「你說自己是天魔之魔，但老花却不相信。」

天魔之魔嘆了口氣，道：「你若見識過老夫的武功，就會相信了。」

花十一冷笑。

「好呀！就讓老花來試一試你的武功吧！」

他說一就一，說打就打。

他大步上前，神色不變的就向天魔之魔的胸膛上劈出一掌。

呼！

掌風激蕩，氣勢駭人已極。

花十一神色不變。

天魔之魔也是神色不變。

他甚至沒有還手，任由花十一的掌力打在自己的胸膛上。

花十一練的是裂碑天星掌。

這一掌擊下，就算是一尊用花崗石雕成的石像，也勢非被擊個粉碎不可。

但天魔之魔沒有被擊碎。

他的身子甚至連一點震動都沒有。

反而花十一忽然就像斷綫風箏似的，整個人被一股神秘的反彈力，震開三丈之外。

花十一咬着牙。

他的唇已出血，他的右掌竟然已重重折斷！

每個人的眼色又再一變。

無論這瞎子是否天魔之魔，他的武功已足以用「駭人聽聞」四字來形容。

花十一勉强站起，身子已巍巔巔的，相當不穩。

但他仍然再度撲前。

他不愧是一條硬漢。

但他只撲前一步，就已被諸葛大叔攔住。

「十一弟，你敗了。」

花十一額上冷汗如豆，一顆一顆的滴落。

但此時正值滂沱大雨，誰也看不出他臉上的是雨水，還是冷汗。

他的確敗了。

既已失敗，又豈能不承認？

花十一雖然倔强，但却畢竟還肯認輸了。

他輕輕嘆息一聲，道：「我敗了。」

天魔之魔淡淡一笑，道：「現在整個杭州都已是天魔府的地方，天魔府將會取代杭州唐門與甘家鎮的地位。」

諸葛大叔冷冷一笑，道：「但你的野心，又豈是只在乎杭州一地？」

天魔之魔傲然一笑，道：「這一點不勞閣下費心，反正你們很快就會去見閻王了。」

諸葛大叔道：「只要鐵騎十七雄還有一人活着，你的日子就絕不會好過。」

天魔之魔道：「就算鐵騎十七雄全都向老夫作對，老夫亦了無所懼，更何況十七雄中，已有一大半歸順天魔府？」

諸葛大叔冷冷道：「你休得意，快把唐家大少爺放還。」

天魔之魔道：「唐竹權已陷入本府的羅網中，又豈能輕易放還？」

諸葛大叔道：「你有甚麼條件，不妨提出。」

天魔之魔沉吟片刻，終於道：「唯一能交換唐竹權的東西，就只有木熊令。」

諸葛大叔默然。

良久，他才緩緩道：「木熊令本就不在老夫身上。」

天魔之魔道：「我知道。」

諸葛大叔道：「除了木熊令之外……能否……」

話猶未了，天魔之魔已截然道：「老夫只有這麼一個條件，沒有木熊令，一切都是廢話。」

就在這個時候，長街上突然响起了一陣蒼老的冷笑聲。

龍城璧一凜。

他天不怕，地不怕，但每逢聽見這人的聲音，就總是難免爲之頭皮發炸。

因爲這人就是杭州老祖宗唐老人！

（四）

白髮如銀，面罩寒霜，身上永遠穿着一襲又長又闊的灰袍，手中永遠提着那根松木紅纓槍，這不是唐老人又還會是誰？

唐老人終於來了。諸葛大叔相識滿天下，但最相交最深，堪稱畢生知己的人，就似乎只有唐老人和龍城璧。

諸葛大叔臉上露出了喜悅的微笑。

老友相逢，當然值得高興。

可惜現在並非可以高興的時候。

强敵就在目前，他們絕不能放鬆，任何一步錯着，都會招致萬劫不復的慘敗。

看見了唐老人，不但諸葛大叔高興，連天魔之魔也好像感到很高興。

天魔之魔雖然看不見，但他早已認出唐老人的笑聲。

唐老人也認出了天魔之魔，雖然對方的臉上戴着一塊白色的面具。

「多年不見，想不到你已變成瞎子。」唐老人冷冷地盯着天魔之魔。

天魔之魔笑了笑。

他的笑彷彿有點酸。

過了半响，他才緩緩道：「雖然，我的眼睛甚麼都看不見，但我的武功却已在你之上。」

唐老人居然承認。

「不錯，放眼江湖，已絕少人能接得下你十招，就連老夫也沒有這種把握。」

衆人聞言，俱是臉色一凜。

他們都在懷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毛病。

以杭州老祖宗的武功，居然也沒有把握接得住天魔之魔十招？

這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

但這些說話，却的確是出自唐老人之口。

天魔之魔突然伸手，對唐老人道：「把木熊令交出來，老夫可以放你們一條生路。」

唐老人冷冷道：「你可知道老夫何以直到現在才到這裏？」

天魔之魔的手，立刻縮回，他沒有出聲。

唐老人又是冷冷一笑：「二十五年前，你在西域天摩波陀族中，可得到不少好處。」

天魔之魔竟然身子微微一震。

唐老人冷冷接道：「苦依喇嘛的武功，你最少已學了八成，你唯一犧牲的，就是一雙眼珠子。」

天魔之魔無言。

他竟似已默認。

但除了龍城璧和諸葛大叔之外，誰都不知道唐老人說的苦依喇嘛，是個怎樣的人。

苦依喇嘛雖然是個喇嘛，但其實却是西域十大盜中，最神秘，武功也最高强的獨行大盜。

苦依喇嘛的武功，一半是西域天摩波陀族的武功，而另一半却是中原各大門派武學的精萃。

誰也不知道，他這些武功是怎樣練成的。

但苦依喇嘛早已在三十年前收手，而昔年威震大漠的十大盜，也已漸漸死亡，或是瀕於衰老的境界。

天魔之魔却在二十五年前，遠赴西域天摩波陀族，找到苦依喇嘛，要求收爲弟子。

苦依喇嘛詳細視察天魔之魔，發覺這人天資聰穎，而且是一塊練武的上佳材料。他本無收錄弟子之心，但那時也不禁爲之怦然心動。

他覺得天魔之魔實在很不錯。

唯一令到苦依喇嘛不滿意的，就是他的一雙眼睛。

他的眼睛很靈活。

也許就是太靈活，所以靈活而帶着三

分狡黠的神色。

苦依喇嘛本身雖然是個强盜，但他不喜歡狡黠的人。

他本欲拒絕天魔之魔的要求，但天魔之魔却在苦依喇嘛的門前，足足跪了三日三夜。

他的確具有無比的誠心。

最後，苦依喇嘛終於向他提出了一個條件。

他要天魔之魔親手把自己的眼睛挖了出來。

苦依喇嘛以爲這一個難題，一定令他考慮上大半天的。

那知天魔之魔連想也不想，立刻就用「二龍爭珠」的手法，把自己的眼睛活活挖了出來。

他有誠心。

也有狠心。

一個對自己都如此狠心的人，對待別人將會怎樣，實在不難想像。

但苦依喇嘛沒有食言。

他收錄了天魔之魔爲弟子，並親自雕刻了一塊木牌。

這就是木熊令。

木熊令又有何用處呢？

× × ×

直到天魔之魔技成之後，他走了。

他當然是回返中原。

他的野心，苦依喇嘛並非不知道。

但他已老了。

當天魔之魔回到中原之後，他就派人去找諸葛大叔。

他把木熊令交給諸葛大叔，並告訴他木熊令的用處。

諸葛大叔一直都好好保存這塊木熊令，並以木熊令爲號，統領鐵騎十七雄。

但後來，木熊令還是丢了。

輾轉之間，這一塊具有神秘力量的木熊令，已落在杭州唐老人的手上……

可怕的悲劇

（一）

雨點終於由大變小。

但每個人的衣衫早已濕透。

趙小蟻和容芝芝也在人叢中，他們一直都跟隨着諸葛大叔。直到這個時候，容芝芝才發覺趙小蟻的胆子並不小。

因爲趙小蟻竟然走到天魔之魔臉前，一劍就向對方的小腹上刺去。

他這個舉動，令每個人都嚇了一跳。

這把劍並不是趙小蟻的，而是容芝芝的。趙小蟻的劍法並不算太差，却是絕不怎樣高明。

他這一劍當然無法刺中天魔之魔。

但天魔之魔已很佩服這個少年。

「年紀輕輕，居然就敢暗算老夫，你若不是和老夫一樣瞎了眼睛，就是胆子比豹子還大。」

趙小蟻冷笑：「你是個瞎子，怎知道我年紀輕輕？」

天魔之魔哈哈一笑：「老夫雖然是個瞎子，但從你的聲音，已可判斷出你的年紀，絕不會超過二十歲。」

趙小蟻冷冷道：「我沒有對你講過半句話。」

天魔之魔道：「但你手中的劍却是向別人借用的，你借劍的時候，曾對劍主說了四個字，你說：『把劍給我。』你可承認？」

趙小蟻呆住了。

這是事實，他無法否認。

天魔之魔嘿嘿一笑：「老夫念在你的年紀尚輕，姑且放你一條生路，以後可莫再讓老夫碰上你！」

趙小蟻咬了咬牙，突然又再度挺劍進擊。

這個少年與天魔之魔有甚麼仇恨？以致他明知不敵，也要以卵擊石？

沒有人知道。

但人人都已看出，趙小蟻就算再長出三顆腦袋，十八條手臂，也絕不是天魔之魔的敵手。

趙小蟻的劍已刺出。

每個人都在替趙小蟻揑一把冷汗。

但他的劍剛剛刺出，背後就給人抓了一把。

抓他一把的人，對他絕無惡意，而是志在救他一命。

這人正是諸葛大叔。

但趙小蟻仍然拚命衝前。

諸葛大叔厲聲喝道：「別幹傻事！」

趙小蟻繼續撲前，但他最後還是給諸葛大叔像抓小鷄似的抓回去。

趙小蟻喘氣不休，他的眼睛已經殷紅如火。

諸葛大叔把他摟在懷中。

他知道他需要安慰和解釋。

他必須向這個大孩子解釋，憑他的武功，是絕對無法擊倒天魔之魔的。

但趙小蟻却突然在這個時候，反手一劍就向諸葛大叔的腰間狠狠刺去！

× × ×

這眞是一件令人難以想像的事。

唯一驚覺最早，反應最快捷的人，並非諸葛大叔，而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沒有人注意到趙小蟻的神色，只有龍城璧例外。

當諸葛大叔把趙小蟻抓回來的時候，龍城璧就已發覺到有點不對。

趙小蟻殷紅如火的目光，並不是射向天魔之魔，而是針對着諸葛大叔。

但龍城璧還是沒有料到，趙小蟻竟然會對諸葛大叔驟施殺手。

這一個變化實太突然，也太令人難以相信。

颯！

劍尖已刺進了諸葛大叔的腰間。

趙小蟻這一劍刺得很快，也很準。

這一着就連諸葛大叔也萬萬想不到。

血沒有流出。

因爲這一劍實在刺得太快，血流的速度比劍的速度還慢。

這是致命的一劍。

但就在千鈞一髮之際，一蓬刀光突然如電般閃過。

鏗！

趙小蟻的劍已折斷！

（二）

雨已漸停。

諸葛大叔的腰却在流血。

每個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趙小蟻的身

上。

花十一的手雖已折斷了一隻，但他却最先搶着向趙小蟻撲去。

他揮拳。

但龍城璧却一手把他攔截。

「你不可打他。」

「為甚麼我不能打他，他是個卑鄙無恥的兇手。」

趙小蟻冷冷道：「誰卑鄙無耻，你為甚麼不去問問諸葛繁？」

諸葛繁就是諸葛大叔原來的名字。

諸葛大叔喘着氣，喝止衆人，道：「誰都不能碰他，他只不過是個大孩子。」

趙小蟻目中又再露出怨毒之色：「我是不是大孩子，與你無關，但你若知道我是誰，只怕你會立刻去上吊。」

此言一出，人人俱是一呆。

該葛大叔的臉色已發白。

「你是誰？」

趙小蟻咬牙道：「我並不姓趙，而是和你一樣，都姓諸葛。」

諸葛大叔的臉色變得更難看：「你……莫非就是一飛的……」

「不錯，諸葛一飛就是我的父親，」

趙小蟻恨恨的道：「但你却絕不是我的爺爺，你只不過是個卑鄙的殺人兇手！」

諸葛大叔神色慘然。

趙小蟻的臉色發紅，紅得像隻熟透了的柹子。

諸葛大叔目中露出了痛苦之色，他做夢也沒有想到，趙小蟻原來就是諸葛一飛的兒子。

諸葛一飛的兒子，當然也就是他的孫子，但現在孫不以祖父為祖父，而且還要行刺自己。

這無疑是一樁可怕的悲劇。

龍城璧嘆了口氣，把趙小蟻帶到牆邊的角落裏，悄悄的問他：「你真的是諸葛一飛的兒子？」

趙小蟻昂首道：「別的事情可以開玩笑，這種事怎可胡說八道？」

龍城璧道：「既然如此，你為何要冒充姓趙？難道你存心存意，就是想找你爺爺報復？」

趙小蟻冷笑道：「他不是我的爺爺，他不配。」

龍城璧問道：「他不配？為甚麼他不配？你說他是個殺人兇手，他究竟殺了誰呢？」

趙小蟻的目中忽然有淚光。

「他殺了我的母親！」

（三）

十八年前的一個晚上，諸葛一飛帶着他心愛的女人走了。

在別人的眼中看來，他不但拋棄了父親，也拋棄了自己的錦繡前程。

但他却有自己的想法。

他的性格充滿叛逆，他的每一根骨頭，都硬得可以把石頭敲碎。

他把自己的一切，獻給了自己的心上人。

連卓夢非的垂青，他都置諸不顧，又何況其他？

可惜他的父親一直都反對他和這個女人的來往。

因為這個女人的父親，就是昔年六扇門中的第一高手——六爪神鷹巴天獨。

巴天獨與鐵騎十七雄是死對頭，鐵騎十七雄唯一曾經受過的挫折，就是拜巴天獨所「惠賜」的。

但諸葛一飛不理會這些。

他決定了的事，就算用鋒刀架着他的頸子，也絕對不能令他改變主意。

所以，他帶着巴天獨唯一的女兒遠走天涯。

那時候，她已懷孕。

這個在腹中的孩子，當然就是現在的趙小蟻。

× × ×

諸葛一飛走後，卓夢非日漸憔悴。

相思最易令人老。

她老了。

老得比想像中快得多。

還有諸葛大叔，他這個打擊也自然不小。

可是，誰都無法想像得到，十八年後的今天，諸葛大叔的孫兒竟然要行刺他！

而趙小蟻所持的理由，就是諸葛大叔殺了他的母親巴香鳳！

× × ×

趙小蟻的身世已大白。

他並非姓趙，而是複姓諸葛，但他的名字的確叫小蟻。

諸葛小蟻！

諸葛小蟻的劍法雖然不太好，但他的暗算畢竟已經得手。

可是他還不滿意。

因為諸葛大叔仍然活着，他沒有死。

諸葛大叔沒有死，完全是因為龍城璧的出手援救，否則，他現在必然已是個死人。

血債血償。

雖然他是自己的爺爺，但是諸葛小蟻對於母親的感情，是遠比對祖父強烈得多的。

更何況他根本就沒有把諸葛大叔當做祖父。

他認為他不配。

但事情的眞相，又是否正如諸葛小蟻所言呢？

龍城璧深深吸了口氣，他實在不願意看見這種悲劇的發生。

就在他雙眉緊皺的時候，諸葛大叔揮手，把龍城璧叫了過去。

「你告訴這孩子，他母親絕不是我殺的……」

他的聲音微弱，但却態度堅毅，而且充滿誠懇。

龍城堅相信他。

他一直都很相信諸葛大叔，他絕不是那種做了錯事而不肯承認的人。

而且，這種事情諸葛大叔也絕不會去幹。

雖然兒子娶的媳婦他並不滿意，但他也絕不會把自己的媳婦殺掉。

好好歹歹，總是自己的媳婦。

諸葛大叔決不會那麼絕情。

但諸葛小蟻却聲聲指責諸葛大叔殺了他的母親，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龍城璧想不通。

雖然他幾乎已可肯定，這是嫁禍之計，但嫁禍於諸葛大叔的人是誰？他的目的又是甚麼？

龍城璧實在想不通。

就在他想不通的時候，老天又再下雨了。

這一次不但下雨，而且還雷電大作。

風、雨、雷、電都來了。

但這裏好像還少了一個人。

一個足以把一切問題迎刃而解的人。

這人會不會出現？

答案是：會。

而且這人已經來了。

（四）

世間上的事情，許多時往往就是這個樣子。

有些本來應該出現的人，可能直到一百年後都沒有出現。

但有些不應該出現的人，却會在最不應該出現的時候，忽想就站在你的眼前。

這是天意弄人，還是一種偶然的巧合呢？

除了冥冥中的主宰之外，又有誰能解釋？

幸好這一次並非如此。

一個本來應該出現的人，就在最應該出現的時候出現了。

但這絕不是偶然的巧合。

因為這個人並不是憑空掉下的，也並非神話中的土地公公，從地上忽然冒出來的。

他是被邀請才到這裏的。

邀請他來的人，就是杭州老祖宗唐老人。

但眞正令到這人出現的，還不是唐門老祖宗。

唐門老祖宗雖然威嚴十足，而且在江湖上的聲名也响鐺鐺，但單憑唐老人，要把這個人「請」出來，還不够份量。

就算當今武林八大門派的掌門以至祖師，一起去邀請他來到這裏，仍然不够份量。

唯一能令這人來到這裏的，只有一種法寶。

那是木熊令！

× × ×

——昔年苦依喇嘛製造木熊令，就是針對天魔之魔的。

他知道天魔之魔野心不少，而他的武功一旦練成之後，中原武林能敵得住他的高手，絕不會超過十個。

事實上，天魔之魔藝成之後，其武功可怕之處，更在苦依喇嘛想像之上。

能擊敗天魔之魔的人，在苦依喇嘛心目中看來，只有一個。

這人就是苦依喇嘛的胞弟苦台大師。

苦台大師雖然也是藏人，但他自從十一歲入關以來，就一直沒有回過西域。

苦台大師在江湖上無名氣，他只不過是一間小寺院的主持。

他從來都沒有在江湖上與別人爭鋒頭，甚至連寺中的和尚，亦不知道苦台大師原來的個武功深藏不露的絕頂高手。

數十年前，北極異人風雲老祖睥睨江湖，所向無敵。

在當時，武功能與風雪老祖分庭抗禮的，就只有苦台大師，但苦台大師却甘願寂寞一輩子。他練武功，完全是為了父親的遺訓。

苦依喇嘛與苦台大師的父親，死前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兩個兒子都能成為武學上的强者。

結果，苦依喇嘛成為西域十大盜之首，而苦台大師却到了中原。

倘若普天下間，只有一個人能對付天魔之魔，這人必然就是苦台大師！

× × ×

苦台大師並不高大。他的年紀已很老，連目光也已缺乏神采。

他的袈裟是白色的，但頸上掛着的一串佛珠，却漆黑如墨，光可鑑人。

誰也不知道這個矮小的老僧人，是在甚麼時候混在人羣之中的。

除了唐老人之外，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只覺得這個僧人的膚色很黝黑。

苦台大師忽然輕喧佛號，然後對天魔之魔道：「阿瑪達，你過來。」

聽見「阿瑪達」這三個字，天魔之魔的身子竟然不自禁地打了個冷戰。

「阿瑪達」是藏文，也是苦依喇嘛給他的名字。除了苦依喇嘛之外，又有誰會知道這個名字呢？

但這一個輕喧佛號的僧人，無論如何都絕不會是苦依喇嘛。

既非苦依喇嘛，却又如何知道這個名字？

天魔之魔突然有種感覺。

他已遇上了畢生最強的一個對手！

而且，他也已漸漸猜出，唐老人已把那塊木熊令「用掉」。

木熊令，就是苦依喇嘛最高的信物。

它可以號令一個武功絕頂的高手，去幹任何事。

擁有木熊令的人，甚至可以命令那個高手跳崖自殺！

苦台大師與苦依喇嘛自幼相依為命，兄弟間的感情比血還濃。

苦依喇嘛的說話，苦台大師必定遵從的。

木熊令就是象徵苦依喇嘛，苦依喇嘛要他去做任何事，他都絕不會拒絕。

（五）

天魔之魔知道强敵就在眼前。

這人既是他的敵人，也是他的師叔。

苦台大師長長的嘆了口氣，對天魔之魔道：「你雖然少了一雙眼睛，但老衲仍然沒有絕對的把握可以把你擊敗。」

這句說話的另一個意思，也就等如是說：「老衲最少有五分機會，可以把你擊倒。」

天魔之魔心裏當然明白。

苦台大師的目光忽然變得很柔和，但更柔和的還是他的聲音。

他靜靜的接着說下去：「老衲自從二十年前，在揚州道上殺過一個强盜之後，到現在還未傷害過任何一個人，這本是老衲一直暗暗慶幸的事。」

天魔之魔冷笑：「大師既然不欲妄犯殺戒，今日又何苦到此？」

苦台大師合什淡淡的道：「木熊令既已傳到老衲手中，老衲却是身不由主。」

天魔之魔冷冷道：「木熊令是死物，而大師却是活的。」

苦台大師道：「死即是活，活即是死

，死活存亡，在老衲眼中看來，已無多大分別。」

天魔之魔嘿嘿一笑：「想不到出家人强詞奪理的本事，倒也如此高强。」

苦台大師道：「出家人不打誑語，更不强詞奪理。」

天魔之魔又是一陣冷笑。

「你一定要逼我出手？」

苦台大師道：「時勢所逼，老衲巳無他法可想。」

天魔之魔冷然狂笑道：「你若以爲老夫怕了你，那可是大錯特錯，普天之下，又有誰能制得住老夫？」

苦台大師是他的師叔。

但天魔之魔仍然是肆無忌憚，一點也沒有尊敬對方。

——若要別人尊重自己，你得要先去尊重別人。

但天魔之魔好像一點也不明白瞭解這種道理。

他實在很狂。

他可算是個目空一切，自大驕傲的狂魔。

苦台大師突然道：「你在中原武林攪事生非，別以爲老衲全無所聞，諸葛小蟻刺殺祖父的悲劇，也是你一手安排出來的哩。」

此言一出，人人皆是心神一凜。

天魔之魔冷冷道：「無憑無據，又焉可妄入人罪？」

苦台大師嘆息一聲，道：「只怪老衲來遲一步，否則，諸葛檀樾自可免受這一劍之災。」

天魔之魔吸了口氣。

因爲他忽然又發現了另一個人。

這個人目光呆滯，年紀巳將五旬。

等到別人也發覺他的時候，他笑了。

他的笑聲很蒼凉。

他的神態却像個白痴。

有經驗的人不難看出，他是中了某種懾心術，他的神智巳很不清醒。

他並不是一個人出現的，在他的身旁，還有兩個小和尚。

這兩個小和尚摻扶着他，神情肅穆巳極。

就在這刹那間，龍城璧巳明白到那是怎麼的一回事……

× × ×

這人是誰？

龍城璧幾乎立刻就可以肯定，他就是諸葛大叔唯一的兒子諸葛一飛！

耳根清靜　父子抬槓

（一）

諸葛一飛終於出現了。

諸葛大叔盯着這個巳離開自己十八年的兒子，心中不知是悲，是喜，是酸還是苦。

這本該是諸葛大叔最興奮，最喜悅的時刻。

但諸葛大叔沒有瞎。他巳看出這個兒子，巳中了某種奇門懾魂術之類的惡毒。

諸葛一飛在呻吟。呻吟中，他的聲音又有點像夢囈。聲音低沉得可怕。

但更可怕的，還是他所說的語句：「你祖父揑死了你的娘親，他殺了她……」

「……你祖父揑死了你的娘親，他殺了她……」

「你祖父……」

諸葛一飛翻來覆去，却只是在重複着這十四個字。

這十四個字不斷的重複。

這十四個字不斷的刺在諸葛大叔的心房上。

這是多麼殘酷的語句，多麼殘酷的字眼。

諸葛小蟻咬着唇。

他的淚巳和着血，吞進了肚子裏。

龍城璧瞭解他的心情，也知道他犯了一個幾乎無可補救的大錯。

× × ×

雖然諸葛一飛「親口證實」殺害他妻子的人，就是他的父親諸葛大叔，但却反而因此證實，殺害他妻子的人，絕不會是諸葛大叔。

原因很簡單，諸葛一飛的神智根本就不清醒。

他說出這十四個字，完全是受人所控制，受人所擺佈。

主謀者的用心，相當卑鄙。

他欲借諸葛小蟻的手，來謀殺諸葛大叔。

主謀者是誰，大家現在都巳心中有數了。

諸葛小蟻江湖經驗不足，他上當了。

他沒有親眼看見兇手，只知道父親不停地在重複着這十四個字。

他尊敬父親。

也相信父親。

所以，一齣悲劇中的悲劇，也由此發生。

苦台大師柔和的目光，忽然變得鋒利如刀。

他冷冷的盯着天魔之魔，道：「你現在還有甚麼話可說！」

天魔之魔甚麼話也沒有說。

他巳不必否認。

也不容他否認。

他現在唯一必須要做的事，就是首先要解除苦台大師對自己的威脅。

解除這種威脅只有一個辦法。

把苦台大師殺掉！

（二）

決戰前夕的氣氛，往往比決戰進行的時候更緊張。

現在，每個人的手心，都揑着一把冷汗。

苦台大師與天魔之魔這一戰絕對無法避免，而這一戰關係之重大，却令人連想都不敢去想。

天魔之魔忽然嘆了口氣，對苦台大師道：「這裏並不是決戰的好地方。」

苦台大師道：「你喜歡在甚麼地方，老衲都可以接受。」

天魔之魔立刻道：「言出無悔？」

苦台大師道：「老衲畢竟還是你的師叔輩，豈會言而無信？」

天魔之魔道：「那很好，既然如此，咱們就在酒窖下一決勝負！」

× × ×

酒家之下有酒窖，這並不是一件奇怪

事。

酒窖內黑暗無光，也絕不是一件奇事，只要所有的燈沒有燃點着，這裏就變成一片漆黑的世界。

天魔之魔是個瞎子，他本來就巳活在一片漆黑的世界中。

在黑暗中交手，對他來說，當然是極其有利的。

但苦台大師的諾言巳出口，他巳不能反悔。

所以，他們就在這一座黑暗無比，伸手不見五指的酒窖內決戰。

酒窖外有大門。

當他們兩人走進去之後，大門就鎖上了。

如此扣人心弦的一戰，竟然無人能够目睹。

就連決戰者的雙方都看不見這一戰，又何况是別人？

× × ×

平靜多時的杭州，現在忽然就被天魔府的人弄得天翻地覆。

最不高興的人，當然就是被人譽爲杭州老祖宗的唐老人。

杭州是他的家鄉。

他被人譽爲杭州老祖宗，就是因爲他爲這個地方流過不少血汗，趕走了不少强盜惡霸。

現在杭州居然成爲天魔府羣邪橫行無忌之地，又怎教唐老人不爲之氣結？

但他的槍法的確不好惹，就和他的脾氣一樣。他現在巳成爲羣雄之首，揮軍直殺進黃金地道之內。

黃金地道不只有一條，而共有三條。

唐老人現在衝進去的黃金地道入口，並不是厨房的爐灶，而是酒家後的一口枯井。

（三）

在那神秘的黃金大廳內，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巳開始發揮最凌厲的招數。

他面對着的，是十個年輕，死纏爛拚的劍手。

他們的劍法也許不太高明，但那股勇往直前的蠻勁却是極其驚人的。

幸好衞空空也不怕這種劍法。

想死纏爛拚嚇倒偷腦袋大俠，那還不太容易。

刷！刷！刷！

衞空空一招三變，每一變居然就有一顆腦袋滾落在地上。

血飛激，三蓬血雨分別如泉般噴出。

連衞空空都覺得這三劍未免太狠了一些。

但他巳別無選擇的餘地，因爲這三顆腦袋若不被砍了下來，衞空空自己的腦袋就很難再保得住。

唐竹權雖然下半邊身子不能動彈，但上半截身子却振臂狂揮，大聲道：「酒囊劍法對十大飯袋，他奶奶的精采極了！」

他的腿若能動，情况一定更燦爛，更熱鬧。

衞空空好像也發覺唐竹權正閒得發慌，他突然把劍翻飛，把其中一個劍手一逼就逼退三丈。

這個劍手一退之下，不偏不倚，恰恰退到唐竹權身邊還不足兩尺。

唐竹權大笑。

「來得好！煮熟的鴨子飛過來啦！」

那劍手雖然氣勢洶湧，但給衞空空一輪快劍急逼之下，巳自亂了手脚，再給唐竹權在背後狂叫一番，登時臉色大變。

他的反應也不慢。

他頭也不回，反手就是一劍。

劍氣蕭蕭，觸膚生寒。

但他這一劍甚麼也沒有砍到，反覺腰間陡地一麻。

直到這個時候，他才驀然驚覺，唐竹權的指法，最少比他想像中還快十倍！

唐竹權裂嘴一笑。

「倒下去！」

他這三個字未還說完，這個倒霉的劍手就巳眞的乖乖倒下去。

× × ×

衞空空與唐竹權固然殺得性起，至於殺手之王，他也並不空閒。

他面對着的對手是早智大師，周萬殺和巢二。

這三個人沒有一個是好對付的。

幸好司馬血是慣於對付不容易對付的人。

越不容易對付的人，司馬血反爲越有興趣，就等如喜歡吃辣椒的人，當然是越辣越妙。

周萬殺與早智大師的武功路數截然不同。

早智大師內力沉雄，不論拳、掌、爪，指的造詣都非同凡响。

他的一雙手巳足可抵禦任何兵器，也足以毁滅任何對手。

就算是横練鐵布衫，金鐘罩的外家高手，也無法抵禦早智大師雷霆萬鈞般的重擊。

而周萬殺勝在身形矯活，而且混身上下，却是足以置人於死地的歹毒暗器，他整個人簡直就是一個毒刺蝟。

司馬血心念電轉。

他巳決定先把周萬殺殺掉，免除後顧之憂。

但還有巢二呢？

巢二的點金奪命棍，從外表上看來平平無奇，但其間所蘊藏着的兇狠殺機，又豈是局外人所能想像？

司馬血陷於三大高手圍攻的局面下，形勢着實未許樂觀。

衞空空當然也巳看出了這一點。

所以，他儘量痛施殺手，就是希望早一點把這幾個不要命的劍手解決掉，然後助司馬血一臂之力。

但餘下來的幾個白衣劍手，他們的武功較高，而且也乖巧得很，衞空空數番出擊，竟然俱是無功而退。

而司馬血的戰况，却巳越來越是兇險了……

（四）

黃金地道內，唐老人「過關斬將」。

地道內既有機關，亦有埋伏。

但唐老人對於這些機關和埋伏，全都沒有看在眼內。

天魔之魔雖然聰明絕頂，但畢竟巳是個瞎子。

對於佈置機關與埋佈伏兵的本領，唐老人是認爲不敢恭維。

也許天魔之魔沒有想到，攻進黃金大廳的，竟然會是杭州老祖宗，還有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雖然龍城璧每次碰見唐老人都難免頭皮發炸，渾身都不自在，但這一次他們却居然聯手大破黃金地道。

直等到他們攻進黃金大廳的時候，衞空空的形勢又忽覺不妙。

原來巢二並未向司馬血下手，却反而對付衞空空。

衞空空的劍法雖然厲害，但他却還要兼顧唐竹權。

在此長彼消的情形下，衞空空頓覺難於應付。

只聽得唐竹權大叫道：「你不必理會老子，老子的腿雖然動不得，但……」

但他說到這裏，一雙腿居然就已能活動自如。

唐竹權一怔。原來替他解開穴道的人，就是他的父親唐老人。

唐老人看見兒子被人點住穴道，心中有氣。不由分說，紅纓槍瞬息刺斃兩人。

他的槍法威力驚人，那些白衣劍手簡直連槍的形狀還沒有看清楚，就已在槍尖之下一命嗚呼。巢二的臉色遽變。

他想不到唐老人竟然來得這麼快。

而且除了唐老人之外，他更發現另一把足以令他心寒的寶刀——風雪之刀！

× × ×

龍城璧與唐老人闖進黃金大廳後，形勢頓然改觀。

巢二眼見不對勁，奪門欲逃。他「奪」的是「暗門」。可是這一次司馬血沒有放過他。他的身子還在門外，碧血劍忽然就如天上驚鴻，跌進了他的眼睛裏。

巢二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

他沒有想到司馬血的劍竟然這樣快。

事實上，若司馬血的劍不快，他又焉能成爲名震南北的殺手之王？

巢二的反應也極爲敏銳，身子一動，已閃開來劍。但司馬血又再乘勢挺劍再刺。一刺不中，再刺。再刺仍然差了少許。

但第三刺却突然變得精采絕倫，竟然從右下角反手斜斜向上刺出。

噗！

這一劍攻的正是巢二全身上下唯一的破綻。不偏不倚，碧血劍淡紅的劍鋒，已如利箭般釘進巢二的心房上。

巢二渾身眞氣頓然鬆散。他的眼球差點從眼眶內完全突出，他還想反擊，但司馬血的劍已回鞘，他的人也已當場氣絕。

驀地只聽得唐竹權的大笑聲：「這一劍刺得精采，該賞酒三杯！」

唐老人的臉頓然沉下。

他冷冷的對兒子道：「三杯不濟事，何不賞酒三罎，甚至賞酒三缸。」

唐竹權舌頭一伸。

「我可不想把他活活淹死……」

（五）

天魔府在杭州樹立勢力的美夢，終於碎裂。天魔之魔無疑是個不世梟雄，可惜他畢竟是個瞎子。他有一個兒子，那是任公子。任公子的武功，不及其父一半，但氣燄却比他的老子還高十倍。

像他這種公子哥兒，當然很難成得了甚麼氣候。天魔府敗亡之後，任公子就再也沒有在江湖上露過臉。

在杭州地下黃金大廳的大混戰，巢二死在碧血劍下，而早智大師與周萬殺亦難以保有性命。

唐老人在百招之內，殺周萬殺。而早智大師，却給衞空空與唐竹權聯手合擊，終於由衞空空把他的腦袋砍了下來。

還有黑暗酒窖的一戰呢？

天魔之魔決戰苦台大師，前者佔盡地利，他是否可以一舉擊敗唯一的勁敵？

× × ×

黑暗酒窖的一戰，有人說不公平，但也有人說公平已極。但無論是公平也好，不公平也好，這一戰終於已成爲過去。

酒窖的大門久久沒有打開。

直到第二天黎明，才由唐老人下令，把這道沉重的木門撞破。

每一個人都想看看究竟。

他們心中都有一種想法。

苦台大師與天魔之魔已然同歸於盡。

他們的想法是否錯誤呢？

不。他們絕對沒有猜錯。

這一戰無論公平與否，他們都已從這個不公平的世界，去到另一個世界。

另一個世界是否也會有不公平的事？

沒有人知道。知道的人現在都已被埋在黃土之下……

（六）

故事已完結。

但很多事情還沒有完。

最值得慶幸的，就是諸葛大叔的性命也沒有完。

諸葛小蛾誤中奸人毒計，險些親手殺死了自己的祖父。

諸葛大叔當然不會怪責小蛾。

小蛾已成爲他的命根子。

至於諸葛一飛，他中毒頗深，必須一段時間治療才能恢復原態，他現在神智一直迷迷糊糊，終日翻來覆去，却是說着那十四個混帳之極的說話。

唐竹權聽得火了。

他忍不住一個耳光就向諸葛一飛的臉上摑去。

每個人都看得一呆。

他是沒有權力這樣做的。

但唐竹權並非混蛋，他沒有真的一記耳光摑過去。

他的手勢忽然一變。這一變，變得很有趣，原來他化掌爲指，在衆目睽睽之下，點了諸葛一飛的啞穴。

「哈！這倒他媽的耳根清靜多了。」

話猶未了，唐竹權的臉色突變。

他轉過身子，想動手揍人。

但他沒有揍人。

爲什麼他不揍？因爲他不敢。

他爲甚麼不敢揍？

原來他也給人點了啞穴，但把他啞穴點住的人，却是他的父親唐老人。

唐竹權訕訕一笑。有笑無聲。

他的手急急縮回，却不明白父親爲甚麼要點住自己的啞穴。

唐老人冷冷一笑。

他冷冷的「哈哈」一聲，然後又冷冷道：「現在才眞他媽的耳根清靜多了。」

（全文完）

精選短篇俠義小說

虎嘯龍吟獅子吼

醉仙樓主·文
子成·圖

荒村驚變

龍！頭角猙獰，鱗甲分明，是謂之龍！行雲致雨，天淵兩在，是謂之神龍。

虎！鋼牙銳爪，毛髮班雲，是謂之虎！眼佈紅雲，頭頂白霧，是謂之吊睛白額虎。

獅！穿林越嶺，威懾羣獸，是謂之獅，毛色金黃，頂髮蓬鬆，是謂之雄獅。

× × ×

春江花月夜！

春天的江邊當然會有花，但這些花，絕不是人家所種的芍藥，牡丹，玫瑰，薔薇，而是自然生長的閒花！

春天的江邊當然也有草，但這些草，絕不是名貴的懾空，靈芝，絳珠，烏拉，而是自然生長的野草。

野草閒花滿地愁，這人世間本來就是苦海，有誰能够免得了愁。

春天的江邊，當然也會有月亮，每當上弦月初起的時候，那月色就會一天濃似一天，直到下弦之後，才慢慢的隱去。

花明月暗飛輕紫，今宵好向郎邊去，唯其月暗，才能現得出花明，唯其花明，月亮才會暗然失色。

今宵的月色，也不明，也不暗，剛好是初八，上弦月，清淡的光芒，洒射在揚子江的兩岸，誰說野花不香，在夜靜裏，那股濃郁的清香，沁人肺腑，誰說野草不肥，江邊的蘆葦，生得又粗又壯，高過人頭，這時大概是三更時分了，除去那江風吹得蘆葦蕭瑟的作响而外，這個夜，靜得

古廟誅兇

實在可怕，就在這個時候，在江邊的蘆葦叢中，鑽出一隻小船，這是一隻三艙無篷的小船，一個小女孩，雙手握着一支長可兩丈的竹篙，將小船沿着江邊，在慢慢的向上流撐。

這個小女孩，說小也不小，大約總在十五六歲的樣子，綠色的長褲，紅色的短襖，腦後還扎着一條長辮子，圓圓的臉，大大的眼睛，模樣兒生得很可人，一看之下，就知道是個鄉村的女孩子，這麼晚了，這女孩子一個人撐着船到那兒去？

花明月暗飛輕絮，今宵好向郎邊去，這樣小的女孩，難道也是去會她的情郎？

可不是，就在她向上流撐了十丈左右，蘆葦中又穿出一隻小船來，同樣是三艙無篷的小船，船上站着個小男孩，也同樣拿着一支兩丈長的竹篙，這個小男孩也有十六七歲的年紀，穿一身藍布衣褲，他將小船跟那女孩的小船並在一起，說：「二妞，我等了好久，我以爲妳不會來了。」

小女孩道：「大虎哥，我出不來，現在爹娘都睡了，我才一個人偷溜出來。」

大虎道：「今天月色很好，我們將船靠到岸邊去，多談一會。」

二妞點點頭，兩人又將小船穿進了蘆葦叢中，靠近了岸邊，江岸上的野花，直垂到他們的船上來。

二妞隨手折了一朵野花，放在鼻端上嗅了一下，嘆了一口氣。

大虎道：「妳不高興。」

二妞道：「我如果像這朵野花，也沒有人去管束，那該多好。」

大虎道：「野花雖然沒有人管束，但却有人去折它。」

二妞道：「好花堪折當需折，莫待無花空折枝。」這句話，似乎不似出自一個鄉村女孩之口。

大虎道：「二妞，你必忘了師門規戒了。」

二妞道：「禮不可廢。」

大虎道：「不錯。」

二妞道：「師父的學問很好，就是太嚴肅了一點。」

大虎道：「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不過師父這幾天好像有什麼心思。」

二妞道：「你也看出來了，我一直不敢說。」

大虎道：「這是我們兩個人，如果有第三人在場，我也不說。」

二妞說：「大虎哥，你猜師父有什麼心思？」

大虎搖搖頭說：「猜不出來，他老人家來我們三家村教書已好幾年了，一直是很快樂的。」

二妞道：「所以我也一直想不出來，我還以為他是在想師娘呢。」

大虎笑了，他說：「師父是沒有師娘的。」

二妞道：「你怎知師父沒有師娘？」

大虎道：「我好像聽師父說過，他十五歲就離開了家，一直在江湖上闖蕩，當然不會有師娘。」

二妞道：「師父還闖過江湖，聽說闖江湖的人，都會武功呢。」

大虎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正在這時，忽聽得一聲尖厲的長嘯，劃破了江岸的夜空，而且餘音不絕，繞空迴旋，聽來異常恐怖。

二妞打了一個冷戰說：「這是什麼聲音？」

大虎道：「是人的聲音，不好，莫非是師父的仇家找來了。」

二妞道：「師父也有仇家。」

大虎道：「很可能，要不他這幾日為什麼老是愁眉苦臉的。」

二妞也緊張了，她說：「我們趕快去看看去。」

兩人棄船登岸，向他們師父的住處跑去。

大虎姓丁，二妞姓白，他們的師父叫馬公遠，是住在三家村的三間茅屋之中，這三間茅屋，一間是臥室，一間是炊食之所，另一間較大的是書房，有四張書桌子，當他們跑到書房之時，馬公遠已躺在書房的地上，血從頸項中流出來，人是剛死未久。

二妞哇地一聲哭了出來，大虎叫道：「別哭！師父既有仇家，必定有什麼隱秘的事情沒有告訴我們，我們來搜搜看。」

書房中的燈火還亮着，顯然他在死前，並未睡覺，二妞止住了哭聲，端起了燈，隨着大虎到臥室中查看，他們在枕頭底下找到了一封信，那是馬公遠預先留下來的自白書，上面大意是說他自十五歲便拜師學藝，練得一身武功，行俠江湖，為了救一個卜姓的女子，因而開罪了一個大魔頭吳玉獅，因自知武功不敵，因而隱於三家村執教，近日吳玉獅已知他隱身之地，並通知他待命受死，他想與其東躲西藏，倒不如奮力一戰，若果不敵，希望三家村的人，將他草草下葬也就算了。

二妞看完了說：「大虎，怎麼辦？」

大虎小拳一掄道：「報仇！」

二妞道：「我們又不會武功，如何報仇？」

大虎道：「武功是人學出來的。」

二妞道：「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天下之大，江湖之廣，我們知道誰才是武林高手，誰才是正道之士，就算我們知道了，爹娘也不會放我們離開家鄉。」

大虎道：「我們可以偷走，皇天不負苦心人，我相信我們一定能找到師父。」

二妞道：「這是盲目的追求，我很担心。」

大虎道：「妳不走我一個人走，我現在就動身。」

二妞道：「現在就走？為什麼要那麼急？」

大虎道：「現在不走，天一亮就走不成了，師父的後事妳照顧着，如果有緣的話，我們還能見面。」

「大虎哥，我跟你一起去。」

「這一趟出去很冒險，能不能找到好師父尚在其次，我們身無分文，一離開家鄉，便要以行丐度日，那種苦可不是人受的。」

「我不怕！」

「能够討到飯吃，尚算是幸運，有時候三五天討不到飯吃，會活活餓死也說不定。」

「我也不怕。」

大虎道：「妳是決定走了，那我們現在就走了。」

二妞道：「我們總得留個字條，告訴家裏人一下。」她在書桌上用毛筆寫了尋師報仇之事，然後才與大虎連夜離開了三家村。

他們是兩個不大不小的孩子，居然也知道尋師學藝，為師報仇，這是為了什麼？這為了個義字。

二妞聽說大虎一定要去，自已明知此去艱險重重，也一定要跟着去，這又是為了什麼？為了一個情字，他們之所以要報仇，是為了酬答師父對他們執教之恩，他們為了要報師恩，就祇有立志為師報仇。

這人世間，無非是恩怨情仇四個字所組成，像一台戲，也像一盤棋。

大虎的本名叫丁一虎，二妞的本名叫白綉龍，這兩人是初生之犢不怕虎，他們赤手空拳，身無分文的離開了三家村，當三家村中的人知道的時候，他們已經走得好遠了，無可奈何的將馬公遠的屍身，厚厚的下葬，然後才派人四處尋訪，始終再未尋着他們兩人。

× × ×

燕湖是皖境有名的產米區，人口繁盛，萬商雲集，在燕湖東鄉有一座年久失修的廟宇，一道院牆，兩重大殿，前殿亦已大半倒塌，祇有後殿還比較完整，神像早已毀壞了，大殿的兩邊却舖滿了稻草，每到夜闌人靜的時候，便有不少叫化子到這兒來住宿，這個時候，太陽已下了山，餘

光映着這座頹廢的廟宇，更令人有一種荒涼的感覺，在廟宇的西南角上，有一個小叫化正躺在草地上養神。

有人說：三年叫化子一當，皇帝老子都不想做。的確，他們不用自己去賺錢吃飯，一隻破碗，一堆稻草，去到那兒吃到那兒，去到那兒睡到那兒，優遊自在，無牽無掛。

人家烟囪子冒烟了，他們就開始找飯吃，太陽下山了，他們就開始找地方睡，他們憑着兩樣法寶，就可以分文不化而走遍天下。

這個小化子，大約才十二三歲的年紀，一套丈青色的短衣褲，已經破爛不堪，倒是那一根打狗棒，還是青油油的，顯然是剛砍下來的竹子，不粗不細，從頭到尾，共有九節。

小化子睡得很甜，這時在東北角上，又出現了兩個叫化子，年紀都很輕，一男一女，男的約二十上下，女的約十八九歲，兩個人的手中，那拿着一枝青竹杖，但他們的竹杖，却有十二節，這兩個化子進到廟中兜了一圈，沒有見到人。

男的說：「咦！我們是不是找錯了地方？」

女的道：「不會錯的，我們臨行的時候，師父不是交待得清清楚楚麼。」

男的道：「也許他們還沒有回來，我們到外面去等一等。」

兩人又一先一後走了出來，經過了西南角，原先睡在地上的那個小叫化，突然一個虎躍，青竹杖一招橫掃千鈞，向兩人的下盤掃來，別看他的年紀小，身手倒是很俐落的。

那一男一女兩個年輕化子，就勢身形平空升起丈餘左右，落在那小化子的身後說：「天下同源。」

那小叫化一轉道：「四海一家，你們是那一舵的？」

男的道：「天下第一舵。」

小叫化道：「你們是總舵來的，可有符令？」

女的從身邊掏出一塊四方的竹牌，那小化子一見，忙將竹杖高高舉起說：「參見兩位護法。」

男的道：「你們是乾字第三舵，舵主是穿山虎徐中對不對？」

小化子答道：「是！」

女的道：「他人呢？」

小化子道：「最近形勢很緊張，有人專門與我們分舵作對，他正忙着。」

「大約什麼時候回來？」

「酉末戌初必然回來。」

男的道：「我們等他，小兄弟你也別多禮，坐下來慢慢的聊。」

小化子遵示坐下來，一笑說：「兩位大概還沒有吃飯吧？」

女的道：「我們在前村討了吃了，你別客氣，你叫什麼名字？」

小化子道：「我叫周小三。」

「你的武功很不錯，是跟誰學的？」

「是舵主教的。」

「很好，你說最近有人專門與你們作對，不知是些什麼人？」

周小三道：「是當地的一批盜匪，為首的叫滾地虎魏通。」

男的道：「一山難容二虎，所以他們要找你們的麻煩了。」

周小三道：「主要是我們擋了他們的財路。」

女的道：「丐帮的宗旨，是以鋤強扶弱，去暴安良為主，就算是得罪了他們，那也沒有錯。」

周小三道：「徐舵主正是因為這樣，才不畏強權，要與他們週旋到底。」

男的道：「好！這件事我既已知道了，絕不會放着不管，這件事等你們舵主回來再說。」

周小三一跳，叫道：「我們分舵主回來了。」

破廟的東方，果然有一老一小兩個化子，先後走來，前面的那個化子約四十上下的年紀，後面一個才十三四歲的樣子，周小三跑上去說了幾句，那化子竹杖一舉說：「請兩位廟中坐。」

於是一行五人，來至破廟的後殿，席地而坐。

乾字第三舵分舵主穿山虎徐中一笑道：「屬下一直忙於帮務，甚少與總舵接觸，是以對兩位護法眼生得很。」

男的也笑道：「徐舵主忠於帮務，這也難怪，我們是老帮主的弟子，新任的護法。」

徐中道：「聽說老帮主在三年前收了兩個弟子，一個叫大虎，一個叫二妞，不知可是兩位？」

女的說道：「那祇是我們的小名，我們現在用的名字，他叫丁一虎，我叫白綉龍。」

徐中道：「原來是丁白兩位護法，當眞是失敬了。」

丁一虎道：「本帮一向不重禮法，徐舵主不必客氣，聽說這裏有了麻煩？」

徐中道：「我正想向兩位報告，今兒晚上這裏可能有一場拚殺。」

丁一虎道；「你說的是滾地虎魏通那批人？」

「護法已經知道了。」

「我是聽周小三說的，他們今天晚上要來？」

「不錯！」

「他們有多少人手？」

「大約八十多人。」

「你分舵有多少人手？」

「一共祇有二十多人。」

丁一虎道：「他們來了更好，免得我們再去找他，這件事你不必發愁，我們既是已經遇上了，就得要澈底解決一下。」

徐中一聲豪笑道：「有二位在此，我們尚有什麼好怕的。」

× × ×

原來丐帮這兩位新任的護法，正是大虎與二妞兩人，他們當日離開三家村，沿途行乞訪師，也是他們的時來運轉，到一月工夫，竟然遇上了當年第一大帮丐帮帮主齊八公，收歸門下，學了三年武藝，已經可以列一流高手之林，但他們仍是不敢輕舉妄動，因為他們知道對手吳玉獅的功力極高，當今之世能與他分庭抗禮者，沒有幾人，是以他們一面行道江湖，一面勤修武藝。

丁一虎道：「我們這一次來，還帶了

帮主的令諭，命你們注意吳玉獅的行踪，但却不可驚動他，如有發現，可速向總舵稟報。」

徐中道：「聽說此人目前隱居在九華，我可以跟那邊的分舵連絡，如有消息，即刻飛報總舵。」

白綉龍道：「這個人武功奇高，一切都得小心從事，」

徐中道：「我知道。」

此時已近初更時分，外面進來一個中年叫化子，說：「稟報舵主，舵下的兄弟們都已到齊了。」

徐中道：「傳他們都到後殿來，聽候丁白兩位護法的指示。」

丐帮在形式上雖然不拘什麼禮法，但帮規極嚴，一聲令下，無異聖旨，瞬息之間，人已齊集後殿。

白綉龍一點人數，連徐中在內，共計二十七人，笑向丁一虎道：「大虎哥，這件事情要看你的了。」

丁一虎道：「本帮治世，以仁義爲先，是以我們這一次對敵，能够生擒者，最好生擒過來，予以感化，不能生擒者，一律格殺，現在我們二十多人，可分四組，每組六人，由資深的兄弟率領，埋伏於廟外的東南西北四方，剩下的三名兄弟，及徐舵主，守住第一重大殿，我們兩人隨時接應各處，現在由徐舵主分配一下。」

徐中立時將人手分配妥當，四組人各自領命去埋伏，他自己隨卽帶着三名小叫化，守住前殿。

丁一虎與白綉龍二人，在後殿打坐練功，時間一秒秒的過去，大約二更時分，忽然聽得廟西方有人一聲大喝道：「什麼人？」

丁一虎一睜眼說：「二妞，我們出去看看去。」

二人立時飛出殿外，見西面人影翻滾，六個丐帮兄弟，已與二十多個匪徒打在一起，丐帮的打狗棒法，聞名天下，這些兄弟們皆會得一二招三五招不等，是以一接上手，便有七八個匪徒，被竹棒摔倒，只是這些叫化子遵從護法令諭，不敢隨便傷人，因此不到一刻工夫，反而漸漸落於下風。

丁一虎叫道：「丐帮兄弟聽着，下手不可太過仁慈，如不能生擒者，可以一律格殺。」

此語一出，那六個兄弟，立時精神一振，六支竹棒，猶如六條青龍，揮打過去，這時傷了三個匪徒，斃了兩個匪徒，可惜的是對方人手太多，不一會工夫，又落了下風。

此際廟的東面又傳來喊殺之聲。

丁一虎道：「今晚對方來的人數不少，看情形我們不能再手下留情了，二妞，妳到東面去看看去，這裏由我來解決。」

白綉龍嬌軀疾起，竟然越過了破廟，穩穩的落在廟的東方。

丁一虎見二妞一走，立時下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立斃了對方十八人。

餘下的七八人，被丐帮六個兄弟料理了。

丁一虎道：「你們暫時守在這裏，聽命行動。」

語聲剛了，廟的南方又傳來了喊殺之聲，他立時又飛向南方，此時白綉龍已經帮助東方的六個兄弟，解決了二十多個匪徒，此時北方又傳來喊殺之聲，她立時又馳向北方。

丁一虎與白綉龍雖祇學了三年的功夫，但由於他們的天資純厚，再加上丐帮帮主齊八公乃是當今武林中數一數二的頂尖人物，調教得法，是以雖僅三年，已超過別人十多年的火候了，因此不到一個時辰，已經將東南西北四方來侵犯的八十名匪徒，悉數的料理了。

此際，在廟門之前，並排的現出兩個人來，一個是四十上下的年紀，手持雙斧，一個是五十上下的年紀，手持金背大刀，雖在淡月之下，仍可看出這兩人凌人的氣勢。

此時徐中已領着三個叫化子迎了出來，雙手一拱說：「那一位是滾地虎魏當家的？」

手持金背大刀的那人道：「在下就是，閣下大概是穿山虎徐中了？」

徐中道：「不錯是我化子。」

魏通道：「一山不容二虎，我是來與你較量的。」

徐中一聲豪笑道：「候駕多時了。」

魏通道：「我們本來是無怨無仇的，要怪只怪在我們彼此所做的事情，水火難容。」

徐中道：「不錯，一個是奸盜邪淫，一個是替天行道。」

魏通道：「那祇是你個人的看法不同，但不管你怎麼說，我們這場架是非打不可。」

徐中道：「你已將你們的一窩子人都搬來了。」

魏通道：「正是，也許他們已將你的屬下殺光了，要不現在怎地連一點聲息都沒有。」

徐中笑道：「你很會打如意算盤，也許你們的人早已死光了。」

魏通冷笑道：「不可能的，我已將你們的勢力打探得清清楚楚，你們一共是二十七個人，而我帶來的手下，却有八十多個。」

徐中道：「丐帮乃天下第一大帮，你們八十多個人又算得了什麼？」

魏通冷笑道：「可惜的是遠水不就近渴。」

徐中突然哈哈的大笑起來，說：「魏當家的，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前亡，不管是誰死誰生，那都已經是過去的事了，眼下的這筆賬，我們總得要算一算的。」

魏通乾咳一聲說：「徐舵主是快人快語，那麼我就不客氣了！」掌中的金背大刀一順，便要出手，旁立的那個用雙斧的人道：「大哥，殺鷄焉用牛刀，這個人交給小弟了。」

魏通道了一聲：「小心了。」

那人雙手一分，兩柄板斧一左一右，分向徐中的雙脅劈來。

徐中引步後退，青竹杖翻雲覆雨，輕輕撥出了他的雙斧，叫道：「閣下總該有個名字吧？」

那人雙斧被撥，立時上步進身，上一下，上劈崑崙，下走海底，同時口中叫

道：「你家爺爺是雙斧開山郝猛。」

徐中的青竹杖上撩下撥，又將他的雙斧招式化解了去，同時手腕一挺，杖走中鋒，直點對方的前胸。

郝猛雙斧一拼合，便向他的青竹杖上斬來。

徐中閃身抽棒，反撩他的雙足。

這兩人一接上手便是二十多招，不分上下。

魏通祇是站在一旁觀戰，此時大虎與二妞，搜索一下廟的四週，知已無殘餘敵人，這才將四組的丐帮兄弟集中起來，守在破廟之中，兩人重又飛上屋頂，暗中觀戰。

另外隨徐中的三個小叫化，三枝青竹杖，死死守住大門。

徐中久戰郝猛不下，虛晃一招，迫得對方向左側一閃，他却以倒摔猴的手法，將郝猛絆倒。

郝猛一倒即起，雙斧一擺，立即展開一陣快攻，徐中向後連退了七八步，突然右手一抖，一招懶狗打滾又將郝猛絆倒。

這懶狗打滾本來是打狗棒法中的第五招，接下來是送狗上路，那將是要命的招式了，而且送狗上路這一招，徐中亦已出手。

屋頂上的丁一虎叫道：「徐舵主手下留情。」

徐中急將青竹棒一轉，點上了對方的軟痳穴，郝猛的兩柄板斧，撒手落在地面，人也起不來了。

此時屋上的丁一虎與白綉龍二人，已落在廟前的曠場之上。

丁一虎雙手一拱道：「閣下大概就是魏通魏大當家的了。」

魏通冷冷的道：「正是，閣下又是什麼人？」

丁一虎道：「我與這位白小妹身任丐帮護法之職，這次奉帮主之命，巡視各舵，不想在此地遇到了閣下。」

魏通道：「所以你想插手。」

丁一虎一笑道：「事實上我們早已插手了，魏當家帶來的人手，除去郝二當家的被生擒而外，其餘的人已全部死去，目前祇剩下魏當家的一個人了。」

魏通切齒的道：「你們好狠的心？」

丁一虎笑道：「敬人者人恒敬之，殺人者人亦殺之，魏當家在黑道中多年，打家刦舍，殺人如痳，難道說魏當家的心就不狠了麼？」

魏通怒道：「人各有志，我本來就是出身黑道，打家刦舍，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丁一虎道：「我們丐帮兄弟，以仁義治世，除暴安良，這當然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魏通道：「今日之事，憑難善了，你有種就上吧。」

掌中金背刀一順，準備迎敵。

丁一虎叫道：「慢着。」

魏通道：「你是不是怕了。」

丁一虎道：「來者不怕，怕者不來，我既已參與了這一件事，豈有怕的道理，不過我有幾句話想說。」

魏通道：「那就快說吧，我可沒有那樣大的耐性，說完了我們好放手一搏。」

丁一虎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錯，知錯必改，善莫大焉。魏當家如今日能放下屠刀，我們可以既往不究。」

魏通冷冷的道：「我已經說過了，人各有志。」

丁一虎道：「每個人都有走錯路的時候，但每個人也都有回頭的機會，你雖然兩手血腥，若能立時悔過向善，猶未爲晚，若一味愚頑，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魏通道：「你們殺了我許多兄弟，此仇必報，閣下也不必再說教了。」

丁一虎道：「不教而誅，非爲上策，看你也是一條漢子，且有一身好武藝，若能回心向善，做一些有益於人民社稷的事情，也不枉一世爲人，你又何苦執迷不悟呢？」

魏通不再答話，突然大喝一聲，掌中的金背大刀，如風飄電掣一般的向丁一虎砍去。

丁一虎一飄身間，正待接招，後面的徐中已一揚青竹杖迎了上去。

這兩人一接上手，便是四五十個照面，未分勝負。

白綉龍道：「大虎哥，我看徐舵主不是他的敵手。」

丁一虎點頭道：「不錯，所以我們得全神戒備，萬一徐中遇險，得立即加以援手。」

白綉龍道：「我們回總舵的日期已快到了，眼下尚有很多地方未跑，我担心這一趟任務，無法做完。」

丁一虎道：「待此間事情一了，我們連夜動身，也許還趕得上。」

白綉龍點點頭，不再說話，此際徐中與魏通已力拚了百招左右，仍是無分軒輊，她一聲嬌叱，說：「徐舵主請退下。」

徐中一收打狗棒，引身倒退，白綉龍眞時接了上去。

魏通手下一停道：「女娃娃，妳又是什麼人？」

白綉龍一笑道：「我是丐帮護法白綉龍。」

魏通道：「你們想用車輪戰術！」

白綉龍道：「用不着，就我一人已經足够了。」

魏通一聲冷笑道：「就憑妳一個黃毛丫頭。」

白綉龍道：「我雖然是一個黃毛丫頭，但對付像你這樣的人，用不了三招。」

「好狂的口氣。」

「我們可以打一個賭。」

「妳說！」

「如我輸了，任你處置，假如你輸了呢？」

「我頂上人頭，任妳取去。」

白綉龍嫣然一笑道：「那倒不必了，如果你輸了，就放棄前仇，痛改前非，加入我們丐帮。」

魏通道：「妳不怕我反悔麼？」

白綉龍道：「我知道你是條硬漢，如果你是個投機取巧的小人，眼下祇剩下你一個人，可能早就趁機溜了，也不會與我們打這場硬仗。」

魏通嗔道：「想不到姑娘也精於鑒人之術，妳出招吧。」

白綉龍道：「我這第一招是虛招，你

也不必緊張，但第二招是實招，你却非避不可。」

魏通奇道：「妳將用招都告訴了我，三招之內還能勝我麼？」

白綉龍道：「丐帮兄弟一向是光明磊落，我將用招告訴了你，也表示我心地坦蕩，勝之無愧。」

魏通道：「在下承教了，姑娘請出招吧。」

白綉龍將青竹杖高高舉起，妙目注視着對方，一動也不動，這樣足足有一刻工夫。

魏通開始時尚能心地坦然，漸漸自感問到有些不自在起來。

丁一虎一直持杖在一旁悠閒的看着。

徐中却有些緊張的說：「這三招，白護法能勝麼？」

丁一虎一笑，說：「你放心，一定能勝。」

徐中仍是有些不信，他的武功，能在丐帮中取得個舵主之位，已經是很不錯了，與魏通力拚了百招左右，尚且無法勝他，白綉龍能在三招之內勝他，不要說他不相信，就連他舵下的二十多個化子，沒有一個人相信。

此際，忽聽得白綉龍一聲嬌叱，青竹杖直向魏通的頂門落下，氣勢之猛，無與倫比。

魏通急將身形向左側閃去，那知白綉龍這一招並未用老，突然一反手間，青竹杖已砸上了他的雙足，他一個立身不穩，竟然被青竹杖絆倒，手中的金背大刀，也隨手摔了出去一丈多遠。

白綉龍一笑，道：「魏當家的，承讓了。」

魏通爬起身來，道：「姑娘勝了。」

白綉龍道：「我不是告訴你第一招是虛招麼，你爲什麼那麼沉不住氣！」

魏通臉一紅說：「我是被姑娘的氣勢驚住了。」

白綉龍道：「你現在怎麼說？」

魏通道：「在下願意加入貴帮，聽候調遣。」

丁一虎笑道：「這樣我們都是一家人了，現在暫時委屈你與你的二弟郝當家的，就在徐舵主屬下任副舵主之職，待我回帮之後，再與帮主洽商，另作任用。」

魏通道：「謝謝護法栽培。」

丁一虎替郝猛解了穴道，又向徐中道：「我們尚有要事，得立時動身，這裏的善後，你自己看着處置吧。」

講完一拉白綉龍的手，身形急閃之下，已消失於夜色之中。

此際已近五更，徐中嘆道：「想不到帮主在花甲之年，尚收了兩個好徒弟，我們丐帮也增了兩個好護法，眞是難得。」

魏通道：「看樣子我兄弟今後可得立時要爲丐帮出點力才行。」

丁一虎，白綉龍，這兩個青梅竹馬的朋友，他們經過劇變，共過患難，也同師習藝，現在又共同的除去了一羣盜匪，而連夜離開了蕪湖。

他們奉了帮主之命，通知各地分舵，加强打聽吳玉獅的消息，因近三年來，那吳玉獅幾乎似已在江湖上失了踪跡，誰也不知道這個人究竟還在不在人世。

他是因爲殺了大虎與二妞的藝師馬公遠，而怕他們尋仇嗎？這又不像，因爲吳玉獅本來就窮兇極惡之輩，武功又高，他殺的人何止馬公遠一人，又怕誰尋過仇來，更何況那時大虎與二妞僅僅是兩個不懂武功的小孩子，就是兩個武林中一流的高手，他也不見得會怕。

他是遭到別人暗算了嗎，這也不像，因爲吳玉獅這個人狡詐如狐，心計之高，無人能及，可有誰能暗算得了他。

他是看破紅塵，或者是痛改前非隱居深山嗎？這更不像，因爲江山好改，本性難移，這樣一個作惡多端的人，不可能會痛改前非，立心向善，當然更不可能會看破紅塵，棲身寺廟。那麼這個人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沒有人知道，丐帮帮主，齊八公爲了替徒弟找尋仇人，祇有下令各舵，加緊搜查踪跡，是以丐帮總舵派出了八個護法，兩人一組，分成四組，向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出發。

丐帮共有六十四個分舵，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八卦爲單位，每卦各統八舵，勢力遍及大江南北。

蕪湖練功　大仇得報

丁一虎與白綉龍兩人自離開蕪湖之後，他們又走了潛山，合肥，桐城等地，這一天向盧江進發，傍晚時分，來到了一片水泊之處，原來那是一個方圓百里的大湖，湖水的深淺不得而知，但湖的四週，却長滿了荒草與蘆葦，看起來是一片荒涼。

丁一虎道：「這樣大的湖泊，如果找不到船隻，那也祇有繞道而行了。」

白綉龍道：「如果繞道，至少要多走數十里路，何況現在天色已晚，我們又路徑不熟，萬一走叉了路，那就更糟了。」

丁一虎笑道：「二妞，妳說呢？」

白綉龍道：「江湖中人餐風露宿在所難免，我看我們今兒晚上，就在這湖邊露宿，等天亮了再說。」

丁一虎點頭道：「也好，反正這個地方四野無人，也靜得很，我們不妨在此練練功夫，未來與吳玉獅的一戰，必然是相當險惡，我們多一分準備，便多一分安全，更多一分勝利的希望。」

白綉龍道：「不錯，師父說過，要找那吳玉獅報仇，必得先將空洞掌練好。」

丁一虎道：「空洞掌法是走純柔的路子，而吳玉獅的武功係走純剛的路子，唯有以柔制剛，才可制敵機先。」

白綉龍道：「今兒晚上，這裏必無人打擾，我們可以安心的練一夜。」

丁一虎從懷中取出一柄匕首，約有九寸長短，異常鋒銳，這柄匕首名叫解腕刀，是在與敵人對招之時，專門割斷敵人手腕用的，雖不是什麼寶刀名劍，亦是經名匠之手製成，普通鋼鐵，亦可迎刃而解。

他用這把解腕刀，砍了許多已經枯了的草，將地面舖得厚厚的，然後與二妞並肩面湖而坐。

白綉龍道：「大虎哥，神凝氣足，精旺而不發，是不是已經進入中乘。」

丁一虎道：「不錯！」

白綉龍道：「下一步該如何坐法？」

丁一虎道：「默守中田，引精盡化氣

，然後將神氣打成一片，再徐徐的向上引導。」

白綉龍點點頭，閉目垂簾，雙手叠膝，慢慢的進入恍惚杳冥之境。

丁一虎見二妞已入佳境，便也閉目垂簾，神注紫府，一會兒工夫，忽覺通體光明，自己的五臟六腑，歷歷在目，猶如明鏡一般，再過一刻，眼前的景色悠然而變，自己已置身於一座高山之上，但看一輪皓月，當空而照，清光遍澈十方，回首足下，山徑崎嶇，層巒起伏，極下之處，有一潭深水，水源沿着山溪，逆流而上，直貫崑崙之頂，頓覺遍體清凉，心中樂意橫生，心念一動，眼前景色已杳。

丁一虎睜開眼來，看看二妞仍未下坐，他心中想到，恩師曾一直告誡於我，打坐到虛極篤靜之時，不可有任何遐思雜念，猶其是境界現前，更要特別小心，否則不但練功不成，弄不好會走火入魔，難以收拾，重則喪命亡神，輕則終生殘廢。

他想到這裏，甚是恐懼，好險！好險！幸而未入魔境，否則後果眞不堪設想了，他不由的惱恨自己，因何的如此愚蠢，不自覺的伸手在自己臉上打了兩下，拍地兩聲清响，竟然把二妞驚醒過來。

白綉龍道：「大虎哥，你怎麼啦？」

丁一虎道：「我好恨。」

白綉龍道：「你適才坐得好好的，有什麼好恨？」

丁一虎道：「二妞你不知道，我忘記了師父的告誡，失去了一次大好機會。」

白綉龍道：「這話怎麼說？」

丁一虎便將適才定中境界，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

白綉龍道：「適才我也坐得不錯，我們今天能有這樣好的收穫，與環境有很大的關係。」

丁一虎道：「不錯！已往我們除去練練拳棒而外，便是終日奔走江湖，從來也沒有像今晚這樣寧靜的環境。」

白綉龍道：「所以練上乘武功劍術之人，必要在深山大澤之中才行。」

丁一虎嘆道：「只是可惜得很，我未能更上一步。」

白綉龍看看天色道：「你也不必後悔，現在大概才子夜時分，正是一陽初升的時候，何況我們又面臨湖水，水面的陽氣較足，難得有這樣大好的機會，我們可以再練。」

丁一虎恍然的哦了一聲道：「對！我們可以再練。」

於是兩人又閉目練功，不一會工夫，丁一虎又恢復到以前那種清凉境界，他不喜不懼，無我無人，又過了一刻工夫，突然頂際轟然一聲大响，自己的身形，已上升空際，但見萬里無垠，青空一碧，明月當空，銀光瀉地，再回視足下，見自己仍然與二妞並肩面湖而坐，看去猶如兩堆糞土。

此際他突然又想起了師父的告誡說：陽神初出，嫩而不老，易入魔境，必須一出便回，待將身外之境摸熟之後，才慢慢的可以遠出。

他這一念之間，眼前的境界又失，自己感到向下急墜，又回到肉身之中，他睜開眼來，此時適逢二妞也睜開眼來，說：

「怎麼樣了？」

丁一虎笑道：「我成功了。」

白綉龍笑笑說道：「恭喜你啦，大虎哥。」

丁一虎道：「妳呢？」

白綉龍道：「我已上了崑崙，看見了月亮，只是可惜與你犯了同一毛病，坐失良機。」

丁一虎道：「子時氣新，卯時氣清，午時氣足，酉時氣圓，現在正當寅正之時，妳還可以再坐一丹，我替妳護法。」

白綉龍點點頭，又開始閉目打坐。

人生在世，各有趣向，練武，修道，學佛，崇儒，此乃學養之不同，務農，經商，作工，入仕，此爲謀生之不同，而丁一虎與白綉龍却選擇了練武這條路，主要的原因是要爲他們藝師馬公遠報仇，因爲這一個變化，而將他們的人生，從農村拉到了江湖。

生命本來是多變的，每一個人都會有這種感覺，有很多事是自己不願意做的，但却偏偏的做出來了，有很多人是自己不願意認識的，但却偏偏的認識了，有很多的地方是自己不願意到的，但却偏偏的到了，有很多的物件是自己不願意得到的，但却偏偏的得到了，這是爲了什麼？

有人以爲這是命，有人以爲這是緣，有人以爲這是自然的幻化，但不管他是命也好，緣也好，自然的幻化也好，但人總是在這多變的境遇之中，拆甲，吐芽，成長！開花！結果！

夜，快盡了，天色更爲暗淡，這當然是黎明前的黑暗，丁一虎一直在湖邊迴蕩着，他從黑暗等到了黎明，當東方發出曙光的時候，白綉龍方始睜開了眼睛。

丁一虎道：「怎麼樣？二妞。」

白綉龍道：「眞想不到，這一夜進展得特別快，我已功入上乘了。」

丁一虎道：「妳出了陽神？」

白綉龍點點頭道：「我在半空中，看到我自己坐在枯草上，也看到你在我的身邊走來走去，可是我又不敢久待，很快的就回來了。」

丁一虎笑道：「眞想不到在一夜之間，我兩人都已將空洞掌法練成了，所差只是火候的問題，今後我們祇要在心性上多作培養，不難達到大乘之境。」

白綉龍道：「大虎哥，我們試試看好麼？」

丁一虎道：「妳向那湖邊樹上打一掌試試看。」

白綉龍單掌一立，屈伸之間，已向那樹上打去，一掌打出，不但連半點聲息都沒有，就是她自己也無絲毫的感覺，那棵樹當然也不會動了。

白綉龍微微一愣，收掌道：「大虎哥，這是什麼道理？」

丁一虎道：「我聽師父說過，空洞掌的威力不在於實，而在於空，換一句話說，這空洞掌沒有實力，祇有空力，空力打中目的，表面上看猶如未打中的一般，而事實上這個目標也必然被毀。」

白綉龍道：「有這樣的事情。」

丁一虎道：「妳沒看到被妳打中的那一棵樹，樹葉都已枯萎的下垂了麼？」

白綉龍聞言看去，果然那棵樹的生機

已渺，不由搖頭嘆道：「眞想不到，這種掌力不是摧其質，而是摧其神了。」

丁一虎道：「不錯，所以要對付吳玉獅的那一身剛勁，非這種空洞掌力，不克爲功。」

此際太陽已從地平綫下慢慢的升起，那一片金黃色的光芒，洒射在湖面之上，泛起了萬道金波，連湖邊的草木，也被染成了金黃色。

丁一虎嘆道：「這人世間本是美好的，爲什麼偏偏有很多人喜歡鬧得腥風血雨的，讓很多人不得安寧。」

白綉龍道：「這可能就是善惡與王霸的分野，所以我國自古以來，也沒有那一個朝代眞正的能將天下治好。」

丁一虎道：「不錯，是以爲人者，也祇有省察形勢，素位而行了。」

白綉龍點點頭，忽然素手向湖面一指說：「大虎哥，你看！那邊有一條船！」

丁一虎順着她的手指處看去，果然離湖岸不遠的地方，有一艘小船，看情形大約有三丈左右長短，尚有竹棚桅帆，因本日無風，是以風帆未張，却有一個藍衣人在舵尾搖着櫓。

白綉龍揚手張口叫道：「船家！船家，給我們渡一渡。」

練武的人家中氣很足，是以那船家很快的就聽到了，而將船向他們的身邊搖來。不一會工夫，船已靠岸，原來那搖船的人，是一個四十上下的壯漢，滿臉的鬧腮鬍子，操着北方口音說：「兩位要到那兒去?」

丁一虎道：「我們到盧江去，希望你能行個方便。」

那船家道：「那可巧得很，我也要到盧江去，兩位就上船吧。」

白綉龍道：「謝啦！船家。」

搖船的一笑說：「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不必謝了，兩位還是快上船，我們可以早些趕路，如果快的話，傍晚時分，便可到達對岸了。」

丁一虎與白綉龍也不等船家搭板，便晃身躍上了船頭。

船家又是一笑說：「兩位好俊的功夫。」他邊講間，已將船身轉向，向對岸搖去。

丁一虎笑笑說：「沒什麼，學過幾年莊稼把式。聽你的口音不是本地方人，你貴姓?」

船家道：「我姓王，排行第三，所以別人都叫我王三，原籍河北。」

丁一虎道：「那麼你又怎地到皖境來呢?」

王三道：「人嘛，長了兩條腿，可以走遍天下，就拿兩位來說，你們也不是本地人，可是又爲什麼會到這地方來呢?」

丁一虎笑道：「你說得也是，這條船是你自己的麼?」

王三道：「是租來的。」

白綉龍道：「船也可以租到麼，每月多少銀子?」

王三道：「我這條船是强租來的，所以不必要花銀子。」

丁一虎道：「强租來的，那不是跟盜匪一樣了麼?」

王三陰險的一笑道：「我本來就是盜匪出身，要不誰願意背井離鄉，跑到這種鬼地方來。」

他邊講間，手下的櫓搖得更快了，此際小船離開原有的湖岸，已有百多丈了。

丁一虎道：「看樣子，我們是上了賊船了，你是那一條綫上的，在何處安窰立寨?」

王三道：「在蕪湖。」

「蕪湖！你們的首領是誰?」

「滾地虎魏通！」

「滾地虎魏通！」

白綉龍驚異的向丁一虎看了一眼。

王三一聲冷笑道：「兩位不必驚異，你們大概就是丐帮的兩位護法吧！」

丁一虎道：「不錯！你是怎地會知道的?」

王三道：「那天晚上你們殺了我們很多兄弟。」

「當時你也在場?」

「不錯，你們想不到還有一條漏網之魚吧?」

「的確沒有想到。」

「兩位的武功好高，也好威風。」

丁一虎道：「那算不得什麼，你告訴我們的底細，不怕我們會殺了你。」

王三又是一聲冷笑道：「以兩位武功要想殺我王三，那是易如反掌，只是可惜得很。」

白綉龍道：「有什麼可惜的?」

王三道：「我王三在江湖上有一個外號，叫水底蛟。」

丁一虎笑道：「你是說在水面上，我們奈何不了你?」

王三道：「不錯，兩位在陸地上武功雖好，但在水底未必就行，所以今日我要爲死去的兄弟們報仇。」

白綉龍道：「你知道你們首領已加入本帮了麼?」

王三道：「我知道，那個窩囊廢。」

丁一虎道：「我勸你，不必妄生異心，否則你也討不了好處。」

王三吃吃大笑起來，突然身子一仰，已翻入水中。

白綉龍急道：「糟啦，他可能要毀船了。」

丁一虎道：「想不到我們也會上了賊船，這該怎麼辦?」

白綉龍未及答話，忽聞船底傳來了一陣叮咚之聲，半晌之後，船艙已經滿了水，船當然開始下沉。

丁一虎道：「這裏距原有湖岸，已有一百多丈，我們能上得去麼?」

白綉龍道：「以你我的武功，二三十丈尚可以，距離太遠，恐怕就不行了。」

丁一虎道：「我們兩人自小便是在江邊長大，如輕功不濟，我們就泅上岸。」

白綉龍道：「目前也祇有如此了。」兩人同時一聲輕叱，身形已離開木船，向岸上飛去，就在飛出十丈左右之時，同時臨空一翻身，輕輕落在水面之上，竟然身輕似燕，不到一刻工夫，已上了湖岸。

丁一虎嘆道：「眞想不到，我們空洞掌法練成了，連輕身功法，也遠勝往昔，看來那呂洞賓說：三醉岳陽人不識，輕身飛過洞庭洞。這兩句話是不會假了。」

白綉龍道：「不錯，但我們現在怎麼

辦?」

丁一虎道：「我們輕功既已增强，從這裏繞行陸地到盧江，我想也要不了多少時間，我們上路吧。」

於是，兩人展開陸地飛騰術，向盧江而去。

丁一虎與白綉龍兩人人，經盧江，到望江，然後又轉到黃梅，太湖，宿松等地方，整整兜了一個大圈子，兩個月以後，他已回到了金陵。

金陵是個王氣所鍾的地方，人物萃集，那丐帮總舵就設在水西門的一座土地廟裏。

叫化子聚會的地方，當然比不上官府衙門，聲威赫赫，那祇是他們的一個連絡的地方，經常有三五個叫化子，在那裏呆着，逢着人便伸手要銀子，附近隣舍敬神的供品，即成了他們的裹腹之物，當丁一虎與白綉龍到達土地廟之時，立時有一個小叫化迎上來說：「你們回來了?」

丁一虎道：「回來了，帮主呢?」

那小化子道：「到夫子廟去了。」

丁一虎道：「到夫子廟去做什麼?」

小化子道：「有人報告說那邊來了個怪人，頭髮有二三尺長，穿一身破衣服，也拿着一枝青竹杖，但可不是我們丐帮的人。」

丁一虎道：「這個人在夫子廟有多久了?」

「三天！」

「這三天時間他在做什麼?」

「白天逛夫子廟，吃夫子廟，晚上睡夫子廟。」

「這話怎麼說?」

小化子道：「他整天在夫子廟閒逛，餓了隨手就拿了吃。」

丁一虎道：「他沒有銀子，人家怎麼會給他?」

「搶啊，那裏雖然也有一些練把式的，可是都打不過他，也祇有隨他去了。」

白綉龍道：「竟然會有這種事情，大虎哥，我們去看看。」

丁一虎點點頭，兩人各拿着竹杖，一起向夫子廟走去。

沿途上的叫化子看到他們皆以暗號連絡，當他們到達夫子廟之時，見齊八公正坐在夫子廟的走廊上，雙手抱着一塊鷄腿，大啃特啃。

他們走到齊八公的面前，蹲了下來。

齊八公道：「小子，你們回來了?」

丁一虎道：「回來了。」

「有什麼收穫麼?」

丁一虎悄聲將此行經過說了一遍，又問起了那個怪人，齊八公嘴吧向左廊下一呶，兩人順着方向看去，果然見左廊下半躺着一個灰衣老人，正在呼呼大睡，此人年紀總在六十以上，滿腮的鬧腮鬍，二尺來長的亂髮，已經花白。

丁一虎悄聲道：「師父已查清了他的來路?」

齊八公啃了一口鷄肉，搖搖頭說：「還沒有，不過以我猜想此人到金陵來，與我丐帮有關。」

白綉龍道：「這個人的胆子倒眞不小，竟然敢單槍匹馬的跑到我們的地盤上來了。」

齊八公道：「不是猴子不下山，不是猛龍不過江，他既然來了，多少會有的仗倚。」

他們正談間，忽見那個灰衣人已經站了起來，走到一個賣包子的攤子上，伸手拿起四個大肉包子便吃，那賣包子的瞪了他一眼，却敢怒而不敢言。

灰衣人邊吃邊走，走到一個練把戲的場子，停了下來。

這個場子裏正有一男一女在練單刀破花槍，那一男一女看情形好像是兄妹兩人，年紀都在二十上下，四週也有不少人在圍觀。

走江湖練把式的，當然說不上什麼眞功夫，那祇是混一口飯吃，那灰衣人偏偏就不自愛，大步走入場中，雙手一分，已將兩個本來在對練的人，各推出一兩丈遠，然後哈哈大笑，揚長而去。

灰衣人雖然這一揮手間，但也顯出他一身不平凡的功力。

那女的罵了一聲：「瘋子！」隨又與那男的繼續的練了起來。

丁一虎低聲道：「師父，這個人?」

齊八公一笑道：「這個人的功力不弱是麼?你沒有看錯，如以爲師的功力而論，與他也可能祇在伯仲之間。」

白綉龍道：「難怪他敢一個人闖到我們的地盤上來。」

丁一虎道：「今兒夜裏我先來摸摸他的底。」

齊八公搖頭道：「不必，他如眞的是冲着我們來的，用不着我們去找他，他自己也會送上門來的，那樣，豈不省事多了麼?」

丁一虎道：「我是說看看他有沒有別的帮手?」

齊八公笑道：「本帮耳目遍天下，何況這裏是我們總舵所在，他的行止自有人隨時向我報告，還用得着你去摸底麼?」

丁一虎點點頭。

齊八公又道：「倒是你們的功夫不能擱下，多一分準備，就多一分成功的希望，因爲你們的仇人功力太高，可千萬大意不得，據我所知，在玄武門外三里的地方，有一座空廟，你們兩個到那地方練功，也比較清靜，一日三餐，自有小兄弟們給你們送去。」

丁一虎道：「師父還有指示?」

齊八公道：「沒有了，你們現在就可以去了，帮中的事情，不用你們操心。」

丁一虎與白綉龍別了齊八公，來到玄武門外，果然有一座空廟，一間大殿，一座小院，雖已破舊，但房屋並未損壞，他們兩人就在大殿上用稻草鋪了一塊地方，當爲臥室，那小院裏自然也成了他們練拳棒的地方。

本來練上乘武功，已經進入佛道之門，用靜功的時候多，用動功的時候少，是以他們兩人每日除去練打狗棒法而外，便是打坐練氣，虛極養神，這一天晚上，他們正在靜坐之時，忽聽得小院之中，有衣袂飄風之聲，兩人一驚而起，雙雙躍入院中，暗月之下，見一條灰大的人影，在小院中一迴旋，立時又破空飛出廟外。

兩人也隨之跳出廟外，見那人已下去十數丈遠近，向玄武門方向飛去。

白綉龍嬌軀一扭，便要趕去。

丁一虎一把拉住說：「不用追了。」

白綉龍道：「爲什麼？」

丁一虎道：「因我知道此人是誰。」

白綉龍道：「你說此人是誰？」

丁一虎道：「就是我們在夫子廟見到的那個灰衣人。」

他們邊談間，又回到了廟中。

白綉龍道：「我眞弄不清楚他到這破廟來幹什麼？難道是專爲我們而來。」

丁一虎道：「師父說此人來到金陵，可能與丐帮有關，我看是直接與我們有關係。」

白綉龍道：「不錯，但他的目的是什麼呢？」

丁一虎道：「奇就奇在這地方，我們既無財寶，也無家業，更沒有什麼仇家，他爲什麼要冲着我們來，難道他是——」

白綉龍道：「他是吳玉獅，是我們的殺師仇人。」

丁一虎道：「這也不像，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們練武報仇之事，也不知道丐帮正在搜查他的行踪，他怎麼會來呢？」

白綉龍道：「假如說我們帮中那一個分舵因爲搜查他的行踪不小心，而被發覺，那情況就不同了。」

丁一虎道：「這也是唯一的可能了，但他又怎知道我們就是馬公遠的學生。」

白綉龍道：「丐帮耳目衆多，固然可打聽到消息，但嘴吧也多，容易洩漏消息，要不，他不會找到這一座空廟中來。」

丁一虎道：「這也是一種可能，看來天亮之後，我們得到總舵去一趟。」

白綉龍點點頭，兩人在院子裏了練一回拳棒，天色已經大亮，他們便出了空廟，向玄武門方向馳來，到了城脚之時，城門尚未打開。

丁一虎一拉白綉龍的手，兩人飛身而起，竟然越過城壕，上了城牆，然後跳入城內，當他們上了街道之時，街道上尚是冷清清的，一個人都沒有。

白綉龍道：「大虎哥，我們出來太早了。」

丁一虎道：「我們先到總舵再說。」

兩人一路急馳，到水西門附近的土地廟時，太陽才剛剛出來，有一個小叫化正在廟外曠場上練打狗棒法，一見丁一虎二人，他收棒一笑道：「兩位早。」

丁一虎道：「你們學了幾招打狗棒法了？」

小化子道：「三招。」

「是帮主教的麼？」

「不是，是年長的兄弟教的。」

「你練來給我看看。」

小化子遵命青竹杖一立，旋向右下迴旋，杖頭帶起呼呼的破空之聲。

丁一虎道：「這一招叫做旋風掃落葉，動作是做對了，祇嫌手勁太差，不能發揮全部威力，必需多練幾次，方可得心應手。」

小叫化應了一聲又將青竹杖一收一發，與第一個姿勢差不多。

丁一虎道：「這一招叫捲土重來，動作也對了，只是收發之間尚不够熟練。」

小叫化突將發出去青竹杖，直挑起來，接着反手勾點，一點即收，又旋卽手向

下擦。

丁一虎道：「這一招叫做禹門三級浪，接下去是平地一聲雷。」

小叫化道：「下一招我未學。」

丁一虎道：「這禹門三級浪妙在招式之間，必需出神入化，給敵人以莫測之機，現在我來練一遍給你看看。」

小叫化一笑道：「請護法指點。」

丁一虎一舒竹棒，從第一招旋風掃落葉開始，經捲土重來，而至演到禹門三級浪，三招法手，一氣呵成，不但變招迅速，而且勁力奇猛。

白綉龍一笑道：「大虎哥，這三招杖法，讓你使絕了。」

丁一虎笑道：「熟能生巧，武功招式祇要能多練，沒有不能發揮威力的。」

小叫化學着他剛才的手勢，重練一遍，果然比以前强多了，大是高興，笑笑說：「請護法指點第四招，平地一聲雷。」

丁一虎道：「這第四招平地一聲雷的玄奧之處，是在讓敵方防而不備，你看清楚了。」

他青竹杖一起，先施出禹門三級浪，從挑點收擦中突然飛起一道杖影，變成了横掃千軍之勢，聲威凌人，的確讓人有意想不到的功效。

小叫化如法練了一遍。

丁一虎點頭道：「差不多了，閒的時候可以多練，這打狗棒法，乃是丐帮獨門武術，一般武林中人，能够躲得過第四招的，並不多見，你可不要小視了它。」

小叫化子點點頭。

丁一虎問道：「帮主在什麼地方？」

小叫化子道：「這幾天，帮主一直睡在夫子廟的走廊下，根本沒有回來過。」

白綉龍道：「看來他是親自在監視那個灰衣人了。」

丁一虎道：「不錯，看來我們又得要去夫子廟走一趟。」

白綉龍點點頭，兩人並肩向夫子廟方向走去。

小化子說：「恭送兩位護法。」

此時丁一虎白綉龍已經下去數十丈左右了，因時辰還早，大街上也沒有什麼人，是以他們脚裏雖然快一點，也不怕驚世駭俗，當他們到達夫子廟之時，夫子廟還是冷清清的。

× × ×

丐帮帮主齊八公正在夫子廟的走廊上大睡特睡，呼聲如雷，但左廊下的那個灰衣人却不見了。

丁一虎與白綉龍二人輕輕走到他身邊，尚未來得及開口，齊八公已雙目一睜說：「你們這兩個小鬼，不在空廟中練功夫，跑到這兒來做什麼？」

丁一虎道：「我們有一件事情要向師父你禀報呀！」

齊八公道：「是不是昨夜有人到你們廟中去踩盤子了？」

白綉龍道：「師父你已經知道了？」

齊八公哈哈一笑說：「師父又不是死人，這麼點小事情我還能不知道麼？」

丁一虎道：「師父是不是昨夜跟着那人去了？」

齊八公道：「當然啦，要不你們兩個小鬼在那兒練功夫，我怎麼能够放心得下呢。」

丁一虎道：「師父知道他是誰麼？」

齊八公道：「這人的詳細底細我尚未摸清楚，不過根據他目前的行動看來，很可能與你們兩人有關係。」

白綉龍道：「師父猜想他會是誰？」

齊八公道：「如果眞的與你們兩人有關係，那麼不用說，這個人必定是吳玉獅了，只是我弄不清楚，他怎麼會知道你們投師學藝是爲了要替馬公遠報仇呢？」

白綉龍道：「是不是我們在搜查他的行踪時，讓他給知道了，是以才跟到金陵來？」

齊八公道：「除此以外，沒有第二個理由可以解釋了。」

丁一虎道：「師父，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呢？」

齊八公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不過在對方行跡未明朗化之前，最好不要妄動，以免發生錯失。」

丁一虎道：「是——」

齊八公又道：「這裏沒有你們的事，你們趕快回廟去練功夫，如果有什麼事情，我會派人通知你們。」

丁一虎又應了一聲：「是——」與白綉龍二人，又匆匆出了玄武門外，趕回到那座空廟之中，剛巧此時已經有一個小叫化，替他們送來了早餐，那是小米煮的粥，及幾個粗麵饅頭。

丁一虎與白綉龍兩人隨便吃了些，便向那小叫化說：「小兄弟，我們昨晚上未睡好，在裏面養養神，你給我們在門口守着，沒有什麼事情，就不必來叫我們。」

小化子應了一聲，將剩下的粥與饅頭吃了，便在廟院外坐着。

丁一虎道：「二妞，看來我們報仇的機會已經到了。」

白綉龍道：「對，我們現在還是練功吧！」

丁一虎道：「我們的空洞掌法已經練成，所差只是火候問題，而火候在養不在練，我們祇要注重一個養字就可以了。」

白綉龍道：「如何養法，師父跟你說過麼？」

丁一虎道：「說過了，大旨是全神注貫，如龍之養珠，鷄之抱卵，不動不搖，久而久之，自可功齊聖域。」

白綉龍道：「如此說來，我們就不必打坐，躺在草上養神也一樣可以了。」

丁一虎道：「當然可以。」

白綉龍正欲再問，忽見小叫化匆匆跑了進來說：「禀丁護法，湯山分舵主馬公偉求見。」

丁一虎道：「快請他進來。」

小叫化應聲去了，半晌之後，來了個五十上下的人，當然也是一身破衣，一枝青竹杖，他一進大殿便舉杖爲禮說：「這兩位就是丁、白護法了。」

丁一虎道：「正是，馬舵主請坐，不必拘於禮數。」

馬公偉告了坐說：「我來見兩位護法，有一件事情相告。」

白綉龍一笑道：「馬舵主請說。」

馬公偉道：『有人送一張紙條，讓我轉給帮主。」

丁一虎道：「是什麼人？」

「是一個灰衣的老化子。」

「會是他，那紙條上說些什麼？」

「大意是約帮主今夜三更在孝陵衛見面。」

「老帮主知道了？」

「知道了，他讓我來通知你兩位一聲，說此人可能就是兩位的仇人，要兩位今夜三更趕去，但不必現身，如果眞是仇人，再現身報仇也不遲。」

白綉龍點點頭道：「知道了。」

馬公偉道：「如果沒有什麼公事，我可就告退了。」

丁一虎道：「等一下。」

馬公偉恭問道：「丁護法尚有什麼指示？」

丁一虎道：「我向你打探一個人，有一位武林前輩叫馬公遠的你可認識？」

馬公偉道：「那正是家兄，原來兩位護法也認識他？」

丁一虎道：「不但是認識，而且他還是我們的塾師。」

馬公偉精神一振說：「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丁一虎嘆息一聲道：「他死了！」

馬公偉全身一震，呆了半晌才道：「他是怎麼死的？」

「遭仇家所害。」

「是不是吳玉獅？」

「你也知道？」

馬公偉嘆息一聲道：「他當年爲了救一個卜姓女子，而開罪了吳玉獅，後來下落不明，唉！眞想不到，他仍未能逃出毒手。」

白綉龍便將當日三家村的情形說了一遍。

馬公偉流淚道：「多謝兩位護法，歷經艱險，訪師求藝爲家兄報仇。」

丁一虎道：「一日爲師，終身爲父，此仇焉能不報。」

馬公偉道：「這件事我不知道也就算了，既已知道，怎能袖手不顧，我有一個請求。」

丁一虎道：「你既是塾師的弟弟，也就是我們的長輩，有話就說不必客氣。」

馬公偉道：「今夜三更我想隨兩位走一趟孝陵衛。」

丁一虎道：「爲兄報仇，理所當然，今夜我們三人一起去就是了，不過有一句話尚希望前輩見諒。」

馬公偉道：「請說。」

丁一虎道：「吳玉獅功力很高，不必要時，最好由我們兩人先出手，如果我們不行，你再出手也不遲。」

馬公偉苦笑一下道：「這一點自知之明我尚有，兩位放心就是了。」

白綉龍眼睛一轉說：「馬前輩，打狗棒法你學了幾招。」

馬公偉道：「打狗棒法共是三十六招，我們分舵主依帮規規定，每人祇能學十六招。」

丁一虎道：「現在天色尚未近午，到今夜三更尚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可以代替帮主將三十六招打狗棒法一並傳授給你，臨事時也好派上用場。」

馬公偉道：「那就謝謝兩位了。」

於是丁一虎，白綉龍，馬公偉三人，一齊走入院中，由丁一虎與白綉龍分別比劃，整整費了三個時辰，才將三十六招打狗棒法教完，此時午時已過，有兩個小叫化送了午餐來，尙有一壺老酒。

三人吃完，又演練了一會，方始休息，直到掌燈時分，才起來吃晚飯，吃完又開始練功，二更時分起程，三更時分，剛好到達孝陵衛。孝陵衛乃是明太祖的陵墓，因久已無人打掃，四週雜草叢生，一片凌亂，三人伏在亂草之中，半晌之後，聽得老化子齊八公哈哈一笑說：「朋友既約我來此，還不現身，等待何時。」

墓陵後傳來一聲冷笑道：「既已約你來此，那有不現身之理。」墓後走出一個人來。淡月下看去，果然就是那個夫子廟的灰衣老化子。

齊八公道：「有什麼事情，你現在可以說了。」

那人道：「你丐帮與我，井河不犯，近來爲什麼一直在打探我的行踪？」

齊八公道：「聽你責詢的口氣，大概你就是吳玉獅了。」

「不錯，正是老夫。」

「有兩位朋友，要找你敍敍家常。」

「何不請出一見。」

齊八公雙手一拍，丁一虎，白綉龍，馬公偉三人一起站了起來，走到吳玉獅的面前。

丁一虎道：「師父，弟子的塾師馬公遠，也就是馬分舵主的哥哥，所以弟子請他一起來了。」

齊八公道：「是麼？」

馬公偉流淚道：「請老帮主做主。」

齊八公道：「如此說來你來得正好，這一筆賬總是要結的。」

吳玉獅一聲厲笑說：「好——好——那你們就一齊上吧。」

馬公偉一拉青竹杖便要竄出，丁一虎道：「殺鷄焉用牛刀，由我們來吧。」他與白綉龍各持青竹杖，向前跨出三步。

三人對面凝立，久久不動。

老化子齊八公却解下腰間的酒葫蘆，大喝特喝。

馬公偉却絲毫不敢大意，全神注視着當場，萬一兩人不敵，他便立時加入。

丁一虎冷哼一聲道：「我們出招！」

吳玉獅道：「我在等着你們。」

白綉龍竹杖一起，出手一招旋風掃落葉，武功招式雖然任何人用動作都是一樣，但是因爲功力之大小，威勢却大有不同。白綉龍這一招使出，也異常凌厲。

吳玉獅冷笑道：「這些見不得人的招式也拿得出來麼？」脚下一滑已避開去。

丁一虎旋即施出第二招，捲土重來，這一招本也是極爲平常，吳玉獅却未想到，脚下被絆，身形一晃，所幸他的功力深厚，是以未被絆倒，但也是微微一愣，他是過份托大，這兩招並未還手。

白綉龍却趁他一晃間，青竹杖已施出打狗棒法的第三招，一招三式，禹門三級浪，一氣呵成，吳玉獅一着失機，處處受制，身形左閃右晃，避過了白綉龍的禹門三級浪，那邊丁一虎已打出打狗棒法的第四招，平地一聲雷。

打狗棒法一招比一招厲害，平地一聲雷乃是制命招式，尤其是丁一虎手中使出，更見威力，青竹杖反手橫掃，聲威驚人，迫得吳玉獅身形向左急閃。

白綉龍已趁機打出第五招，懶狗打滾，這一招是專攻敵人下盤，如雙足被絆，自然形成了懶狗打滾之勢，吳玉獅身形急起，凌空躍起八尺，未及還手，那邊一個丁一虎已使出第六招送狗上路。

送狗上路也是制命的招式，武功較差的，很難避過這一招。

吳玉獅身形凌空，雙掌下拍，身形借着下拍之勢，又升起了五六尺高下，方始讓過這一招。

丁一虎與白綉龍二人，將打狗棒法連番使出，着着不離敵人的要害。

吳玉獅祇能東閃西避，前竄後退，根本沒有還手的餘地，待三十六招打狗棒法使完，他已被迫得哇哇大叫。

齊八公哈哈大笑道：「我這套打狗棒法，是專門打落水狗，如今這一條狗已經落了水，看來今天難逃公道啦！」

吳玉獅怒哼一聲：「未必見得！」身形凌空急旋猶如打陀螺一樣，直旋向地面，四週的空氣，被旋起一陣疾風，在疾風中，衝出兩股掌力，分擊丁一虎與白綉龍兩人。

這兩股掌力異常凌厲，於是兩人躲得快，身形仍被對方掌力逼退了七八尺遠，由此可見吳玉獅的功力的確是異常深厚。

齊八公道：「小子，看家本領可以使出來啦。」

他這所謂看家本領，當然是空洞掌法，丁一虎與白綉龍那有聽不出來的道理？丁一虎一退即進，竹杖斜挑，左手變掌打出，這一掌打得無聲無息，竟然像一個不會武功的人打出一樣。

吳玉獅厲聲笑道：「我以爲你們有多大的斤兩，原來連一點功力都沒有。」身形反而欺近，呼地一掌向丁一虎打去。

丁一虎身形急避之下，白綉龍已從吳玉獅的背後打出一記空洞掌。

他們兩人完全採取游擊戰法，不與敵人硬碰，遇到機會，便打出一掌。

吳玉獅初時以爲他們毫無功力之可言，是以甚是輕敵，時間一久，才發覺到自己每一次打出的掌力，竟然不如一個普通的武林中人，此時他方知上當，正想抽身而退，丁一虎與白綉龍已前後夾攻，同時打出兩掌，一取前胸，一取後背。

這兩掌一着實，吳玉獅頓感全身乏力，一交跌坐在地面之上。

丁一虎叫道：「馬舵主，現在你可以爲令兄報仇了。」

馬公偉青竹杖一起，已點中了吳玉獅的死穴，一代巨魔，從此在武林中消失。

馬公偉苦笑一下說：「謝謝帮主及兩位護法的帮忙。」

齊八公道：「理應如此，你是小徒的長輩，不能屈於舵主之位，原位讓給新加入本帮的滾地虎魏通，今後你是本帮九大護法之一了。」

丐帮本來只有八大護法，現在變成了九大護法，馬公偉道了謝，與丁一虎白綉龍同回三家村去祭典他兄長，而兩小則回去省親，並結成了夫婦，同爲丐帮出力，行俠江湖，留下一段美談。——完——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魯鐵匠

混沌書生

中州少林寺派，素稱爲拳術鼻祖，蓼城有魯鐵匠者，身材偉壯，任俠好武，幼年其父以魯多力，命習鐵匠業，魯爲徒時任重致遠，不畏其勞，故同業中人頗器重之，而魯於工作之暇，嘗從城中二三技師，學藝於東門大佛寺內，魯性極靈敏，練時每一經撥點，輒能領會，於是不數年間，而魯竟青出於藍，名噪一時，魯又善煉鋼鐵，監造軍旅用器，比別家鋒利，售價稍昂，顧客亦樂從之也，自備一刀，尤爲神絕，出入常佩之，會有邑紳吳某，欲佔郭秀才女爲妾，郭弗允，吳仗勢搶娶之，郭鳴於官，官受賄不理，郭遂含寃而歿，女聞父死，羞憤欲絕，亦投環以殉，事爲魯所聞，頓足捶胸，憤不可遏，是夜吳紳家父子三人。身首均異處，而魯亦因之不知去向，後有張某者，經商過少林寺，遇魯於途，談及同爲蓼人，甚喜，然魯已斑白老叟矣，魯云，觀公此來，携帶多金，北道不易行，恐將變故，余意送公一程。以盡鄉誼，遂相伴而行。沿途遇盜數起，幸得安全者，實魯之力也，至穎州界，魯向張告辭曰，前去皆坦途，勿須吾送矣，請期後會，張感激謝以金，不受而去，嗣後蓼商，每携巨欵時，必邀魯偕行，無不慨允，魯雖七十老人，猶矍鑠精神，趨步如駛，北方强寇，聞魯之名無不退避三舍，蓋魯之深得少林眞傳也。

兩期完俠義故事

龍乘風·文　子成·圖

冰島殲霸戰（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蜈蚣門門主黑蜈蚣司空追命，在黑蜈蚣莊內殺了老黑二十八煞中的十九號木平之後，認爲其餘的二十七煞已無瑕疵了，於是便率領了他們和四個紅袍劍士，前往龍刀莊尋釁，爲已死的侯中平、蕭一鶴報仇。但當他指揮二十七煞向龍刀莊展開攻擊時，卻遭丐帮七、八袋的高手二十七名老化子列陣抵抗，使二十七煞進攻不逞。等到四名紅袍劍士增援，才把丐帮高手殺得節節後退。正在丐帮高手危急之際，天闕刀聖燕崑揮刀入陣，刀光過處，即傷了一名紅袍劍士，蜈蚣門的攻勢立呈頓挫……

設局圖稱霸

（一）

劍道人沉默地站在一株枯樹下，臉上木無表情。

他知道司空追命不會放過自己。

但他又何嘗會放過司空追命？

現在劍道人的心情倒也相當矛盾，他一方面希望燕崑能够獲勝，但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司空追命不要死在燕崑的刀下。

劍道人是希望自己能够親手殺死司空追命，爲他的師兄弟報仇。但他也從來不習慣與別人合作，他自出道以來，從未與任何門派的武林人物聯手對付過敵人。

他現在唯一能够做的事，就是瞪着眼睛，看他們二人在拚命。

燕崑刀快如電閃。

但司空追命的一雙蜈蚣白骨手也並不慢。

他平時經常吞吃黑蜈蚣，是爲了要苦練黑蜈蚣絕命罡氣。

這種罡氣奇毒無比，一經沾染人身，可說是必死無疑。

兩人一經接戰，俱是全力以赴。

事洩身不保

這是一場驚天動地的火併，這一戰的重要性，足以影响到整個戰局。

倏地，司空追命發出了石破天驚的一擊。但燕崑的刀，却反而突然變得悠閒起來。

此緊彼鬆，燕崑已由攻勢變爲守勢，給司空追命逼得節節後退。

劍道人的臉色有點變了。

他嘆了一口氣，突然轉身離開。

他嘆氣並不是爲了燕崑，而是爲了司空追命。

因爲這一戰的形勢，劍道人已看得很透徹。

司空追命雖然在攻，但他的攻勢却是給燕崑的刀所牽引的。

燕崑的刀，就像是有一股强大的吸力，把司空追命整個人吸過去。

驟然看來，司空追命似乎佔了優勢，但實際上，他的敗局已定！

×　　×　　×

劍道人是點蒼十一劍之首。

他看過的人，和他看過的事，通常都

很少會錯。

這一次，他仍然沒有看錯。

當他轉身離去不久，他就聽到了一陣悶哼之聲。

那是司空追命所發出來的。

燕崑的刀，已把他整個人吸了過去，冰冷的刀鋒貫穿過了他咽喉。

蜈蚣門又再吃了一次敗仗！

（二）

蜈蚣門連吃兩次敗仗，這件事轟動了整個武林。

一時之間，江湖上的形勢又再變得很緊湊。

蜈蚣門當然不會就此罷手。

黑蜈蚣門慘吃敗仗，司空追命當然要負全責。

但司空追命的性命，已給燕崑交到閻王手上。

人既已死，責任的問題也就無從追究了。

當然，事情絕對沒有完。

可以說，若雙方不澈底打一場決定性的硬仗，他們之間這一輩子都將會「沒完沒了」。

現在，事情已絕非五陵山水圖那末簡單，戰火的範圍也由雲龍鎮擴展到其他的地方去。

甚至相距雲龍鎮數千里外的地方，也發生了名門正派與蜈蚣門的火併。

對於整個武林來說，局勢是動蕩不安的。

响應殲滅蜈蚣門最熱烈的帮會門派，首推丐帮與點蒼派。

點蒼派與蜈蚣門有深仇大恨，這一派若不熱烈响應殲滅蜈蚣門，那才是怪事。

至於丐帮，由於現任的帮主卓震天嫉惡如仇，蜈蚣門當然也成爲他最大的攻擊目標。

戰火一經蔓延，一發不可收拾。

但這絕不是決定性的戰鬥。

眞正決定今後武林命運的一戰，將會發生在甚麼地方呢？

×　　×　　×

臘月了。

風寒刺骨，大地上一切的生命都似已被風雪所凍死。

這裏是北海之濱的一座小村落。

村落雖小，這裏的惡人却不少。

尤其是這裏的村長，更是一個大惡人呢。

據說，無論任何商旅經過此地百里範圍之內，都一定要繳付一百兩金子作爲過路錢。

沒有一百兩金子，一律殺無赦。

這個村長，你說是否是個强盜？

而這一個小村落，又是一個怎樣的村落呢？

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

那麼套用一句，這裏倒是：有其村長必有其村民。

村長是大强盜，村民則是小强盜，惡嘍囉。

所以，這個村落就被人稱爲强盜村。

强盜村雖然本來在江湖上並沒有太大的名氣。

但由於這一個村落的人殺人太多，所以，沒有名氣的村落也已漸漸變得頗有名氣。

可惜這種名氣並不好聽。

它是强盜窩，是個賊巢。

雖然天氣那麼冷，但强盜村外居然出現了一隊商旅。

這一隊商旅既不怕冷，也不怕死。

難道他們早已準備了一百兩金子作爲買路錢？

一百兩金子這個數目，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但問題上他們是否眞的準備用黃金買路，還是另有目的呢？

這一點，倒教人猜不透。

這隊商旅人數相當多，居然有一百多人。

從另一個角度看來，他們不但是商旅，更可能是一支精兵。

攻打强盜村的精兵！

×　　×　　×

百餘人冒着寒風、大雪，向强盜村進發。

這一來形勢更妙。

看來他們的確不是尋常的商旅，因爲一般商旅就算要經過這附近一帶，也必定戰戰兢兢的，儘量繞道而行，可是這百餘人，却居然是直向强盜村進發的。

如此一來，倒教强盜村的村長眉頭打了個結！

「他奶奶個熊，這些傢伙算是甚麼東西？他們活膩了？」

「他媽的巴拉子，咱們若不去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倒叫別人笑話。」另一個强盜說。

「對！咱們殺出去！」第三個强盜大表贊同。

但强盜村的村長却拍桌怒道：「放屁！總門主有令，叫咱們在三個月內，休得輕擧妄動，更不准許與來歷不明的人厮拚，難道你們都忘記了？」

衆强盜不敢再說甚麼。

但那百餘人却已浩浩蕩蕩，殺到了强盜村！

×　　×　　×

這一支商旅，的確並不是尋常。

尋常的商旅，又豈有乞丐和道士混在其中？

這一隊商旅的馬車廂內，不但有乞丐和道士，而且還有十幾個相法莊嚴的老和尚。

他們這些人是來找蜈蚣門，大興問罪之師的！

×　　×　　×

直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人知道蜈蚣門的總門主是何許人也。

這人的確神秘莫測。

但中原羣雄經過一番追查之下，終於獲悉蜈蚣門總壇所在。

蜈蚣門的總壇，就在北海的一座冰島上！

要到此總壇，可以從强盜村外的漁港，乘船到達冰島。

這一個强盜村，無疑就是蜈蚣門的另一分舵。

這一次殲霸行動的，是天闕刀聖燕崑率領這一次殲霸行動的，是天闕刀聖燕崑。

燕崑兩次挫敗蜈蚣門，他在江湖上的聲望已比從前大爲提高。

他已儼然成爲中原武林羣雄的領袖。

× × ×

強盜村的村長，是個虬髯大漢。

他擅使一支月牙鏟，這一支月牙鏟，每年皆掠去不少武林高手與無辜商人的性命。

他姓譚名不冲，本已天生神力，再經過多年的苦練，那支八十三斤的月牙鏟在他手中，就像是一桿輕靈的竹桿一樣。

他平時絕少喝酒。但當他想殺人的時候，他就會喝七八斤酒。

他喝酒並不是爲了要藉着酒來壯胆，而是一種興趣。

他除了要找女人和準備殺人的時候，從不喝酒。

這種人並不糊塗。

他認爲喝酒、女人、殺人都同樣足以令人興奮。

現在，他已接到蜈蚣門總壇的最新命令。

這命令是：「無論任何人踏足強盜村一步，格殺勿論！」

那百餘人現已在強盜村的範圍內。

所以，譚不冲已準備開始殺人！

× × ×

北風凜冽，鵝毛般的白雪迎面飄來，大地上一片死寂。

這百餘人的目光也是冰冷的。

他們已進入強盜村。

他們即將面臨到強盜的挑戰。

但事實上，挑釁者並非強盜，而是他們向強盜挑戰。

譚不冲在強盜村內外，一向霸氣十足，此刻奉了蜈蚣門總壇的密令，可以對來犯者格殺勿論，自然抖擻精神，率領手下所有大小強盜，向這百餘名不速之客展開包圍戰。

別看輕這一座強盜村，雖然村落小小，但聚集的大小強盜居然有四百餘人。

四百餘人對抗百餘「商旅」，看來大佔優勢罷？

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如果譚不冲知道這隊「商旅」的陣容，他就絕對不會如此樂觀。

大小強盜們挾着雷霆萬鈞的姿態，從左右兩面夾擊羣雄。

可是一經接戰之下，譚不冲總算知道這是一個燙山芋。

商旅隊伍中有僧有道，又有丐帮的高手，一時間直把強盜們殺個屍橫遍地，唯獨未能血流成河。

因爲天氣實在太冷，血剛從傷口流出，很快就會凝結。

譚不冲一衝上來，就遇上了馬飛虹。

馬飛虹劍法極高，但直到目前爲止，羣雄仍然不知道這個白衣少年的師承來歷呢。

他們知道馬飛虹就是馬迴的兒子，但他們也知道馬飛虹的武功，絕不是馬迴所傳授的。

馬迴慣用刀。

但馬飛虹用的却是劍，而馬飛虹被父親趕走多年的事，江湖中人也是知之甚詳的。

但無論怎樣，他的劍法已令羣雄暗暗心折。

別的不說，就以他現在對付譚不冲的劍法而論，就已足够令人看得爲之目眩。

「好劍法」之聲，不絕於耳。

羣雄絕非謬讚。

馬飛虹的劍法，的確值得一讚。

馬迴看見自己的兒子武功，比起自己更高，當然也是老懷安慰。

望子成龍，這本是天下父母　共同心願。

（三）

譚不冲能够在強盜村中領導羣賊，而且一直備受蜈蚣門的倚重，他的武功當然很有一手。

可惜這一次他遇上了的敵人，全非庸手。

他們都是高手。

其中更有部份是高手中的高手。

一經拚戰之下，強盜們吃了個大虧。

譚不冲雖然近年來從未吃過敗仗，但這一仗，他敗了，而且一敗就敗個全軍盡墨。

他的手下吃敗仗，他自己也吃敗仗。

他終於敗在馬飛虹的劍下。

馬飛虹雖然沒有殺他，但他却認爲這一次的失敗，實在太失面子。

他是個強盜。

一個很要臉的強盜。

他經受不起失敗的打擊，當他敗在馬飛虹劍下之後，他就立刻一頭撞向地上堅硬的冰塊上，就此了帳。

馬飛虹輕輕嘆息一聲。

做強盜的下場，固然難以善終，但武林白道中人，又有多少人能在生命結束的時候，能够安安靜靜呢？

江湖上的風波，就像海中的巨浪，永難息止。

× × ×

羣雄大舉進攻強盜村，而且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已控制了兩條巨大的漁船。

這些漁船雖然殘舊一些，但前往冰島，絕無任何問題。

冰島就在強盜村海濱東南半里外。

此時西北風吹得正緊，兩艘漁船很快就已靠近冰島。

這一座冰島就是蜈蚣門的總壇所在！

冰島生死戰

（一）

蜈蚣門在江湖上一直都侵掠別人的土地，霸佔別人的財產。

想不到這一個邪教門派的總壇，居然也會有給人大舉進攻的時候。

江湖中各大門派對於蜈蚣門，早已極爲反感，這時候能够大舉進攻此門派的總壇，他們的戰意自然是極其高昂的。

但他們到達冰島之後，居然並無發現任何人。這一來，羣雄有點發楞了。

他們到處搜索，但島上却是杳無人跡。難道這是一個陷阱？

假如這是一個陷阱，那麼佈下這一個陷阱的人又會是誰？

難道是燕崑？

但燕崑又怎麼可能做出這種事？

可是，他們忽然又發現一件可怕的事情。

燕崑忽然失踪了。

直到羣雄找到燕崑的時候，燕崑原來竟已乘着一艘白色的小船，離開了冰島。

而他們乘坐到此的漁船，忽然就已沉沒。

把漁船弄沉的，當然就是蜈蚣門的人了。

但燕崑呢？

他又在攪甚麼把戲？

× × ×

燕崑在那艘小船上，臉上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他已成功地，把中原羣雄引到冰島上去。

他出賣了馬迴，也利用了馬迴。

馬迴所擁有的那份五陵山水圖，是燕崑一手安排的把戲。

江湖傳言，五陵山水圖關係着一筆驚人的財富，因爲圖中有一個寶藏，而這一個寶藏，不但有超過百萬兩以上的財富，而且，還有不少武功秘笈，和不少靈丹妙藥。

馬迴得到此圖，當然視如拱璧。

但誰也想不到，五陵山水圖根本就只是餌。

蜈蚣門全力搶奪五陵山水圖，但在每次緊要關節的時候，燕崑就挺身而出，替師弟解圍，他的目的，就是要令到羣雄相信自己。

至於司空追命，燕崑早就想把他除去的。

因爲司空追命一直都有個計劃，想反叛蜈蚣門。

可惜他永遠都不知道，蜈蚣門的總門主，原來就是天關刀聖燕崑。

他欲密謀叛變，可惜事機不密，爲燕崑所知。

燕崑當然不會放過他。

所以，他就成爲了犧牲品。

燕崑也並非借刀殺人，他殺司空追命，是自己親自出手的，可是燕崑殺了司空追命，却使江湖中人以爲他對蜈蚣門深痛惡絕。

人人都以爲他是蜈蚣門的死敵，他不會放過蜈蚣門，蜈蚣門也絕不會放過他。

燕崑在江湖上的名氣，本來就已不錯，再經這一件事，他在江湖上更備受羣雄的敬仰。

所以，他呼召羣雄進攻蜈蚣門，反應極佳。

反應極佳，他的收穫也越大。

燕崑本來就有雄霸中原武林的野心，他恨不得天下武林精英高手，全都玉碎珠沉，那麼蜈蚣門就很容易成爲中原武林的霸主。

燕崑甚至有一個計劃，要消滅中原武林的八大門派。

他的野心是可怕的。

他的計劃是驚人的。

馬迴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的同門師兄，原來竟是這麼一個僞君子。

（二）

羣雄被困冰島，只是燕崑的第一個步驟。

至於第二個步驟，就是怎樣把這百餘人殺死。

燕崑當然亦早有計劃。

而這一個計劃，也是毒辣之至。

他早已暗中在冰島之上，散播了一種無色無臭的毒藥，任何人在冰島上逗留超過兩個時辰，都必然會中毒身亡。

燕崑當然已算準，在兩個時辰之內，他們是絕對無法離開冰島的。

他要在船上看着這些眼中釘，一個個的倒下去。

對於他來說，這是一件很快意的事。

可是，就在他最得意的時候，冰冷的海面上忽然又出現了另一條船。

這條船竟比那兩艘沉了下去的漁船更巨大。

而且，這一條船正漸漸向那冰島上駛去！

燕崑的臉色有點變了。

他實在想不出，這條船是由誰主持，把它駛到這裏的。

驀地，他看見這條船上，站着一個銀髮白袍，手持金杖的老人。

燕崑咬牙道：「又是這個老不死在作怪！」

這個「老不死」是誰呢：

原來這個銀髮老人，就是馬飛虹的授業恩師——金杖老魔岳如鱷！

岳如鱷在江湖上的名氣極大，他被人稱爲「老魔」，是在三十五前的事。

那時候他才四十歲，但已被人冠以「老魔頭」的雅譽。

事實上，三十年前的岳如鱷，的而且確是黑道上一號心狠手辣，無惡不作的大魔頭。

但近二十餘年來，岳如鱷的作風已改了。

可以說，他已改邪歸正，不再幹那些傷天害理的事。

然而，江湖中人對於岳如鱷的印象，還是不怎樣好。

不少人對岳如鱷全無好感，但馬飛虹却例外。

他跟隨岳如鱷練藝多年，對於這個師父的脾氣、性格、心地都瞭解得很清楚。

他知道岳如鱷絕不是那種卑鄙無恥之輩。

他以前心狠手辣，是因爲根本沒有人瞭解他，甚至誤解他，使他的性格變得極其殘酷、極其古怪。

然而，人總會變。

岳如鱷能變壞，也能變好。

到了晚年，岳如鱷對於江湖中的是非恩怨，已無意插手多管，更不會去幹那些傷天害理的事。

但這一次，岳如鱷又來了。

他本來就是一條神通廣大的老狐狸，燕崑雖然可以瞞天過海，把中原羣雄玩弄於股掌之間，可是，他還是算漏了岳如鱷這一着。

原來岳如鱷一直對蜈蚣門的事都很留心。

他知道燕崑並不如一般江湖中人想像中那股清高，他絕不是眞正的正人君子。

這一來，形成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局面。

岳如鱷一直都沒有放鬆蜈蚣門，也沒有放鬆燕崑。

燕崑以爲可以把中原羣雄一網打盡，但想不到橫裏竟然殺出一個岳如鱷。

岳如鱷很順利地，把困在冰島上羣雄救出。

這一次，燕崑有點光火了。

他一手策劃的「妙計」，想不到居然會被岳如鱷所破壞。

燕崑絕不能把這些人放走。

他突然從懷中取出一根銅哨。

銅哨一吹，冰冷的海面上冒出了十餘艘白船。

十餘艘白船直向羣雄逼近。

這又是一場可怕的江湖浩刦。

（三）

岳如鱷在那艘大船上，露出了一陣愉快的微笑。

「他媽的，這些兔崽子眞的不知死活，居然敢向老夫的船打主意。」

羣雄在船上人聲鼎沸。

「燕崑眞他媽的不是個好人！」

「他簡直不是人，他媽的原來竟是個僞君子！」

「咱們跟這些灰孫子拚了！」

「貧道事前也沒有想到，名滿天下的天闕刀聖，原來竟是這種人。」

「所以說嘛，人不可以貌相，江湖上又有誰知道燕崑的底細呢？」

「還是岳老俠精明。」

「岳老俠是咱們的救命恩人，咱們推擧他爲武林盟主！」

「那麼現任的武林盟主呢？他又怎樣呢？」

「把他廢掉不就是了？」

「胡說！」

最後兩個字是岳如鱷先說的。

他吸了口氣，道：「老夫對於甚麼武林盟主的玩意兒，一點興趣也沒有，何況現任的武林盟主，又是老夫的老朋友，你們若要廢掉他，豈不是存心與老夫過不去？這又他媽的是甚麼道理？」

「對！」

「的確不是道理！」

「閒話別再多說，蜈蚣門的兔崽子巳湧過來啦！」

一時之間，磨拳擦掌之聲不絕於耳。

岳如鱷淡淡一笑，指着前方：「那裏又有一座冰島，這座冰島很不錯，正好與蜈蚣門的王八蛋們拚一拚。」

羣雄歡呼之聲四起。

巨船果然逐漸向另一座冰島駛近。

巨船剛靠近冰島，那些小船巳追及大船。

小船上的，當然都是蜈蚣門的高手和各級武士。

燕崑也親自率領着七八名刀手，直殺過來。

馬迴心中一陣絞痛。

他一直以來，都以身爲燕崑的師弟引以爲傲。

但現在，情況變了。

引以爲傲巳變成了引以爲恥。

這是多麼痛心的事！

燕崑現在巳把本來的面目表露無遺。

馬迴避開了他。

在這個時候，馬迴除了避開燕崑，又還能怎樣呢？

他總不能助紂爲虐。

但他也不願同門相殘。

反正在這種環境之下，是絕對不愁沒有人去與燕崑拚命的。

果然，馬迴剛離開片刻，立刻就有三個叫化子，分別手持打狗棒，向燕崑湧了過去。

燕崑冷笑，道：「憑你們這些臭叫化，也想對付老夫？簡直不知死活！」

三個叫化子並不答話，同時施展打狗棒法，招式倒也兇狠非常。

可是燕崑根本就沒有把他們放在眼內。三個叫化出盡全力，施展渾身解數的功夫，但總是無法佔有優勢。

反而燕崑奇招迭出，在十招之內，就巳有一個叫化子重傷倒地。

在這個時候，這一座平時絕無人跡的冰島，巳變成了人間地獄，一片血肉模糊的世界。

× × ×

羣雄大戰羣魔，打得燦爛無比。

馬飛虹一劍當先，把蜈蚣門最兇狠毒辣的幾個刀手殺得片甲不留。

他的劍法是瀟洒的，但瀟洒中却又帶有三分辛辣的殺氣。

只見劍氣蕭蕭，幾個刀手相繼倒在馬飛虹的劍下。

岳如鱷大笑，道：「好！眞好！不枉爲師一番教導也！」

他一面大笑，一面金杖不停揮動，又有幾個蜈蚣門的魔徒，給他打得頭破血流，雙眼凸出。

但在另一方面，蜈蚣門也有極強大的潛力。

羣雄力拚魔徒，除了馬飛虹與岳如鱷比較輕鬆外，其他的人却並不怎麼寫意。

點蒼派的劍道人，向來自負劍法不凡，但在這一役裏，他身上也是傷痕纍纍。

幸而他的劍法畢竟是江湖一絕，別人雖然傷得了他，但到頭來還是多半死在他的劍下。

（四）

大戰一直激烈地持續着。

蜈蚣門與羣雄的人數仍然一樣。

那是指活人與死人合計而言。

他們沒有溜掉任何一個人，但死傷却是不計其數。可以說，躺下去的人越來越多，但能够站在地上的人却是越來越少。

燕崑早巳把丐帮的三個叫化子全部解決，他的刀法果然厲害。

現在，他面對着的對手是馬飛虹。

但馬飛虹却不願意對燕崑下殺手。

燕崑畢竟是馬迴的師兄，論輩份，他是馬飛虹的長者。

岳如鱷看出這一點。

他看見馬飛虹對燕崑處處忍讓，但燕崑却下手絕不留情。

馬飛虹是他眼中尖銳的利刺，此人不除，日後豈能安枕！

岳如鱷突然喝退馬飛虹。

「退下！」

馬飛虹立退。

岳如鱷的臉孔，變得很冰冷，他一直都與羣雄輕鬆談笑，但這時候却比官府大

人上堂的時候還更嚴肅。

燕崑目注岳如鱷，臉上的神態也極是深沉。

一幕驚天地泣鬼神的決戰即將展開。

兩人都像石像般站在那裏，動也不動，倏地，燕崑嘴角間露出了一種充滿濃厚殺機的笑意。他的手握着天闕刀，目光却像釘子般釘在岳如鱷的臉上。

「想不到你還沒有死。」

「沒有，」岳如鱷冷冷一笑：「你當然希望老夫早一點離開這個世界。」

燕崑道：「不錯，你是我在中原武林爭霸的最大絆脚石。」

岳如鱷忽然重重的嘆了口氣：「但無論怎樣，你的計劃絕對不會成功。」

「哦！」燕崑道：「岳兄何所見而云焉？」

岳如鱷冷冷道：「就算岳某不在世上，江湖中還有不少伏魔之仕，他們絕不會放過你，你的本領再大也絕對無法與中原武林所有高手爲敵。」

燕崑嘿嘿一笑。這些說話對他來說，簡直就是多餘的廢話。

燕崑在江湖上給人的印象，一直都是個謙謙君子，但實際上他很驕傲，他覺得世間上能與自己相提並論的人，實在是太少太少了。所以，岳如鱷的說話，他沒有聽進耳朵裏。他現在最有興趣的，是殺人。他要殺岳如鱷！

× × ×

岳如鱷站在雪地上，等待燕崑出手。

燕崑也沒有讓他久等。

颯！颯！颯！颯！刀風颯颯，天闕刀在一刹那間，巳連發四刀！他的刀法，本就是江湖一絕，但一直以來，他却沒有把自己的刀法在別人的面前展露過。這時候強敵當前，他巳再無保留的餘地。

岳如鱷大笑道：「果然有點道行，難怪天下英雄豪傑，都給你弄得團團轉。」

燕崑沒有答嘴，他的刀勢極快。

岳如鱷突然向左側閃退三尺。

他這一退之勢，快如閃電，而且金杖也從另外一個方向疾擊燕崑左脇。

就在這電光石火的刹那間，燕崑的身形最少巳變動了七次。

他的身法轉動靈活，而且刀法越變越是刁鑽辛辣。然而，岳如鱷的金杖雖然沉重，但他的杖法却比燕崑身法還更靈活。

燕崑身形七變，岳如鱷的杖法也同時七變。燕崑的臉色開始變得有點不好看。

無論是誰給對手如此步步緊逼，他都一定會驚怒交集的。燕崑縱橫江湖數十年，可說從來也沒有遇到這種情況，看來，岳如鱷的確不好對付。

岳如鱷氣勢大盛。

但就在他巳勝劵在握時，他突然彎下腰，重重一咳。他的喉嚨發出「咯」的一聲。他咯出的不是痰，而是血。

這一來，連燕崑都有點意外。

但他立刻明白，岳如鱷雖然武功極高，但他顯然巳有病纏身。

燕崑當然不會錯過這種機會。

就在岳如鱷吐血的時候，燕崑巳反守爲攻，一口氣勢出二十三刀。

這二十三刀，每一刀都殺氣騰騰，刀勢暴起暴落，端的令人防不勝防。

岳如鱷的攻勢，彷彿全部散渙，胸前更露出了一個缺口。

燕崑冷笑。這一個缺口，巳可以使天闕刀長驅直進，取掉岳如鱷的性命。

燕崑再發第二十四刀。

這一刀，直取岳如鱷的心臟！

（五）

燕崑這一刀，就連他自己也覺得相當滿意。看來岳如鱷巳無法再避得開去。

可是，就在這一刹那間，一道青淡的劍芒，突然就從燕崑的頭頂上罩了下去。

這是馬飛虹的劍。

燕崑怒道：「好小子！」

只不過三個字說話的時間，馬飛虹的劍巳像一條毒蛇般捲向他的頸子上。這一劍的速度，也是燕崑所想像不到的。

他無暇再去刺殺岳如鱷，保命要緊。

刷！刷！他連發兩刀，護住自己的頸子。但馬飛虹的劍勢一變再變，忽然又向下再沉數寸。

這一來，他的劍尖巳幾乎觸及到燕崑的背心要害。

燕崑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他連忙施展鐵板橋功夫避過。

岳如鱷大聲道：「徒兒，來得好，與這種無恥之徒交手，就算用車輪戰却又何妨？」

驟然聽來，岳如鱷這一番說話未免過份一些，但實際上他也沒有說錯。

燕崑本來就不講甚麼江湖義氣。

他出賣了自己的師弟，更對中原武林羣雄佈下一個大陷阱，若非岳如鱷早巳料到他有此一着，此刻羣雄恐怕巳變成了「羣屍」。

馬飛虹獲得師父的鼓勵，氣勢更盛。

燕崑遭此突襲，步法居然變得很凌亂。

岳如鱷與馬飛虹聯手，對付燕崑，戰況更加燦爛無比。燕崑刀法雖然厲害，可是在馬飛虹與岳如鱷聯手之下，他頓然有難以招架之感。尤其是岳如鱷，雖然他一度吐血，但他仍然有極强大的潛力。他每出一杖，都足以威脅到燕崑的性命。

燕崑勉力支持。但他的氣數巳盡，終於在岳如鱷師徒聯手夾擊下，被岳如鱷一杖重重撞在心窩上，當場吐血身亡而死。

這一戰，中原羣雄終於還是勝了。

但這是苦戰之下才獲得的勝利，所以，這是苦戰、苦勝！

（六）

五陵山水圖的秘密，終於在江湖上傳了開去。這秘密中的秘密，原來就是這個秘密根本就完全沒有秘密。

那只不過是燕崑欺騙天下英雄的一種手段。

馬迴沒有怪任何人。他沒有怪燕崑。

他唯一的感覺，就是心中一陣陣的絞痛。

就算燕崑怎樣不好，他畢竟還是他的師兄。

馬迴爲人，一向鐵面無私，這是江湖中人所共知之事。

但這一次，他彷彿軟弱下來了。

人總會變。尤其是年老之後，變的更多，變的也更快。

又有誰能了解馬迴此刻的心情呢？

——全文完——

武壇軼事

蔡贊勇挫生霸王

嚴霜・文

在武俠小說以及電影裏面，經常提及贊先生，他是一個很有名氣的商人，但却武功精湛，鐵橋三的門人當中最出色的就是他，故此值得談談。

贊先生姓蔡，叫做炳垣，香山人，賺了大錢，在廣州寶華坊建了一座十分華麗的園林別墅以娛晚景，不知如何忽然想學武功，向朋友和親戚打聽，再三查問，然後知道鐵橋三這個人在武林中首屈一指，蔡贊想學這一派的武功，立刻寫信寄去，但却沒有人收信，後來他派人到那裏去，把他親筆寫的信送交鐵橋三，但却閉門不納，到了第三封，竟然發覺那封信已經撕開做幾截，由門內拋出來，蔡贊引以為奇，覺得這種人不近人情，初時有些憤激，後來想想，鐵橋三乃係武林中的高手，不求於人，並非寫信就能夠召他來見的，於是自己親往鐵橋三的寓所求見，這樣做，也許有希望學得武藝，想定之後，他就按址前往。

翌日早上，蔡贊沐浴更衣，到了鐵橋三所居之處，剛剛敲門，那扇門就從門內打開，有一個老翁好像一株大樹似的站着，顴骨露出，臉容瘦削，有如病夫，只是一對眼睛烱烱有光。

蔡贊打恭作揖問他是否鐵橋三，老翁注視他一會，說：「老拙就係鐵橋三矣，尊駕何人呢？」

蔡贊連忙說：「我就是蔡贊，今日有機會拜見鐵橋三師傅，非常榮幸，可否入內一談呢？」

鐵橋三的性格十分爽朗，說：「蔡先生是富貴中人，我長年隱居，等於遁跡空門了，你實在無求於我，忽然到訪，當然有些話想對我說的，究竟因何而來呢？」

蔡贊十分誠懇的說：「我只是想學習武功。」

鐵橋三失笑起來，說：「先生是西關有名氣的富商，嬌生慣養，怎能紮馬開拳，做這種乏味的舉動呢？再者，閣下年事已高，技擊一事，並非三幾天就可以學習得來，一定要十分艱苦，然後有所成就，如果學了三幾個月就停頓下來，我固然白費心機，浪費時間，還是到舍下坐談幾句好了，不必再談武功。」

跟着他打個手勢，兩人同入客廳。

儘管如此，蔡贊已經發覺肯讓他入內，心裏高興，坐定之後，蔡贊想盡辦法說服他，自稱他跟普通的富家子弟不同，而且沒有仇人，再者他練習武功只是想保健，至於自衞，乃是其次，富戶應該學習武藝，就因為他有金錢銀両揮霍，如不練武，往往沉迷酒色，這兩條路截然不同，他已下決心，非學武功不可。

說完這番話之後，他就立刻在鐵橋三臉前跪下來，跟着叩頭，額角撞地，發出蓬蓬之聲，鐵橋三拂袖而去，過了半個時辰，他走出客廳看看，發覺蔡贊仍然跪地叩頭，額角已經又紅又腫，再叩就會流血，鐵橋三扶他起來，說：「我教你練習武功，不必叩頭。」

蔡贊說：「如果鐵橋三師傅眞想教我武功，最好到舍下居住，我的家裏有許多間客房，可以讓師傅靜養，而且你早晚教授我的武功，我不必遠道而來。」

鐵橋三隱居郊外，根本上就是担心有仇人襲擊，故此，聽了蔡贊此言，他就點頭答應，最低限度住在富室的客房之內，出入不易，外邊的人也不知道他忽然失踪，住在何處，對於靜養，以及避免仇家這兩種情況都是有好處的，故此就答應了蔡贊的請求，但却輕視蔡贊，認為此人乃係富貴中人，只是口裏說說，實際上難以學習武藝，不過，入居蔡家之後，他發覺蔡贊確有恒心學習，然後逐漸教授武功。

鐵橋三說：「南派的武藝首先學習站椿，因為紮不穩，發拳無力，而且很易給人推倒，再又因為紮馬的時間較長，等於練氣，連打一個時辰，不會傷氣，如果沒有這種基本功夫，就算學到拳脚，也難以跟高手過招。」

他說完這番話，就教蔡贊各種馬步，不至於血氣上浮，上重下輕，兩個月後然後教他如何打沙包，並未開拳。

沙包就是普通的沙袋，貯滿細沙而已，不過，鐵橋三的沙包却有些特別，有高低之分，打高袋再打低袋，務求發拳踢脚，能够把腰馬之勁打出，他很有興緻的對蔡贊說：「一般人沒有打過沙包，或者雖然懂得打沙包，但缺乏名師指點，有力無勁，仍是徒勞無功，打沙包必須練到力透四關，所謂四關即是：肩、肘、腕、拳，凡人之力聚於肩膊的甚衆，一個人隨意可以用肩、膊托起一百幾十斤，那一百幾十斤的氣力落到手踭，那就困難得多，落到手腕就難上加難，如果肩膊之力能够直達拳鋒，打中沙包有幾百斤力，難之又難，故此，必須先學紮馬，再學打沙包，練到身上有勁，才可以學習拳脚。」

鐵橋三不但這樣說，還把袋裏的沙每日增加多少，如是者再過三個月，然後開始練拳。

蔡贊苦心學習，逐漸能够發揮拳勁，把沙包打到往來如飛，打完沙包，臉不紅，氣不喘，面有得意之色，鐵橋三笑道：「你切勿自滿，你現時所做的只是初步功夫而已，技擊入門，首先要練習剛字，其次就練習柔字，再其次練習一個活字，一定要能够以柔制剛，而且活學活用，才可以把本身的勁發揮出來，否則，肌肉結實，雖是彪形大漢，但却是紙老虎，衝打敵人，給人閃避，往腰間一推，整個跌倒，這種人一生學習武功，亦屬無用，故此，你的腰馬靈活之後，就要講究橋手，我們這一行稱鐵橋，故此橋手必須堅實，一定要剛柔同練，所謂剛字，即是用前臂往木椿之上打落，務求與堅實的酸枝木椿同樣結實，甚至把木椿打斷，另一方面，仍要練習一個柔字，我給你用繩子浸油結成一個圈，放在左右兩手的前臂與手腕之間，忽上忽下忽左忽右，隨勢起落，或進或退，練習已久，雙手靈活，敵來之手自然懂得招架出擊，此乃圈手是也。圈手有大小之分，必須循序而進，先學剛硬的橋手，再學大圈手，後來愈收愈細，兩手齊發，翻騰勾割沉格挑擋，全部由兩手支配，不必經過腦袋，連消帶打，無須換手，最後才教拳法，只是一套拳法已經够了，它稱做「鐵線拳」。

蔡贊聽了鐵橋三這番訓言，下了更大的決心，如是者苦練了七年，把鐵橋三的功夫全部學到八八九九，不料一晚鐵橋三因為感冒之後練功傷了內臟，忽然病逝，蔡贊含哀把他葬於白雲山脚，立碑紀念，此後武林中人就知道蔡贊是鐵橋三首徒，不過，蔡贊經常隱居在家，很少與武林中人來往，二來他是富室，不會與武林中人交談，故此，蔡贊的功夫如何，無人知曉，甚至蔡贊本身亦不知道自己的功夫究竟到甚麼程度，很想找個機會跟高手過招，却又不知道誰是高手，再者，他自己打輸，絕對不成問題，萬一贏了對方，使對方無顏立足，遠走高飛，那就結怨於人，甚為不值，故此他雖有此念，亦無機會發揮本領。

有技在身之人，不論遲早，總有人挑戰的，故比，蔡贊的盛名漸响，難免跟高手過招，那天，他的一名近身壽辰，他到該處轟飲，飲到半醉，各人紛紛推重蔡贊，很想他表演一些武藝娛賓，蔡贊乘着薄醉，說：「我的功夫只是實用，過招的時候才可看出高低，個人表演，簡直呆木不堪，不過，練習武功多年，略有氣力，看來揀些沉重器物，表演一些功夫就算。」

各人齊聲向他致敬，蔡贊大喝一聲，站了起來一手向他的椅下打落，並非緊握頭，只用右手的前臂打落而已，那張是有名結實的酸枝馬胡，乃是木料當中最為結實者，他一手打落，便即打碎，連落三手，三張結實的酸枝馬胡俱是碎裂，他有意借此顯出橋手的氣勁，是表示他係鐵橋三的徒弟，各人看了當然稱讚不已。

蔡贊聽了如雷掌聲，非常高興，不料座上有一名姓張的武林高手，綽號生霸王，單名霸字，當時不敢當面求敎，但却在事後派人跟踪蔡贊，打算找個機會迫他出戰，不久之後，他派出的人密報，蔡贊到了紅船之內，打算從廣州開船到江門看看演戲，他聞訊喜出望外，趕快坐船趕達江門，早作準備，那天，蔡贊所搭的紅船抵埗，船已泊岸，忽然聽到人聲嘈離，各人看見一名彪形大漢，紮起四平大馬，在船頭艙板上面站穩，因為他擋住去路，雖然搭了跳板，岸上的人仍然無法下船，船上的人也無法登岸，有人推他不動，拳打不傷，好像打在鼓上，發出蓬蓬之聲，顯然是個功夫極深的高手，此人一雙眼望定船內艙位哈哈大笑，說：「我就是生霸王張霸，除非蔡師傅出來把我推落海裏，否則，我絕不讓步。」

這句話等於挑戰，船上有許多人勸他不要這樣幹，他絕不讓步，一來他的下體穿了護陰物，二來他的一雙眼烱烱有光，雙手叉腰，隨時保護上門，眼或咽喉不會受到襲擊，故此，各人亦不敢貿然向他的眼睛撲攻，只是拳打腿踢，看來此人練過金鐘罩，鐵布衫之類的功夫，渾身堅如鐵，無法可想，只好讓蔡贊自行決定如何應付。

蔡贊聞訊立刻走出來，向張霸瞪了一眼說：「你就是生霸王嗎？」

「是的。」

蔡贊再說：「我和你無冤無仇，何以你忽然攔路挑戰呢？」

「你跟我沒有寃仇，不過，你的師傅鐵橋三曾經把我挫敗，他已身亡，我無法向他尋仇了，只能把他的高徒打傷，報一箭之仇。」

聽了此言，蔡贊看看他，然後醒悟起來，這傢伙大概是那天飲宴的時候看見過他用橋手打碎酸枝馬胡，顯然是鐵橋三的高徒，然後有這種情形發生，他嘆息了一聲，說：「生霸王，高手過招，一打就傷，不是你死，便是我亡，還是不要迫我出手好些。」

生霸王哈哈大笑，說：「我站在船上，任你隨便打，拳打脚踢，悉隨尊意，如果在三招之內你無法把我打傷，就輪到你站穩給我衝擊，如此決定好不好？」

蔡贊冷然說：「像你這種人，功夫有限，居然斗胆跟我比武，坦白點說，我只是一招，已經把你打傷，第二招就把你踢落海中，如果你有人跟着同來，就叫他們到海裏打撈，你不會死的，只是重傷而已，不過，此後你就再無法在江湖上立足了，這是最後的忠告，連發兩招，你就身受重傷。」

他是善意勸告的，殊不料對方聽了發生誤會，以為他大言驚人，笑得更响，說：「好的，你發招好了，我暫時閉氣練功，準備迎戰，不再開口。」

生霸王的神色凜然，跟着運氣，全身有如鐵鑄一般，各人曾經向他猛攻，全是無濟於事，他們實在想不到蔡贊如何兩招一脚把他踢入海中，故此，大家集中精神去看，定眼看時只見蔡贊忽然張口，有一塊黃痰從口中飛出來，打中生霸王的臉部，突然受到黃痰襲擊，生霸王的眼睛震了一震，不自覺的睜大眼看看，於是氣功便散了九分，就在此時，蔡贊的右手已經向他出擊，用二龍爭珠的手勢，兩隻手指向前一插，插入了生霸王的左脇，順手一拉，整條骨拉出來，跟着飛出一脚，生霸王在劇痛之下，如何能够站穩呢？竟給他一脚踢開一丈過外，跌入海中，船夫看見了大聲喊救，跟他同行的人趕快划船到海裏把他撈起急救。

蔡贊經此一戰，名氣大响，至於生霸王，正如蔡贊所料，傷愈之後，不敢外出，後來全家搬走，不知所終。（完）



雌虎狂龍故事

碟仙（中）

馬雲·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狄氏工廠一再發生命案，女工胡安琪及勞佩玉先後被殺，繼而酒吧女郎蘇絲又在寓所遇害，這使得警方人員爲緝兇破案而疲於奔命。負責偵辦胡案的是石勇探目。當他正着手進行偵查該案時，恰又發生勞佩玉命案，而勞案却由另一探目洪發負責偵辦。由於胡、勞兩案發生之地點與使用兇器、行兇方法……多有類似之處，所以石、洪兩人在偵查工作上，經常協調，在石勇追踪疑兇至蘇絲寓所却發現蘇絲已被殺害時，石勇接洪發通知，說有人挺身而出，願協助偵查勞案。石勇便與姜氏姊弟離開現場，同到狄氏工廠，再度展開偵查……

捉疑人　車場苦追踪

女工們大部份集中三樓，她們的工作就是負責修葺以及包裝，加工等等。男工們都在二樓和地下。

石勇於案發後，奉命前來調查。他視察過現場的情形之後，覺得兇手可能是工廠中人。

因爲，第一：兇手的動機，極可能是「因姦不遂」。

當時工廠既然已下班，死者和兇手又如何能在這裏逗留？

因此，石勇假設兇手必然與死者互相認識，但胡安琪不肯就範，所以被殺。

第二：大門下了鎖，出口處均有看更把守，兇手若非熟悉環境，又如何能安然離開現場。

所以，石勇首先向工廠內的人調查。

但根據看更們說：每晚工人下班後，他們必先巡視各部門。他們將分別把大門鎖好，然後每隔若干時份，再看一次。

這裏的看更總共有兩人。

這是一間私人工廠，經營方式也較爲特別。

香港寸金尺土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只要有一間工廠，就恨不得二十四小時不停的生產。即使用「三班制」去請工人亦在所不惜。

但是，狄氏工廠的老闆狄旭暉，却有另一套想法。

他不打算全力生產，只穩打穩紮的，有限度地接下外地的訂單。

每天只用一班工人，入黑後就關門休息——人休息，機器也休息。

這是他自己名下的物業。許多朋友都說他不懂做生意，不識得利用，可是他却不管。

朋友們認爲：如果他懂得利用，這幢四層高的舊建築物，早該拆了，建成一幢十多層高的工廠大厦，單是收租也已經够了。但是，狄旭華是個怪人，他只喜歡做他自己的事。

在朋友面前，他是個宿命論者，凡事聽天——他覺得一個人一生是前世註定的，一點兒也不能容許你勉强。

也因此，他只安安份份，做有限度的

小東主，不求急進。

所以，每天當工人們下了班之後，這間工廠便交由二名看更照顧。

夜間，看更們大都得過且過，只求沒有夜盜，他們便心滿意足了。

他們巡視各處時，只循例以電筒四處掃射一輪，看看沒有什麼可疑的，便算交代。

因此，胡安琪的屍體被一堆紙盒遮掩，他們也未發覺。

此外，各處出入口沒有被人撬開，窗戶完整，他們便可以安心了。

當晚他們就見不到有任何動靜。

所以，他們並未發覺這兒已發生了命案。

直至各人上班後，事情才變得轟動。

胡安琪衣衫不整，但事後經驗屍證明，她只是身有瘀痕，並未被污辱。

但問到當晚值勤的看更，竟未聞有人呼救聲，或樓上這兒傳下去的搏鬥聲。

胡安琪爲什麼會在這兒出現？

根據打鐘咭的顯示，當晚她並未曾離去。

打鐘咭是一種考勤設備，工人什麼時間上班，什麼時間下班，都由自動設備的計時系統，將時間一分一秒的，印在咭片上。

可惜看更只顧及保安方面的事情，不理會其他紀錄。

所以他們只憑肉眼所見，看過沒有人留下，也就算責任完了。

當晚這兒既然不可能有人存在，那麼，胡安琪爲什麼却躲在這裏？

她可能與某人有約吧？

然則，此人又是誰？

他們相約的地方，爲什麼要選擇在這裏？

石勇把問題想了一次又一次，總是想不出一個結果來。

看更既然說當晚這兒沒有人，却偏偏多了一具女屍——胡安琪。

憑此可見，看更的說話未盡可信。

他們可能看走了眼，也可能是：胡安琪存心規避他們的視綫。

胡安琪之外，還有一個兇手。

那兇手無論是誰，一定跟胡安琪很有默契，否則二人不會躲在這裏，一齊迴避着看更的巡視。

胡安琪與誰有約？

這似乎要由她的私生活開始入手，然後才可以查出結果來。

但是，根據胡家家人表示：胡安琪是個很孝順的少女。

她自小沒有父親，只有母親和弟弟。弟弟年紀太小，只有十餘歲。還在求學時期。

胡安琪也只有二十一歲。

自父親死後，她一直出來工作，靠雙手維持一家三口的生活。

胡安琪沒有男朋友，這是胡母說的，她弟弟也沒有見過姐姐有男朋友。

胡安琪會不會在工廠之內結識另外一些男工？這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

但是，根據廠內工人說：胡安琪雖然長相漂亮，對人的態度却是凛然。尤其是男性們，她似乎還未有興趣結交男友。

至於與她共稱「四大美人」的其他三名女工的意見又如何？

勞佩玉未遇害之前，認爲她有「同性戀」的傾向，所以對男人沒有興趣。

但何秀珠却認爲她絕對正常，因爲胡安琪有家庭負担，還不想結婚，自然也就不想結交男朋友。

她與女工們相好，只是表示她的人緣好。事實上，她也沒有跟個別女工表現得特別好。

至於另一個「四大美人」的范玲，却保持心直口快的態度。

她說：胡安琪是個騷在骨子裏的美人兒。

她的意思是：胡安琪這一類女人，看上去固然美，再看下去，男人一定心動。

事實上，石勇辦此案的初期，也同意范玲的見解。

胡安琪既然沒有個人的戀愛生活，那麼，男女關係大概也不致攪得太過複雜。

石勇也想過：胡安琪可能偷偷與男工戀愛，雙方在此偷情。

有些女人很奇怪，表面冷若冰霜，但內心却熱如火山。

胡安琪很有可能正是這一類內熱外冷——俗稱「熱水瓶型」的女人。

但據各男女工人表示：胡安琪並未與廠內男工們來往。

案發後，警探甚至查問過許多男工，包括三樓的管工許賢在內。

可惜，一切都毫無證據。

現在許賢似乎逐步露出了馬脚。

假如許賢就此失踪，他可能是眞正的兇手。否則，石勇想抓證據，似乎不易。

但無論如何，警方正在全力追尋他的下落。

可惜至今他仍無音訊。

石勇對姜玲玲道：「在這裏，我相信再也看不出什麼。」

姜玲玲也說：「是的，我有個主意。讓我去找找胡安琪的媽媽。」

「沒有用的，都問過了。」石勇道，「現在我們先到偵探部去，看看洪發那邊怎麼樣了。」

然而姜玲玲表現得十分固執。

她說：「你有你去偵探部，我有我去找胡媽媽。我們分頭進行。」

石勇沒有意見。

姜小明却沒有跟隨任何一方，竟然也要單獨地行動。

玲玲問他：「你要到那兒去？」

「找一個人。」小明故作神秘。

「找誰？」石勇也給小明吸引住了。

小明道：「回頭再告訴你們！」

說完，他一溜烟的，走了！

石勇瞪住他背影：「小明將來必然是個大偵探！」

玲玲也說道：「是的，他非常仰慕你呢。」

× × ×

石勇回到了警局。

偵探部的同事告訴他，洪發探目正在另一間房間內，盤問一名可疑人物。

石勇急於要知道勞佩玉之死是否與胡安琪有關。所以他立即過去。

× × ×

洪發探目現在面對着的，是一名鐵騎士——開機動脚踏車的人。

在香港，習慣了稱這一類機動脚踏車爲「電單車」。

這年青人叫童濟平。

原來洪發所稱：在電台、電視台發出的警方呼籲之後，不久即與警方連絡的人，就是他。

童濟平自稱可以協助警方破案。

他說：當晚，他曾目睹三名青年人，開着一輛陳舊汽車，在山邊卸下了一具屍體。

那就是勞佩玉的屍體。

那時他剛在山邊修理他的電單車，但由於角度關係，他沒有被對方發覺。

他既然是一番好意地，來向警方投案，協助警方調查，爲什麼洪發探目如此無禮對待他？

原來有一名探目認出了他，曾經犯過案。再加上他未提供消息，先向洪發討價還價，這才令洪發覺得他靠不住。

但從另一角度看，又不能就此輕輕將他放走，所以才扣留他，仔細盤問。

洪發十分生氣！

他以拳頭相向：「小子，你準是活得不耐煩了。你再不講出眞話，我可要動手了。」

童濟平道：「你可不能打人，我來向你們提供消息，只是一番好意。」

洪發道：「爲什麼你老是不說出那汽車的車牌號碼？」

「我沒有看見。」

「既然沒有看見，爲什麼剛才又說：如果，我提供若干報酬，你就提供更多消息？」

「我只是想來個公平買賣，又有什麼不對？就像路邊小販買賣一樣，價錢不合，雙方拉倒算數好了。」

「你想算數就難，想老子拆下你幾條筋骨却比較易！」

洪發說着，一手揪住他的衣領！

他正待毆打童濟平之際，突然有人喝住他，那是石勇。

石勇對洪發說道：「把他交給我，好嗎？」

洪發道：「沒有用的，這種人，除了拳頭之外，什麼都不怕。」

石勇笑語洪發：「我有個綽號叫什麼，你可記得麼？」

「殺人王？」洪發開玩笑地說，「但那是過去的事。現在你斯文多了。」

石勇苦笑道：「有時候我也會神經發作，你忘記了嗎？有一次，我把一個頑固的疑人打到半死，結果抬進醫院住了半個月。」

「好，我就把他交給你。」洪發又說，「不過，你要有個交代給我。」

「放心好了。」石勇道，「一切包在我的身上。」

然後，他又向童濟平示意：「我們走吧！」

童濟平如釋重負。

雖然剛才他也聽到二名探目的對話，但是，他對石勇的外型較具好感。

他不相信石勇比洪發更粗魯。

石勇把他帶進了另一間房間之內。

這是警局內一系列房間其中之一。

這一類供偵探部人員使用的房間，每間只有一張枱，二張椅子。

此外，就是四壁蕭條。

石勇關好門，遞上香烟。

童濟平也接過了。

石勇爲他點火，一邊叫他坐下來。

童濟平抽了一口烟，噴了出來：「你是否相信我？」

「那要看你了。」石勇說，「我尊重你，無論你過去做過一些什麼事。」

「你叫石勇，是不？」

「我還未自我介紹，你怎麼知道？」

「我見過你的照片，報紙稱你爲『狂龍』，但你破案的手法十分乾淨利落。坦白說，我相信報紙的話，也崇拜你。」

「謝謝你，如果沒有你，我們又如何能有所交代？」石勇道。

「請相信我，我是眞的見過那車子。當時天色黑暗，但車尾燈沒有熄。」

「那麼，你一定見到車牌吧？」

「是的，我見到。」

「爲什麼你不肯對洪探目說？」

「他太惡，沒有理由這樣對我。我是自動來找你們的，但必須有代價。這又有什麼不對呢？」童濟平又道：「不過，石探目，對你，我不會要求太高，但目前我被貴利王迫到走投無路，你能否借我五百元？」

「好，我借給你。」石勇將銀包取出，抽了五張百元面額的鈔票給他。

石勇的大方，令到童濟平大大地感到意外。

他幾乎不敢接過那五張鈔票。

石勇一邊塞鈔票到他手心，一邊又說：「朋友有通財之義，這是我私人的錢。你可以拿去應急。如果你所提供的情報的確在公事上有用的話，我可以向上司申請綫人費，那時你再還給我好了。」

童濟平感激流涕。

他經常被警探凌辱，但是，他偏偏不怕。

石勇的名氣他是聽過了的，但他不知道石勇升了級之後，已有了極大的改變。

以前石勇十分粗野，手段比洪發更辣。否則人家就不會稱之爲「狂龍」了。

童濟平道：「石探目，坦白告訴你，剛才我那一番話全是假的。……」

「什麼？」石勇彷彿上了當，呆了一呆！

許多綫人往往就是不怕死，爲了賺取綫人費，不惜說謊。

正是「明知山有虎，偏向山中行」。

然而，童濟平却立即更正：「你放心，我說剛才一番話是假的，並非有什麼反悔，只是爲了節省你查案的時間。」

石勇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很簡單，你現在可以直接去找一個人，不必轉彎抹角地，去查那車牌了。」

「找誰？」

「一名修車技工阿德。」

「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還新修車廠。」童濟平道，「就是靠近青年會那一間。」

「是他做的？」

「我不清楚，但我認得阿德，更認得

那舊車。阿德負責開車。」

「總共有幾多個人？」

「三個。」

「其他二個呢？」

「我不認識，只認得阿德。總之，你找到他時，千萬別提我。」

「放心，我會做的。」

× × ×

石勇探目在道義上不想邀功，所以把洪發探目一齊帶來。

還新車廠很大。

有許多汽車都正在修理。

石勇讓洪發作主，先去找一名汽車修理技師——也是這班技工們的領班。

洪發探目先向技師表明了身份，然後問及「阿德」這名字。

這裏面的汽車修理技工很多，技師一時也無法確定阿德在那裏。

因此，他也要一邊放眼四望，一邊問其他技工：「阿德在那裏？」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石勇看見一處「地槽」之內，有人悄悄爬了上來！

那人鬼鬼祟祟的，讓汽車遮掩住，就想繞道逃去。

石勇眼明脚快，一聲吆喝：「不要走！」已是立即縱跳過去！

洪發也聽到了。

他也迅速採取行動，繞到另一邊去兜截。

那年青人神色張惶，身上的工作服滿是油污。

他，正是阿德。

阿德有如驚弓之鳥，飛也似的，繞着汽車陣，迂迴地逃走！

石勇一邊走，一邊還小心翼翼地，注意地上那些油漬。

因爲這是修車廠，一不小心，就會跌倒。

洪發探目的行動雖則遲了一步，但却看清楚了形勢。

他看見阿德企圖由另一度橫門逃去，所以他沒有跟隨住石勇去。

洪發迅速繞到了接近橫門的空地那邊去。

果然，阿德就由橫門逃了出去！

洪發揚聲叫住：「不要走！再走我開槍！」

但是，阿德沒有理會他！

他果然拔出了手槍來。

石勇在那邊見了，忙叫道：「不要開槍！他逃不了的！」

石勇可能見得多了，他的同事們不知是神經緊張還是有「開槍慾」。最近頻頻傳出「警探開槍傷人」事件。

最嚴重一宗，就是一名武裝警員巡街時，在鬧市中拘捕小販。

小販任由「抄牌」罰欵。

有一名途人見狀，感到不平。他不知是同情那小販還是討厭警察。

他說了一句：「捉賊又不見你這麼勤力？」

警員就跟他口角起來。

後來那愛管閒事的途人青年走開了，警員竟自背後向他連開了兩槍。

警員果然是「好眼力」，兩槍均中青年途人的腰部。

結果，那青年自然是被人抬入醫院去了。

翌日，全港報紙均以觸目標題質問警方，市民紛紛發表意見，認爲警員不該如此過份；因爲那中槍青年並無武器。

石勇可能就是見過這一類「慘受輿論壓力」的例子太多，所以才及時喝住了洪發。

但是，阿德實在跑得很快！

洪發當初準備開槍，所以站在較空曠的位置，以便瞄準對方足部。

但現在石勇喝住他，他呆了一呆！

阿德已逃出了橫門之外。

這是用鐵綫網圍住的——屬於修車廠的後半部，前半部則是有蓋的建築物。

阿德沿住行人道逃跑！

如果洪發要開槍射擊他的話，現在還來得及。因爲子彈可以射過那些間格並不太密的鐵絲網——每個網眼最少也有丁方二吋。

但是，洪發一向尊重石勇。他不想亂來，否則石勇會怪他。

至於石勇自己，眼見對方即將逃得無影無踪，情急之下，立即發力狂衝；他沒有走向橫門，只衝向鐵絲網！

他用手爬，用脚踏，沿住一個個的網眼，朝頂端爬上去！

那鐵絲網高僅七呎左右，以石勇的身手，做得到有餘。

在警校裏，固然受過訓練。就是最近的升級試之前，他也被調到新界的訓練營，接受過特殊的技能訓練。

因此，他瞬眼之間，已能越過那幅鐵絲網，然後向外面的行人道跳下去！

數秒鐘之前，阿德就是由此逃過。

但是現在，阿德已逃得頗遠。

石勇也計算過，如果由橫門繞出，距離會更遠。

現在他只有洒開大步，直追過去！

阿德走得十分急！

他的行動已引起途人的注意，但沒有人管這「閒事」。

香港人的生活十分緊張，明知這是逃犯，也不會有人加以援手。

石勇往街上張望，目的是希望有一輛街車經過。

無奈這是橫街窄巷，那裏有街車？

突然間有一輛汽車「刷」地一聲，停在前面不到三碼處。

車內打開時，石勇剛好經過。

「快上車！」在車內叫出來的，正是洪發。

洪發探目收回他的佩槍之後，靈機一觸，向在塲的一名技師問：「那一輛車子可以即刻借用一下？」

技師朝一輛小房車一指：「請用那一輛吧！」

於是洪發立即開了那車子由橫門開出去。

他顯然也想到：如果不開槍，勢難阻嚇阿德。那麼，只有靠汽車了。

現在車子急往前駛！

阿德也逃到一處巷口。

他突然拐了進去！

香港不似台北。台北可能由於地方太大，許多橫街窄巷，一律可以把汽車開入

去。只要你自己可以通過就行。

但香港可不同了，香港有許多交通標誌，別說橫巷，即使是較狹窄的街道，也不准駛入。有些則只許單程行車——即能入不能出，或能出不能入。

石勇看得心裏明白，揚聲對洪發道：「快停車，讓我由這邊追他，你開車由那邊兜截。」

洪發心裏也了解到石勇的意思，立即停車，讓石勇自己下了車。

洪發繼續把車子開到了另外一條街道上去。

石勇由巷口追進去！

洪發的汽車可能不會這麼快就開到了另一邊出口。

石勇脚步加速，阿德也發覺了。

他們的距離只有二三丈之間。

石勇喝道：「快些停下來，你逃不了的！」

豈料巷口的另一邊，却有人叫道：「再不停下來，老子就開槍！」

原來洪發已在另外一邊兜截！

他開着的汽車還未熄火，車門甚至也沒有關上，人已衝到了這裏。

他拔槍作勢，嚇得阿德急忙忙又回頭跑。

石勇不再饒他！作勢等着他衝過來！

阿德有如狂牛。

然而石勇並未拔槍。

他只用雙手對付阿德。

阿德突然自工作服的口袋中，摸出了一把羅絲批來！

手一揮，光亮的金屬尖端閃了一下，就在石勇眼前劃過。

石勇早已有備，身子一仰，雙手迂迴繞前，出手快似閃電！

石勇扣住了阿德的手腕——就是那隻持羅絲批的手。

阿德極力反抗！

但是，他越反抗，越痛苦！

石勇伸足一撥，阿德已是身不由主的，跪倒在地上。

「哎唷！不要再用力，我投降了！」

阿德痛得淚水直冒。

石勇將他手上的羅絲批取去！

這時候，洪發也走了入來。

石勇沒有取來手銬，他只對阿德道：「起來，站住跟我說話。」

阿德站了起來，氣喘喘地，瞪住石勇：「你……你們是什麼人？」

石勇摸出證件：「我們是警探！」

洪發忍不住說：「別裝蒜了，你早已知道我們是警探。」

「不！我一點也不知。」阿德叫寃地，大聲說了一句之後，又哭喪着臉道：「對不起，我如果知道你們是警探，我根本不會走。」

洪發又想發作！

却給石勇叫住：「讓我跟他說，你回到車子裏等我好嗎？」

洪發只好先走了。

石勇這時才問阿德：「然則你以爲我們是什麼人？」

「我不敢講。」阿德急得流淚；他面上的不知是淚水還是汗水。

石勇道：「是不是有人要脅你？你說吧，不必怕，警方有辦法保護你。」

阿德道：「我只是被人利用，你們根本不必找我。」

「你可知道我們找你是爲了什麼？」

「爲了那具女屍，是不？」

「你怎麼知道？」

「我負責開車，當然知道。」

這時候，有人走過——那是過路人。

有些途人更圍在巷口那邊觀看。

石勇對阿德道：「你的意思我已開始明白了，你最好不要再走，否則你眞的可能死得不明不白。跟我上車去再說吧！」

阿德也沒有意思再逃，跟隨着石勇，到巷口外面的汽車裏去。

石勇又叫洪發先把車子開返汽車修理廠。

× × ×

洪發感謝修理廠內的人協助。

石勇則負責向阿德問話。

原來阿德眞的以爲石勇他們是「神秘人物」派來的。

他心目中的「神秘人物」十分可怖！

手段極之殘酷。

他承認用車子接應過二名阿飛型的青年男子——他以前認識的朋友：湯力與廖文。

他們之間已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有見過面。

突然有一天，湯力和廖文到車廠來找他，要他做一件事。

那就是：只要他開一部車子接應他們，即可付給二百元。

阿德在車廠修車做技工，月入也不過數百元而已。

雖然住、食是廠方的，還有技術可以學到，到底是太少了。

因爲，那二百元吸引住他！

對方又聲明，只要開車接應，其他事情一概不必他做。

於是他開走了一輛人家寄在修車廠內待修的汽車。

當時湯力和廖文刦持了一名少女上車，他心裏早知他們不懷好意。但阿德仍然帮助他們，因爲阿德明知他們找到上門，假如不答應，對方一定不會放過他。

豈料開車後不久，湯力突然脫下那少女的外衣。

阿德仍不知事態嚴重，只道是湯力他們企圖非禮那少女而已。

突然之間阿德從望後鏡中看見一些血——鮮紅的血。

湯力用外衣包裹住刀柄，目的正是防止那些血弄污了他的手。

然而那少女仍然哼也未見哼一聲！

那少女正是勞佩玉。

勞佩玉當時已經昏了過去！

她是給哥羅芳蒙汗藥焗昏的，當然不可能發出任何叫聲。

後來，湯力又吩咐阿德把車子開到一處山邊去，那是一列徙置區後面的山邊。

很靜。當時他們見不到有人。

但現在石勇告訴他：已經有人見到他和他所開的車子。

警方就是根據這條綫索找他的。

只是石勇沒有說出鐵騎士童濟平的名字而已。

事後，湯力又給多一百元給他，叫他回去好好將車子洗乾淨。——然後繼續對石勇供出了當時的經過詳情。

阿德雖然在短短時間之內賺了三百元，但內心却一直感到惶恐。

翌日，他閱報才知道死者是一名工廠裏面的女工勞佩玉。

較早時，曾有人致電阿德。

對方是廖文。

廖文告訴阿德：湯力已遭毒手。叫阿德小心，隨時會有人來找他。

因爲，他們受僱於一個「神秘人物」，對方在利用過他們之後，發覺湯力不該借助外力達成任務，所以爭執間，把湯力殺死了。

廖文眼看勢色不對，立刻溜走。同時以電話向阿德提出忠告。

阿德覺得對方未必眞的會找上門來，因爲直接僱用他的，只是廖文和湯力。而廖文口中的「神秘人物」，阿德根本不認識。

但是，有人找到修車廠裏來了，難怪他嚇得一溜烟的跑掉了。

阿德以上的說法，現在石勇聽來也覺半信半疑。但看阿德的神態，却表現得十分合作。他甚至要求警方保護他。

阿德又說：「如果你們眞的能保護我，我會設法替你們找廖文。」

石勇問他：「在那裏可以找到廖文和湯力？」

「廖文說，湯力已經死了。」阿德反問：「你們警方難道一些消息也沒有？」

石勇回頭問洪發：「有沒有湯力被殺的報告？」

洪發搖搖頭。

但是，洪發又說：「讓我跟總部連絡一下吧，也許有新的消息。」

洪發走開了。

石勇又對阿德道：「廖文在電話中，有沒有再說什麼？」

阿德道：「沒有。他非常忽忙似的。我相信他所講的，都是眞的。」

× × ×

洪發回來了。

他說：「果然又有人被殺，死者身份未明，但年紀跟湯力差不多。」

洪發又對阿德道：「你可否跟我們到殮房去一次？」

阿德怔了怔：「爲什麼要去殮房？」

洪發道：「我要你認人——看看那年青的死者到底是否就的湯力。」

石勇安慰他：「你放心，我們不但保護你，也一定能够抓到那神秘人物。現在不同以前，我們辦事的能力非你所能想像的。」

阿德只好答應。

於是石勇和洪發便將他帶往殮房去。

× × ×

殮房內，一片陰森。

那一個個冷藏抽屜之內，每一個都可以收藏着一具屍體。

雖然，目前並無「滿座」，大部份却沒有空置。

阿德已經神魂不定，再進入這種地方，不禁毛骨悚然。

洪發辦過了手續，向在塲的警方人員交代過之後，帶阿德到一個冷藏格去「認屍」。

那是一個年青人的屍體。

但死者身份不明。

他是在一幢空置的新樓之內，被人發現倒斃那裏的。

據說：那些空置着的新樓之內，經常是吸毒者吸毒的地方。

警方初步懷疑死者也是一名年青的吸毒者，可能因爲欠人金錢，或者毒販的，或者高利貸的，以致被人殺害。

阿德看着洪發揭開那一塊掩住死者面部的白布，心裏一直發抖。

他最怕看死人，偏偏現在又面對着這許許多多的死人。

白布揭開了。

果然是他——湯力。

石勇和洪發呆了半晌！

石勇對阿德說：「快些帶我們找到廖文，盡一切辦法，否則，他也是神秘人物追殺的目標。遲早死在對方手中。」

阿德道：「我也不知應該到什麼地方去找他。」

「你們在什麼地方相識？」石勇問。

「一間桌球室。」阿德說。

石勇說道：「那就帶我們到那兒去好了。」

× × ×

姜小明從狄氏工廠另一名看更的口中，知道了夜班看更林伯的居處。

他按址去找林伯。

林伯正在喝酒。這也是他吃飯的時間，因爲他要値夜班。每天，他必然吃過了這一頓飯，然後才上班去。

這是政府配給的徙置大厦。每一個由公衆走廊經過的人，都可以看見屋內的情形。

姜小明現在也可以。

他看見一個婦人正攤大手板，向林伯討錢。

那婦人比林伯年輕許多。

林伯一邊喝酒，一邊說道：「昨天給你二百元，怎會這麼快又輸光了？」

「輸起來有什麼辦法？」婦人顯得十分「理直氣壯」。

林伯又拿出一叠鈔票，想拿一張給那婦人，但她却老實不客氣，整叠取去了。

姜小明也不知道那一大叠鈔票究竟有多少的數目。

只看見二人爭爭奪奪的，吵個不休。

小明趁住這個時候入內，並喝住了他們。

林伯和那個婦人由口角以至動手去搶那叠鈔票，正爭得天昏地暗之際，却料不到會有人在這時候闖入來。

林伯呆了一呆：「你是誰？」

「你放心好了，文哥是許先生派來找你的。」小明扯了謊，「你可是林伯？」

「是的。」林伯驚呆一陣，「那一個許先生派你來？」

「許賢。」小明說。

「啊——」林伯又是一怔：「有什麼事？」

姜小明乘機問：「這一位可是——」

「噢！是的，她是我老婆。」林伯似

乎也明白了這不速之客的意思。

他剛把那一疊鈔票搶了回來，這時候看見小明吞吞吐吐的說不出話來，忙把二百元塞到那婦人的手中：「快去打你的牌吧！別再嚕囌了。」

那婦人瞪了他一眼，說：「以後在人家面前不要叫我老婆，老老聲，有什麼好聽？」

說完一陣風似的，轉身走了出去！

姜小明幾乎也忍不住笑了。

他問：「她每天都向你要錢？」

「不！」林伯道：「只是輸得太多，才向我開口要錢。」

「那些錢，可是許先生給你的？」

「是的。」林伯又貪婪地望住小明：「他可是叫你送錢來？」

「嗯——」姜小明故作神秘地，左望右望，欲言又止！

林伯安慰他：「你放心，這裏沒有第三個人，我老婆走後，就只有我與你。」

姜小明又故意摸摸口袋，道：「不錯，的確是許先生叫我來送錢給你，不過，他要你徹底答允他一件事。」

「什麼事？唉！叫他放心好了，我絕對不會對別人提起的。」

「你如何能保證？」

「錢就是保證啊！」

「你要多少？」

「許先生叫你給我多少？」

「許先生有許多錢給我帶來見你，多少則由我決定。」

「這話怎麼說？」

「他要看你知道多少而定出一個價錢來，你知道越多，我付的越多給你。」

林伯貪婪的目光，一直瞪住了姜小明：「那次，他給我五百元，只是叫我不提挖渠的事。其實，我知道的，比挖渠還多，還更重要呢。」

「現在我就要聽聽。」

「其實他心裏明白：胡安琪一直是他追求的目標。」

「你的意思是：他殺了胡安琪？」

「他應該心中有數，若非他殺的，他又何必急於找回一些東西？」

「什麼東西？」

「那自然是十分重要的證據，所以他非找到不可。」林伯又說，「何況，對他來說，我是個非常重要的證人呢。」

姜小明冷然一笑：「你可猜到我口袋裏是一些什麼？」

「錢？」

「不！小型袖珍錄音機。」姜小明眞的是摸出了一具手掌般大小的錄音機，「你剛才的話，都在這裏。」

「嗯——你……你是什麼人？」

「猜猜吧！」

「警探？」

「不！」

「私家偵探？」

「也不是。」姜小明道：「准你再猜三次，恐怕你還是猜不到。」

林伯那一點酒意也開始清醒過來。

他雙眼瞪住小明問：「你到底想怎麼樣？」

姜小明道：「我只想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許賢？」

林伯道：「今天放假，明天上班時自然可以找到他。」

「我看未必。」小明道，「佢可能永遠也不敢返回那間工廠去。」

「你的意思是——」林伯眨着一雙眼睛，「警方已經知道兇手就是他？」

「你怎麼知道兇手是他？」

「本來我也不知道，要不是他特地僱了兩個人在坑渠中找那兇刀，我也想不到兇手竟然是他。」

小明道：「就憑這一點？」

「是的。坦白告訴你吧，我知的事並不太多。」林伯又說，「可能廠內其他人知的比我更多。」

「你指誰？」

「我只是胡猜，因爲命案發生後，他們都議論紛紛。同事們却又警告我，不要亂說話，最好對此事不聞不問，否則，很容易會惹禍上身。」

「他們有沒有懷疑許賢？」

「沒有，相信至今仍然沒有人懷疑是他做的，我也是無意中發覺的。」林伯又說，「好了，我知道的都告訴了你，你可以放過我了吧？」

姜小明想了想，終於點點頭。

林伯舒了一口氣。

姜小明又說：「以後如果有任何消息關於勞佩玉的，都撥這個電話找石勇探目。否則，你有事我可不担保啊！」

林伯自然也答應了。

他收下了小明給他的電話號碼。

姜小明總算有了一點收穫。

當他離開林家時，林伯也上班去了。

×　×　×

姜玲玲找到了胡安琪的家裏去，見到了胡媽媽。

胡媽媽雙眼紅腫，那顯然是因爲女兒之死，痛心未已所致。

胡媽媽以爲姜玲玲是她女兒生前的女同事，招呼她進來。

玲玲向胡媽媽查問一些她女兒生前的私生活概況。

根據胡媽媽說：她女兒生前十分孝順，而且忠心於工作。

她沒有較親切的男朋友。

不過，最近她發覺胡安琪的神色十分不穩定，似乎心事重重。

胡媽媽又說：她曾追問女兒是否出了事，可是她却不肯說出來。

「知子莫若父」，做母親的同樣也知道女兒的心裏必然有事。

但是，胡安琪老是不肯說，她老人家也實在沒有辦法。

直至到胡安琪出事那天，她仍然感覺得到女兒愁眉深鎖。

不過，她仍未想到有人要殺胡安琪。

那天，胡安琪上班去了。

她像平時一樣，帶了飯菜上班，那是用保暖壺載住的。

許多女工都會像胡安琪一樣，把中午的一頓飯菜一齊帶去上班。

豈料那次一別後，竟成永訣。

晚上，胡媽媽煮好了飯，等女兒下班回家，與兒子一齊食晚飯。

但是，兒子放學回家之後許久，女兒還未見返回家裏來。

平時，若不是兒子貪玩，許多時兒子和女兒差不多一齊返到家裏來。

可是那一晚，她一直等呀等的，等到晚上入黑之後，才接到一名女工的通知，說安琪約了男友，很夜才返家，叫她不必掛心。

胡媽媽仍然信以爲眞！

她內心甚至感到高興，因爲女兒能答允與對方去夜街的，一定是她喜愛的男人，坦白說，胡媽媽也希望女兒早一些嫁出去。

她一直覺得女兒實在太過委屈。她應該早日有個歸宿的。

豈料老人家一直等到天亮，仍未見安琪的影子。

她由担心而變成焦急。

可惜，安琪平時又沒有留下一些女友的電話，否則她還可以查問一下。

胡媽媽幻想到女兒已將終身幸福委托給某一個知心男友。

每想到女兒即將成家時，老人家也不知是驚還是喜。

驚的是女婿未必喜歡有個老人家，何況除了她，還有一個兒子呢。

喜的却是她的女兒終於找到了如意郎君。

可惜，她歡喜還來不及，噩耗已經傳來！

警方派人通知她，她女兒死了！

胡媽媽幾乎不敢相信。

當她相信時，她已不省人事，她昏倒過去！

後來，隣居將她救醒，她仍是半信半疑。

等到她前往殮房認屍時，她再次支持不住，暈倒送院。

甚至現在姜玲玲跟她講起，老人家還是傷心欲絕，要生要死，令到玲玲措手無策。

玲玲問她：「是那一位工友前來通知你？」

「何秀珠。」胡媽媽哽咽着說，「她們是頗要好的同事。」

玲玲又問：「你有沒有問過何小姐，令千金當時約了誰？」

「有，但她祇說不知。」胡媽媽飲泣道：「她甚至在事後也叫我千萬別提她的名字，以免惹起麻煩。老實說，我原本也不打算說，但我仔細想想，爲了要警方早日替我女兒伸寃，我覺得我一定要交代淸楚。」

「你對的，胡老太。」姜玲玲道：「想警方早日找到兇手，你必須合作。」

姜玲玲不想再令老人家傷心，所以，她知道了一些結果之後，便告辭了。

這一次的拜訪，所得的收穫實在十分之大。

最少，她已經知道何秀珠爲人太不坦白。

×　×　×

接近紅燈區附近。

這兒有一間桌球室，許多年青的黑道中人，不分晝夜，在這裏出入。

阿德把石勇帶到這兒來，目的是爲了要知道廖文的下落。

廖文並不在這裏。

但是，石勇和阿德出現了之後，有些人已開始紛紛離去。

毫無疑問，有些人已經認出了石勇的警探身份。

石勇低聲問阿德：「認得誰跟湯力或廖文他們一齊玩過麼？即使稍作交談的，你也不妨告訴我，這是唯一找到廖文的方法。」

阿德舉眼四望。

有個人正在打桌球，他根本沒有理會到石勇他們。

阿德向石勇暗示：「那個電了髮的，曾跟湯力招呼過。」

石勇於是向那年青人走了過去。

這時候，那電了頭髮的年青人才瞥了他一眼。

那邊，立刻有人向他作了暗示，那青年人也見到了。

他欲待繞到桌球枱的另一邊逃去，因爲這邊的去路已被石勇封住了。

石勇爲人極之機警，看見他這般走路法，絕不是爲了打球。雖然球捧仍然在他的手中把持住！

石勇立即繞到另一邊兜截。

那青年人心感不妙！

他也不再迴避，手起棒落，球棒迎住石勇的頭部打落去！

石勇早有了準備，急忙側身往桌球枱這邊倒了下去！

他看得準，計得到，總算輕輕避過那致命的一棒。

但是，那年青人却不知死活，一棒落空，迅即橫掃而至，來勢急似星火！

石勇也看得出這傢伙有點兒武功根底，急急伸手接住那支棒的另一端，順勢一拉一扯，那年青人差些兒也得放手。

結果他沒有放，還振臂一搖，桌球棒自石勇的手中脫去，還是整支由年青人控制！

圍在桌球枱四周的人，也知道有事發生，急急散開了。

石勇揚聲大叫道：「快住手！我是警探！」

但是，年青人反而揮捧加速打擊。這一次石勇不再客氣了！

他憑着自己手急眼快，輕跳急躍，再一次奪得那支桌球棒的另一端！

石勇穩執球棒，迅速飛起一脚，那年青人根本想不到石勇那麼快，住上盤時，下盤鬆散，當堂中了一脚，直跌出去！

石勇奪得球棒，却不稀罕！

他看見那年青人忽忽爬了起來，正待回身從架子上取下另一支桌球棒，石勇却將球棒飛擲過去！

石勇同時說道：「不必找了，就還這一支給你吧！拿去！」

球棒似箭飛去！直插向那人的胸前！

年青人來不及迴避，胸前中了一棒，他身子搖幌了幾下，還好站得住，未致倒下。

石勇這時本來已經衝到了咫尺之間，但却留意到背後有二個人影正分別向住自己急衝過來！

石勇本來立即就要準備一下，最低限度也該轉身了。

但是他却當作沒有看見，反而急煞了

旁觀者的阿德。

石勇眼看那年青人正待俯身拾起地上的那支球棒。

石勇先自飛起一脚！不偏不倚，踢正了他的下頷，身子也在搖幌！

背後，二名大漢急急衝至！

許多人都在替石勇着急，就是沒有人敢向石勇提警告，包括了阿德在內。

眼看這次石勇非死即傷！

突然之間，有一團黑影急轉而來，那並非石勇，而是另外一個人——一個身不由主的人。正是那個年青人。

原來石勇手急眼快，一把揪住他，將他當作擋箭牌。

二名大漢得不到半點便宜，反而傷了自己人！

那年青人中了拳棒，又曾被石勇狠狠的踢了一脚，當堂暈了過去！

二名大漢勢成騎虎，在衆目睽睽之下，明知不是石勇的對手，也得挨多一刻！

只見他們雙雙又再發動攻勢。

豈料石勇這一次却學乖了。

眼看二名大漢來勢兇兇，却沒有正面近戰他們，反而一個縱身飛躍，人已落在桌球枱的另一方！

二名大漢還不知機，以爲石勇怕了他們，立分左右包抄！

石勇躍過桌球枱時，已順手執起了一個桌球，右手一揚，正繞住桌球枱邊緣而來的一名大漢，已踉蹌倒下！

那傢伙的鼻骨已被那個桌球擊碎！

另一名大漢惟有硬住頭皮進攻！

石勇拳脚功夫果然到家，槍法更準，但他偏偏沒有發槍！

假如他拔槍喝一聲，場面可能立即就受到控制。

但是，他沒有。因爲他怕在場的人反感，事後會指責警務人員不該動輒拔槍。

同時石勇也存心要讓歹徒們知道厲害，所以他手下絕不留情。

那大漢被他三拳兩脚，又打得痛不欲生。

沒有人敢再來惹石勇了。

那大漢想走，但石勇又怎麼會讓他走？他已是石勇此行唯一的收穫。因爲已經「見面」的有關人等，走的走，暈倒的暈倒。

石勇一邊扣住那大漢，一邊吩咐阿德致電召來十字車。

石勇担心那暈倒地上的青年人會出意外，萬一弄出了人命就不好。

那大漢苦苦求饒。

石勇問他：「你可是這裏的保鏢？」

「不！我絕對不是。」那大漢連忙否認。

石勇道：「既然不是那就好極了，你爲什麼要襲擊我？」

「嗯——我只不過帮我朋友。」大漢望望昏倒在地上的年青人。

「他叫什麼名字？」石勇也望望那年青人。

「李新。」

石勇又問：「可曾聽過一個叫廖文的年青人？」

「嗯——」大漢猶豫一陣，反問道：

「你是否想找廖文？」

「是的。在何處可以找到他？」

「告訴你倒也可以，不過，你不能將我落案。」大漢提出了條件。

石勇想了想，說道：「好吧！不過，放了你之後，我又如何能保證你的話是眞的？」

「在這裏，天天你都可以找到我。」

「最怕是由今天開始，你就不會再來了。」

「不會的，信我吧！廖文躲了起來，因爲他的拍檔湯力已經無緣無故的被殺死了。」

「你怎麼知道？」

「全香港的人都知道。」大漢瞪了石勇一眼，「湯力是在一間空置新樓被人發現死去的，報紙也有報導。」

「你可認識湯力？」

「許多人都認識他。」大漢又示意着說，「李新也常常跟這雙拍檔打球。」

「湯力與廖文是幹什麼的？」

「很難說，爲了錢，他們什麼都可以做。」

「他們都是吸毒者？」

「對了。否則，他們又何必不擇手段？」大漢又說，「現在許多人都感到莫名其妙，因爲無人知道湯力何故被殺。」

「他可能欠了人家的錢，例如毒販的、高利貸的。」

「如果你這樣想就錯了。他們這雙拍檔，最近很富有呢。」

「你怎麼知道？」

「在我們這種圈子裏，很易看得見的。有錢時，特別闊綽。」

「好吧！」石勇道，「你最好爲人爲到底，帶我快些找到廖文。如果你做得好，我不但不將你落案，還有賞賜。」

這時候，桌球室裏的人都走光了。

除了石勇和那面對着的大漢之外，就是躺在地上的青年。

此外就是剛才打完電話的阿德，和桌球室裏面的職員們。

他們這時都呆在一旁，靜待警方人員開到現場來。

因爲桌球室裏面的人，較早時已靜悄悄地致電報了警。他們無法估計這兒事態的發展，報警應該是最安全的做法。

石勇也只待他的同事們開到現場來，然後交代一下才去。

石勇趁這空檔，又問了一些關於湯力和廖文二人以前拍檔的事。

根據那大漢柯正說：最近的確有個神秘人物出現，可能花了一大筆錢，請湯力和廖文一齊做事。

石勇問到底那是什麼事，柯正却說不知道。

他只說：「總之不會是好事就是了。但我却不知道是什麼事。」

石勇道：「如果我們能及時找到廖文，他的性命還可保，否則，後果可能與湯力一樣。」

警車、十字車都到了。

石勇帶着阿德和柯正二人離開了桌球室，現場交由他的同事處理。

那年青人李新則送往醫院。

警方又下令通緝圍毆石勇的人歸案。

× × ×

廖文自從知道湯力死了之後，便自知不妙。

他東躲西躲一陣。

平時他很活躍，酒吧、餐室、桌球室、夜總會和舞廳等處，都是他經常出現的場所。

但是這時候，他却躲了起來。

有二個神秘人物到處找他。

他知道那是什麼人，那是付過一大筆錢給他們的人派來滅口的。

× × ×

石勇安置好阿德之後，帶同姜氏姊弟二人在柯正的陪同下，來到了一間舞廳。

柯正獨自入內。

但石勇却不放心，怕他悄悄由後門逃去，叫姜氏姊弟候在門外。他則悄悄跟了入去。

柯正進入舞廳時，許多舞小姐還未上班。

他找着一名舞女大班。查問一名「小麗」的舞小姐香閨之所在。

柯正似乎跟這位大班十分相熟，所以大班樂意帮他這個忙。

大班給了一個地址給柯正之後，又問：「你找小麗幹嗎？」

柯正反問：「先告訴我，這兩天她有沒有上班？」

「沒有。」

「有沒有人找過她？」

「有。」大班道：「眞奇怪，又是找她的地址。」

柯正忙又問：「你有沒有告訴他？」

「嗯——這有什麼關係？」

「聽我說，這件事非常重要，快些告訴我，小麗是否與廖文在一起？」

「是啊！」大班道，「他們相好了很久了。」

「那麼，來找小麗的人，什麼時候來過？」

「不久之前。大約比你早了十分鐘左右而已，所以我覺得奇怪。」

石勇一直在旁，沒有搭訕，因爲他怕嚇怕了大班。只讓他們相談。

但到了這時候，他再也不能等了。

石勇一手取過大班給予柯正的地址，急急衝出了屋外。

柯正也跟了出來。

因爲他知道，如果石勇須要他的話，他是應該跟他一齊去的。

但石勇告訴他，他的諾言已實踐了。以後如果要找自己，可以到警局來。

結果柯正還是獨自走了。

他能擺脫石勇，正是如釋重負。

× × ×

石勇和姜氏姊弟，按照那個地址，開着汽車，急急駛入跑馬地區。

偏偏那天又是跑馬的日子。

每逢跑馬的日子，跑馬地的交通就擠塞不堪。

石勇等人，坐在車子裏，正是前進既不能，後退又不得。

他們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石勇感到廖文的處境非常危險。無奈他們又陷入車陣之中。

較早時還有一些什麼人要找小麗？

小麗必然是與廖文在一起的，那人可能就是殺死湯力的人。

現在他們爲了滅口，可能又找到廖文那兒去了。

石勇越想越急，越急越沒有辦法。

突然有一輛電單車停在車旁。

石勇由車窗外望，發覺那是一名穿軍裝的交通警員。

他靈機一觸，摸出證件，打開車門，正待招呼那名交通警員。

那警員回過頭來，先向石勇招呼。

原來他們是認識的。那就更容易說話了。

石勇告訴他：他有緊急任務在身，現在並非要他設法疏導交通，而是借用他的電單車。

這裏每逢跑馬的日子，要疏導交通，簡直難乎其難。因爲路窄車多。

但是有一輛電單車，却可以駛上行人道，或者在兩列汽車的隙縫中衝過去。

那名交通警員知道石勇探目在偵探部裏面的地位。

其實單以職位來說，石勇也比他高了一級。何況每個軍裝警員都希望自己有一天能由軍裝變爲便衣警探。那實在自由得多。

因此，石勇的要求，立即獲得答允。

不過，那警員只答允讓他坐到後面來，由他送他前往目的地。因爲他還有交通任務，不能整輛車借出。

石勇認爲這樣也好，於是與姜氏姊弟約好，他自己則先趕往現場去。

交通警員把警號拉响，石勇則坐在電單車的後面坐位。

汽車長蛇陣依舊動也不動，交通警員惟有把電單車開上行人道。

× × ×

廖文雖然用金錢收買了小麗，但小麗仍然不斷在埋怨他。

「你究竟要躲到什麼時候？」小麗埋怨地說，「今天的馬很易賭，馬場人多，相信不會有人注意你，不如和我出去玩一天吧！」

廖文道：「不！我只要露面，我就連命也丟了。」

「那你自己留在這裏好了，我自己去。」小麗說着，已開始更衣。

廖文道：「電台也有賽馬現場實況報導，我們留在家裏收聽，用電話投注不也是一樣麼？」

小麗一邊更衣，一邊說道：「差得遠了，現場投注够刺激，又有得看，又有得賭。」

「你不陪我了？小麗。」

「陪了你這麼多天，還不够嗎？」小麗又說：「告訴你，明天開始，我要上班了。天天這樣留在家裏陪你，我的人客都要過戶了。」

「但是，我是有代價給你的。」

「嘿！虧你敢說得出口，代價？你付我多少代價？要不是過去由於你和湯力的關係，憑這點點代價，我一個闊客一晚也不止給我此數呢。」

「好吧！」廖文也知道歡場女子的心理，加上自己目前的處境，他不得不遷就小麗。

假如這是從前的日子，廖文才不會放

過她。但今時不同往日了。

小麗穿好了衣服，要出去了。

她打開了手袋，總覺得錢太少了，於是又向廖文討錢。

廖文心裏有氣。

而且，他明白目前自己的處境，隨時要逃亡；逃亡最須要的就是錢。

因此，他決定不再給錢給小麗。

小麗十分生氣。但是錢在人家的口袋裏，她也沒有什麼辦法。

廖文看着小麗的背影在房門消失。心裏有着無限的感慨。

這是一個細小的住宅單位。

一廳一房，門是加上了鐵閘的。

小麗剛開了鐵閘，突然闖出了兩個人來。

那兩個人自梯間飛撲而下，有刀。

小麗想呼叫，但是已經被人掩住了嘴巴。

二名大漢十分有默契，合力將小麗推了入來之後，隨即關門。

儘管小麗只叫了一聲，房間裏的廖文也聽到了，他立即撲了出來。

當他發覺二名大漢有刀時，又急忙退回房內，企圖將門關上。

但是，一名大漢已及時將門推住。

一度房門，兩個人鬥力。

一個是驚弓之鳥，一個是有備而來。

房門「隆」的一聲，被大漢推開了。

廖文嚇得急忙後退。

那大漢亮刀冷笑：「廖文，別再躲了，我們有心找你，任你飛上天，我們也有辦法把你捉回來。」

廖文道：「你們是什麼人？怎麼會認識我？我根本不認識你們。」

那大漢道：「我知你和湯力是拍檔，也知道你們做過什麼。」

「我明白了。」廖文說，「你們是神秘先生派來的，要將我殺死！」

「你眞聰明。」

「自從湯力死後，我已感覺得到，你們遲早也會找到來。」

「那麼，你為什麼不找地方躲一躲呢？傻瓜？」那大漢一步步迫近了廖文。

廖文不知道小麗在外面怎麼樣，却知道她被另一名大漢要脅住。

廖文心裏本來十分憎恨小麗，但在這一刹那間，他却覺得對不起小麗。

萬一小麗被殺，正是「我不殺伯仁，伯仁為我而死」。

對方既然是為了滅口而來，那麼，小麗相信也凶多吉少。

廖文在後退中，摸着了一個烟灰缸。

那是他唯一可以利用的武器。

所以他抓了起來，企圖對付那持刀的大漢。

但是，對方十分鎮定。

他的刀子一直在搖幌着，彷彿故意要對廖文造成心理威脅。

廖文退無可退，叫着說：「你不要過來！」

持刀大漢冷笑道：「我這把刀子從不落空，除非你的肚子是橡皮。」

廖文將手中的烟灰缸迎着對方擲了過去。

豈料那烟灰缸還未擲出，大漢已伸手將他的手臂捉住。

那大漢的氣力要比廖文大得多。他把握住廖文的手臂，令到廖文動也不能動。

廖文拚命掙扎，但是，無論他怎樣也無法可以擺脫。

情急之下，廖文惟有大叫「救命」！

但是，這兒是什麼地方？

這是香港，而且所有的門都關閉了，即使有人聽到，亦未必知道這叫「救命」聲，究竟是由何處傳來的。

無奈廖文覺得除了這樣之外，再也沒有其他辦法了。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之間，奇蹟竟然出現了。

突然有人用力拍門。

外面的人揚言是警探。

持刀大漢嚇呆了。

外面一名急急衝了入來：「弄妥了沒有？」

「還沒有。」

「快點！」

「外面有人，怎麼逃？」

「我殺了那舞女，正是一不做二不休，快些幹掉他，然後我們由窗口爬走！」

廖文趁住二名大漢在說個不休時，企圖衝出房外去。

但是，想不到如此一來，只有加速了他的死亡。

那持刀威脅住他的人，却毫不考慮地，揮刀對付他。

刀鋒直刺進肚皮，廖文在尖叫中，倒在房門附近的地上。

突然之間，「砰」然一聲槍响。

子彈射穿了門鎖。

另一名大漢剛將窗門推開。

窗門對面就是天台。兩者相距，大約有七八呎左右。

他也沒有望下去，所以也不知道這兒究竟離地面有多高。便拚盡全力往前跳。

豈料一個不愼，雙手還未抓到對牆的邊緣，人已直墮下去。

一聲慘叫！腦漿塗地。

屋內，門口的鐵閘已被人弄開！門鎖是子彈擊毀的。出現在門前的，是石勇。

石勇由那名交通警員送到這兒來之後，二人匆匆登樓。

那名交通警員本來有交通任務在身，但聽了石勇的話之後，也利用電單車上的無綫電通訊系統，與總部取得連絡。

最後他也拔槍在手，跟了上來。

石勇再拍門也沒有用，他開了第二槍，子彈仍然擊向門鎖的位置，然後飛起一腳，門板「隆」的一聲飛開了。

他剛進來，就感到眼前刀光一閃，他急忙閃避。

「篤」的一聲！刀鋒插進了門板內，深逾半吋。

刀子掠過了他的面頰附近，有一陣陣寒涼的感覺。彼此相差，只有半吋左右。

那大漢想衝出去。

石勇急忙伸足撩倒了他。

他想站起來，但石勇手上的槍，槍管已抵住了大漢的腦門。

「你再動，我有一千個理由殺死你。」石勇狠狠地說。

那大漢不敢再動了。

那名交通警員剛剛衝了上來。

× × ×

屋內兩條屍，一把血刀。

屋外一具，已是跌得血肉模糊。

石勇來遲了一步，結果，廖文中刀傷重。

他不知道怪誰才好，不是他想來遲半步的，只是交通擠塞，有什麼辦法呢？

要不是遇上這名騎電單車的交通警員，相信還有一段長時間還未能趕到這裏來。那時候，二名殺人者必然可以安然地逃去。

現在總算抓到了一個活口。

石勇把他交給交通警員用手鐐扣住在鐵門之上。

然後石勇又親自過去將身受重傷的廖文扶了起來。

廖文腹部被刺的一刀是致命傷。

廖文只有一口氣，他隨時隨地都會死去。

因此，石勇希望趁住他未死之前，可以從他的口中知道一些內幕。

石勇問廖文：「是誰出錢僱用你和湯力？」

廖文氣如游絲地說：「我不知道。」

「湯力和你都是被那班人滅口的，你不說出眞相，我們如何替你報仇？」

廖文傷在要害，他只勉强支持下去，因此他現在已無法再說下去。

他只吐出了最後一口氣：「是阿志，由他將代價交給我和湯力……」

「阿志是誰？在那裏可以找到他？」石勇爭取時間問下去。

但是，廖文已整個人軟了下去。

他死了。

× × ×

許賢失踪了。

應該上班的時間，仍然不見他上班。

從一切已獲得的人證、物證，許賢是幾宗命案的主謀。

但是，殺人是要有動機的。

到底許賢的殺人動機是什麼？

為財嗎？不像。因為所有死者既非富有，亦非什麼特殊階級。

為色嗎？

除了胡安琪之外，其餘二名女死者——勞佩玉和蘇絲，都不似在生前被人强暴過。

但是，至今為止，前後却死了六個人之多。

除了胡安琪、勞佩玉、蘇絲之外，還有湯力、廖文和小麗。他們都是被殺的。

此外還有一名行兇者——墮樓斃命的大漢。他已被查出叫岑本。曾是個黑社會中的打手，與落網的韋浪平，同是無業遊民。

連這一個計在內，便是七條性命了。

此外許賢也不應該有這許多錢。

唯一的一個較合理的忖測，就是許賢是一個「殺人集團」的主腦人物；他在工廠那份管工的職位，只是掩飾身份而已。

石勇已獲得上司批准，對許賢發出了通緝令。

一班警方幾人，也紛紛奉命四出找尋許賢的下落。

× × ×

韋浪平被石勇軟禁起來，盤問了許久。他不肯說出誰是主謀。

他和墮樓死去的岑本，同是屬於新一代的黑社會人物；不講什麼派別與道義，只要有錢，他們什麼也肯照做如儀。

韋浪平並未被虐待，雖然有些警探主張：如果他再不肯招供，便實行以拳頭對付。

但是，石勇探目彷彿轉了性；若在以前，何必別人來作主張？只怕韋浪平早已滿身傷痕。因為他是有名的暴力警探。

然而，自從升級之後，石勇似乎聽從了姜玲玲的說話，一切都表現得十分理智。他只講法理，不再用暴力。

石勇忠告韋浪平，他犯的是謀殺罪，如果不合作，將來在法庭極有可能被判處死刑。

但是，韋浪平還是一句話也不肯說。

石勇顯得毫無辦法。

忽然上司有召，石勇急於要離開他的辦公室。

對韋浪平來說，這是千載一時的好機會。

警局之內本來有臨時羈留室，如果韋浪平被囚到那兒去，只怕他想逃走就不容易。

但現在這機會是天賜的。

在石勇的辦公室裏，只有他和石勇二人，即使數分鐘之前，也有三個人，那就是除了他和石勇之外，還有一名探員。

但是，那名探員不知怎的，却溜了出去。

石勇事前顯然未想到上司召見得這麼急，以為到隔壁辦公室片刻即可回來，却忘記了他辦公室的窗口並未加上鐵絲網。

不錯，石勇辦公室門外，有着另外一些男女探員在辦公。但是，任誰也不會由辦公室的正門走出去。

韋浪平不是個傻瓜，他懂得靜悄悄地，由窗口那兒爬出去。

窗外只是一坪青草地，屬於警局之內的範圍。

韋浪平繞過花圃，走向一扇玻璃門，重返警局建築物之內。

因為裏面全是空氣調節的，所以走廊盡頭處，就有玻璃門相隔。

韋浪平非常熟悉警局的環境，他早已知道這兒是一條可以通往大門的走廊。

警局內，人來人往，他們根本各忙各的，沒有人理會到這裏忽然之間會多了一個人。

韋浪平由大門昂昂然出去，連守衞的警員也沒有留意他！

警局裏出入的人很多，有被刧的，有家庭糾紛的，更有小販被拉以及交通案件等等，忙作一團，還有誰來理會韋浪平？

× × ×

韋浪平離開了警局之後，立即召來一輛街車，匆匆離去。

他並無目的地，只是隨便對司機說了一條較遠的街道名稱。

韋浪平十分珍惜這一次的自由。

石勇並沒有嚇他，他的罪名是可以被判處死刑的，所以他非走不可。

然而現在，他到什麼地方去呢？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黃金鬼島

（一）

馮嘉・文　子成・圖

神秘鬼島

當司馬洛的手一按在門鈴上的時候，那度門就打開了。司馬洛可以看到開門的人是穿得很整齊的，並不是穿着一套透明的睡衣之類。這使他的心裏舒服得多了。她雖然還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女人，但他對她却是沒有欣賞美麗的女人那種心情的。

「司馬洛，」她說，「請進來吧。許久沒有見你了。」

「是的，」司馬洛說，「我也許久沒有看見你了，柳媚。」

「也許你以爲我已經餓死了？」柳媚說。

「你看來還生活得不錯。」司馬洛四面望望說道。這裏是一個很不錯的住宅區，屋裏的擺設也很舒適，住在這裏的人也

發現黃金

許會有經濟方面的担心，不過却是不大至於担心捱餓的。

「不過人老了。」她說。

司馬洛也承認她說得對。所謂老，祇是沒有以前那樣美麗如花吧了。女人是最重視這些的，而事實這個也是在女人的身上特別容易顯露出來的。司馬洛說：「你還不是很老，假如你不是在那個混蛋身上浪費了兩年時光——最青春的兩年——」

「什麼混蛋？」柳媚問道。

「那個區禮本。」司馬洛說。

柳媚低下頭：「你還是因爲我跟了他而不原諒我？」

「不是這個問題，」司馬洛說，「我從來就不喜歡他。」

柳媚聳聳肩：「你要喝點什麼呢？我去給你拿一杯來吧。」

「這不要緊。」司馬洛說，「你有什麼話講你講出來好了。你打電話叫我來幹什麼？」

柳媚還是去斟來了一杯威士忌，加進了兩塊冰。她站在司馬洛的面前，看着他，兩條手臂交抱在乳房的下面。

司馬洛又催促道：「怎麼樣？你有什麼話要講的嗎？抑或，你是有什麼事情要我幫忙你的呢？」

「眞可惜你這樣討厭區禮本。」柳媚嘆一口氣說。

「我們又不是要說他，」司馬洛說，「而且我也不想再提。這個混蛋可能已經死掉了！」

「但我要談的正是他。」柳媚說。

「什麼？」司馬洛愕然看着她。

「他，」柳媚向他的身後一指。

司馬洛感到混身不自然了，他慢慢地回轉身來，就看見了區禮本。一個高高長長的人，站在露台門口，全身都是黑衣，還戴了一副黑眼鏡。司馬洛覺得他穿黑色並不是很有利的，因爲他跟以前已經不同了，他變得那麼蒼白和瘦削，比以前瘦得多，而黑色祇是使他顯得更蒼白而已。

區禮本對司馬洛淡淡地微笑，說：「好久不見了，近來你過得好嗎？」

「還好，」司馬洛說，「但你做了明星嗎？晚上還要戴着黑眼鏡幹什麼？」

區禮本還是淡淡地微笑着，他說：「唔，你果然還是對我沒有什麼好感的。」

「爲什麼我要對你有好感？」司馬洛說道，「你又沒有什麼值得我愛上你的條件。」

區禮本慢慢地把手伸到臉上，又很慢很慢地把臉上那副黑眼鏡脫下來。

司馬洛忽然感到一陣強烈的噁心。這時他就明白區禮本爲什麼要戴着那副黑眼鏡了。因爲區禮本已經沒有了眼睛，本來是眼睛所在的地方剩下了兩個紅紅的，很不整齊的洞。他不戴着黑眼鏡就會使人看了很難過。這是世界上最有權戴黑眼鏡的人。他不是明星。

柳媚吐出一聲飲泣。

她是在司馬洛的後面。

司馬洛此時的感覺也是難以形容的。不錯，他是從來不喜歡區禮本這個人的，但實在又未至於痛恨，現在看到區禮本這個樣子，就什麼仇恨都沒有了，祇是爲他感到難過。也許眼睛是一個人最不願意失去的東西了，失去了眼睛，倒不如失去性命。生下來沒有眼睛又不同，一直有眼睛，而到長大成人才失去，那則是一件很悲慘的事情。究竟眞正是如何悲慘，旁人也是祇能夠猜而已。祇有身受者才能夠眞正明白。

柳媚極力控制着自己的聲說道：「禮本，你還是坐下來吧！」

區禮本走進來，坐進沙發中，嘆一口

氣：「我站在露台上，祇是覺得空氣凉一點，什麼都看不到，也不知道是白天還是黑夜，對我來說，大概永遠都是黑夜了。事實上並不是黑，是紅色的。一片紅色。我現在還記得是紅色，但是過幾年之後，我也許不會再記得顏色是怎樣的了。」

司馬洛懷疑地看着他：「你走動起來倒不像是一個沒有眼睛的人呢。」

區禮本又是淡淡地微笑着：「哦，你是說我不需要人扶嗎？是的，我一直都在練習，我行動起來是沒有別的盲人那麼不方便的，但是這又有什麼用處呢？沒有眼睛，什麼都做不來了！」

「那你的生活怎樣解決呢？」司馬洛問着，看看柳媚。

柳媚則是看看區禮本。區禮本又嘆一口氣：「這個都是不必担心的，我還有不少錢，吃是不成問題的，但是人就是沒有了。我現在就祇剩下了柳媚。她是最可貴的，因爲她到現在還是沒有拋棄我。我知道不是爲了錢的問題，假如她是爲了錢的話，她仍然有能力找很多有錢的男人。她還是很美麗的，是不是，司馬洛？我看不見了，我希望你告訴我。」

「是的，」司馬洛說，「她還是很美麗的，因此你還是很有福氣！」

區禮本嘆一口氣：「我還是幸運的，我猜就是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多麼幸運！」

司馬洛聳聳肩：「你們究竟想跟我講些什麼呢？我猜這並不是柳媚的主意，而是你的主意吧？」

「這是柳媚的主意，」區禮本說，「我認爲你可能根本就不會睬我的。」

「我現在已經來了，」司馬洛說，「你有什麼話講，你就講出來好了。」

「我的眼睛——」區禮本慢慢地把黑眼鏡戴回了。

「我不是醫生，」司馬洛說，「我不能夠替你弄回一雙眼睛，不過我倒是可以給你一點忠告的，那就是，既然你有錢，你可以買一雙眼睛，移殖到你自己的身上。有些人反正是要病死了，眼睛沒有用處，也許肯賣出來。」

「我知道，」區禮本說，「我已經進行這件事情，但我需要等。你不知道這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雖然反正是要死了，肯出讓眼睛的人還是不多，有兩個是賣了，但是割下來之後才發覺是不適宜作移殖用的。我還是要等下去。」

「你終於會等到的，」司馬洛說，「現今醫學發達，這並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我知道，」區禮本說，「所以我一直是在等待，我還是活在希望之中。」

「那我有什麼可以帮得着你的地方呢？」司馬洛問。

「你——」區禮本又淡淡地微笑着，「你不想知道，我這雙眼睛是怎樣失去的嗎？」

司馬洛聳聳肩：「好奇心倒是有的。像你這樣一個人，我想不出怎麼能夠有人把你的眼睛弄掉，雖然我相信有不少人想這樣做。」

「你還是不原諒他！」柳媚飲泣着說道。

「對不起，」司馬洛說，「我其實不是這個意思，我跟他在私人方面又沒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我不過是把事實講出來吧了。」

「他也是講得公平的，」區禮本毫無火氣地說，「像我這樣一個江湖浪子，開罪過不少人，也有不少人開罪過我，有不少人欺我欺不成功，就要得我而甘之了。其實我在本質上跟你也並沒很大分別。」

「分別就是在於我做人有一個原則，而你却沒有，」司馬洛說，「尤其是在錢的方面。祇要有一條可以找錢的路徑，你就不顧一切地去抓住了，我却要研究值不值得，以及在道義上的問題！」

「我承認。」區禮本說，「也許就是因爲這樣，我才會有今天的下場。」

「你剛才正在告訴我你的眼睛是怎樣失去的。」司馬洛說。

「爲了五百萬美金，」區禮本說，「最少五百萬美金。那是最保守的估計了。這個寶藏——假如我有機會先看到一次，也許我就是失去了一雙眼睛也服氣了。但是我沒有看到，那隻獵鷹把我的眼睛啄去了。」

「我猜你的神經有點問題。」司馬洛說。

「我的神經並沒有問題，」區禮本說，「至於寶藏的故事，有我這雙眼睛作證明。」

「寶藏的故事在這個時代是已經相當落後的了，」司馬洛說，「什麼古人的寶藏，在各處大興土木的時候也會失掉！」

「我不是講古代的寶藏，」區禮本說道，「我們距離上一次戰爭還是並不很遠的。」

「唔——」司馬洛說，「你似乎是在指日本人的寶藏。」

「對了。」區禮本說，「你有聽過一個叫籐本正路的人嗎？」

「這是一個日本人的名字，」司馬洛說，「我相信在日本可以找到很多個。」

「這個人並不在日本，」區禮本說，「這個人已經死了很多年。」他伸手從袋裏掏出一件東西來，向司馬洛一拋，司馬洛接住了。

區禮本說：「認得這個是什麼嗎？」

司馬洛小心地看看手裏那件東西，說：「這是一顆槍彈。」

「我知道你對這種東西是有點研究的，」區禮本說，「你能告訴我這是一顆什麼槍彈嗎？」

「一顆步槍子彈，」司馬洛說，「唔，相當舊式了。」

「第二次大戰時日軍所用的步槍子彈。」區禮本說。

司馬洛再小心地看了一會：「也許是的吧，不過——子彈殼上並沒有字。也許不一定有字，總之有點不像，我說不出是什麼地方不像的。」

「有一整座彈藥庫，」區禮本說，「現在仍然存在着的。籐本正路留下來的彈藥庫。一座彈藥庫裏會有多少槍彈。」

「唔，」司馬洛說，「這就是使你失去了一雙眼睛的東西嗎，區禮本，我覺得你的生意頭腦實在是差一點了。第一，販賣軍火並不是一門很好做的生意，第二，

這樣多年之前的軍火，有誰要買呢?」

區禮本又從衣袋裏掏出另一件東西來，向司馬洛一拋，司馬洛又接住了。當這件東西飛在空中的時候，他注意到有一種古怪的閃光耀了一下他的眼睛。

司馬洛把這件東西接在手中的時候，看到這又是相同的一顆槍彈，不過這一顆槍彈的尖端則是給削去了，而那個斷口也就是閃光的來源了。那是金色的閃光。

司馬洛的心大跳起來，把那兩顆槍彈再舉高一點，放在眼睛的前面，細細地看着。

「這是純金，」區禮本說，「但是絕不要用牙齒去咬，不然很可能中毒的。」

「為什麼中毒?」司馬洛問道。

「因為外層是水銀，」區禮本說，「黃金的外表要弄成鉛的樣子，最好就是弄上水銀了，水銀會立即與黃金的外層化合，而且自動散佈到黃金的每一處表面。很方便的，只要把水銀滴在上面就行，它自己自然會走遍，不必加工的。」

這時司馬洛就明白那顆槍彈為什麼他總覺得有點異樣了。就是因為彈頭是另外製造的。用黃金鑄成彈頭一樣，把槍彈原來的彈頭除去了，而把這黃金的彈頭再裝進去。就是因為經過這一裝一除的手續，所以彈殼套住彈頭的地方就不如原來那麼齊整了，而且重量也有所不同。黃金到底是比較重的。

「一整座軍火庫?」司馬洛慢慢地問道。

「是的，」區禮本說，「這不是很美麗嗎?普通人就是找到了也不敢去碰的，舊的槍彈，又有什麼用處呢?拿在身邊除了是犯法之外，還可能引起爆炸的。」

「一整座軍火庫都是這個?」司馬洛問道。

「難道你以為祇是製造幾顆來玩玩嗎?」區禮本說。

「但是你已經拿到了手了。」司馬洛說。

「不!」區禮本說，「這祇是樣辦而已。最初告訴我這件事情的人也是要給我看到一件樣辦才能令我相信的。」

「這個人叫你去拿?」司馬洛說，「為什麼他不自己去呢?」

「他是一個日本人，」區禮本說，「他已經很老了，他已經沒有能力作這一段旅程了，所以他祇是把這個故事賣給我!」區禮本說着又從身上摸索着，摸着一張摺着的紙，交給司馬洛說：「小心一點，已經很舊了，你不要弄破!」

那是一張已經很殘舊的地圖，事實摺口的部份有些地方也已經破了，司馬洛要很小心才能夠把它打開來。他看見那是一張手繪的地圖，地點是在菲律濱的一座島上。菲律濱的島超過七千座，有很多是根本沒有人住的。在二次大戰的時候，這些島的確很派用場，有許多可以作為戰略性的軍事基地，但是在戰爭過去了之後就沒有什麼用場了，戰略性已經消失。在戰時重要的地方，在和平的時候就並不重要了，照司馬洛所知，這座島在戰爭過去了之後就不大會再有人去了的。

司馬洛說：「為什麼有這樣多金槍彈呢?」

「你大概也明白的，」區禮本說：「其實這也是一個老故事了。在戰爭的末期，雖然有不少日本人還是要奮戰到底，但也有些是聰明的，知道這場仗是已經敗定了的。他們已經不再想打仗，而是想着如何把他們搜刮到的財富運走。我也曾經作過一些調查的，這個籐本曾經佔據那附近一座金鑛，而之後他調到這座島上去，他既然管過一座金鑛，你以為他會不把他拿到手的金子全部搜刮起來嗎?他調到這座島上去負責防守，然而他看到形勢知道他已不大有機會打仗的，所以把黃金轉為彈頭，就不大有機會發射了。」

「唔!」司馬洛點點頭，「這倒是一個很巧妙的方法。」

區禮本忽然格格地笑起來：「假如萬一戰事忽然來臨到他們那裏的話，那才有趣呢，他們的槍是否能開得响也很成疑問了，而且，中了這種黃金槍彈的人，也可以說是比別人死得有價值很多啦!」

司馬洛不覺得這是一個好笑的時候，尤其是以區禮本的環境。不過這也許品性的關係吧，區禮本是一個出名的浪子，這就是他的外號，他的品性脾氣是出名古怪的。司馬洛說：「有多少人知道這件事情呢?」

「現在祇有我們這處三個人了。」區禮本說。

「還有那個把這個計劃賣給你的日本人呢?」司馬洛問道。

「他已經死了，」區禮本說：「我也對你講過的，這個人已經很老了，又老又病，他知道他已經不可能做成這件事，所以他才賣給我的，他也不要求我分給他一份，祇是要我回來時帶幾顆槍彈給他看看，讓他知道這件事是有人做成了。這許多黃金，他認為就這樣放在那裏不拿，實在太浪費了。」

「也許這也是一種冒險精神吧。」司馬洛說，「這樣一件事，自己不能去做，別人去做也是好的。」

「對了。」區禮本說，「我也猜正是了。」

「是你殺死了他嗎?」司馬洛問。

區禮本忽然又哈哈大笑起來。

「這有什麼好笑的?」司馬洛問。

「這本來是一個很難令人置信的故事，」區禮本說，「不過你這樣問，就證明你是相信的了。」

「你這雙眼睛不是假的呀。」司馬洛說。

「是的。」區禮本說，「我當然不會把眼睛挖掉而跟你開這樣一個玩笑。」

「是你殺死他的嗎?」司馬洛問。

「不!」區禮本說，「是病死的。」

「那麼籐本呢?」司馬洛問道，「他又如何?」

「籐本更是已經死了好久，」區禮本說，「那時形勢對他們是江河日下，美軍也炸到他們的島上來了，他們守不住，就棄下彈藥庫而撤退，他們是乘船走的，但這艘船也遭到了轟炸，他們跳水逃生，別的人他不知道，但籐本死了，他則是肯定的。」

「有屍體為證嗎?」司馬洛又問：「在混亂中失踪了的人，並不是就是死定了的。」

區禮本又狡猾地微笑：「別人是不是死定了就不知道，籐本則是死定了的，他非死不可，我這位日本朋友把他的喉嚨割破了。他不希望有更多人知道這軍火庫的事，特別是籐本。籐本會是以後他最大的競爭者。」

「唔!」司馬洛說道：「這都是狗咬狗骨。」

「他這一刀我也認為是痛快的，」區禮本說，「因為籐本自己就謀殺了起碼三十個自己的日本人了。軍火庫裏有三十個日軍在開工處理這件黃金的事情，弄好了之後，他們又給調到另一座山洞去做另一件工作了。才開工了一天，就發生爆炸，這座山洞塌下來把他們活埋了。我看你也猜得到這爆炸是怎樣發生以及是什麼目的的了。」

「滅口。」司馬洛說，「幫他把黃金加工的人一個都不留。這也是一個老故事了，是不是?不過，你那個日本朋友怎麼又能活下來呢?」

「他並不是負責弄那些黃金的人，」區禮本說，「他祇是籐本的勤務兵。籐本自然沒有讓他知道黃金的事情，但是一加一等於二，他就猜出來了。他並不是一個笨人。他事後冒險進入那軍火庫裏換出來了幾顆槍彈，檢驗一下，證明他所猜的事情是真的。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幾顆槍彈就是他換出來的了。」

「唔，」司馬洛說：「所以他把籐本殺掉了。」

「是的!」區禮本說：「他把籐本殺掉了，就祇有他一個人知道這個秘密，以後也祇有他一個人回去拿了，是不是?」

「那一船人並不是單單死剩他一個人吧?」司馬洛問道。

「當然不是，」區禮本說，「相信逃生的人也有不少的，不過重要的是籐本這個人，而籐本則肯定是已經死掉了的。」

「但生還的人也會知道有這個軍火庫存在的。」司馬洛說。

「不錯。」區禮本說，「但他們也祇知道那裏有一批軍火而已。那時是戰爭的後期，軍火多的是，美軍就是知道，也不會去拿，日本人的彈藥拿來有什麼用呢?他們自己的都多到用不完了。到過了多年之後，更加不會有人有興趣去拿了，和平的時期，軍火並沒有很大用處，特別是一批過期的軍火。」

「這個日本人怎麼又等了這麼久呢?」司馬洛問。

「因為山長水遠呀!」區禮本說，「這個人並沒有什麼本事。他唯一的本事就是很會游泳。籐本是一個武藝超羣，武藝高強的人，但是水性不佳，一到了水中就是縛手縛腳，所以他才能夠把籐本殺掉。但是會游泳並不是一種可以賺錢的本事，他回到了日本之後一直潦倒，雖然明知道那座島上有這樣一大批寶藏，他却沒有辦法去拿。你要知道，做這件事是需要有本錢的，你不能夠就這樣游泳到菲律濱去，又捧着黃金游回來的。這件事情除了有本錢之外還要有魄力才行，而這個人則是什麼都沒有。這種事情也不能夠找人合作——你不能夠信任別人的。當他知道已經太遲了的時候，他就祇好放棄，把這個秘密賣給我了。這也可以說是命運，我跟他認識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找機會認識我，一面考慮着好不好跟我合作。總之後來他知道太遲了，他自己已經不久人世，他就把這個秘密半賣半送給我了。」

「奇怪。」司馬洛說，「日本人的仇外心理很強的，為什麼他不找一個日本人而要找你呢?」

「有些日本人剛好相反!」區禮本說：「有不少打過仗回國的人就是這樣的——那些在戰後潦倒的。為了這場仗，他們斷送了年青時那一段黃金時代，冒生命危險，大難不死才能夠回國，那是他們的運氣，但是回國之後，他們的國家又有什麼報答他們呢?什麼都沒有，他們是曾經為國家賣命的人，他們潦倒，國家也沒有幫他們的忙，因為那時的國家與戰時的國家又不同了，他們應該是戰爭中的英雄，却沒有人重視這一點，他們是充滿了怨憤之心的。愛國的人當然有，他却不是其中之一。就是這樣了。」

司馬洛沉默着。

區禮本又說道：「你相信我這個故事嗎?」

「我相信你的眼睛，」司馬洛說，「你的眼睛又是怎樣失去的呢?」

「我已經講過了，」區禮本說道，「是給一隻鷹啄去了的!」他的嘴唇緊閤起來。

「這就是最出奇的部份了，」司馬洛說，「你並不是一個沒有本事的人，假如說有人捉住你，把你的眼睛挖去了，這還有可說的，但是給一隻鷹?」

「這才是弄倒我的地方，」區禮本說，「假如是人，我會知所提防，但是一隻鷹，誰想得到呢?」

「唔，」司馬洛說，「究竟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呢?」

「那座島——我看有點古怪，」區禮本說，「我們是五個人去的。我帶着五個我最信任的手下。我們有良好的武裝配備，我們駕了一艘船到那裏去，我們並沒有碰到敵人，然而結果我是唯一活着逃出來的人!」區禮本已經沒有眼睛了，現在他的黑眼鏡却就像代替了他的眼睛似的，正在閃爍着，也許祇是一種錯覺吧了，他臉上的表情使他的眼鏡看來像是正在閃爍着似的。

「逃些什麼呢?」司馬洛說，「既然沒有敵人。」

「我不知道，」區禮本說，「我們到了那裏，我們登岸，那裏好像環境很不錯的，我們一共有六個人，我派三個人登岸去探一探，他們去了不久之後，我們聽見他們叫喊，聽見一連串的槍聲，他們就沒有回來了。」

「誰的槍聲?」司馬洛問。

「他們自己帶的槍，」區禮本說，「我們自己帶的是哪一種槍我是認得的，我聽得出是我們自己的槍發出來的聲音。」

「我們在船上等着，他們沒有回來，」區禮本說，「我們用無綫電企圖聯絡，也得不到什麼反應。我知道他們一定是死了!」

「怎樣死的呢？」司馬洛問道，「死於什麼？」

「我們一直沒有機會查出來，」區禮本說，「我們在船上等，用望遠鏡看，什麼都看不到，而他們第二天都沒回來。」

「你們害怕起來，就逃走了？」司馬洛問。

「不，」區禮本說，「我派了餘下的另外兩個人再去看個究竟，他們也是沒有回來。」

「你倒是眞英勇的，」司馬洛說，「爲什麼你不跟着去呢？」

「既然有懷疑，」區禮本說，「我們就得留下一個人來把船看守着了。我負責看守着這船。」

「他們兩個人又是怎樣死的呢？」司馬洛問。

「我也不知道，」區禮本說，「我是用無綫電與他們保持着聯絡的，但是他們並沒有報告看見什麼異狀，他們也找不到那三個失去了的同伴。後來我忽然聽見他們的叫聲 然後就沒有了聲音。我相信他們是受到了暗算。但不是槍。」

「會不會是有人比你們捷足先登呢？」司馬洛又問道。

「這不大可能吧？」區禮本說，「經過了這許多年，偏偏在那個時候才有人同時到達那裏去找尋那些黃金？」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但也許是島上的土人在作怪？」

「那裏是一座沒有人居住的島，」區禮本說，「我不相信忽然會有土人住在那裏。」

「這也很難講的，」司馬洛說，「或者有些人從別的島上移到那裏去呢？」

「那也不需要殺死我們呀。」區禮本說，「連談都不談一句就動手。」

「這要看是一些什麼人了，」司馬洛說，「譬如是一帮私梟之類。」

「那就眞的巧合加上巧合了，」區禮本說，「那麼多的島，他們就偏偏選中這一座？而且，私梟應該有船追我的。」

「你有機會開船逃走嗎？」司馬洛問道。

「是的，」區禮本說，「剩下了我一個人，我有什麼辦法呢？我祇好決定離開好一些了。我打算再找一些人，重新配備再回去，因爲我是並不預算會遇到什麼敵人的。那些甚至不會是海盜。假如是海盜，也會有船追我的，是不是？我把錨拉起來，把船開動，那些鷹就來了。天上一直都有不少鳥在飛來飛去，我是一點都不提防的，但跟着那隻鷹就忽然衝下來了，我的眼睛——」區禮本的兩隻手緊緊地握着拳頭，發抖着，「——我的手亂抓，想把牠捉住，把牠的頸子扭斷，但是不行，實在我應該護住另一隻眼睛的，我太不小心了，跟着另一隻眼睛也給啄去了，我捉住了那隻鷹，把牠扭成一團肉漿，但是沒有什麼帮助——」

他一臉都是大汗，臉上的肌肉也是扭曲着的。假如他所講的是眞話，那麼這的確是一次可怖的經驗了。

司馬洛說：「你沒有了眼睛，那你怎麼逃回來呢？」

「我的船是開動了的，」區禮本說，「就是這樣一直朝大海中開出去，我就是想停也不敢停了。我也不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麼，我漸漸失了知覺，醒來的時候已在醫院中了。原來是中途有飛機飛過，看見我躺在甲板上，而我的船不斷地在海中心打圈，便通知別的船駛來把我救起了。」

「你在醫院裏講出一個什麼故事呢？」司馬洛問。

「我說我們是去打獵，」區禮本說，「遭遇到了這些事情。我當然不能夠把軍火庫的事情講出來的。」

「他們相信你嗎？」司馬洛問。

「有些是相信的，」區禮本說，「他們那些到底是熱帶的人，比較迷信，他們認爲那些海島有不少是有鬼魂的，你知道，打仗的時候那一帶死過不少人。也有一些比較科學頭腦的懷疑我是走私的，因爲我那船上的設備，就像是去搬運什麼似的。但他們不能證明，而且我花了一些錢之後，他們也不想證明了。但是我可告訴你，司馬洛，這座島的確是有古怪的，這些都是難以解釋的事情。天空中的鳥，怎會無緣無故向人襲擊呢？而且登陸的那些人，天知道他們又是受到一些什麼東西襲擊的。」

「你這樣說，」司馬洛說，「倒像是在嚇我，不想我到那裏去了。」

「我祇是要你清楚知道你可能冒的是什麼險，」區禮本說，「而且我也知道你這個人是不會給嚇倒的，愈是離奇的事情，對你也愈是有吸引力！」

「你這是十分了解我了，」司馬洛說，「我倒希望了解我的人沒有那麼多。」

「事情就是這樣了，」區禮本說，「你得到那個地方去。」

「我們還沒有講完，」司馬洛說道，「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爲什麼要我？」

「你以前常常說我是一個很本事的人，」區禮本說，「僅次於你。」

「你太自大了，」司馬洛微笑，「有許多人僅次於我，但不是你，你還差好多級。」

區禮本聳聳肩：「那麼這也是一個更好的理由了。我做不到的事情，當然需要找一個比我高强許多的人去做了。」

「我的問題是，你爲什麼不等你有一雙新的眼睛之後才去辦呢？」司馬洛說，「也許你不敢去，而你相信我是不會騙你的，假如我得到了那一批寶藏，我就一定會分給你一半嗎？」

「我不要一半，」區禮本說，「我祇是希望有人做了這件事情。假如就這樣放在那裏不加理會，那是太浪費了！」

「那你是眞慷慨了，」司馬洛說，「我記得你本來也是一個不肯放棄的人，怎麼你忽然之間又這樣容易放棄呢？」

「跟那個日本人同樣道理。」區禮本說。

柳媚又發出一聲抽泣。

「你不是在跟我開玩笑吧？」司馬洛說着，感到一陣毛骨悚然。

「我不是跟你開玩笑，」區禮本說，「我要死了，我不會活很久的。醫生給我最多一年。即使我得回了眼睛，又有多少時間可以用呢？」

「是什麼病？」司馬洛問。

「現在最流行的不治之症是什麼？」區禮本問，「癌！我猜這是失去了眼睛的影响，心情不好，也就百病叢生了。看看我，現在我像是一個健康的人嗎？」

柳媚掩着臉哭泣起來。

區禮本格格地笑着：「她是不應該傷心的，我還有不少錢，我死了，我的錢就全部歸她了，我連遺囑都已立好了的。」

「你得原諒他這樣講話。」柳媚抽泣着。

「你原諒他吧。」司馬洛說。

「司馬洛，」區禮本說，「你得替我幹這件事，」他伸出一隻手指着司馬洛，「我所要求的祇是你帶一批槍彈回來給我摸一下。假如你認爲不好意思獨佔的話，那麼，你可以分一份給柳媚，我希望她會過得更好。」

「讓我考慮一下吧。」司馬洛說。

「但這件事情你一定會做的，」區禮本說。「你受不住那種誘惑！」

「我說我會考慮一下。」司馬洛說。

「有什麼好考慮的呢？」區禮本說，「我想不出一個使你不去的理由。」

「我也珍惜我的眼睛。」司馬洛說。

「有過我的經驗，」區禮本說，「你一定知所防備了。」

「這祇是其中一個要考慮的問題吧了，」司馬洛說，「另一個要考慮的問題就是現在的時間，你知道，那裏目前的局面相當動盪，那些島上有叛軍在出沒，我不能够保證叛軍沒有到達那個地方的。假如碰上那些人，那我不祇損失一雙眼睛那麼少東西了。」

「你一定得試試！」區禮本說。

「我說考慮一下！」司馬洛說。

「你一定得做！」區禮本叫道，「我再告訴你一件事情吧，司馬洛先生，你記得查理小子嗎？那個衝動的小傢伙！」

司馬洛忽然覺得血液都冷起來了。他一字一咬地說：「他怎麼了？」

「你最近有見到他嗎？」區禮本問。

「我問你他怎樣了？」司馬洛說。

「他就是跟我去的其中一人。」區禮本說道。

司馬洛一閃就已經到了他的面前，一手執住區禮本的衣襟，把他整個拉起來，柳媚連忙過來拉開司馬洛，尖叫道：「不要，你們不要這樣！」

「你不會打一個沒有了眼睛，又不久人世的人吧？」區禮本說。

司馬洛放了手，讓他跌下去，區禮本因爲看不見，所以沒有跌回椅子上，而是坐到地上了，柳媚連忙把他再扶起來。

「當你死了之後，」司馬洛咬牙切齒地說：「你會到十八層地獄裏去的，聽見沒有，你這混蛋！」

區禮本淡淡地微笑着：「這倒不錯，因爲我的朋友多數都是在那裏的。假如讓我上天堂去，那我才寂寞呢！」

司馬洛瞪着他，却覺得有點泄氣，因爲區禮本沒有眼睛，對於司馬洛的眼色是沒有什麼感應的。司馬洛祇能够深呼吸着。

「對不起，」區禮本說：「我搶了你喜歡的女人，又累了一個你所喜歡的小伙子。但是你得原諒我，查理小子的事，我並不是惡意的，我也是想他發一點小財吧了。你喜歡他，我也是喜歡他的，不然我怎會命令他一起來呢？我也不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的，不然的話，我自己也不會去了。」

司馬洛還是深呼吸着。

「我這樣對你講，雖然是骯髒一點，」區禮本現在的語氣又溫和起來了，而且也誠懇起來，「但是這是已成事實的，我並不是揑造出來威脅你的。」

司馬洛雖然深呼吸着，非常憤怒，不過他的氣也漸漸平下來了。不錯，區禮本也不是說得沒有道理的，因爲區禮本的確並不是有惡意的。而且他對區禮本在其他方面的企圖也是並不懷疑。像籐本那樣，爲他工作，把黃金裝起來的人都給殺掉滅口，但是司馬洛則知區禮本不是這樣的人。雖然司馬洛是不喜歡區禮本這個人，但是司馬洛也是一個很清醒的人，他是會判斷一個人的性格的，他知道有些事情是區禮本做不到的。所以，區禮本把查理小子帶着去，也是好意的了，而且也是因爲他喜歡查理小子，賞識查理小子這個人。

司馬洛嘆口氣說：「查理小子是一個很好的孩子。」

「是的，」區禮本說，「他是一個很好的孩子，我也是很喜歡他的，不過很可惜事情會發展成這個樣子。」

「還有一些什麼人？」司馬洛問。

「你不認識的，」區禮本說，「也許你會聽過他們的名字，但是你不會像關心查理小子那樣關心他們的。」

「你別管了，」司馬洛說，「你告訴我吧。讓我自己來決定吧。」

區禮本無可不可地聳聳肩，告訴了司馬洛一些名字。果然那些人是司馬洛聽過的，但是並不是什麼司馬洛關心的人。不過司馬洛仍然有一點略感懷疑的，他說道：「這些人似乎都有一個共通的一點，那就是他們都是光棍一個，並沒有什麼親人的。」

「他們失踪了，也不會有人追究了，」區禮本微笑着說：「也許你認爲我就是因爲這樣而選擇他們吧？成功了之後，我就可以把他們殺掉滅口了。」

「你不會做這種事情的，」司馬洛說，「而且，你祇有一個人，你要殺他們滅口，又怎知道他們不會殺你滅口呢？」

「說得很有道理，」區禮本說，「所以，我是爲了他們可靠而選取他們的。」

「除此之外呢？」司馬洛問。

「除此之外就是爲了他們是光棍，」區禮本說，「光棍是沒有親戚的，沒有親戚的人，就容易保守秘密了。你知道親戚是多麼麻煩的，一傳十，十傳百，我們的秘密就相當之危險了。」

「唔，」司馬洛點着頭，「這倒是眞的。」

「你還有什麼問題嗎？」區禮本問。

「你還有什麼可以告訴我的？」司馬洛問。

「沒有了，」區禮本說，「我已經對你講過了，經過的情形就是這樣的。」

「不够詳細，」司馬洛說，「你還得再詳細一點再對我講幾遍。」

區禮本忽然格格地笑起來。

「有什麼好笑？」司馬洛狠狠地道。

「既然你要我多講幾遍，」區禮本笑着說，「那即是你要管這件事了！」

「這可以幫助我考慮。」司馬洛說。

無論他怎樣否認，他的心事是給區禮本看穿了。他的確要管這件事。他的弱點也是早已給區禮本抓住的，區禮本在找他來之前就已經肯定他是一定會管這件事情的。司馬洛這個人，有些事情你就是叫他不要管都不行。這就是一件如此的事情。司馬洛對這件事情非常感興趣，他之所以說要考慮，不過是因爲他不喜歡區禮本這個人，要區禮本急一下吧了。現在區禮本已經急完了。

區禮本對柳媚揮揮手：「你替我們倒些酒來吧，我要跟司馬洛先生詳細地談一談！」

「你不應該多喝酒！」柳媚說。

區禮本又格格地笑起來：「司馬洛，你有沒有聽過那個笑話？有一個人在臨槍決的前一夜不停地抽香烟，抽完了三包，還要問獄警再拿一包，獄警對他說：『你不該抽這樣多香烟，這對你的健康有影响的！』」區禮本說完了又繼續格格地笑着，但是沒有人跟他一起笑。

× × ×

那個人有一身非常强壯的肌肉，給日光晒得很深色，像是牛奶成份很少的巧格力糖，他這黑黑的皮膚在日光之下是閃閃發亮的。

他有一頭白色的頭髮，又不是雪白，而是白中帶黃。因爲他是那麼强壯，所以就很難斷定他的頭髮之白是因爲年紀老了抑或是天生成白色的。這是一個那種很難判別年紀的人，祇是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他決不是一個年輕人了。他把那艘小艇在小碼頭上繫着，然後拿起船上的一串獵物——就是三條巨大的魚。每一條都超過兩呎長。魚的身上都有一個洞。這洞就是射魚槍射進去時所造成的傷口。這些並不是釣來的魚，而是在水底射到的。

他的身上穿着一條泳褲，而額上還套着一隻潛水鏡。他並不是戴上氧氣筒潛水，而是就這樣戴着潛水鏡和携了射魚槍就下水了。這裏是一個海產豐富的地方，就是水不怎樣深的地方也可以找到很多大魚的，而假如泳術高明，肺部的氣量又好，那就可以得到更好的收獲。

這個巨人一隻手拿着射魚槍，另一隻手提着那串巨大的魚，就踏上碼頭。三條這樣大的魚，重量當然是有相當的，而他不怎樣費力就能够把它提住了，證明他的氣力是非同小可的。他是一個巨人，也是一條大力士。

他走到岸上，就走向一間椰蔭下的屋子。那間屋子是用竹及葵葉搭成的，成爲一個形狀很特別的三角，有點像金字塔。似乎這樣的草廬也講究現代化的綫條，其實則並不是如此，這是一種新型的設計，能够抵禦很强的風力，是由專家想出來的，不論風是從哪一個方向來，都可以有很强的抵受能力，而抵受不住的時候，因爲角度的巧妙，風力也不容易直接把屋子撼動，而是會滑走了。這裏是菲律賓羣島，一個常常受颶風威脅的地方。這個設計是很實用的。

那個人踏上屋前的木板梯級，進入了屋中，就看見司馬洛坐在屋中那張吊着的安樂椅上，正在盪來盪去。

司馬洛微笑：「賓尼，你打這許多魚幹什麼？即使像你這樣大的胃，恐怕也很難吃得光的吧？浪費，浪費！」

「我有客人，」賓尼說，「當然要多找一點食物來招待了，是不是？」

「你有客人，」司馬洛說，「那我來得不合時了。」

「我祇有一個客人，」賓尼說，「就是你了！」

「哦？」司馬洛說，「你怎麼知道我來呢？我又沒有寫信給你。」

「我在海上時就看見那部車子開來，」賓尼說，「你知道的，這島上的外來客才乘坐那些出租車子的，而我選擇這個地方就是因爲這裏不會有遊客來，路太難走。車子既然來，當然就是找我的人來了，是不是？」

「唔，」司馬洛說，「我很高興你還沒有失去你那種敏銳的觸覺，賓尼。」

「失去得不多吧了，」賓尼說，「但還是正在失去。一個人是會老的。」

「有些人就像一支針，」司馬洛說，「即使針尖斷掉了，仍然是很尖的東西，還是可以刺進布裏的，你就是一根針。」

「謝謝你的讚美，」賓尼說，「你坐在那裏不要動，我請你喝一杯酒！」

「還是你自己釀的那種酒？」司馬洛問。

「是的，」賓尼說，「你以前是喜歡的，現在，一定也仍然喜歡，你也是一根針！」

「說得沒有錯，」司馬洛說，「先多謝你了！」

賓尼把他的魚拿到屋後去，再出來的時候，拿着一隻小木桶和三隻半邊的椰殼，木桶中的就是他的酒，椰殼是叠起來的，最上面的那隻椰殼裏裝着冰塊，下面的兩隻椰殼則是作酒碗用的。在這個熱帶地方的草堡之中而有冰塊，這的確是很不尋常的事情，本來就是有電冰箱也找不到電源，但是賓尼就是有一隻電冰箱，而電源就來自一隻裝在瀑布下面的水力發電機，他自己製造的。他在這裏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一個不大需要錢的人。

他們呷着那加進了冰塊的有着特殊香味的椰子酒，互相凝視着，賓尼是正在企圖從司馬洛的眼睛探察出司馬洛的來意，司馬洛則是從賓尼的眼睛裏判斷他是不是針尖已經斷掉了的針。

司馬洛的工作是比較容易的。賓尼的眼睛告訴他針尖還沒有斷掉，也許還沒有發銹。

賓尼是一個很特殊的人物，在大戰的時候是一個青年的情報人員和游擊隊，雖然不能說他對扭轉戰局有什麼大功勞，但是他却曾給過日本人很多頭痛。司馬洛還沒有經歷過他那些事情，他的資格是比司馬洛老得多的，他的妻子和兒子都是死在戰爭之中，在戰後他也曾經當過一個時期的警探，後來他覺得他的工作已經做得够多了，就隱居退休。

在他當警探的時候司馬洛就認識他，

他們存在着互相的尊敬，當他退休了之後，司馬洛也曾來這裏探望過他，司馬洛喜歡交這種朋友，而這種朋友也常常是對司馬洛很有用處的，也許司馬洛並不是因爲有用處而交這種朋友，也許有一半是的，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了。

「你來這裏幹什麼？」賓尼終於問：

由於他還是一針不銹的針，所以他並不是先問司馬洛的近況如何。

「唔——」司馬洛沉吟一下，覺得他本來準備的那一套兜圈子的對白是不大適用了，還是直接了當好一些，所以他說：「你跟外界還有接觸嗎，賓尼？」

「我常常聽收音機，也有時出去走走，」賓尼說：「不過我不敢說我對全世界的事情都清楚，我也祇是注意那些比較接近我自己身邊的事情吧了。」

「我到這裏來就是想知道一些此地的事情，」司馬洛說：「我想到桃花島去遊一遊，你對這個地方熱悉嗎？」

「那麼多千座島之中，爲什麼你偏偏要選中桃花島呢？」賓尼問道。

「因爲這是一個出名的勝地呀，」司馬洛說：「還很乾净，並沒有受到過文明的洗禮，沒有人到過島上去，沒有染汚等等的問題。」

「胡說八道！」賓尼說：「桃花島並不是一個出名的勝地，就是我們本國人也沒有多少聽過它的名字的。」

「那麼多千座島，」司馬洛說：「每一座島的名字你都認得嗎？」

「當然不是了，」賓尼說：「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有些島是連名字都沒有的。」

「那麼，」司馬洛說：「那爲什麼在這許多千座島之中，你又會認得桃花島這個名字呢？既然你說這並不是一個出名的地方。」

「你究竟是在打着什麼主意。」賓尼皺起眉頭看着他。

「我祇能告訴你，」司馬洛說：「我想到這座島去一趟。」

「我不知道你去幹什麼，」賓尼說：「不過我却贊成你還是不要去的好。」

「爲什麼呢？」司馬洛問道。

賓尼嘆一口氣：「我看，你似乎一定要我告訴了你你所知道的一切才肯告訴我你是幹什麼了。」

「我現在是來向你探問情報的，」司馬洛說：「又不是你問我。」

「好吧，」賓尼說：「既然你堅持，那好吧，我先告訴你好了，我不贊成你去，就是因爲那座島上是有鬼的。」

「你眞的相信這種事情嗎？」司馬洛問。

「我不相信，」賓尼說：「我祇是聽到有這種傳說吧了。」

「你以前都聽到過這種傳說了，」司馬洛說道：「我記得你就從來沒有相信過的。」

「我並不一定要相信的，」賓尼說：「我祇知道這個地方有點古怪。有好多條人命證明這一點。」

「哦？這很有趣，」司馬洛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照我所知道，」賓尼說：「有過大約十個人登上那島上之後就失踪了，此外還有兩個活着的，沒有了眼睛！」

司馬洛的血液的奔流馬上加速起來了，他說：「沒有了眼睛？」

「那個地方的島有點古怪，」賓尼說：「人的眼睛就是給鳥啄去了的，好像是鷹之類吧。」

「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司馬洛問。

「有些人想登上那座島取水，」賓尼說：「祇是取水而已，登岸的人不回來了，留在船上的人開始受到那些鳥的襲擊，他們覺得情形不對，祇好快點逃走，那些鳥追來把他們的眼睛啄去。最近六個月內有兩艘船是如此。」

「爲什麼會這樣呢？」司馬洛問。

「他們說這是因爲島上有鬼，」賓尼說：「你知道的，在大戰的時候，有不少島上死過很多人，人死得多的地方，自然就是有鬼的傳說了。」

「我不明白，」司馬洛說：「這種事情你都不去查清楚？」

「關我什麼事？」賓尼問。

「那些遇事的究竟是什麼人？」司馬洛問。

「這個問題是問得最好了，」賓尼說：「那些都是海盜，私梟，難道我要替他們出頭嗎？而且，這些年來，我也不喜歡管人家的閒事了，不値得管的，更不會去管。」

「你肯定他們祇是到那裏去取水嗎？」司馬洛問道。

「我不能肯定什麼，」賓尼說：「我祇知道有這種事情發生，也許這是私梟海盜們在爭地盤製造出來的事件吧，他們都不敢講眞話，所以祇好搬出這些鬼故事來了，我可以肯定的就是的確有眼睛失去了的人逃回來，他們是在海上給發現的，人已經暈過去了，船則是在海上無目的地行駛着。」

賓尼所講的與區禮本所講的故事是相同的，假如在此之前司馬洛對區禮本所謂的故事有什麼懷疑的話，現在他的懷疑是已經沒有了，他所担心的倒是故事會不會太過相同。假如那些人也是爲了那座軍火庫而去的話，那就是很不妙了。

「總而言之，」賓尼說：「你是不適宜到那個地方去遊玩的，無謂捲入一些自己不明白的漩渦之中，不過，我知道你不會是眞的去遊玩而已，假如是的話，你也根本不需要來找我了！」

「是的。」司馬洛點頭承認。

「那麼，」賓尼說：「你到底要幹什麼？」

司馬洛已經知道跟賓尼談這件事情是不能够再兜圈子的了，所以他亦不再兜圈子了，他說：「我有些東西讓你看看的，」他掏出區禮本給他的那兩顆槍彈，把第一顆交給賓尼，賓尼是可以信任的，賓尼是他的朋友。

× × ×

賓尼用以招待司馬洛的晚餐主要都是海產食物，自然，這種食物，間中吃一次是一種享受，長期地吃，則是難免感到厭煩了，司馬洛不知道賓尼天天吃這東西怎麼受得住，不過賓尼則似乎是樂在其中，他這個人可以說是個能屈能伸的人，他彈

性和忍耐能力都是很强的。

他們在沉默之中吃完了那頓由賓尼親手準備的晚餐，然後賓尼嘆一口氣，說：「我們還是到海邊去散步一下吧。」

司馬洛聳聳肩，無可不可地說：「很好，我們走吧！」

當司馬洛在白天把這個軍火庫的故事告訴了賓尼之後，賓尼一直都是沉默着，並沒有什麼批評，也並沒有提出什麼意見，司馬洛知道這是一個好現象，因爲這表示賓尼是正在愼重考慮着這件事情，而不是認爲這是一件荒謬的事情，不可能發生的。

他們走出屋外，走到了碼頭上，兩個人並肩在碼頭上坐下來，兩條腿子放下去，現在潮水已經漲起來了，他們的腿子就是浸在水中，由於水面是漲得很高的，這裏是天氣很熱的熱帶地方，這樣做，使司馬洛感到很舒適的凉快，事實上，假如他們不是有事情要談的話，司馬洛眞希望跳進水裏游一個泳了。

司馬洛說：「怎麼樣，賓尼？你忘記了我所講的那件事情了嗎？」

「我正在想，」賓尼說道：「你來找我幹什麼呢？我又不能够給你進一步的綫索。」

「你已經給了我很寶貴的綫索了。」司馬洛道：「我並不知道繼區禮本之後還有人有同樣的遭遇，你告訴了我，現在我又希望知道，這些人到那島上去的眞正目的。」

「你可以去問他們的。」賓尼說。

「你以爲他們會告訴我？」司馬洛說：「一個陌生人？」

「我相信他們不會，」賓尼說：「假如他們到那座島上去是另有所圖的話。」

「你以爲他們會不會告訴你呢？」司馬洛又問道。

「你是要我去問他們？」賓尼側着頭看着司馬洛。

「假如你是我的朋友，」司馬洛說：「你就應該答應帮我這個忙了。」

「但是我對這些黃金並不感興趣。」賓尼說道。

「我並沒有說過要分你一份。」司馬洛說。

賓尼更加皺着眉頭看着他：「你什麼時候變得這樣貪了。」

「好吧，」司馬洛說：「我分你一半好了，賓尼！」

「但這對我也沒有用處，」賓尼說，「我不需要黃金，在這個地方，我所需要的東西，我都有了。」

「那你肯帮我這個忙嗎？」司馬洛又問。

「好吧，」賓尼說：「我帮你的忙好了，但是，一個人太貪是不行的，你使我對你懷有戒心了。」

「既然如此，」司馬洛說：「那我們就忘記了這件事情好了，不要麻煩你。」

「但是事情也總得弄清楚的。」賓尼說。

「你看，」司馬洛說：「雖然不分你一份，你也還是捨不得放棄的！」

賓尼忍不住笑起來：「很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不錯，他這種人，也是應該了解司馬洛的心理的，並不是黃金的問題，而是冒險心理的問題。雖然賓尼現在已經退休了，但是他以前到底是那種人，所以他的血液裏還是充滿着冒險的愛好的，對於冒險的興趣還是那麼濃厚，有沒有黃金是另一個問題，總之知道黃金是在那裏，他就不能够忍着不去拿了。

「賓尼，」司馬洛說着，伸手一拍他的肩，「既然你現在了解我的心情了，那讓我們來作進一步的研究吧，你認爲這座軍火庫的寶藏，它的存在的可能性高不高呢？」

「你不是有兩顆槍彈可以做證明嗎？」賓尼說：「我並不相信這兩顆槍彈是僞造的。」

「那麼，」司馬洛又說道：「這些後來失去了眼睛的人，你認爲他們眞是去取食水的呢？抑或是去取比食水更寶貴的東西呢？假如他們也是去找黃金的，那這件事情就會變成更複雜得多了。我們會有不少對手，而且我們也因此會有相當大的危險。」

「這是眞的，」賓尼說：「所以我們得去查問一下了。問那些失去了眼睛而得回性命逃回來的人。」

「我們應該怎樣進行好呢？」司馬洛問：「假如我們就這樣去問，而那些人實在是爲了黃金而去的，那他們不但不會講眞話，而且還會令我們有生命危險了！」

「我們可以想一些辦法的，」賓尼說：「你也是有辦法的人。不過可惜你不是美國人。」

「爲什麼？」司馬洛問。

「假如你是一個美國人，」賓尼說：「那你就可以以一個學者的身份去調查了。你對靈魂學以及巫術、東方的迷信源流是很感興趣的，所以你聽到了這項傳說之後，你就很有興趣去查清楚了。」

「呀！」司馬洛說：「你的頭腦果然是敏銳如昔的，就可惜你現在却增加了種族岐視的壞習慣了。」

「我並沒有種族岐視的壞習慣。」賓尼說：「這種人是美國人扮演起來比較像的。他們的習慣就已經是好管閒事的了，又容易得到什麼什麼學會的資助，眞眞假假的學者博士之類，多得數也數不清。」

「唔，很有道理。」司馬洛說：「不過這仍然是一個很好的主意。祇要我扮演得落力一點，仍然是可以把人騙倒的。」

賓尼又側着頭看着司馬洛。

「這有什麼不幸。」司馬洛說：「我的演技並不差的，並不是不會演戲就不去做明星，我不過不想做明星吧了。」

「你在一個盲人的面前演戲，」賓尼說：「誰看得到呢？」

「看不到更好辦了。」司馬洛說。

「但是盲人的身邊也有人的，」賓尼說：「盲人有自己的家人，他的家人是看得見的，而由於沒有了眼睛，他當然是相信自己的家人所講的話了。」

「那更好辦了，」司馬洛說：「就怕沒有人看到我演戲！」

「我怕的却是影評人一多，」賓尼說：「意見參差不齊，那就疑慮多多了。一個人沒有了眼睛的人，總是疑心大的！」

「是嗎？」司馬洛說：「你什麼時候變得這樣悲觀了？難道我們試一試都不行嗎？」

賓尼聳聳肩：「我猜這也是一個最好的辦法了，除此之外也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

「很好！」司馬洛說：「不過，我倒是還有另一個其他的問題的，那就是叛亂的問題。這座島是在叛黨出沒的範圍之內嗎？假如是的話，那我就算了，有些事情是連我都不願意幹的，那些人很可能問都不問就把你殺掉，秀才遇着兵，要死得這樣寃枉，那就太沒有價值了，是不是？」

「假如有這個危險，」賓尼說：「那我早就已經告訴你了，但是暫時沒有這個危險。」

「暫時？」司馬洛問道。

「是的，暫時，」賓尼說：「這種事情，有誰能够絕對肯定呢？」

「那麼我們值得冒一次險，博他一博嗎？」司馬洛問。

「應該可以的。」賓尼說：「這座島太遙遠了，我相信叛亂的人不會到那裏去，除非他們被追到非要遠走高飛不可吧。但是有那麼多島，他們也不見得會偏偏選中那座島的。」

「那我們試一試好了！」司馬洛說。

「很好，」賓尼說：「我們明天起程好了。」

「唔，」司馬洛微笑：「坐言起行，你的確對這件事情很感興趣了。」

「是的。」賓尼說：「像你一樣，有些事情，我是一聽就着迷的！」

「我們需要詳細計劃一下嗎？」司馬洛問。

「目前沒有什麼好計劃的，」賓尼說：「祇能够先決定的一點就是我是你請的响導，這樣我們走在一起就不會顯得太不配合了。其他的部份，我們還得去作一些比較深入的調查才能決定如何進行。」

× × ×

他們乘飛機離開那座島，由於這是比較快捷的交通方法，假如是乘船的話，那就會多花不少時日了，而且司馬洛既是遊客，他乘飛機走也是合情合理的；遊客總是花得起錢的人。

他們到達了另一座島，在那裏的酒店下榻。很方便，那裏亦是一個遊客區，所以司馬洛的到達，也是並不惹人注目的。

他們住進了酒店之後，賓尼就把司馬洛丟下，自己去做訪查的工作。司馬洛從沒有到過這個地方，不認識什麼人，所以這件工作要他來做，也是無從做起了。賓尼則是有他自己的聯絡的，而司馬洛是一個陌生人，把他帶在一起就祇有障礙而並沒有什麼好處的。

所以暫時，司馬洛就祇好在那裏做做遊客了。眞的遊客。

賓尼那天晚上很晚才回來。司馬洛踏進房中，就看見賓尼還坐在沙發上。

「你到什麼地方去了？」司馬洛說：「這麼晚才回來？」

「你說什麼了？」賓尼說：「現在是誰在房間裏等你？」

「我是見你這麼久都不回來，才出去溜溜吧了。」司馬洛說。

「一溜就是幾個鐘頭嗎？」賓尼說。

司馬洛聳聳肩：「我總不能够隔五分鐘就回來一次的。」

「那是一個什麼女人？」賓尼問。

「什麼什麼女人？」司馬洛問。

「別騙我吧，」賓尼說：「我的記性是相當好的，你瞞不了我。你這個人，一有空就是在女人的頭上動腦筋了。」

「她是日班的女接待員！」司馬洛說：「我跟她很談得來，所以我就跟她一起出去喝喝茶，散散步吧了。」

「那眞對不起了，」賓尼說：「假如不是爲了我，你是可以跟她一起散步到天亮的。」

「我才不會，」司馬洛說：「我大可以把她帶回我的房間裏來的。」

「假如不是爲了我。」賓尼說。

「別這樣講吧！」司馬洛說：「我們是到這裏來做事的，女人並不重要，而且你也對女人不感興趣，所以我們還是不要談女人了。你好像很不高興我這麼晚才回來，爲什麼呢？希望不是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要找我。」

「我辛苦了一天，回來却要等你一個鐘頭才能把我的調查結果告訴你，這是難免令我不舒服的。」賓尼說。

「你有什麼事情要告訴我的，你現在可以講了。」司馬洛說。

「我已經找到了那個失去眼睛的人了。」賓尼說。

「那很好，」司馬洛說：「你跟他談過沒有？」

「還沒有。」賓尼說：「還有背景方面需要調查一下的，不能够太急。初步我知道他叫奧圖，他就是那出事的船的船主，他本來是做一些零碎的運貨生意的，現在他已經殘廢，就不能够再做了。所以他的船已經賣掉了。他祇是守在家裏無所事事。」

「這很够了，」司馬洛說：「我什麼時候可以跟他談談呢？」

「還不能，」賓尼說：「我對於他在瞎眼之前運的究竟是什麼還沒有弄清楚。我也作過了一些初步的查問？這個人似乎是相當乾凈的。」

「那不是很好嗎？」司馬洛說。

「太乾凈了，」賓尼說：「一個人總有一些值得令人非議的事情的，假如人家對他的批評太好，那反而是值得懷疑了，他很可能是有些需要遮瞞的事情，人家替他遮瞞着。」

「你有一副很多疑的腦袋，」司馬洛說：「不過這也正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副多疑的腦袋。」

「還有，」賓尼說：「這個奧圖的神經現在有點問題。失去了眼睛對他是種很大的刺激，他受不了。」

「這就複雜了。」司馬洛說：「也許我們應先向另外一些人着手吧？」

「我也是剛剛得到另一個的消息，」賓尼說：「那另外一個已經死掉了。」

「我希望不是給殺掉了。」司馬洛說道。

「初步所知是自殺，」賓尼說：「似乎他更受不起失明的痛苦，所以他就寧可結束自己的生命了。」（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

隆中客・文
子成・圖

艷鳳狂龍（六）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杜子南在八方客棧先後制服冉義與冉雙城，靳無畏正想奮起抵抗，而靳太達已聞訊趕來救援，但他也被杜子南打敗，千鈞一髮之際，牛羽軍突然要求杜子南不要殺死靳太達。因爲靳太達是他的殺父奪妻的仇人，他要手刃親仇。靳太達在情急之下，挾持了靳無畏，要脅對方。他以爲靳無畏是牛羽軍的親兒子，但牛羽軍不爲所動，靳太達憤極之下，一掌擊斃靳無畏。這時牛羽軍才拿出他那被靳太達奪去的妻子——盈盈的遺書，擲給靳太達。靳太達一看，原來靳無畏確是自己的親骨肉……

刁蠻女受挫

前盟主墮穀

話落人現，刁陀已顯得很恭謹地站在門口。

劍廬的總管居然向牛羽軍自稱屬下，使得本來是刁陀主子的靳太達臉色再度爲之大變。

當然！靳太達心中明白：自己是一敗塗地了。

但他還算沉得住氣，沒發作，也沒吭氣。

牛羽軍頭也不回地問道：「劍廬方面的一切，是否很順利？」

刁陀恭聲答道：「是的，一切都按預定計劃進行，非常順利。」

牛羽軍接問道：「現在，那邊由誰坐鎮？」

「牛福和李中平。」

牛福就是曾經跟白傲霜暗地聯絡的劍廬的園丁。

李中平則是八方客棧的胖掌櫃——前一任的掌櫃。

這兩位，連同他們的主子牛羽軍，都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誰也不曾想到，一旦風雲際會，他們三位居然成了威震江湖的劍廬的主宰了。

是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還是仇恨與慾望合併之下所創造的奇蹟？

牛羽軍目注靳太達笑道：「現在，你相信了，多年來，刁陀一直都是你的主力助手，由他主持接收劍廬，駕輕就熟，自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你說是嗎？」

靳太達臉上的肌肉一陣抽搐之後，才長嘆一聲道：「我不能不相信事實。」

略頓話鋒，又注目問道：「我那遍佈全國的四海錢莊，也接收了？」

牛羽軍笑道：「作爲司令塔的劍廬都給接收了，那些分支機構，還用說嗎？」

「啊！但一時之間，你哪來這麼多的人手？」

「一時之間？你忘了？我苦心孤詣，準備了二十多年。」

「那些老不死呢？」

靳太達口中的老不死，自然指的是七魔十三邪中的餘孽，但牛羽軍卻以靈貓戲鼠的姿態，故意笑問道：「老不死？是哪

些老不死呀？」

靳太達道：「我說的是冉老頭那批人。」

牛羽軍「哦」了一聲，道：「你都上當了，他們還能例外嗎？」

「你殺了他們？」

「你太高抬我了，我哪有這麼大的力量。」

「這叫作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呀。」

「不錯，但他們很識相，又自行撤退了，用不着我多費心機。」

靳太達沉思了一下，才目注刁陀問道：「刁陀，如果我說我過去待你不薄，那都是廢話，所以，不談過去，我只想了解一個問題，牛羽軍給你甚麼條件？」

牛羽軍搶先答道：「我給他的條件之優厚，那是殺了你，你也不肯給他的。」

「如何優渥法？」

「先說他在你那邊的情形吧！說得好聽一點，是總管，說得不好聽，不過是一個奴才頭兒，但我給他的是總監察的名義，實際上却是劍廬的主人，一個無名却有實的主人，而且，你也明白，當年拜你閣下所賜，我老牛一切都完了，既沒兒子，也沒徒弟，而刁陀却還年輕，年輕得可以作我的兒子，所以，當大局穩定之後，我會退休，而他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劍廬主人，你想想看，他是樂意替你賣命，還是樂意替我賣命呢？」

靳太達自嘆一聲，道：「你够高明，我深悔當年沒有宰了你。」

一頓話鋒，又沉聲說道：「不過，你別太得意，目前這一戰，鹿死誰手，還在未定之天。」

說完，「嗆」然震响，已亮出腰間寶劍。

牛羽軍含笑說道：「但願你這一生中的最後一戰，能有超水準的表現。」

「決不會教你失望。」靳太達轉向杜子南問道：「你是否也算一份？」

杜子南對目前的情況，說得上是感慨萬千。

江湖上冤冤相報的事，無時無地不在進行中，算不上稀奇，但像目前牛羽軍的這種報復手段，却是聞所未聞的。

不錯！殺父之仇，奪妻之恨，是人間最嚴重的仇恨，只要有其中的一項，就足够跟對方勢不兩立，何況靳太達却是一身兼具了兩項最嚴重的仇恨。

所以，牛羽軍的報復手段，如果是針對靳太達本人，不論如何殘酷，都不算過分，但殃及一個無辜的下一代——靳無畏，却未免有點那個了。

靳無畏不是好人，也不算太壞，對杜子南來說，更是曾經給過他虐待的敵人，但他對靳無畏的無辜受累而慘死於自己父親手中，心中所感到的那份說不出的味道，却始終難以排除。

而且，嚴格來說，杜子南對牛羽軍這種不擇手段、殃及下一代的作風，還有着某種程度的不滿。但由另一方面來說，他之能有目前這種超凡的成就，牛羽軍是間接促成的一大功臣。

所以，儘管他心中對牛羽軍有所不滿，口中却又不便說出來。

也由於這些原因，當靳太達問他「是否也算一份」時，他不加思索地脫口答道：「不算。」

靳太達又釘上一句：「那麼，只要老夫宰了這姓牛的，就可以離開這兒了。」

「是的。」杜子南漠然地道：「但你通過老牛這一關的希望，十分渺茫。」

靳太達正容說道：「生死關頭，只要能有一綫希望，老夫都將全力以赴。」

一頓話鋒，目注牛羽軍問道：「你，爲何還不亮兵刃？」

靳太達不愧是一個經過大風大浪的老江湖。

像方才那情形，一連串的意外打擊，如果換一個人，縱然不氣得當場暈過去，也必然會暴跳如雷，或者是氣得當場嘔血才對。

但目前的靳太達，除了臉色鐵青之外，竟然沉穩得有如嶽峙淵停，甚至也看不出來，他曾經更有頗爲嚴重的內傷。

牛羽軍淡淡地一笑道：「如果說，我不亮兵刃，那是過於輕視你，你儘管進招，必要時，我自然會亮兵刃。」

不等對方有甚反應，又立即接着說道：「說起來作人作到這個地步，也實在够乏味的了，兩個義女和手下人全都背叛，唯一的一個兒子，又被你自己殺死，可以說是衆叛親離，如果你還有一點人味，早該橫劍往自己的頸子上一抹……」

靳太達截口一聲冷叱道：「閉嘴！」

牛羽軍笑道：「靳太達，兩軍對壘，生死關頭，可千萬不能生氣啊！」

够絕！他的本意就是要激使對方生氣，以使自己好伺機下手，但當對方的怒火眞的被他激起時，他却又說起風涼話來。

靳太達實在是忍無可忍，也似乎是不顧一切地豁出去了。

只見他眉宇間殺氣騰騰，大喝一聲，揮劍進擊，剎那之間，攻出了五招。

靳太達綽號「一字神劍」，顧名思義，劍招都是直來直往有如一個「一」字的，但直來直往中却蘊涵着無窮的變化和殺機。

目前，儘管他由於在杜子南手下負了頗爲嚴重的內傷而使他的功力打了折扣，但以他數十年的修爲，加上又是含憤之下捨命出手，其威力之强，自不難想見。

但出人意外的是，對這麼威力無儔的攻勢，牛羽軍竟然輕易地避過了。

不但輕易地避過了，也沒亮兵刃，而且那避招的姿態之玄妙，使得一旁觀戰的大行家杜子南，也禁不住爲之精目中異彩連閃。

靳太達的攻勢並未稍停，五招落空之後，劍法隨之一變。

那是一種中原武林中不易見到的奇異劍法，靳太達手中的寶劍，就像是一把碩大無朋的摺扇一下子展開似地！形成一把劍扇徐徐地向牛羽軍胸前推進，其威力擴及八尺以上的正面，並發出一連串令人凜然的「嗡嗡」聲。

此情此景之下，作爲對手的牛羽軍，已不易再行閃避了。

事實上，牛羽軍也似乎沒作閃避的打算。

只見它嶽峙淵停地兀立在當場，披唇一哂道：「使出壓箱底的本領了，這回，

你該可以死而無怨了……」

話聲中，左手忽揚，白芒閃處，「錚」地一聲，斬太達手中的「劍扇」已恢復成一枝長劍，向牛羽軍展開一串快攻。

牛羽軍手中也多出一枝長劍，有來有往地展開一場以快制快的搶攻。

不斷地「叮噹」的金鐵交鳴聲中，只聽斬太達的話聲問道：「牛羽軍，你懂得天魔劍法？」

「不懂得。」

「那你爲何知道破解我方才那招『天魔劍法』中的絕招『孔雀開屏』？」

「這或許算是瞎貓碰上死老鼠，湊巧罷了。」

兩人口中說着，手中更是奇招迭出，片刻之間，已互拚了二十多招，居然是一個軒輊難分的平局。

一旁的杜子南禁不住暗忖着：「老牛這個人可眞不簡單，不但耐性强，工於心計，一身武功也實在不含糊，只是，如果不是我方才使斬太達受了內傷，他是否也能表現得……」

一聲嬌呼，打斷了他的思路：「喲！這兒好熱鬧呀！」

杜子南循聲投注，一聲慘呼也就在這同時發生。

一代梟雄斬太達已徐徐倒了下去，左胸口上還在冒着殷紅的鮮血。

牛羽軍一臉肅容，口中喃喃自語着，好像是在祝告他的那位叫盈盈的亡妻。

杜子南覺得好遺憾，由於他聽到那聲嬌呼而循聲投注，使他錯過了最精彩的壓軸好戲，竟然沒有看到牛羽軍是用甚麼招式殺死斬太達的。

而且，牛羽軍又是雙手空空，腰間與肩頭，都沒見到長劍。

那麼，方才牛羽軍的長劍由何處而來？現在又到哪兒去了呢？

這個疑問，在杜子南腦際一掠而過，隨即向牛羽軍笑道：「老牛，恭喜你大仇得雪，今後，當可有一個非常愜意的晚年了。」

牛羽軍含笑答道：「我還沒有向你致謝哩！如非是你老弟方才使他受了嚴重的內傷，我這一輩子也休想能親手宰他。」

方才那發出一聲嬌呼的，是一位綽約多姿的紅衣女郎。

此姝約莫雙十年華，不算很美，最多只能算有七分姿色，但一雙眼睛却是黑白分明，別具媚力。

衣着也很特別，紅色緊身勁裝，紅色披風，紅色馬靴，連手中的馬鞭，以及肩頭的劍穗也都是紅色，雖然她的裝束大致跟「天香玉鳳」白傲霜近似，但只要是常在外面跑的人，都會一眼可以判斷，這妞兒決不是中原武林中人。

她的一雙美目，儘在杜子南、牛羽軍二人的身上來回掃視，俏臉上是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

杜子南也似乎忘了方才那一聲嬌呼，以及俏立餐廳門外的這位不速之客，向着牛羽軍淡然一笑道：「那算不了甚麼，何況，事先我也沒想到、那是給你帮忙。」

「但在我的立場，却不能不心存謝意。」牛羽軍正容一嘆道：「而且，還有一點，必須請杜老弟多多諒解。」

杜子南一怔，道：「沒甚麼必須要我諒解的呀！」

「我說的是斬無畏的事，我可以想像得到，對於我那樣的安排，你心中一定不以爲然。」

「事情都過去了，不提也罷！」

「其實，我也不想那麼做的，但我那備受摧殘的亡妻，却堅持這一點，斬無畏也是我那亡妻的骨肉，她自己要那麼堅持，我又有甚麼辦法，再說，斬太達功力太高，儘管他已在你老弟手下受了內傷，但我能否親手殺他，還是沒有把握，所以，我必須先在他的心靈上給他制命的一擊，讓他親手殺死自己的兒子，這是最好的心靈攻擊。」

「……」杜子南劍眉緊蹙，欲言又止。

「其實，對於斬無畏，我也由衷地負疚，所以，我決定把他的遺體帶回劍廬，予以隆重安葬。」

人都死了，葬禮再隆重，也無補於事了，所以，杜子南輕嘆了一聲，還是沒接腔。

牛羽軍笑了笑道：「最後，我還有一個請求，希望杜老弟能俯允。」

杜子南正容答道：「您太客氣了，說吧，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一定遵辦。」

「那我先謝了。」牛羽軍含笑說道：「七魔、十三邪那批老妖撤退時，我曾經對他們有過承諾，他們那邊，所有被刦持的人，都會完整無損地釋放。」

「你的要求就是要我放回商義和冉雙城？」

「是的，還有一個冉飛熊。」

「行！你都可以馬上帶走，但你必須約束他們，不許再生事。」

「那是當然，那是當然！」

杜子南凌空揚指，解了商義和冉雙城二人被制的穴道。

牛羽軍又笑了笑道：「杜老弟，現在，我已是劍廬的主人，雖然我已厭倦江湖生涯，準備在劍廬頤中養天年，但對你老弟的事，却是義不容辭，今後，如有所命，但憑你老弟一句話，或者是片紙隻字，不論是人力財力，也不論是湯裏火裏，我決不會說半個不字。」

這幾句話，雖然是含笑說的，但語氣之間，洋溢着無限誠摯，因而使得杜子南向着他抱拳一揖，正容說道：「牛老這份盛情，我這裏先謝了。」

「老牛」變成了「牛老」，儘管不過是將原來的兩字顚倒了一下，但其中涵義却有着太多的差別。

於此，也不難想見，杜子南心中對牛羽軍那點不滿之意，至少已大致消除了。

牛羽軍向商義、冉雙城二人沉聲說道：「二位，方才我跟杜公子所說的一切，當已完全聽到了，希望二位莫敎我老牛爲難。」

商義、冉雙城二人漠然地點了點頭，默然站在原地。

牛羽軍又向杜子南說道：「杜老弟，劍廬方面，接收伊始，百廢待舉，我必須帶他們先走一步了。」

杜子南含笑點首道：「牛老請便。」

牛羽軍向商義、冉雙城二人招招手，道：「二位請跟我來。」

他，帶着商義、冉雙城二人，走向餐廳門口，一直走到那位紅衣女郎面前，才像是突然發現有那麼一個人似地，「哦」了一聲，道：「失禮！失禮！咱們幾乎忘了這位不遠千里而來的貴賓了。」

紅衣女郎當門俏立，一點也沒讓路的意思，並綻顏一笑，道：「朋友，別打哈哈，活的留下，先把死的弄走。」

牛羽軍道：「死的馬上會有人淸理，活的也得馬上帶走。」

「我說的話不許還價。」

「姑娘遠來是客，這不成了喧賓奪主嗎？」

「喧賓奪主又怎樣，他們二位，本來就是前來接待我們的主人。」

「我知道，公主，現在，他們已經不是了，這二位都已退出這場糾紛。」

紅衫女郎嬌笑道：「看情形，你對我的一切，好像知道很多？」

「很多是談不上，」牛羽軍以手指撫弄他的酒糟鼻，含笑說道：「但我知道你是通天敎主獨孤杰的掌上明珠，是稱嬌嬌公主的獨孤玉嬌。也是通天敎重入中原的先遣人員。」

獨孤玉嬌俏臉一沉，道：「知道我的來歷，還敢不聽我的話！」

牛羽軍道：「公主，我不是通天敎的人，沒有理由要聽妳的話。」

獨孤玉嬌道：「你知不知道，本敎的宗旨是：順我者生，逆我者亡？」

牛羽軍笑道：「當然知道，眼前橫屍就地的斬太達，就是最好的證明。」

這幾句話，可够獨孤玉嬌難堪的。

因爲，目前形勢等於已經擺明，斬太達生前已和通天敎合作，應該屬於「順我者昌」的一類。

但事實怎樣呢？

斬太達不但沒有「昌」起來，連老命也送掉，所有事業也被人接收了。

獨孤玉嬌俏臉一沉，眉宇間殺氣蒸騰地，冷笑道：「姓牛的，你想要我拿你祭劍？」

牛羽軍作了一個滑稽的鬼臉，道：「我倒是很想獲得這份榮幸，可惜有人不答應。」

「誰？」

「區區在下。」

插口接腔的是杜子南。

當獨孤玉嬌循聲投注時，杜子南似笑非笑地向她瞧着。

獨孤玉嬌毫不示弱地，以牙還牙，也似笑非笑地盯着杜子南。

兩個人都是以一種令人莫測高深的神態，互相注視了片刻之後，獨孤玉嬌才嫣然一笑，道：「你就是號稱『四海游龍』的杜子南？」

杜子南傲然點首道：「如假包換！」

「方才，斬太達就是先被你震傷，然後才死在姓牛的手中？」

「不錯。」

「冉雙城和十三邪中的商老兒，也是你制服的？」

「正是，正是……」

獨孤玉嬌美目流盼，嬌笑道：「你……好像很了不起。」

像是誠心恭維，也像是意存諷刺，她的話也像她的人一樣，令人莫測高深。

杜子南的答話，也狂得令人莫測高深：「不是好像很了不起，是實實在在的很了不起，放眼當代武林中，年齡跟我相當的人，像方才我所做的，能有幾人可以做到。」

獨孤玉嬌披唇一哂，道：「自吹自擂，一點也不臉紅，你，的的確確是很了不起。」

「我說的都是事實，絕不是自吹自擂的。」

「照你這麼說，如果有人能將你打敗，那就更加了不起了？」

「那是當然！可惜的是，當代武林中，還沒有這樣的人。」

「有！這個人就站在你面前。」她抬手以春葱似的手指指着自己的鼻尖。

杜子南朗聲笑道：「眞想不到，還有比我更狂的人。」

「狂有狂的本錢。」獨孤玉嬌俏臉一沉，道：「老實說，即使你不强行出頭，我也要找你了，現在，你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生路，投效本敎，還有你意想不到的好處。」

「第二條路呢？」

「第二條當然是死路。」

「這是說，如果我不肯合作，妳就要殺死我？」

「不錯，」獨孤玉嬌含笑點首，道：「不過，我老實告訴你吧，我實在不想殺你。」

「爲甚麼？」

「因爲，我很喜歡你。」

杜子南實在沒想到對方會冒出這樣的話來，因而當場一愣，沒有接腔。

獨孤玉嬌笑問道：「你很意外？」

杜子南劍眉一揚道：「不意外，因爲，這樣的話，我聽得太多了。」

「你有很多好朋友？」

「姑娘，請別忘了，現在，咱們是勢不兩立的敵對立場，說這些話，太不適合了。」

「你……你一定要走死路？」她俏臉含霜，又亮出肩頭長劍。

她的劍也很特別，形式和長短都和一般長劍近似，但劍身呈赤紅，而且隱隱地現出松紋。

杜子南入目之下，禁不住脫口讚道：「好劍！」

獨孤玉嬌屈指輕彈劍葉，一陣淸越龍吟聲中，冷然道：「知道它的來歷嗎？」

杜子南道：「這是當代武林中有數的幾枝寶劍之一，名爲『赤松』，本有雌雄二枝，這一枝是雌劍。」

話聲中，他也「嗆」地一聲，亮出一枝青鋼長劍來。

「你很有點見識。」獨孤玉嬌目注他的長劍冷笑道：「你眞是活得不耐煩了，居然想以普通長劍來對抗我的寶劍？」

杜子南道：「話別說得太滿，咱們先走着瞧。」

獨孤玉嬌的美目中冷芒如電，逼視着他：「你，一定要走死路？」

「我有我自己的路。」杜子南正容說

道：「咱們放手一戰之前，我想賭點東道，妳敢不敢？」

「笑話！」獨孤玉嬌嬌笑道：「嬌嬌公主的字典中，沒有不敢二字。」

「好！聽着，如果是我杜子南敗了，束手就擒，殺剮任便。」

「廢話！」

「可是，如果妳敗了呢？」

「這問題，我從來不攷慮。」

「姑娘，俗話說得好：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啊！」

「那麼。」獨孤玉嬌一披櫻唇，道：「還是由你說吧！」

杜子南正容沉聲說道：「如果是妳敗了，通天教就得立即退出中原。」

「這個……我可不能作主。」

在豪情萬丈的杜子南面前，這位一向目中無人的刁蠻公主，似乎有點氣餒了。

杜子南含笑說道：「這一點，我明白，只要妳承諾，在令尊面前發揮影响力就行，……」

獨孤玉嬌已察覺到自己的失態，老羞成怒之下，憤然截斷對方的話，道：「你敢輕視我！吃我一劍……」

她可是說幹就幹，而且，身法快速已極。

本來她站在餐廳門口，距杜子南少說點也在五丈以上，但她那「吃我一劍」的尾音未落，人已挾着一道赤虹，疾射杜子南身前。

而且，她口中雖然說的是「吃我一劍」，實際上却已于刹那之間，攻出了二十七劍。

杜子南卓立原來的座位前，從容不迫地接完二十七劍，身形不曾挪動過半寸，而且，接完二十七劍之後，立即揮劍反擊，並朗聲笑道：「來而不往，非禮也！妳也接我一劍試試。」

杜子南口中的「一劍」，足有三十六劍之多，這也就是說，他的劍式之快，更超過對方，並且將對方迫退丈許，到了臨街的窗口邊。

這情形，已很明顯，獨孤玉嬌落了下風。

獨孤玉嬌一向養尊處優，眼高于頂，有生以來，何曾受過一絲委屈，因此，她接完三十六劍之後，立即放手反擊，雙方展開一場以快制快的搶攻。

一串連綿不絕的金鐵交鳴聲中，只聽獨孤玉嬌「噫」了一聲，道：「你的青鋼長劍，居然沒有損傷？」

杜子南道：「別說我手中還是一枝青鋼長劍，即使是一根枯枝，妳的寶劍，也損傷不了它。」

這話够狂，但眼前事實證明，他的確具有狂的本錢。

獨孤玉嬌冷笑一聲，道：「現在吹牛，未免太早了一點。」

杜子南「格、格、格，」一連三劍，又將獨孤玉嬌迫退三步，並笑問道：「這也算是吹牛嗎！」

戰場上，講究的是實力，誰的實力强誰就佔優勢，那是沒法取巧的。

獨孤玉嬌身爲通天教主獨孤杰的女兒，武功造詣，自有過人之處，而事實上，她目前所使的「天魔劍法」，也比方才斬太達施展時高明得多。

可惜的是、她目前所遇的對手，實在太高明了，高明得使她一直處于下風，甚至可以說，她是一直處于對方「靈貓戲鼠」的情況之下。

以她的尊貴出身，目空一切的個性而言，眞是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

因此，她一面展開反擊，並冷笑道：「能接下姑奶奶這一招，我才佩服你。」

刹時之間，她的劍勢也像方才的斬太達一樣，變成一把巨型摺扇，向杜子南徐徐推進。

所不同的是：方才斬太達對付牛羽軍時，「扇」面僅約八尺左右。

而目前獨孤玉嬌所使的，「扇」面却廣達九尺以上。

這就是「天魔劍法」中精彩絕招之一「孔雀開屛」。

試想：一枝本來不過是二寸來寬的劍葉，要將它擴展成看似有形，寬達九尺的「扇」面，那速度有多快！那威力又有多强。

面對如此强而玄妙的劍式，杜子南也收拾起他那玩笑姿態，一臉肅容，凝注對方的「扇」面。

他的神態雖然沉穩、嚴肅，但手上的動作却是快速之至。

只見他的長劍飛快地在對方那「扇」面的左、右、中，接連三擊，三聲脆响過後，又是「噹」地一聲，「扇」面消失，獨孤玉嬌手中的赤松寶劍已掉落地面，而杜子南的劍尖已抵上對方的咽喉，並淡然一笑道：「現在妳服了吧？」

一旁的牛羽軍也哈哈大笑道：「杜老弟，你這雷霆三擊，深合『兩翼包抄，當中突破』的原理，也正是征服娘兒們的最佳戰術啊！」

也許他自以爲這句雙關語很幽默，但杜子南却似乎並不欣賞。

杜子南不但不欣賞老牛的雙關語，而且還顯然是不以爲然地皺了一下眉頭，然後目注獨孤玉嬌問道：「獨孤姑娘怎麼不說話？」

獨孤玉嬌不但不說話，而且自杜子南的劍尖抵住她的咽喉時起，就已閉上她的美目。

此刻，她那垂闔的眼睛擠落兩滴淸淚，道：「你……你殺了我吧！」

這，簡直是在撒嬌嘛！

此情此景之下，她居然撒嬌，這妞兒也算是够絕的了。

杜子南楞了一下，才啞然失笑道：「像妳這樣天仙化人的美姑娘，即使我再不解風情，也不忍下手啊！」

獨孤玉嬌忽想睜開眼睛，道：「是眞的？」

「當然是眞的，但有條件，那就是妳必須勸導令尊，立即退出中原……」

「辦不到，我不妨老實告訴你，別的事情，我都可以影响家父，只有這件事情沒辦法。」

杜子南神色一整道：「妳不肯合作，那我就只好辣手摧花了。」

獨孤玉嬌冷冷地道：「你最好是立即殺了我，否則，你一定會後悔。」

杜子南注目笑問：「你不怕死？」

「誰說的！」獨孤玉嬌嬌笑道：「我不但怕死，而且怕得要命。」

眼角的淚痕未乾，她居然又笑了，女兒家心情變化之快，眞是不可思議。

杜子南臉色一沉，道：「想活命，就必須承諾接受我的條件……」

他的話聲未落，背後却有一枝長劍抵上他的背心「靈台」穴上，並傳來一個尖銳語聲道：「放開咱們公主！」

此刻的杜子南是背向着臨街的窗口，那枝威脅他的長劍，就是由窗外而來。

那是一個滿頭白髮的青衣老嫗，臉上雖然皺紋堆疊，却是面色紅潤，雙目中神光湛湛，顯然是一代內外兼修的高手。

杜子南神態自若，頭也不回地笑問道：「如果我不放開她呢？」

那青衣老嫗冷笑道：「那你就一定先死！」

杜子南道：「妳認爲，妳比你們公主高明？劍法比我的更快？」

那青衣老嫗道：「少廢話，我等你一句話！」

杜子南道：「聽着，除非她接受我的條件，否則，我不會放開她……」

獨孤玉嬌一挫銀牙道：「石堂主，別管我，先宰了這狂徒！」

杜子南淡然一笑道：「姑娘，妳太抬舉她了……」

話聲中，出人意外地左手反手一抄，以食、中二指夾住對方的劍葉，並向後連點三下，那位石堂主竟然被她自己的劍柄點中三處前胸要穴，當場給制住了。

重出江湖後的杜子南，的確是有如脫胎換骨，像是換了一個人似地。

方才，他輕描淡寫地制住十三邪中的商義，以玄功重創曾任武林盟主的斬太達，以及制住通天教的刁蠻公主獨孤玉嬌，固然足以驚世駭俗，但眼前制住那位石堂主的神奇手法，却更令人拍案稱絕。

石堂主身爲通天教的堂主，其身手之高，自不難想見。

但杜子南制住她時，根本沒回頭，他的右手仍然以長劍抵着獨孤玉嬌的咽喉，只是左臂那麼反手一操。

以食、中二指夾住對方的長劍，對方沒法反抗，其功力之高，已駭人聽聞。

利用對方的劍柄點穴，其速度之快，認穴之準，更是一絕，因爲他沒用眼睛。

更絕的是他的左臂，反手克敵就像是由正面施展時那麼自然。

難道說，他已突破體能關節的限制，雙臂都能正反運用了？

目前他這一邊似變戲法的神奇表演，不但使得獨孤玉嬌俏臉接連數變，也使得一旁的牛羽軍、商義，冉雙城等人雙目中爲之異彩連閃，商義更是長嘆一聲道：「現在，我對于方才所栽的觔斗，眞的是心平氣和了。」

牛羽軍接口笑道：「說是口服心服，不是更具有誠意嗎？」

杜子南却向着獨孤玉嬌笑問道：「獨孤姑娘，妳情願拚着自己一死，必欲置我于死地，我這個人，就如此值得你痛恨，是嗎？」

獨孤玉嬌漠然點頭，道：「不錯！」

「那是爲甚麼？妳我之間，除了正邪不兩立之外，並無個人仇恨。」

「理由很簡單，方才我已說過，我很喜歡你……」

「姑娘，男女之間的感情，是須要慢慢培養的，一見鍾情，不一定是幸福的事，何況，妳我之間，又是敵對的立場。」他的神情，語氣，都很嚴肅，抵住對方的咽喉的長劍也收了回來。

「敵對立場是可以改變的，只要你投入本教就行了。」

「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也知道不可能，也由于你傷透了我的心，所以我也恨透了你，同時，我有個怪毛病，自己得不到的東西，也不許別人得到。」

「所以，妳必須毀掉我才甘心？」

「不錯！」獨孤玉嬌重行閉上眼睛，說道：「爲了根絕後患，現在殺我還來得及。」

杜子南笑了一笑，道：「我不會殺一個已失抵抗力的人，何況，妳又是這麼漂亮。」

「眞的不殺我？」

「當然是眞的。」

「不附條件？」

「沒任何條件？」

「你不怕後悔？」

「如果妳要一意孤行，後悔的一定是妳。」

獨孤玉嬌張開眼睛，向着杜子南深深地凝注着，半响過後，才輕輕一嘆道：「好！咱們走着瞧，……」

說完，彎腰拾起地面的赤松劍，穿窗而出，一把挾起石堂主，騰空疾射而去。

牛羽軍呵呵大笑道：「杜老弟，飛來艷福接踵而來，我好嫉妒你。」

× × ×

劍廬易主，以及杜子南在劉家集所創造的奇蹟式的消息，不脛而走，不到三個月，已傳遍整個江湖。

名不見經傳的牛羽軍，于一夕之間，成了傳奇式的神奇人物。

本來已頗有名氣的「四海游龍」杜子南，如今，他的名氣是更加响亮了。

但令人困惑的是：杜子南自從在劉家集驚鴻一瞥似地出現過一次之後，再也沒有人見到他的俠踪。

三個月來，不但杜子南失去俠踪，連以大覺大師爲首的那批奇俠，也沒有消息了。

相反地，久已銷聲匿跡，如今又死灰復燃的通天教，却在江湖上公開的活動起來。

而且傳說中的通天教的總壇，就設在夏口。（即今之漢口）

如所週知，現任武林盟主「雲夢釣叟」丁天佑，住在和夏口一水之隔的武昌。

如今，江湖上最邪惡的組織通天教的總壇，竟然設在夏口，與代表武林正義的武林盟主隔江相望，更與位於漢陽的劍廬形成鼎足之勢，這，是巧合？還是有意的安排？

還有，當三個月之前，以斬太達爲首的那批人跟羣俠方面短兵相接，鬥得如火如茶時，近在咫尺的武林盟主丁天佐，也是不聞不問。

現在，通天教等于已欺上武林盟主的大門了，也沒聽到丁天佐有甚麼表示。

難道說，丁天佐睡覺了不成？

× × ×

不錯，丁天佐是睡覺了，已經日上三竿，他還擁着一個妖艷絕倫的侍姬，好夢方酣哩！

這是一間陳設華麗的大寢室，一張雕花大床上，羅帳深垂，傳出均勻而輕微的鼾聲，也隱約地可以看到一對男女交頸而眠的輪廓。

房門上傳來輕微的「剝啄」聲！

羅帳內的鼾聲戛然而止，接着，傳出一個威嚴而又蒼勁的語聲，問道：「甚麼事？」

門外傳來一個嬌稚語聲道：「啓稟老爺子，前兩任的楊盟主前來拜訪。」

「噢！另外還有誰？」

「只有楊盟主一位。」

「好！傳語輪值護法，好生接待，我待會就來。」

「是……。」

嬌應聲隨着輕快的脚步聲逐漸遠去。

羅帳一陣波動，探出一個赤裸的美人來。

那是一個年約二十七八的少婦，說她是美人，是一點也沒誇張的。

不但美，而且妖艷已極。

此刻，她鬢亂釵橫，俏臉上春潮未褪，襯托上那一覽無遺的美妙身裁，任何男人見了，都會爲之怦然心動，百脈賁張。

可惜的是，這活色生香的場面，只是那麼驚鴻一瞥，就被一隻毛茸茸的手臂給拉回羅帳中去了。

羅帳起了强烈的波動，並傳出一個充滿磁性的嬌慵語聲：「不……不要……你……你昨夜還沒纏够。」

「就是不够，所以，我……我現在還要呀！」男的語中夾着沉重的喘息。

「你……幹嗎那麼……窮兇極惡的……」

男的沒接腔，代之的是重濁的喘息，和羅帳更强烈的波動。

「你忘了……楊柳兒還……還在外面等……等着見你……」

「不管她……讓……讓她多……多等一會。」

雖然時令已進入初夏，但這斗室之中，却充滿着盎然春意。

× × ×

楊柳兒在花廳中已等了將近半個時辰了，陪着她的是武林盟主身邊四大護法之一的申屠典。

這二位，有一搭，沒一搭地閑聊着，杯中的茶已涼透，話題也似乎枯竭了。可是，丁天佐却還沒出來。

楊柳兒顯得意興闌珊地，站了起來道：「我看，我還是改天再來吧！」

申屠典歉笑道：「楊盟主請再稍待一會，丁盟主馬上就出來了，方才……在下已經說過，最近半年以來，丁盟主的身子一直都不太好……」

就這當口，屏風後傳來輕快的脚步聲，並有一個畧顯沙啞的嗓音接口說道：「是的，一直都在鬧毛病……」

話落人現，一位身裁頎長，年約百半的青衫文士，已由屏風後轉出，向着楊柳兒抱拳長揖，道：「楊盟主俠駕光臨，未曾遠迎，且由于賤軀不適，有勞久待，罪過，罪過。」

楊柳兒一面檢衽還禮，一面嬌笑道：「言重，言重，楊柳兒冒昧造訪，有擾清修，尚請當面恕過。」

楊柳兒和這位現任武林盟主「雲夢釣叟」丁天佐，僅于六年前有過一面之緣，如今，時隔六年，丁天佐並未顯得蒼老，所不同的是，六年前的丁天佐，神采奕奕，不怒自威，此刻，却是面色白裏透黃，一臉病容，似乎有點弱不禁風的樣子。

因此，她入目之下，不由俏臉上掠過一絲困惑不解的神情。

雙方重行就座之後，楊柳兒咀唇牽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丁天佐苦笑了一下，道：「楊盟主是否覺得我丁天佐已經病入膏肓了？」

楊柳兒注目蹙眉道：「看閣下神情，病情的確不輕，但不知所患何病？」

丁天佐道：「不知道，雲夢地區的名醫都已束手無策，他們甚至也說不出是甚麼病來。」

「有這種事！請問病況如何？」

「也說不出甚麼病情，更沒甚麼痛楚，只是茶飯不思，精神萎靡。」

楊柳兒苦笑道：「這可眞算是疑難奇症了。」

可惜楊柳兒還不知道丁天佐雖然茶飯不思，精神萎靡，但對女色方面却特別興奮，也特別有精神，否則，她會更加驚異哩！

她，微頓話鋒，又蹙眉說道：「丁盟主武功超絕，內功精湛，按說應該是百病不侵才對，怎會反而害上這種奇症呢？」

丁天佐顯得有點神色黯然地道：「唉！生、老、病、死，是人生無可避免的過程，王侯白骨，紅粉骷髏，一個人不論他是貴爲帝王也好，貧爲乞丐也好，到頭來還不都是銅棺三尺，黃土一坯，所以，在下對生死問題，看得很淡薄，何況，在下年逾耳順，即使馬上死去，也不算夭壽了，唯一遺憾的是……」

他忽然頓住話鋒，再度發出了一聲輕嘆。

聽他這一段談話，他這個人，倒是達觀得很，這，也許就是他不惜以帶病之身，憑意享受于醇酒美人中的原因吧！

楊柳兒美目凝注，接口問道：「丁盟主所說的遺憾，是屬于哪一方面的？」

丁天佐却含笑反問道：「請問楊盟主此行，是否爲了通天教重入中原的事而來的？」

楊柳兒點點頭道：「不錯。」

丁天佐長嘆一聲，道：「在下所說的唯一遺憾的事，也就是指通天教而言，在下身爲現任武林盟主，却眼看大刦方興而平魔無力，不但平魔無力，即此病軀，也有朝不保夕之虞，試想，這是多麼令人遺憾的事。」

楊柳兒注目問道：「丁盟主對最近武林中的動態，是否全都了解？」

丁天佐苦笑道：「丁某病魔纏身，致坐視異教肆虐而無能爲力，如果連武林動態都不了解，那就更加罪孽深重了。」

「那麼對于如何消弭目前這一方興未艾的大刦，丁盟主想必已有錦囊妙計？」

「錦囊妙計是談不上，但却已有一個腹案。」

「願聞其詳。」

「楊盟主當記得，在下任期，到本年八月中秋爲止，所剩已不足半年了？」

「是的，我記得。」

「目前，在下病骨支離，沒法執行盟主職務，而眼前情況急迫，必須有一位武功、聲望，都足以領導武林的人出來主持大局不可。妳楊盟主可來得正是時候，即使妳不來，我也正要派人去邀請了。」

楊柳兒自然明白對方的言外之意，却故裝迷糊地問道：「請我？所爲何來？」

「因爲，」丁天佐正容說道：「妳楊盟主正是在下腹案中兩位主持大局的人選之一，而妳更是第一優先的一位。」

楊柳兒含笑一「哦」，道：「那第二位又是誰？」

丁天佐道：「第二位是新近才威震江湖的『四海游龍』杜子南。」

不等對方接腔，又立即接着說道：「杜子南能一舉重創靳太達，並制服十三邪中的商義和通天教中的嬌嬌公主，論武功是够資格主持大局，只是年紀太輕，聲望還不够。所以，在下將妳這位前任盟主，列爲第一優先。」

楊柳兒嬌笑道：「閣下打得好如意算盤。」

丁天佐道：「楊盟主已經答應了？」

楊柳兒却反問道：「你想，我會答應嗎？」

丁天佐正容說道：「爲武林同道，爲江湖蒼生，在下敬請楊盟主勉爲其難。」

楊柳兒也正容說道：「除魔衞道，人人有責，基于此一原理，我楊柳兒全家上下，都願聊盡棉薄，但要我主持大局一節，却歉難遵命。」

丁天佐長嘆一聲，道：「斯人不出，奈天下蒼生何！」

楊柳兒嬌笑道：「楊柳兒一介女流，何德何能，敢勞丁盟主如此推重。」

丁天佐拈鬚微笑道：「這叫作實至名歸，我看，楊盟主不必再謙辭了。」

「不可以，武林盟主是同道公推，不是可以私相授受的。」

「一時從權，有何不可，何況，妳是前任盟主，從不會有人異議的。」

楊柳兒道：「不必再談了，還是你自己主持吧！」

「可是，我有病，力不從心。」

楊柳兒正容說道：「你的責任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至于衝鋒陷陣，自有全體同道效力，方才我已說過，楊柳兒全家上下，都樂意勉力以赴。」

丁天佐含笑點首道：「好！有妳楊盟主這個保證，我這顆提着的心，總算是放下來了。」

這時，執事人員報告午餐已備，請入餐廳進餐。

于是，在丁天佐的誠意邀請下，楊柳兒欣然一同進入餐廳。

午餐相當豐盛，有佳餚，也有美酒。

應邀作陪的只有武林盟主手下現任的四大護法。

按慣例，武林盟主手下的四大護法，係隨武林盟主同進退，稱之爲常任護法。

常任護法是由當今八大門派輪流派任的，條件必須是各大門派掌門人同一輩份的人。

現任的四位常任護法，係由青城、武當、天山、少林等四大門派派出，計青城派申屠典、武當派朱虎城、少林派陳大川、（上述兩位都是俗家弟子）天山派車柏年。

這四位，除了申屠典曾于午餐前担任接待楊柳兒的工作，較爲熟悉之外，對楊柳兒而言，可說全都是以往聞名而不曾見過面的。

但武林中人大都是豪邁而不拘細節的，彼此之間，三言兩語之後，也就談笑風生，有如多年故交了。

席間，沒人提及目前武林中正邪實力消長的問題，談的都是一些江湖趣聞和武林逸事，因而氣氛輕鬆，也很融洽。

一直到酒醉飯飽，重回花廳中，換上清茶之後，丁天佐才神秘地一笑道：「楊盟主，現在，咱們該談談正經事了。」

「正經事？」楊柳兒一楞，道：「方才不是都已經談好了嗎？」

丁天佐道：「不！方才說的不算。」

楊柳兒訝問道：「丁盟主，你不是開玩笑吧？」

丁天佐道：「當然不是開玩笑。」

「既然不是開玩笑，方才說好的協議，怎麼又不算數了？」

「如果方才的協議算數，那在下的這一番心血，豈非白費了！」

「我不懂。」楊柳兒苦笑道：「但我再度說明，如果要我主持大局，還是一句話，歉難從命。」

丁天佐又神秘地笑道：「毋須妳主持大局，現在，妳先行運氣試試看。」

他的話聲未落，楊柳兒的俏臉已爲之一變。

她，暗中默運眞力，發覺她體內的眞氣已沒法運行，形同不會武功的常人了。

這一發現，使得她如高山頂上，一下子墜入萬丈深淵。

但她畢竟是見過大風大浪的老江湖了，心知此情此景之下，憂急憤怒都無濟于事。

所以她于臉色一變之後，立即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氣，抑平心中的激動，一雙美目並深深地凝注對方。

丁天佐拈鬚微笑道：「楊盟主不愧是前任武林盟主，這一份沉着功夫，實在令人佩服。」

楊柳兒沒接腔，她在心中着苦笑：「這也算是陰溝裏翻船吧！誰會想到，一個現任武林盟主，會暗算一個好意前來助陣的前任盟主哩……」

丁天佐又笑問道：「我想，楊盟主心中，一定有不少的疑問？」

「不錯。」

「好！妳問吧！在下一宗一宗的給妳解釋。」

楊柳兒注目問道：「你，不是丁天佐吧？」

丁天佐訝問道：「何以見得？」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劍氣白雲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伍青萍被白如雲軟禁在湖中的碧月樓，每晚初更時分，白必來與伍聊天，至二更將盡始去。某晚，當白離開後，伍甚感無聊，遂喚侍候她的二小南水與北星同乘小舟遊湖。小舟蕩向湖心，南水與北星雙雙跳落湖去，潛入水底。伍青萍萬料不到二小的輕功水性如此了得，讚嘆不已，她立在船頭，注視湖面，久久未見二小浮出水來。伍青萍心感不妙，乃連聲高呼他們。驀然，一蒙面人冒出水面，兩手分舉二小，拋落小舟之上，即潛身入水而去……

痴情俏嬌娃　懇姐作冰人

最奇的是，南水和北星每人頸上均戴着一尾用細柳枝穿好的大鯉魚，在二人胸前亂跳不已。

青萍走近一看，這才看出南水及北星均是被人點了穴道，當下也顧不得什麼男女授受不親，紅着臉替二使解開了穴道。

二小相繼醒來，各自翻身爬在船邊，吐了一陣水，青萍早就將二人上衣丟過，轉過身道：「你們先把衣服穿上再說！」

南水、北星二小聞言，先各將胸前的鯉魚取下，抽出了柳枝，放它逃生，這才把衣服穿好。

青萍扭回了身，問道：「你們倆到底怎麼了？怎麼被人家點了穴道。」

南水聞言憤憤說道：「我們下水去摸魚，因為天夜了，魚都沉了底，或跑到湖邊去了，所以我和北星一起游到湖邊，剛捉了兩條魚，就發現那個不要臉的女人，以前有一次我們在湖裏也碰見過她，被她戲弄了一陣，叫我們轉告少爺，不服氣可以找她，我們少爺沒有理……剛才我們一看是她，當時也顧不得捉魚了，一起和她打起來，誰知道她功夫極高，水性更好，連北星這好水性都比不過她……。」

南水說到這裏，用手指着北星，北星這時將頭連點，表示同意南水的說法。

南水又接着說道：「……我和北星兩個人圍着她，還是鬥不過她，後來被她點了穴，把我們送回來了，誰曉得她還掛了兩條魚在我們頸子上……眞他媽的！」

南水說着憤怒不已，北星也是怒形於色，狠狠道：「眞他媽的，眞他媽的！」

他一直說這句話，青萍等他們罵完了，這才道：「她為什麼要找你們少爺呢？……你們少爺認不認識她？」

南水搖着頭，說道：「不知道她為什麼要找我們少爺，我們少爺根本就不認識她。」

南水才說到這裏，突聽一聲長嘯，聲震山林，接着一條黑影，疾如閃電的落向湖心，再一點足，已然落在了船頭上。

青萍大驚，只道來了敵人，當下連忙挫掌迎敵，却聽來人冷冷的喝道：「姑娘，是我！」

青萍這才看出來人，正是白如雲，他仍是一身黑色的勁裝，面上還是戴着面具，露出了一雙精光四射的怪目。

他手中尚拿着那把鐵旗，匆匆的捲起來，插在頸子後面，對青萍道：「姑娘，妳怎麼下樓了？」

青萍聽他聲音頗為憤怒，當下心中有氣，冷冷道：「我悶得很，怎麼，難道你還不准我下樓呀？我又不是你的犯人！」

白如雲聞言一怔，但他立時怪笑了兩聲道：「不錯，不錯，妳悶了應該下樓逛逛……。」

白如雲說到這裏，眼角掃處，發現南水，北星二小，雙雙睡在甲板上，一個個睜一雙大眼，顯得又是驚怕，又是羞澀。

白如雲由鼻孔中哼了一聲，低聲罵道：「沒出息的東西，就會給我找麻煩！」

白如雲說着，順手拿起了一隻槳，坐在了船頭，輕輕向水面一划，小船便像飛弩般的，向竹樓射去。

青萍見狀忙道：「你……你先把他們穴道解了！」

白如雲只顧划船，聞言搖頭道：「不要管他們！這是他們自作自受！」

青萍見他如此冷酷無情，心中不由大驚，氣道：「你不管算了，我去給他們解穴。……」

青萍說着向船尾走去，她才走了兩步，突覺一陣急風撲來，白如雲已把那隻木槳，擱在了她的面前，厲聲喝道：「我說過不准管，誰也不准管……別人都聽我的話，妳為什麼不聽？」

青萍見他如此態度，心中不由大怒，叫道：「我偏要管……」

青萍說着，用玉掌推開木槳，便要向上走去，那知她才一移步，立覺膝頭一陣奇麻，竟不自主的跌坐在船板上，耳中聽得白如雲喝道：「告訴妳，任何人不能反抗我！」

青萍這時眞是悲憤已極，她自幼嬌生慣養，那裏受過這等奚落和欺侮？當時不由掉下兩滴淚來。

青萍這時想跳水而死，可是她知道白如雲在旁，自己就是想死也辦不到，只有流淚傷心。

青萍正在難過，突聽白如雲在自己耳旁，低聲道：「姑娘，妳……妳不要生氣，我脾氣太壞了，眞是該死……。」

青萍把頭偏向一旁，白如雲一陪禮，她反更為傷心，眼淚撲簌簌的落個不停。

白如雲焦急的站在一旁，他生平就沒有向任何人陪過禮，這時不由得有點手足無措，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右手微揚之間，已解了二小的穴道。

白如雲坐在青萍身旁，含笑道：「姑娘，我已經照妳的話作了，妳還生我的氣嗎？」

青萍見他如此剛強狂妄的人，居然順從了自己的意思，心中的氣已消了一大半，但是女孩子總是有幾分做作，尤其是男孩子向她們陪不是時，那一霎那是她們發揮本能的最好機會。

青萍雖是俠女，但也不例外，她把頭偏得更遠一點，冷冷說道：「誰生你的氣，你把他們殺了，也不關我的事……。」

青萍才說到這裏，突見一隻雄壯的膀臂伸在自己面前，那一隻粗大，極有男子氣息的手中，拿着一塊雪白的白巾，耳中又聽得白如雲溫和的聲音道：「姑娘，妳擦擦臉……這是乾淨的……」

青萍心中一陣激烈的震動，她整個的臉都紅透了，緊緊的盯着那塊白巾——應該說是那隻手！

短暫的沉默……。

在這種情形下，短暫的沉默，是最適合的，也是最美的。

青萍搖搖頭，輕聲道：「謝謝你，我不用，我已經不哭了！」

但她這句話把白如雲說得一陣輕笑，他還是堅持着：「妳還是擦一擦……這塊手巾是乾淨的，我還沒有用過，我不騙你的……。」

青萍聞言又是一陣心跳，她簡直不敢再看那隻手一眼，最後她還是伸出了纖纖玉手，輕輕的捏住了手巾的一角，從白如雲手中提了過來，一顆芳心已像小鹿般的亂跳起來。

白如雲感到非常快樂，他含着笑，看着青萍把臉頰擦了擦後，又慢慢的遞了回來。

白如雲連忙伸手接過，不知他是有意還是無心，他的食指輕輕的碰了青萍的掌心一下，這一個短暫的而又微小的接觸，竟產生了一股猛烈的電流，使他們都緋紅了臉，連剛強若斯的白如雲，也不禁心跳怦怦。

青萍有些驚怕，她深深的低下了頭，低聲道：「我們回去吧……」

她話出口，才覺得有語病，當下更把一張玉臉，羞得紅過了海棠。

白如雲為她這句話大為高興，他感覺到這個姑娘，距離他已經不是那麼遠了。

他是一個怪人，人人想親近他，可是他却冷酷的拒絕了，然而這個姑娘，在他看她第一眼的時候，他就已經深深的愛上了她。

雖然有人反對「一見鍾情」這種說法，但是白如雲確實是如此的，當他看青萍時，他就覺得自己必須要親近她，可是青萍的表示使他非常失望，那種冷漠就好像他所給予別人的一樣。

現在，他覺得青萍慢慢的靠近了他，這將是多麼值得興奮的事啊！

白如雲癡癡的笑了一陣，回頭對南水道：「把船划回去！」

白如雲說着，把木槳拋了過去，南水接在手中，答了一個「是！」字，北星少不得重覆了一遍。

小船如飛，一霎那時已抵竹樓，衆人相繼棄船，白如雲回頭對南水道：「你們換了衣服，馬上到樓上來！」

南水及北星連忙恭身答應，白如雲隨在青萍身後上了樓，陪着青萍入了房，白如雲把領後的鐵旗取下，隨手放在了書架上，笑着問道：「姑娘，這間房子妳還喜歡嗎？」

青萍點頭道：「嗯，這裏眞好，難為你怎麼找的……我眞喜歡這裏，比我家好多了！」

白如雲見她高興，心中亦頗痛快，笑道：「我也是最喜歡這座樓，以前我差不多的時間，都是住在這裏！」

青萍聞言，一陣莫明的心跳，她看了床舖一眼，低聲說道：「啊！你就睡在這裏？……」

白如雲見她面有嬌紅，一雙明媚的大眼睛，含羞脈脈的看着自己，心中早已明白，忙道：「床上的東西我都換過了，全是新的！」

青萍料不到他會如此重視自己，芳心頗為感動，不由得對他又加了一分好感，嬌笑道：「眞是！你還這麼費心！」

白如雲含笑不語，一雙僅露的眼睛，緊緊的盯在青萍的臉上，青萍被他看得不好意思，偏過了頭，嗔道：「看什麼看？你又不是不認識我！」

白如雲朗笑了兩聲，他揹着手，走到窗前，望了一陣子湖山夜景，好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回頭笑道：「姑娘，難得今夜美景非常，少時我們對月共飲如何？」

青萍聞言，玉面又紅，她想道：「和一個男孩子在一起喝酒，那……。」

她輕輕的搖頭，低聲道：「不！我不喝酒！」

白如雲一笑不語，這時南水北星二小，已然換了乾淨衣服，畏畏縮縮的在門口

推擠着，誰也不敢先進來。

白如雲笑容立斂，他又恢復了往常冷冰的神態，高聲道：「你們進來！」

少時，房門推處，南水在前，北星殿後，二人愁眉苦臉的進來，青萍見他們均是有慌恐之色，當下忖道：「白如雲也太厲害了……」

二小站在白如雲面前，深垂着頭，各叫了一聲「少爺！」白如雲哼了一聲道：「我已經再三的告訴過你們，不准隨便划船，更不准下湖摸魚，你們竟敢不聽我的話！現在由明天起，你們二人在湖水中泡三天，讓你們過足癮！」

二小聽完嚇得面無人色，但他們均知白如雲執法如山，言出必行，他所說的話無人敢不聽從，這時不由暗暗叫苦，並且紛紛拿眼睛看着青萍，一臉的乞求之色。

青萍料不到白如雲待人如此苛嚴，心中大是不忍，連忙走到白如雲的身前，微笑道：「白……白少俠，今晚是我叫他們划船的，如果說犯了你什麼忌諱，錯也在我，你爲什麼要罰他們呢？」

白如雲聞言雙目一閃，射出了一股凌厲之色，但立時又變得柔和起來，微笑道：「這兩個小東西，一天不知叫我生多少氣，南水雖然聰明，但却是個鬼精靈，什麼壞點子都是他出的，不用說今天晚上，一定是他仗着水性好，要在妳面前賣弄，才想出摸魚的花樣！北星倒是個老實人，只是太無主見，一切跟着南水學，叫人煩得很……他們兩個如果不嚴加管訓，將來只怕不好管了！」

青萍聞言心道：「他倒是執法如山，眞是個不好惹的人物！」

青萍想到這裏，心中對白如雲越發敬服，笑道：「今天的事不怪他們，是我要他們下水的，你這樣處罰他們，只怕他們不會心服呢！」

白如雲聞言思索了一下，對二小喝道：「今天看在伍姑娘份上，饒過你們一次，現在下去準備酒菜，在走廊擺好！」

二小聞言喜出望外，白如雲一向言出必行，却未料到他居然收回成命，當下連忙向白如雲及青萍致謝退下。

白如雲等二小退下後，轉身對青萍道：「我一向言出必行，可是這一次却收回了！」

青萍聞言心中一動，並且感到些微的不安，她只漫應了一聲，她實在並不知道，她在白如雲心中，佔着多麼重要的一個地位啊！

短暫的沉默，却在他們的心裏，泛起了輕微的漣漪，青萍雖是風塵俠女，可是她却從沒有與男孩子單獨相處過，即使是她的未婚夫，她也是只見過幾次面，彼此都陌生得很。

自從她被擄以來，她才算眞正的接觸一個年青的異性，加上白如雲怪癖的天性，他的一擧一動，一言一笑，都在青萍的心田裏，留下了一個很深的印象，有着巨大的力量，使青萍感到迷惑起來。

他們二人靜坐了一陣，似乎都想不出什麼話說，空氣顯得很冷靜，但是並不寂寞。

青萍想到了一個話題，於是她整理了一下被夜風吹亂的秀髮，輕聲道：「你爲什麼要作强盜呢？」

白如雲聞言一怔，他沒有料到青萍會問出這個問題來，思索了一下才答道：「作强盜有什麼不好？這個世界只有强行才能成功，如果你是一個軟弱的人，別人會把你欺負得喘不過氣來，……我吃過這種苦，所以我要强硬起來！」

青萍聞言心中一驚，白如雲的話充滿了偏激，憤世的意味，這是一種極其錯誤，而又頗難糾正的想法，青萍心念之間，想道：「以後我定要慢慢把他感化過來，現在且不可太快！」

青萍想着，拋開此事不談，轉問道：「你功夫這麼好，可是從小就練的？」

這一句話，無形中又刺中了白如雲的痛事，他站起了身子，來回的踱了兩步，用着發抖的聲音說道：「我小時候是很苦的！……不像妳，我的命是揀回來的，我的娘……。」

白如雲說到這裏，也許是過於激動，逼得他停了下來，用力的搓着雙手。

青萍覺得自己不應該提起他的痛事，當下强笑道：「可是，你現在很好了，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去作，誰也管不了你！」

白如雲回轉了頭，他的一雙眸子，射出了異常的光芒，連連的點着頭：「是的！妳說的一點也不錯，我要作什麼就作什麼，誰也不能管我！」

正在說時，二小已然擺好酒食來請，白如雲揮手令他們退下，對青萍笑道：「姑娘，我們來小飲數杯罷！」

青萍面上一紅，輕聲道：「我已經說過我不喝酒的。」

白如雲聞言一怔，似乎感到有些失望，接着道：「泡得也有香茶，妳就以茶代酒如何？」

青萍聞言不好再加推辭，何況她心中早已悠悠然，無形中對白如雲產生了親切的感覺，當下點頭道：「好！我就陪你坐坐。」

青萍說着欵動身軀，隨着白如雲出了房，走廊之上已然設好了木案竹几，清風拂過，酒香撲鼻。

二人坐好，青萍見一拱清月，銀輝四射，微風拂面，吹縐一池寒水，竹樓翠立，絕然出塵，直是已入仙境，那似人間？

青萍看罷不禁心曠神怡，愁懷大去，微笑道：「這個地方眞好，虧你蓋了這座樓，恐怕要費不少時間吧！」

白如雲見青萍歡娛，心中亦頗高興，笑答道：「天地間靈物本多，只是俗人愚蠢迷惑，損棄了不少天物，妳看這一片湖澤，經過我略爲整理，又比那些名勝遜色到那裏去呢？」

青萍聞言深以爲然，她最初對白如雲，只是感覺到憎惡和畏懼，可是現在，她已經完全改觀了！

白如雲酌上了酒，向青萍擧杯道：「這杯酒向姑娘陪罪！這幾天……」

他話未講完，青萍已忍不住笑了起來，說道：「你戴着面具怎麼喝酒呢？」

白如雲聞言這才想起，自己也不禁啞然失笑，暗暗的思索，忖道：「我已經發過誓，要戴着這張面具，殺盡天下惡人，讓他們怕我，而又不知道我本來的面目！可是……我現在是不是要取掉呢？」

白如雲只顧低頭思索，而青萍則有一種奇怪的想法，她在猜測白如雲的相貌，本來這是與她毫不相干的事，可是此刻，她却渴望着，希望白如雲能把面具取下，讓自己在月光下，仔細的端詳一下他的面貌，或許……。

青萍想到這裏，她已然嫣紅了臉，輕輕的把頭低下，好像怕白如雲猜透她的心思一樣。

白如雲奇怪的注視着青萍，他不明白青萍何以低下了頭？又何以如此羞答答？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也是一種很柔美的情調，白如雲沒有料到，與一個女孩子在一起時，居然會發生這麼多奇怪而又有趣的事情，但是這種種發生的事情，多多少少的，都給他帶來了愉快。

白如雲想到這裏，他竟毫不猶豫的，伸手扯下了他的面具！

青萍正在低頭遐想，她耳旁聽得「刷！」的一聲輕响，她不由自主的抬起了眼睛，向白如雲望去。

這一眼，看得青萍芳心大亂，她迅速的低下了頭，可是感情並不接受她的僞裝，化成了絲絲羞澀和喜悅的笑容，掛在了她嫣紅的臉頰上。

原來她所見到的，是一張英俊秀逸的面龐，一雙黑白分明，大而光亮的眼睛，兩道入鬢的劍眉，挺直的鼻樑下面，是一張弧形的嘴，嘴角的上端，却印着一個小小的漩渦，薄薄的嘴皮下，露出了兩排潔白光亮的細牙……。

他是多麼的俊美！多麼的瀟洒！多麼的可愛啊！

最初在青萍的想像中；他是一副消瘦的面頰，透出慘白的顏色，一雙如梭的峻目，和一張掛着殘酷笑容的嘴……。

可是一切都不是，他的臉色並不是慘白的，相反的，在皎潔的月光下，却透出了紅暈之色，顯示出他所蘊育着的生命，是如此的强韌和雄壯！

青萍竟無法克制着她這分激動，她情不自禁的按住了自己的胸口，心裏默默的吶喊着：「啊！他是這麼俊美！……眞是沒有想到！」

白如雲被她異常的眼光，看得有些奇怪，他本是個率性的人，當時問道：「姑娘，妳怎麼了？……」

青萍心中一驚，連忙把目光移開，支吾着道：「沒什麼，我在想一件事情！」

青萍口中如此說，心中却有些生氣，她氣的是白如雲爲什麼要問這句話，而使自己受窘。

白如雲那裏知道女孩子這些心眼？他擧起了一隻綠玉大盃，笑道：「姑娘，我先敬你一盃！」

青萍伸出玉手，輕輕的握起了一隻白玉細磁杯，她慢慢的掀起了磁蓋，聞了一下，竟是上好的香片，心中不由暗喜，忖道：「他怎麼知道我愛喝香片呢？……這個人眞怪，用的東西都是這麼考究珍貴，看樣子京裏的皇上，王公大臣也不過如此呢！」

白如雲雙目炯炯的觀察着她，青萍的一切表現，都是女孩子們特有的動作，是那麼的美妙和好看，每一個微小的動作，都充滿了誘惑力，令人看來有一種輕飄飄，難以言傳的快感。

白如雲正在津津有味的痴望着，青萍已啓齒笑道：「我已經說過我不喝酒，拿茶來代替好了！」

白如雲心中一驚，暗罵自己失了常態，當下連忙一笑道：「姑娘既不喝酒，就請多喝點茶好了！」

青萍含笑淺飲了一口，她發現白如雲笑起來很好看，他那兩隻弧形的嘴角，這是向上微微的一扯，露出了兩排細白的牙齒。

除了他那雙凌厲的眼睛，仍然放射着懾人的光芒外，其他的任何一部份，都無法使人相信，他是一個冷漠和怪癖的人。

青萍不敢多看他，她輕輕的把茶杯放下，突然想起了剛才湖中發生的事，忍不住問道：「剛才湖裏那個姓哈的女人是誰啊？」

白如雲聞言，面露憤色，他光亮的眼睛，閃爍了一下，說道：「那個女人就住在左近，三番四次的來搗亂，眞把人煩死了！」

青萍聞言不勝驚異，忖道：「你這麼高的功夫，怎麼還有人敢來搗亂？」

青萍想着，接着問道：「那個姓哈的女人，功夫一定很高了？」

白如雲聞言，知道青萍心意，當下答道：「她的功夫倒也是江湖少有，只是比起我來，就差得太多了！按說我早就該把她除去，可是她爹爹却是個厲害人物，並且早年對老道有斷掌之恩，由於這些顧忌，我才任她胡鬧不去理睬的！」

青萍聞言心中一凜，她突然想起爹爹提起的一個人，緊接着問道：「她父親可是琴魔哈古弦麼？」

白如雲聽了連連點頭道：「不錯！姑娘認得他麼？」

青萍料不到那泗水女子，竟是琴魔哈古弦之女，心中好不驚異，當下答道：「我不認得他，只是聽爹爹說過，此老俠一身奇技，譽滿江湖，早年在小雪峯單掌折了武林六大高手，以後就未聽人提起過，現在算來他該九十多歲了，怎麼還會有這麼小的女兒？」

白如雲酌酒自飲一杯，哼了一聲道：「這個老兒倒是聽說他厲害得很，我還沒有見識過，妳方才所見的女子，是他八十六歲所生的幼女，今年十八歲，名叫哈小敏，由於哈老兒過分寵愛，把她慣得是無法無天，……早晚我要教訓她一下！」

青萍聽罷才知就裏，笑道：「哈姑娘的事，你怎麼這樣清楚呢？」

白如雲沒料到青萍有此一問，當下不由面上一紅，好在月光之下看不出來，强笑一下答道：「這……這全是老道告訴我的，哈老怪前幾年還時常和老道在一塊飲酒……。」

白如雲話才講到這裏，突聽樓下傳來一陣巧笑，嬌滴滴的笑罵道：「小雲哥，你可別背地裏罵人，我爹又沒得罪你，你一口一個老怪，不看看你那個寶貝師父也是老怪呢！」

二人聞言均是一驚，青萍正要開口，白如雲早已連連搖手，低聲道：「別理她！我們談我們的，不然她更鬧翻了天！」

青萍見狀益發奇怪，她聽哈小敏竟叫白如雲爲「小雲哥」，好似雙方早巳熟悉了。

而白如雲對她又是如此厭惡，心中弄不清是怎麼回事，當下裝着喝茶，便未答話。

白如雲似乎也不知說什麼好，而哈小敏既未露面，亦不見再說話，空氣沉默了一會，白如雲拿筷子指着一隻紅玉碟道：「姑娘，這是新挖的竹笋，妳嚐嚐！」

青萍道了謝，只見紅光精瑩的小碟中，盛着翠綠的笋片，配色之佳，令人驚羨，由此可見白如雲平日飲食如何講究了！

青萍伸出筷子，挾了一片竹笋，入口一嚐，竟是又香又脆，新挖出的嫩芽，尙帶有少許草木之香，再經冷拌之後，愈發脆甜可口，當下忍不住又吃了一片，不住口的稱讚。

白如雲看青萍吃得高興，他感到無限的快樂。

在這個世界上，看着你所深愛的人快樂，將會給你帶來更大的快樂，這是一種千古不移的常理，所以古人有千金求一笑，便是明例。

白如雲默默的看着她吃完了兩片竹笋，笑着道：「今天因爲時間匆促，未曾備得好菜，改日再行補宴，姑娘，妳再嚐嚐這碟鹿脯！」

青萍果然又挾了一片鹿脯，入口香腴，口齒騰芳，心中好不讚佩。

於是就在白如雲的勸誘下，青萍把十幾種小菜都嚐遍了，無論熊掌，蒸鷄，乃至於青菜豆芽，均是美味無窮，令人食慾大興。

在美食的誘惑下，青萍亦開始喝酒了，她本是大家之女，這時拘謹一去，立時笑語如珠，顯得極爲活潑。

白如雲酒沒喝多少，但他的那顆心早就醉了！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他會遇見一個値得自己如此深愛的女孩子，他更想不到這個女孩子．會在自己住的翠樓上，與自己月下共飮，迎風快談。

二人正在談得入神，突聽哈小敏又在樓下叫道：「小雲哥，給我點吃的，我也餓了！」

白如雲聞言皺了一下眉頭，他順手挾起一塊鷄肉，對青萍笑道：「要是不順她點，那可眞要鬧翻了天了！」

白如雲說到這裏，他雙筷微錯之間，那塊鷄肉巳如飛箭般，射出了五六丈，向樓下湖心落去。

那塊鷄肉才一落下時，便見一個嬌小的身軀，疾如飛鳥般，一閃巳至湖面，那塊鷄肉正好落下，被她一口咬住，用脚尖向水面一點，立時又撲到了竹樓下，身法眞個快得出奇。

青萍也是練武之人，她看得清清楚楚，湖面上飄浮着一塊小木頭，那哈小敏分明以「登萍渡水」絕技，接食了這塊鷄肉，不說別的，單這分輕功，就比自己高上一籌。

當時看罷不由暗暗驚心，忖道：「哈老怪名滿江湖，果然名不虛傳，連他女兒都有這身功夫，眞叫人不敢相信呢！」

青萍正在驚異，又聽哈小敏自樓下發話道：「雲哥，謝謝你！我還要吃一塊鹿脯！」

白如雲聞言，氣得亂搖頭，朗聲道：「小敏，妳還想賣弄什麼功夫？我現在有佳賓，妳不要再來惹厭！」

白如雲話才講完，便聽哈小敏尖聲道：「唷！什麼佳賓不佳賓，我吃點東西還不成呀？你要是不給我，我就上來吃！」

白如雲聞言怕她眞個上來，連忙接口道：「好！好！我丟給妳……」

白如雲說着，頗爲尷尬的望了望青萍，青萍則含笑旁觀，她料不到一個冷酷狂妄的武林怪傑，竟會被一個小女孩子，弄得啼笑皆非。

白如雲無可奈何的挾起了一片鹿脯，大聲道：「吃了這個可不許再鬧了！……接住吧！」

白如雲說罷又用前法拋了出去，青萍正在猜想哈小敏換什麼功夫去接，却見那片鹿脯輕飄飄的落在湖心，「拍！」的一聲輕响，激起了圈圈的水紋，哈小敏竟未現身，當下好不奇怪。

白如雲也覺事出意外，大聲喝道：「小敏，妳又要什麼花樣？給妳吃妳又不吃了！眞討厭！」

白如雲罵完，却聽樓下隱隱傳來哭泣之聲，二人不由大奇，料不到哈小敏竟無故的哭泣起來，到後來竟越哭越傷心，居然發出了嚶嚶之聲。

白如雲大奇，連聲問道：「小敏，妳怎麼了？好生生的怎麼哭起來了？」

白如雲問了數遍，才聽哈小敏抽噎着道：「吃你點東西，還不够挨你罵的！……人家都能坐在桌子上吃，給我的就丟在水裏，好像餵魚一樣……嗚嗚……我才不要吃呢！……我回家好了！嗚嗚……。」

說着她越來越傷心，竟大聲的哭了起來。

青萍簡直弄不清他們巳往是怎麼相處的，看來這哈小敏分明是一個天眞未琢的小孩子，可是小孩子往往是最認眞的，她既然如此糾纏白如雲，想必巳有着極深的愛意了！

白如雲把一雙劍眉皺得緊緊的，他沉着臉高聲道：「小敏，妳可別胡鬧，我脾氣不好妳是知道的，就是把妳爹爹找出來我也不怕！」

白如雲話才說完，那哈小敏好似更爲傷心，愈發的悲啼起來，那斷續、嬌弱的哭聲，一陣陣的傳了上來。

青萍簡直弄不清是怎麼回事，被她哭動了心，忍不住低聲道：「你就叫她上來吧！看她哭得多傷心！」

白如雲聞言緊皺了雙眉，苦笑一下道：「唉！妳不知道那位姑娘的脾氣，我可眞對她沒法，妳我談得如此痛快，她一來馬上就完了！」

青萍這時却產生了一奇怪的想法，她渴望着能够見哈小敏一面，並渴望能够與她談談，或者觀察一下白如雲和她相處的情形。

青萍想到這裏，忍不住低聲笑道：「你就請她上來一起談談吧，我倒很想認識她。」

白如雲見青萍這麼說，耳中又聽得哈小敏哭得如此傷心，只好說道：「好了！好了！別哭了！妳就上來吧！」

白如雲說完了話，那哈小敏果然停止了哭聲，少時只見輕風拂處，一條灰白的身影，宛如一隻巨雁般，平空的拔了上來，輕飄飄的落在了竹欄上。

她單足點在欄干上，人若迎風的弱柳，來回不停的擺搖着，青萍見她細眉大眼，身材苗條，面帶嬌笑，月光之下，愈加顯得儀態萬千，十足的是個美人胚子。

白如雲却顯得不耐煩，他偏過頭，冷冷說道：「好了！妳別賣弄了！要吃什麼妳儘管吃，我不奉陪了！」

白如雲說着極快的又把那張面具戴好，站起了身子，向青萍略一點頭，說道：「姑娘，恕我先告退，明天見！」

他說罷單手向桌面輕輕一按，人若清風，巳然自哈小敏身旁越下竹樓。

哈小敏急得喊道：「雲哥……你回來啊！」

這一下事出突然，青萍也驚得站了起來，二人一起伏在欄干上向下望去，只見一連串的竹枝打向湖心，一節比一節打得遠，紛紛落下，在水面上飄浮着。

接着白如雲矯捷的身投影向湖中，他用着「踩浮渡影」的功夫，快得像個幽靈似的，霎那間消失在茫茫的月夜裏。

哈小敏及青萍顯然被他這種突然的舉動所震驚，一直呆看了良久，青萍才退後了一步，對着哈小敏婀娜的背影，輕聲道：「姐姐，他去遠了，我們莫管他！」

哈小敏緩緩的搖了搖頭，青萍見她抬起了手，在面上拭了一下，似乎是在擦眼淚，當下不由一驚，連問道：「姐姐，妳這怎麼了？」

青萍話才講完，便見哈小敏轉過身子，她嘻笑如舊，向青萍細看了一陣，才欵步走到白如雲所坐位子坐下。

青萍也到原位坐好，哈小敏既是一語不發，青萍也不知說什麼好，只是默默的望着她。

哈小敏坐在那裏，對於青萍直似未睹一樣，她低着頭，沉吟了一下，突然抓起了酒壺，滿滿的酌上一杯酒，舉杯向空晃了晃，仰頭而盡。

青萍對她所有的舉動，都感到萬分的奇怪，她只是好奇的觀看着，見哈小敏一連喝了三杯酒，這才停盃不飮。

她閃爍着一雙明亮的眸子，向青萍又看了一陣才道：「伍姑娘，妳們常常這麼喝酒麼？」

青萍見她居然知道自己姓氏，心中好不奇怪，連忙含笑答道：「不！姐姐！我們今天還是第一次喝酒……。」

青萍說到後來聲音愈來愈低，她的雙頰也飛上了兩朶紅暈，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會產生這種不可理解的情緒。

哈小敏緊緊的盯着她，她臉上掠過一個痛苦的笑容，可是很快就消失了，恐怕連月亮都沒有發現。

哈小敏幾乎是在自語着，她喃喃的道：「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就把面具取下了。」

青萍聞言，以爲哈小敏不相信她，由於一種少女的矜持，本能的說道：「是的！眞是第一次！姐姐……。」

青萍話才說到這裏，哈小敏突地把頭抬起，微笑道：「妳莫叫我姐姐，我不見得比你大……其實你們第幾次？我們一點關係也沒有呀？」

青萍聽她言中之意，似乎對自己不知道，當下不由有些生氣，脹紅了臉道：「哈姑娘，妳爲什麼這麼說？難道我還會騙妳？」

哈小敏聞言輕笑一聲道：「伍姑娘，誰說我不相信妳？爲這點事妳何必生這麼大的氣？……」

青萍本來一腔怒氣，但見哈小敏笑臉相對，當下不便發作，强自忍了下來，不再說話。

二人沉默了一陣，哈小敏又喝了一杯酒，並吃了些鷄肉，青萍見狀忖道：「怪了！一個姑娘家，怎麼喝這麼多酒？」

青萍正在想時，突聽哈小敏輕脆的聲音道：「伍姑娘，妳怎麼不喝酒？」

青萍搖了搖頭，一句話也未講，哈小敏微笑一下，接着她又輕聲的嘆了一口氣，用筷子輕輕的敲了敲酒盃，癡癡的想着一些事情。

青萍對她這些無意識的動作無法了解，但她却在想着一些事情：「她用的杯筷都是白如雲用過的……她長得眞美，可是白如雲好像討厭她，他們到底是什麼關係呢？」

青萍滿腹狐疑的想着，哈小敏突然停止了敲打，笑着問道：「伍姑娘，我以前沒有見過妳，妳來了有多久？」

青萍面上不禁一紅，但又不得不答，只好强笑着道：「我……我才來，沒有幾天……。」

哈小敏點了點頭，說道：「我說呢……妳與雲哥可是舊交？」

青萍聞言愈發無法回答，嚅嚅道：「不！我們才認識……。」

哈小敏聞言似乎非常驚異，向青萍望了好幾眼，嘴皮動了幾次，似乎想問什麼問題，但是她還是忍住了。

青萍見狀知道她在懷疑，忖道：「我倒不如把實情告訴她，不然不知她把我怎麼想呢！」

青萍想到這裏，當下便不隱瞞，把自己父女被刦，自己被囚等事，原原本本的告訴了哈小敏。

哈小敏聽完，驚異得張大了一雙眼睛，她不停的叨念着：「他爲什麼這麼作？爲什麼把妳擄來？」

說着，說着，她突然明白了，於是立刻有兩滴淚珠掉了下來，她趕緊用手背拭去。

青萍見狀大奇，連忙問道：「妳……妳怎麼了？爲什麼哭呢？」

哈小敏恢復了先前的笑臉，她强忍着悲楚，笑道：「沒什麼！風吹了眼睛！」

青萍聞言氣笑不得，忖道：「這扯的是什麼呀……風吹了眼睛……哼！」

哈小敏這時似乎也覺得，自己扯的話太不合理，立時把一張玉臉臊得通紅。

沒有人知道這個姑娘的心緒和秘密，她熱愛着白如雲，可是却得不到白如雲的感情，在以往，白如雲雖然對她沒有愛意，可是由於他對任何人均是如此，所以哈小敏仍然寄有無窮的熱望，她相信以她的才貌和熱情，必然可以得到白如雲。

可是現在，另外有一個姑娘介入了，

而白如雲對她的一切表現，足以說明了他的感情，這一切，對於哈小敏將來多麼殘酷的一個打擊啊！

哈小敏想着，不覺悲從中來，她是一個熱情衝動的女孩子，忍不住雙手掩面，悲聲的啼泣起來。

青萍見狀大是驚異，她不知哈小敏爲何對自己的這幾句話，會如此傷心的啼哭，當下連忙站起，扶着哈小敏的肩頭，連聲問道：「哈姑娘！妳這是怎麼了？」

哈小敏悲不可遏，直哭了半晌，才忍住了悲聲，輕輕的把青萍的手推開，抽噎着道：「沒什麼！我心裏很難過……。」

青萍心中料定有事，越發追問道：「哈姑娘，妳一定有事吧，難道不能告訴我嗎？」

青萍這句話又引得哈小敏哭了起來，她邊哭邊道：「沒什麼……就是我……我愛他！我愛他……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我一見就愛他……。」

這幾句話出自一個女孩子之口，倒眞把青萍嚇了一大跳，她吃驚的退後一步，一顆芳心怦怦亂跳，忖道：「唉呀！一個女孩子說這種話……奇怪，她愛白如雲與我有什麼關係？爲什麼對着我大哭呢？」

青萍想到這裏，忍不住開口道：「哈姑娘，妳……妳愛他就愛他，爲什麼要哭呢？」

哈小敏哭着道：「他……他不……不愛我！」

青萍聞言一怔，心道：「這倒好！敢情他爲這個才哭！」

青萍笑着拍了哈小敏的肩膀道：「哈姑娘妳先別哭，告訴我，妳怎麼知道他不愛妳呢？我看他對妳很好嘛！」

哈小敏聞言也住了哭聲，緩緩抬起了頭，青萍見她哭得像朵帶雨梨花，心中不由暗暗好笑，正想再說幾句安慰的話，不料哈小敏突然說道：「我知道他不愛我，他……他……他愛妳！」

哈小敏這句話可把青萍嚇了一大跳，她驀的退後一步，粉面通紅，帶着薄怒嗔道：「哈姑娘，妳可別胡說！」

哈小敏抽搐了一下，一臉正經道：「我一點也不胡說，這情形一看就明白了，姑娘，妳自己說，難道妳觀察不出來？妳想，他爲什麼封妳來，這麼優待妳，把自己住的樓讓給妳……。」

青萍越聽越駭怕，她連忙止住哈小敏道：「好了！不要說了……。」

哈小敏停下來，這兩個姑娘，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青萍原是絕頂聰明的人物，她焉會看不出來？只是她不願意承認而已。

這原是人類的天性，對於某些事物，他們期待，但又畏懼，在沒有完全得到時，他們總是否認的。

兩個人同時沉默了下來，誰也不知道說什麼好，終於還是哈小敏先說話了：「伍姑娘，妳告訴我……妳……妳愛不愛他啊？」

青萍聞言又驚又怒，她簡直想不到哈小敏會問出這種問題來，在她認爲，兩個女孩子討論一個男人，而且又是愛不愛這一類的話，簡直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

青萍繃着臉，正色道：「哈姑娘，妳怎麼問出這種話來，眞是太無禮了！」

哈小敏被斥，她羞得無地自容，但是這是關係她整個生命的大事，她又焉能放得下？

哈小敏低着頭，眼淚又流了出來，悲聲道：「伍姑娘，對不住……我……我情不自禁！」

說到後來，她竟抽噎得說不出話來，青萍見狀頗爲憐惜，深深同情哈小敏一片癡情，當下嘆了一口氣，柔聲道：「哈姑娘，妳不用担心，我……我已經有了婆家了，並且這一次出來就是完婚的，他的武功人品不比白如雲差，我爹爹已經去找他，大概不久就要來救我了！」

哈小敏聞言喜出望外，她不禁破涕爲笑，仰頭道：「眞的？那……妳怎麼早不告訴我？」

青萍聞言，心中暗笑，忖道：「妳這是怎麼問的！我那知道妳的鬼心思！」

但青萍面上却笑着道：「哈姑娘，我現在告訴妳也不遲呀！」

哈小敏聞言羞得笑了起來，低聲道：「妳看，我們這麼好，還這麼哈姑娘，伍姑娘的，叫起來多難聽呀！」

青萍聞言笑了起來，說道：「這不能怪我呀！妳要我這麼叫的！」

哈小敏聽罷也笑了起來，青萍見她一片童心，方才哭得個淚人兒，現在又笑得像朵春花，好像自己有了婆家，白如雲立刻會愛她一樣。

青萍正在暗笑，突聽哈小敏笑道：「妳如果不嫌棄，我們拜個姐妹如何？」

青萍雖覺事情來得太快，但亦頗喜她爲人率直，一片純樸，當下含笑應允。

哈小敏見了大喜，立時滿滿酌上兩盃酒，當下二人跪在月下，各自報了年紀，青萍二十屬長，哈小敏十八爲後，拜罷之後，立時親切了不少，歡歡喜喜的大談起來。

哈小敏把椅子搬得靠近青萍，笑着撒嬌道：「好萍姐，我有一件事求妳！」

青萍聞言笑道：「敏妹，我們已是姐妹，妳有什麼話儘管說，還說什麼求不求呢！」

哈小敏聽了神秘的笑了笑，她粉頸低垂，雖在月光之下，亦可看清她面如海棠，顯得萬分的嬌美可愛。

青萍見狀心中詫異，忖道：「像她這麼美的姑娘，我還是第一次見過，白如雲怎麼會不愛她呢？」

青萍想着笑道：「敏妹，有什麼話妳就快說罷，別撒嬌了！」

哈小敏聞言輕啐了一聲，她摟着青萍的頸子，一張櫻桃小口，湊在青萍的耳朵旁，嘰咕了幾句話，立時羞得低下了頭。

青萍聞言，覺得自己這個義妹，對於男女之情未免太開通了，心中雖然爲難，也只好笑道：「好吧！誰叫妳是我妹妹，我看情形替妳說幾句，將來如果成功了，妳可別忘了我這個媒人啊！」

哈小敏聞言笑着把青萍推開，走到竹欄旁嗔道：「不來了！萍姐老談這些，羞死人了！」

她說罷低頭看着湖心的月影，青萍聞言氣笑不得，忖道：「好丫頭，妳倒放起刁來了，剛才妳說的話都叫我臉紅……」

這一對姐妹又嘻笑暢談了良久，哈小敏道：「萍姐，我該回去了，明天晚上再來看妳！」

青萍一個人獨居無聊，好容易得個伴，她那裏肯放，聞言立時拉着她的手道：「敏妹，妳不要走了，以後就陪我住在這裏！」

哈小敏却搖着頭：「不行！雲哥沒答應，我不能住在這裏，不然他一定不高興，上次我把他吵煩了，他竟出去十天沒回來，可把我嚇壞了！」

青萍聞言心中一動，她忖道：「那麼白如雲爲什麼讓我住在這呢？」

這一個念頭，立時引起了她心田的漣漪，她連忙強定心情，想把剛才的念頭忘記，笑着對哈小敏道：「那麼妳回去吧！明天早些來！」

哈小敏答應一聲，由樓梯走下，青萍一人扶欄痴想，不知過了多久，她才入房安歇。

翌日，青萍醒時已是近午了，她匆匆的洗梳完畢，扶欄觀望，只見雲薄烟輕，水氣氤氳，寒林如幕，爽氣迎人，這座小小的竹樓，景色雖不知岳陽樓來得雄偉，但旖旎嫵媚之情却有勝之！

青萍正在看得入神，便見南水捧了早點送來，笑道：「姑娘早啊！」

青萍含笑點頭，正要答話，突然樓梯口另一個聲音接着道：「姑娘早啊！」

跟着北星也出現在樓梯口，這二小自昨夜青萍代他們求情後，對青萍越法的喜愛，伺候的更爲小心。

青萍含笑點頭，接過了早點，見是一碗酒糟雞蛋，一碟豬油玫瑰鬆糕，當下坐在小桌旁，一邊吃着，一邊笑道：「南水，沒有什麼事就少說話，免得北星學起來把人煩死！」

南水答了一個「是！」字，北星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極其迅速的又重覆一遍，

青萍及南水均是一皺眉頭，氣笑不得，尤其是南水，氣得狠狠的盯了北星一眼，北星却咧着大嘴，作了幾個欣喜的姿態，南水氣得想罵，可是怕他再學，話到口邊只好忍了下來。

青萍吃完了蛋，又吃了一塊糕，笑道：「好了，你們收了吧！待會把小船划來，我要上岸去玩玩！」

南水聞言不答，眼睛却轉個不停，青萍見狀奇道：「你怎麼了？作這些怪樣幹什麼？」

原來白如雲有事交待南水，南水要說又怕北星學，正在措詞，想把句子簡化一下。

北星緊緊的站在南水身旁，一雙眼睛睜得大大的，全神貫注的盯着南水，看他樣子，似乎在等南水講話，以便一字不易的記下來。

南水想了一陣，不得不說話，只好說道：「少爺請姑娘，參觀！」

「少爺請姑娘，參觀！」

後面這一句自然是北星重覆的，南水只簡略的說了這七個字，青萍却是聽得莫名奇妙，氣道：「到底什麼呀？只說個參觀，參觀屁呀！」

青萍一時發急，說了個髒字，自己立時覺得不好意思，北星却忍不住笑了起來，青萍更窘，妙目瞪他一眼，罵道：「笑什麼？看我不告訴白如雲！」

北星聞言嚇得一吐舌，連忙退後一步，南小見青萍生了氣，當下不顧北星要學，立時說道：「少爺叫南水來請姑娘，要請姑娘把各處看看，參觀一下！」

少不得北星又依樣說一遍，只把「南水」二字改成了「北星」，可見他並不呆笨。

青萍聞言點了點頭，說道：「好吧！你們划好了船，上來叫我！」

二小先後答應而去，青萍忖道：「這北星眞是個小怪物，他明明會講話，爲何自己不說，却要學南水，更奇怪的是別人的不學，只學南水，也算南水倒霉，一天到晚要煩死人了！」

青萍想了一下便自拋開，又想道：「我已經到這好幾天了，爹爹也不知怎麼樣了？……白如雲並不是壞人，要是爹爹和他來了，我絕對阻止他們動武！……哈小敏的事我怎麼辦呢？我怎麼好開口向白如雲說呢？」

青萍正在想時，二小已然上來，這一次，南水索性不說，好像啞吧般作了個手勢。

青萍知道他船已備好，當下含笑起身，隨二小下了樓，登舟搖槳，船行如飛，這一次竟由樓後向北轉去。

那湖並不大，二小臂力又足，不消一會便到了岸邊，青萍躍上了岸，回看二小並未跟上，當下笑道：「咦？你們怎麼不上來？」

南水含笑答道：「姑娘，我們還有別的事要作，少爺說請姑娘向西走，自然有人接待！」

南水這幾句說話得極快，一字一字好像迸豆一樣，並且故意把平仄顚倒，說得怪腔怪調，原來他是怕北星再學，而故意如此說的。

青萍怔了一下，才想通了他的意思，含笑點了點頭，忖道：「也虧你精靈，想出這個怪法子來！」

北星果然對南水之話不太了解，聞言急得搔耳撓腮，一張臉脹得通紅，偏是一句也學不上來。

青萍及南水見狀，都不住哈哈的笑了起來，北星更是羞急，氣得一屁股坐在船板上，一言不發，青萍笑着對南水道：「好了！以後你就用這個法子來治他！」

南水笑得捧着肚子連連點頭，青萍轉身走去，忖道：「也不知白如雲從那找來這兩個小鬼，眞是有意思！」

青萍想着信步走來，只見自己所走，是一片竹蔭的夾道，由於深秋，竹葉都枯黃了，但挺秀之勢仍未少減，反而更予人一種古意盎然的韻味。

青萍見這條甬道極長，盡頭通着一間草亭，兩下相隔約有百丈，青萍見亭內坐着一個白衣人，當下忖道：「啊！白如雲已經在等我了？」

青萍想到這裏，她竟莫名的心跳起來，她本來走得很快，但這時她突然把腳步放慢了，爲什麼連她自己也不知道！

她慢慢的走着，再次抬眼望去，却發覺那人並不是白如雲，由於那人背她而坐

，兩下隔得又遠，所以看不清是他何許人物。

當青萍確定了不是白如雲時，她又不自主的放快了脚步，霎那來到近前，這才發覺那人竟是白如雲的師父，當下心中一驚，忖道：「啊！原來是老道！……他怎麼出來了？」

青萍正在尋思，那老道突然轉回了頭，青萍一見嚇了一大跳！

原來這老道人膚色極黑，又乾又瘦，可是那兩片嘴唇却像血一樣紅，白髮蒼蒼，穿着一件肥大的長袍，其狀醜怪已極！

他回頭望着青萍，咧嘴一笑，露出了兩顆白牙，甚是恐怖駭人。

青萍雖然害怕，但又不能不搭理，壯着胆子笑了一笑，施禮道：「老前輩，您好？」

老道怪笑一聲道：「好！我好得很，姑娘妳好？」

伍青萍茫然的點了點頭，並沒有回答，老道伸出了枯瘦如柴的手臂，拍了拍身旁的石櫈道：「姑娘，妳坐下來歇歇，小鬼就要來了！」

青萍聞言雖然萬分不願，但却無法推辭，只好坐了下來，她知道所說的「小鬼」一定是白如雲。

青萍坐定之後，這才發現山坡之下，竟有一間極大的紅瓦大廳，建築得極爲輝煌雄偉，青萍看罷不由暗暗吃驚，忖道：「白如雲眞是個奇人，他居然在萬山之中，蓋了這麼雄偉的建築！」

青萍心內暗驚，耳旁又聽老道怪笑道：「姑娘，你是伍天麒的女兒吧？」

青萍聞言一驚，連忙恭耳答道：「不錯，家父正是伍天麒，老前輩莫非與家父有交麼？」

老道聞言，毫不專心的向遠處望了望，答道：「沒有，早年只不過見了一面，那時他還正在闖名號，我倒挺喜歡他那把小剪子……。」

青萍聽了不由對他又敬又怕，叫了一聲老前輩，却不知說什麼好。

老道突然把一雙怪目翻了半天，不悅道：「妳別叫我老前輩，我最討厭這三個字，以後妳還是像小鬼一樣，叫我老道好了！」

青萍聞言嚇了一跳，忖道：「難怪白如雲這麼怪，原來有這麼怪的師父！」

青萍想着含笑道：「弟子不敢放肆，老前輩說笑了！」

青萍話才說完，老道兩道禿眉一豎，怒道：「告訴妳不准叫我老前輩，妳還要叫，什麼放肆不放肆，我就喜歡放肆！現在叫我一聲老道！」

青萍見狀早已嚇得心頭亂跳，正在爲難，却見老道一雙凌厲的眼睛，正在狠狠的盯着自己，好似不叫他老道，便要抓死自己似的，當時嚇得連忙說道：「好！我叫！……老……老道！」

老道聞言這才扯開了嗓子大笑起來，聲如夜梟，刺耳已極，他笑了一陣，接着說道：「好！好！這才痛快！妳眞聰明，在老道上面又加了一個老字，那我不成了老老道了？哈哈……。」

說着他又怪聲的笑了起來，青萍生平沒有接觸過這種怪人，當下又是驚異又是駭怕，睜大了一雙秀目，像是觀察一個怪物一樣，充滿了好奇的盯視着他。

老道笑完之後，突然問道：「姑娘，小鬼對妳怎麼樣？」

青萍聞言又是一怔，她不知道怎麼回答才好，嚅嚅說道：「他……他……對我很好！」

老道聞言點了點頭，皺了皺鼻子，青萍似乎聽見他發出了一兩聲奇怪的聲音，這聲音中包含了有嘲笑和不屑的成分。

老道用他又長又髒的指甲，輕輕的扣了扣頭，落下了不少頭皮，他一張口，吹了一口氣，那一片片細小的頭皮，就好像狂風中的飛雪一般，紛紛的冲激出去落了下來。青萍看着他這些奇怪的動作，只覺得既稀奇又噁心，坐在那只有發呆的份兒，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老道吹完了頭皮，又用左手指甲，把右手指甲中的污垢彈了出去，這才慢條斯理的道：「小鬼這兩年也學壞了！哈老怪的么女兒多好他不要，偏偏要妳！」

青萍聞言不由玉面通紅，立時說道：「老道，你不要胡說！」

老道聞言雙目一瞪，似乎要發作，但他立時又恢復了常態，冷冷的道：「我就最恨妳們這些俗套！明明是事實，你們自己心裏明白，嘴上却偏偏不承認！」

老道說到這裏，突聽林後有人接口道：「老道，你不要胡說八道，關了你這麼久，愛講話的老毛病還改不過來！」

語聲甫畢，自樹後走出一人，正是白如雲，他換了一身醬紫的綿衫，脚下穿着一雙緞面布履，襯着他英俊不凡的外表，顯得極爲溫文儒雅，與以往的剛强豪邁之風迥然不同，恰似換了一個人似的。

青萍看了他一眼，立時將目光移開，芳心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忖道：「原來他穿着起來是這麼……。」

老道回頭望了白如雲一眼，立時怪笑道：「唷！小鬼，你功夫可眞不錯，連我都沒發覺……怎麼了？你怎麼把面具取下來了？」

白如雲走到老道身旁，伸手扶着他的肩膀笑道：「那來這麼多廢話！我功夫再好還不是你教出來的！……你這會兒跑到這來坐，又在想什麼鬼點子不成？」

老道聞言列嘴大笑，拉着白如雲的手道：「你眞聰明，我可不是在想一件事！我想出去一趟！」

白如雲聽了，一雙俊目驀的一閃，問道：「你又想作什麼事情？你不是答應我絕不入江湖了？原來你用這個法子，騙我把你放出來！」

老道聞言醜臉通紅，把白如雲的手拉得更緊一些，說道：「好小鬼，我還有些事未了，必須要到青城去一趟，我已經說過我不再殺人了，難道你還不放心？」

白如雲面如寒鐵，一點表情也沒有，冷冷的道：「不行！你說過不出去的！」

老道聞言雙眉突地一挑，他雙手快似閃電，早已一把抓起了白如雲，再一用力，白如雲偌大一個身子，竟被他拋出了十丈以外。

白如雲怪叫一聲，凌空一個大旋「秋雁盤沙」，輕飄飄的落了下來，這下事發突然，青萍嚇得站了起來。（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子　成・圖

幽靈四艷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風塵三俠、桑木道長，黃鎮山等人，護衞着仙女門門主青蓮子，由仙女廟退至徐家，岳湘自願留下，他想相機說服幽靈四艷，收歸己用。九陰鬼母因過去和幽靈四艷相處了很久，也願留下來協助岳湘。當羣俠撤退後，岳湘便向九陰鬼母問明密室裏的機關如何控制，也叫她不必相陪冒險，速即離去。不久，幽靈四艷由外而回，岳湘即暗隨到密室裏去。他以極友善的態度去接近她們，可是她們都三緘其口，岳湘無計可施，終於，他發現她們的頸項上均掛有一個小銀牌，牌上刻有各人的名字，她們分別是：秀秀、倩倩、鶯鶯、燕燕……

羣雄商決策　對付四幽靈

岳湘心中暗道：看來，他們對名字的記憶很深。

他又仔細的看了四個人一眼，把四個人的形貌，認識的十分清楚。

他必須記憶到，再見到任何一個人時，能够叫出她們的名字。

忽然間，四女同時挺身而起，向外奔行而去。

岳湘微微一怔之後，立刻瞭然。

原來，他聽到了一個聲音，很輕微聲音，傳了進來。

四女的聽覺，似是要比常人敏銳了很多。

岳湘明白了，她們是被一種聲音所控制。

柔音細細的聲音。

岳湘輕輕吁一口氣，快步追了過去。

他希望四女無法打開那緊閉的鐵門。

四女果然無法打開。

平常這鐵門機關，都由九陰鬼母控制，四女從未有打開鐵門的經驗。

岳湘沒有太過逼近四女，只站在遠處瞧着。

忽然間，身着彩衣的鶯鶯，一掌向鐵門上拍去。

別看她纖纖手掌，力道却十分强猛，一掌擊下，響起了蓬然大震，密室傳音，迴聲震耳。

一人出掌，三人追隨，但聞蓬蓬之聲，彼此起落，迴音震耳。

她們的手，纖巧而美麗，光滑而柔嫩，但發出的力道，却是强悍無匹。

岳湘暗暗吁一口氣，單看她們這强猛的掌力，就不難想到，這幾個鬼女，確有非同小可的功力了。

四人不停的揮掌擊向鐵門。

每個人，至少都劈出了三十幾掌。

鐵門堅牢，她們未必能打得開，但他們能這麼不停的連續發掌，實非常人所能及！

岳湘沒有阻止她們，只是在一側靜靜的看着。

如若這些人，眞的發了狂性，無法遏止時，他就準備出手火併四人。

岳湘沒有把握能殺死四人，但他至少能拚倒一人或兩個人。

他摸摸袖中的薄劍，和腰中的火彈，緩步向前行去。

忽然間，四女都停下了手。

四個人同時轉過了身。

四道目光，盯注在岳湘的身上瞧着。

好像，她們都有了一奇怪的感應。

岳湘大吃了一驚，停下脚步，目光投注在四個人的身上。

看她們的眼睛，不見兇光，似乎是，四個人的心中，都是殺機。

岳湘暗暗吸一口氣，叫了一聲道：「鶯鶯。」

鶯鶯是那穿着彩衣的人。

岳湘發覺了一件很奇怪的事，那就是這四個幽靈般的女人中，鶯鶯似乎是有着帶頭的作用。

鶯鶯笑一笑，嗯了一聲。

岳湘心中又驚又喜，暗道：「看來，她的反應，比別人敏銳多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你們打了幾十掌，難道一點也不疼麼？」

鶯鶯輕輕一顰柳眉兒，却沒有回答。

岳湘舉步行了過去。

暗中運聚了功力，劍藏在袖中，隨時可以攻出。

這四大鬼女，個個貌美如花，功力絕世，但她們沒有心機。

面對面的互鬥心機，他們的取勝機會實在不大。

只可惜，岳湘只有一個人。

他已有把握，突然出劍，可以殺死一個人。

但另外三個人的反應如何呢？完全莫可預測。

鶯鶯忽然笑一笑，道：「你好，好！好……」

好什麼？她却想不出措詞，好了半天，好不出個所以然來。

但一向不開口的幽靈四艷，只要能開口說話，那已經是一件很難得的事了。

這件事給了岳湘很大的驚喜。

秀秀也開了口，說道：「我……我們不……」

不什麼？也接不下去了。

岳湘微微一笑道：「我好高興，妳們都會說話了。」

他盡量使自己的微笑自然、瀟洒。

也盡量使到自己的聲音，變得十分柔和。

秀秀，倩倩，鶯鶯，燕燕四個人，四道目光，都投注在岳湘的身上。

四個人都泛現出微微的笑意。

岳湘心中暗道：「現在，我已經和她們接近了。

但這是情感上的接近，我還是無法利用她們，命令她們。」

但聞蓬然一聲，鐵門又一次震動。

這一次，是由鐵門外面傳來。

顯然，有人在外面擊打鐵門。

岳湘已然在裏面，加上了鐵栓，鐵鎖，但他還是無法肯定，對方是否能在外面，打開鐵門。

對外來的强敵，岳湘並不很重視，但他對面前的四大鬼女，却是有着很大的警惕。

一旦對方下令時，岳湘完全無法肯定，四女會不會對自己出手。

只聽連綿不絕的蓬蓬大震之聲，傳入了耳際。

室外人，打門甚急。

四大鬼女，也被那敲門聲所驚動，望着那鐵門出神。

岳湘忍了又忍，到最後，仍然忍耐不住，道：「什麼人？」

室外響起了一個陰森的聲音，道：「你是什麼人？」

岳湘心中暗道：「這地下密室，如是別無通路，他們如想撞開這扇鐵門，决非易事。」

轉眼望去，只見四大鬼女，神色間一片平靜，心中一寬，笑道：「閣下，要進來麼？」

室外人道：「不錯，開開鐵門。」

岳湘笑道：「先報上名來，我看你有沒有進入鐵門的份量。」

室外人冷笑一聲，道：「誰說我沒有份量。」

岳湘道：「我！」

室外人道：「你可知道老夫在仙女門中的身份麼？」

岳湘道：「你可知道，仙女門中身份最高的是什麼人？」

室外人冷冷說道：「太上護法。」

岳湘道：「你錯了，是仙女門中的門主。」

室外人怒道：「青蓮子在那裏，要她出來見我。」

岳湘道：「你有什麼報告門主的事，告訴我也是一樣。」

室外人怒聲喝道：「你是什麼人了」

岳湘道：「在下麼？姓岳名湘。」

室外人道：「果然是你，哼！老夫早該把你殺了。」

岳湘道：「閣下的聲音，最好是別太大了，我看情形有些不對。」

雙方雖然是隔了一道鐵門，但那鐵門有縫，無法彼此看到，但聲音却是可以聽得十分清楚。

這等故作驚人之言，倒還是眞把室外的人給唬住了。

半晌了後，才聽門外人道：「什麼不對了？」

岳湘道：「你們連綿不絕的敲打鐵門，這室傳音如雷，我看那些白布覆蓋之下的屍體，開始蠕動了……」

門外人道：「好啊！她們活動起來了，正好對付你。」

岳湘道：「她們形如殭屍，難道眞的還會復活麼！」

門外人道：「人死復生的事，連老夫也沒有見過，會蠕動的原因，因爲她們不是殭屍，她們根本沒有死。」

岳湘道：「怎麼可能呢？我看她們從沒有吃過一口東西，喝過一口水。」

他是個很有智慧的人，有機會就想多知道一些東西，希望多知道一些，關於這方面的智識。

門外人輕輕吁一口氣，道：「你小子懂什麼，這是一種很深奧學問。」

岳湘心中暗道：「這個人的口氣很緊，只怕很難問得出什麼。

但聞門外人道：「九陰鬼母何在。」

岳湘道：「被在下點了穴道。」

「什麼？你點了她的穴道。」室外人咆哮着說。

岳湘道：「可惜閣下不能進來，否則，你立刻可以看到了。」

室外人不再講話。

岳湘傾耳靜聽，鐵門外，傳來了斷續的沙沙之聲。心中大感奇怪，道：「你們在幹什麼。」

室外人道：「等一會，你就知道。」

岳湘心中一動，道：「你可是準備用火攻。」

室外人冷笑一聲，道：「不錯，鐵門堅厚，你們在門內又下了鎖，攻進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不過，這火攻濃烟，會把你們活活的嗆死，只要閣下不出來，我們有的是時間。」

岳湘道：「別忘了這密室內中，還有你們四個艷女。」

口中說話，雙目却望着四女的神情。

四女只是望着岳湘微笑，對外來的兇險之事，却是渾如不知。

只聽室外人說道：「她們練習過龜息大法，比你的耐受之力，還要强上十倍，至少，你暈了過去，她們還會是平安無事的。」

岳湘道：「你別把她們估計的太高了，她們雖然武功高强，但她們的神智還不完全清明，如何能對付你烟燻火攻。」

這是神秘莫測的組合，岳湘担心的事，他們如用毒藥之類，混在濃烟之中，送入地下密室來，那可是大麻煩。

所以，他極力的忍耐着，不說出來。

他怕對方沒有想到的事，說出來，提醒了對方。

另一件使他担心的事，就是這四大鬼女，不知道在火蒸烟燻之下，會有些什麼反應？

她們究竟還是無法以常情測度的人。

現在，岳湘最大的困惑，就是不知道用什麼方式來對付這幽靈般的四個艷麗少女。

他暗中盤算過，目下和這四個少女相處的情形，如若動腦筋暗算她們，機會相當的大。

但回首望着四個如花似玉的美女，心中又有些不忍。

岳湘的另一個心願是，希望這四個美女，恢復神智之後，能爲自己所用。

只要她們能恢復相當的理性，她們就會有很好的抉擇。

他心猶豫，深思，一時間，無法拿定主意，四女八隻眼睛，也睜的大大的看着他。

她們的神情，仍然十分木然，神色間，也沒有波動感情的徵象。

她們對岳湘的注視，就像是在欣賞一件藝術品。

這就使得岳湘心中又產生了一種顧慮，在八隻眼睛逼視之下，對自己突然出手暗襲的信心，打了很大的折扣。

但是險惡的變化，終於來臨，那座堅牢的隙縫中，已經有了濃重的烟氣透入進來。

岳湘本來是一個極有決斷，但此情此景，却使他變的憂柔起來。

險惡的情勢，突然啓發了岳湘的急智，立刻取了張一被單，用水濕過，貼在鐵門上。

想不到的效果是，彩衣少女鶯鶯，竟然會依樣學習。

鶯鶯一動，秀秀，倩倩，也跟着學習起來。

只有燕燕，站着未動。

這地下密室中有很多存水，也有足够被單，再加這些人的武功，很快堵住了透入的烟氣。

現在，岳湘只有經常在被單上澆上水，就可以阻止了烟氣的透入。

總算又渡過了一次危難。

暫時的安定，使岳湘又把注意力，轉注在四女身上。

暗中，岳湘對燕燕作了一番很精細的觀察。

四個人中，有三個人跟着行動，爲什麼燕燕却站着不動。

使四個人受到了訓練不同，或是先天的靈性上有所差別。

現在，岳湘把四女分成了三個等級。

鶯鶯似乎是靈性恢復的最多，倩倩，秀秀，是一個等級。

燕燕，又是一個等級。

長時期的仔細觀察，岳湘已可由她形貌中分辨出他們的名號。

就算能阻擋住烟氣透入，但這也不是長久可以停留的地方。

數十具已死亡的屍體，可能會有變化，這裏雖然有存水，却沒食物。

四大鬼女能有很好的體能，也必須吃東西。

但岳湘却不知道她們吃些什麼，很可能是一種特製的食物。

他忽然間，有着後悔的感覺，如若是九陰鬼母在此，必可帮助解决很多疑問。

人與人之間，雖然有融洽的合作，也可能勾心鬥角。

但面對四個形如常人，一身絕技，似幽靈，又像白痴的美貌少女，岳湘却充滿着困惑。

他和四女之間，接近了不少的距離，但却無法勾通意念。

室外的火勢，似是逐漸强烈，鐵門傳熱很快，逐漸變紅。

岳湘必須不停的潑水，才能維護着被單不被燃燒。

忽然間，響起了連綿不絕的金鐵撞擊大震。

堅牢的鐵門，突然被撞裂。

一股濃烟，裂焰，撲入了室中。

岳湘突然提勁發掌，一股强勁的掌風，捲了過去。

一擋濃烟，岳湘人却向後退了五步。

事已至此，岳湘反而鎭靜下來，自然也無暇再留心四女的反應。

抓起水缸投了過去。

事實上，外面也潑水熄火，只不過片刻工夫，火勢盡熄。

岳湘連發數掌，把烟氣逼出門外。

這一次，四女沒有學樣，只是靜靜的站在那裏。

只聽一陣冷森的大笑之聲，傳了進來，道：「岳湘，是你出來呢，還是我們進去。」

那是羅統的聲音。

回顧了四女一眼，岳湘道：「客隨主便，你們如答允不是暗襲，我就出去，如若不顧有所承讓，那就請進來。」

一面緩緩向四女行去。

四女顯然已無法爲己所用，岳湘必須把握這最後的機會，把她們除去。

情況緊急，他已無法再存仁慈，和顧及後果，能殺了她們一個，就會對武林同道減少一份威脅。

只聽羅統說道：「量你插翅也難逃走，何用暗襲，你出來吧。」

岳湘的右手，已經悄然按在了燕燕的背心之上。

只要他掌心的內力已吐，就可以震斷了燕燕的心脈。

此女不是靈性恢復最慢，就是最難預測，所以，他決心先對燕燕下手。

內勁突然一吐，只要燕燕一倒下去，岳湘即將出劍襲擊倩倩。然後，再對付鶯鶯、秀秀。

出人意外的是岳湘內力一吐，燕燕的身軀突然隨着那股襲上身的暗勁，飛了起來，直向室外衝去。

完全不是岳湘預料之內的情況，不禁一呆。

秀秀、倩倩忽然也飄身而起，飛出了鐵門。

鶯鶯沒有跟出去，卻轉過臉來，望着岳湘出神。

她的目光，沒有仇恨，也沒有殺機。

但岳湘在那兩道逼視的目光，却有慚愧不安的感受。

不論對方是什麼樣的人，但這畢竟是見不得天日的暗算。

鶯鶯一直望着岳湘，岳湘只好舉步向外行去。

就算再施一次暗襲，也未必能够傷到鶯鶯了。

鶯鶯却跟在岳湘的身後，行了出來。

羅統沒有暗襲，但却在鐵門外面的空地上，排列了一十二個劍士。

他們的兵刄已經出鞘，手執長劍。

除了十二個劍士之外，還有一身着黃袍的老者，坐在一張木椅上。

羅統就站在老者的身側。

十二個劍士，分堵了四個方位。

不論岳湘奔行那個方向，都將遇截的劍手。

燕燕仍然是完好無恙，紅衣白帶，在風中飄動。

秀秀和倩倩，站在燕燕的身側。

鶯鶯却一直跟在岳湘的身後。

四大鬼女神情木然，靜靜站在那裏，誰也看不出他們的用心。

岳湘硬着頭皮，冷冷說道：「羅統，你過來，咱們放心一戰。」

羅統怒道：「難道我還怕你不成。」

黃袍老人冷笑一聲，道：「站住。」

羅統停下腳步，道：「我不信，他眞能勝得過我。」

黃袍人冷冷說道：「不論勝負如何，但却不能中他激將法。」

羅統退了回去。

岳湘道：「老丈的身法，在仙女門中，定然很高，才能阻止羅統護法了。」

黃袍人冷笑一聲，道：「岳湘，你決非我敵手，不過，我不會和你動手。」

岳湘道：「哦！爲什麼？」

黃袍人道：「我會叫她們殺你，不過，你可以有一個不死的機會。」

岳湘心中明白，他們指的是那四大鬼女。

經剛才暗算燕燕不成之後，岳湘已然瞭然，四大鬼女，確已有非凡的造詣，奇妙的訓練，她們已可能克服了一個人體能極限的困難。

心中念轉，淡淡一笑，道：「什麼樣子的機會？」

黃袍人道：「投入仙女門……」

岳湘接道：「我本來已是仙女門中人了，只不過，在下忠於門主罷了。」

口中說話，目光轉動，希望看出那些黑衣劍士臉上的神情。

黃袍人道：「岳湘，別打挑撥離間的如意算盤，他們是老夫的人。」

羅統接着說道：「靑蓮子已經背叛了仙女門，已被太上護法，免去了門主的職位。」

岳湘道：「他就是太上護法了？」

那黃袍老人的頭髮，已經大部份變的灰白了，臉色很黑，除了那一件絲織的黃袍，看起來，特別的名貴之外，這個老人，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出色的地方。

但岳湘一點也未存輕視之心。

他明白，越是這樣看上去平凡的人，可能身懷奇技的高手。

羅統道：「本門中，有兩個太上護法，這位就是其中之一。」

岳湘淡淡一笑道：「太上護法的身份，是不是比門主還高一些。」

羅統道：「那是當然，護法，加了太上二字，那是很好的說明了。」

黃袍老人淡淡一笑，道：「岳湘，你想要老夫證明什麼？」

岳湘說道：「在下的感覺中，門主是一門之主，只有他，才能够主持一門的事務。」

黃袍人道：「靑蓮子現在已經不是門主了。」

岳湘笑一笑，道：「幸好她不在此地，她如在此，必將把兩位以予以正法。」

羅統低聲道：「義父，這個人是靑蓮子的死黨，不用和他多費口舌了。」

黃衣老人點點頭，道：「你去把他拿下。」

羅統緩步行了出來。

岳湘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他們下令使四大鬼女向他攻襲。

四女武功莫測高深，實在使人頭疼。

岳湘已見識過羅統的武功，但他狂傲自負，缺少機變。岳湘心中明白，對付他，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但衡度過處境形勢之後，岳湘心中明白，不能太露鋒芒。

一擧間，殺死羅統，並非是全無機會，但殺了羅統之後，面臨的形勢，却是更爲險惡。

忖思之間，羅統已攻了上來，一掌拍

向前胸。

岳湘右手一揚，接下一掌。

蓬然大震聲中，岳湘向後退了兩步。

自然，岳湘沒有全力施爲，再加上一點裝作。

羅統冷笑一聲，道：「好小子，再接我兩掌試試。」

兩手連揮，連攻了六掌。

岳湘接下了三掌，避開了三掌，人向後退了六步，已脫離了四個鬼女合擊的圈子。

暗算燕燕未成，岳湘已對四大鬼女生出了極度的畏懼。

在感情上，經過了極力的培養，岳湘和四大鬼女，似乎是已經有了某種的勾通，但四大鬼女究竟是莫可預測的人，岳湘的心中，亦無把握知道，這些人想着些什麼？

脫出了四女合擊的範籌之後，岳湘胆子一壯，還擊了兩掌，擋住羅統的攻勢，道：「閣下不要苦苦相逼，需知搏殺之間，難免有失手的地方……」

羅統冷笑一聲，道：「失手的地方，什麼意思？」

岳湘高聲說道：「如若你羅統護法，傷了在下，那就罷了，萬一在下傷了你羅總護法，那將如何好？」

羅統說：「你傷得了我，這不是笑話麼？」

岳湘道：「羅總護法，一個人，會常常鬧出笑話。」

羅統冷笑一聲接道：「你怕什麼？」

岳湘道：「我怕我殺了你之後，很難再離開這裏。」

羅統怒道：「你如眞能傷了我，我保證陪你離開。」

岳湘等的就是這一句話。

羅統這個人，好大喜功，衝動自負，又全無江湖經驗，很容易被人套住。

岳湘担心的兩件事，不解一件事？

担心的是四個鬼女出手。

她們不能算鬼，但也不能全算人，但岳湘是人。

自從他暗算燕燕不成之後，自己的心中却有了鬼。

他一直担心，四女會對她施用暗算。

第二個担心，是那黃衣老者，他一直坐在那裏雙目烱烱盯住自己，使人難測高深。

不解的一件事，是爲什麼四大鬼女一直不動。

她們應該出手的，却不出手，爲什麼呢？

事實上，在岳湘的心中，也極端的矛盾。

他希望看到，是一種什麼力量，指揮着四女的行動。

自己能不能模仿出指揮四女的辦法。

但又不願冒生命之險，和四女動手一戰。

只聽羅統大聲喝道：「你怎麼還不出手？」

岳湘吁一口氣，道：「在下奉候羅總護法的先機。」

羅統道：「你好大的口氣。」

右手一揮，一掌拍了過來。

這一掌凌厲絕倫，岳湘被迫退三步。

羅統連發三掌，已把岳湘逼到一處角落之中。

那黃衣老者已瞧出情形不對，大聲喝道：「羅統，快回來。」

晚了，岳湘已展開還擊，右掌揮舞間，寒芒一閃，一道冷芒，穿胸而出。

羅統身子搖了一搖，倒了下去。

黃衣老者突然大喝一聲，身子突然飛起，直衝過來。

岳湘人已躍上了屋面，轉眼間，消失不見。

黃衣老者的速度够快，人還未到現場，右手已疾快的伸了出去，一股暗勁，阻擋住了向下倒臥的羅統。

黃衣老人身軀坐了下去，雙臂一伸已把羅統抱入了懷中。

羅統的傷勢很重，前胸處鮮血湧了出來。

黃衣老人右手迅快的取出了一粒丹丸，投入了羅統的口中，道：「孩子，你怎麼樣了？」

羅統道：「我，我，我只怕活不下去了。」

黃衣老人道：「孩子，不會的，我看的很清楚，你沒有傷到要害。」

羅統道：「我的心好疼……」

黃衣老人道：「孩子，別說話。」

一方面又從衣袋之中，取出了一個玉瓶，倒出了一些金創藥，敷在了羅統的傷處。

羅統的聲音很微弱，緩緩說道：「我如死了，替我報仇。」

黃衣老者道：「你不會死，老夫要盡一切能力救你。」

羅統閉上了雙目，不再說話。

黃衣老人抱起了羅統，站起身子，緩步向前行去。

四大鬼女瞪着八隻眼睛，呆呆的望着黃衣老人和羅統出神。

四個人臉色平靜，沒有痛苦，也沒有喜悅。

岳湘並未去遠，隱身在一棵大樹之後瞧着。

黃衣老人抱着羅統緩步而去，竟未理會四大鬼女。

四大鬼女靜靜的站着。

岳湘心中暗暗忖道：「奇怪啊，如若他們指揮四女向我攻擊，我逃走的機會實在很小，但是他們爲什麼不指揮四女追襲呢？」

難道那些在場之人，都不知道指揮四女的方法？

那黃衣老者在這仙女門中，極有身份，難道也不會指揮四大鬼女的手法。

岳湘心中明白，如若四大鬼女，奉命全力追殺他，逃過這一刼難的機會實在不大。

凝目望去，只見四女呆呆的站在荒凉的院落中出神。

微風飄起了她們的長髮，衣袂。

岳湘觀察了一陣，悄然離去，直奔回徐家大院。

他加入仙女門前所招募來的壯漢，都已經訓練成了可用之才。

譚長風一直是個盡職的人，岳湘雖然

離去了，但他仍然督促他們勤練陣法。

龍威鏢局的三位鏢頭，也還留在徐家大院之中。

青蓮子和女婢替月，風塵三俠，桑木道長，黃鎮山，九陰鬼母，都回到了徐家大院中。

岳湘趕到的時候，青蓮子正準備去接應他。

李三奇迎着岳湘行入了廳中笑道：「門主正在担心你……」

青蓮子接道：「我已經不是仙女門的門主了，以後，別再這樣叫我。」

目光却已打量了岳湘一陣，看他完好無恙，不禁心中一寬，臉上泛起了淡淡的羞紅。

九陰鬼母道：「這門主的身份，不能不要，妳只要佔住這個身份，仙女門中人，對妳任何攻襲，都是以下犯上。」

鐵大鵬道：「對！妳心中可以不承認門主這個身份，但要他們承認。」

青蓮子無可奈何的道：「你們既是覺得有用，那就由它去了，其實，我在眞正作個門主的時候，也一樣是聽命行事。」

岳湘道：「這個，我們都知道……」

目光一掠九陰鬼母，接道：「在下一直在想不通原因何在，……」

九陰鬼母接道：「要向我請教？」

岳湘道：「對！此事除了鬼母之外，別人更難明白了。」

九陰鬼母道：「那是什麼事？」

岳湘道：「關於四大鬼女……」

九陰鬼母接道：「她們怎麼樣了？」

岳湘輕輕吁了一口氣，道：「仙女門中，什麼人才能指揮四大鬼女。」

青蓮子道：「岳兄，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可否說的清楚一些。」

岳湘很仔細的說明了經過情形。

九陰鬼母呆了一呆，說道：「有這等事？」

岳湘道：「當時，如若他們指揮四大鬼女向我攻襲，在下絕對沒有機會逃過四女的合擊。」

九陰鬼母沉吟一陣，道：「就老身所知，指揮四大鬼女行動的，好像是一種奇妙的聲音。」

岳湘道：「過去，四大鬼女向我們施襲之時，在我們看到的，他們都是單獨行動，如若是一種特定的聲音，指揮她們，那必須在他們行動之時，有一個人和他們一起行動才成了。」

九陰鬼母道：「是！」

岳湘道：「那是什麼人呢？」

九陰鬼母道：「如若太上護法在塲，他就應該會，因爲，就老身所知，他們就是主持仙女門中事務的人。」

岳湘說道：「在下奇怪的，也就在此了。」

九陰鬼母道：「只有一種可能，他不是太上護法。」

岳湘道：「這個，不太可能吧！我看到羅統在塲，叫他師父……」

九陰鬼母接道：「唉！你小子不知道他們狡滑，如若他們稍爲待人誠懇一些，老身就不會和你們一起出來了。」

岳湘道：「哦！」

九陰鬼母道：「眞正主持事務的人，只有一個，但他竟然有九個替身。」

青蓮子道：「眞的，我所知道的只有三個。」

岳湘道：「他要那麼多的替身幹什麼呢？」

九陰鬼母道：「因爲他不相信任何人，所以，事必親躬，但他又分不出身來，所以，只好用替身了。」

岳湘道：「哦！但那究竟只是替身，不是他本人啊！」

九陰鬼母說道：「那些人，熟習的是那張臉，那個人，每一個替身，帮他辦一件事，如若辦砸了，那個人就是非死不可，利用價值一過之後，他也會取了他的性命。」

岳湘道：「我明白了。」

青蓮子道：「你明白什麼？」

岳湘道：「他要親自控制很多人、事，但却無法分身，只好利用替身了。」

青蓮子道：「他不但使那些替身，穿着形貌和他一樣，而且，還要模仿他的舉止，使那些人，一直認爲是他。」

岳湘道：「對！」

青蓮子道：「難道，這就看不穿嗎，偶一爲之，或可收效，長期如此，怎會安全？」

岳湘道：「他們有一套很好的辦法，連你一時間都看不穿，何况別人了。」

青蓮子道：「說的也是。」

岳湘目光一掠九陰鬼母道：「這一次，妳帮了我很多忙，在下心中很是感激，我想盡辦法，拖你下水，也算帮了你一個忙。」

九陰鬼母笑一聲，說道：「你還帮了我的忙，你們拖我入危惡之境，還替我帮忙？」

岳湘笑一笑，道：「鬼母，除了能要他的性命之外，他們根本不會和你談判什麼？而且，他也不會放過你。」

九陰鬼母道：「我又沒有作出背叛他們的事，爲什麼不放過我？」

岳湘道：「唉！我們殺了那些殺手，出入地下秘室，他怎麼會放過你。」

九陰鬼母沉吟了一陣，道：「岳湘，你小子不用跟我說這些道理了，我想知道，你對那四個鬼女，能不能控制？」

岳湘搖搖頭，道：「不能。」

九陰鬼母道：「仙女門中，還有些什麼殺手，我不清楚，但這四個鬼女，可是難鬥得很，就老身所知，她們出動一個，咱們就應付不了。」

鐵大鵬不服氣的說道：「咱們這麼多的人，連一個也對付不了。」

九陰鬼母道：「是！她們已經不全是人了。」

岳湘道：「鬼母見過她們的武功？」

九陰鬼母點點頭，道：「見過。」

青蓮子道：「他們到底厲害到什麼程度？」

九陰鬼母沉吟了一陣，道：「這是一個隱密，我不該說出去的，但現在，我想告訴你們了。」

岳湘道：「洗耳恭聽！」

九陰鬼母說道：「大概十個月之前，少林寺有四位長老，步行至此，遇上了秀秀……」

岳湘道：「秀秀，怎麼樣？」

九陰鬼母道：「秀秀沒有事，但四位少林高僧却都躺了下去。」

鐵大鵬道：「四個人，全都死了。」

九陰鬼母道：「是的！我親眼看到的，絕對不假。」

鐵大鵬突然回頭望了岳湘一眼道：「岳兄弟，你說，你那一掌，完全傷不了她們。」

岳湘點點頭道：「不錯，她輕若無物，掌力吐出之後，人立刻隨着掌勢飄飛而起，飛落到數丈以外。」

鐵大鵬道：「這麼說來，內家掌力是無法傷害到他們了，不知刀劍暗器又如何呢？」

岳湘說道：「不知道，在下只試過掌力。」

九陰鬼母道：「我看過你們這裏防範佈置，似是受過了高人指敎，不過，絕對無法阻止四大鬼女。」

李三奇道：「岳兄弟，仙女門被咱們一下子就攪亂了，看樣子，他們必須要一段時間調整，目下咱們也正好趁此機會，共把四大鬼女的事給解決了。」

岳湘道：「李兄有何高見呢？」

李三奇正容說道：「目下，咱們已經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那四個女孩子很難對付，但咱們現在，必須要想法子，把他們除去才行，在下的意思是，不如把他們誘入一片絕地，然後，想辦法把她們解決了。」

岳湘沉吟不語。

九陰鬼母道：「什麼樣子的絕地？」

李三奇低聲道：「他們不怕內家掌力傷害，但她們應該怕火。」

九陰鬼母道：「不錯啊！問題是選擇的地方如何？」

李三奇詳細的說出了自己的計劃。

九陰鬼母轉向了岳湘，道：「小伙子，你的意下如何？」

岳湘道：「在下覺得，鶯鶯，秀秀等，正在轉變，她們四個人是天竺奇術下的成就，也是武林中的怪物，如若能從她們身邊查出一些什麼內情，不但對整個江湖，是一種很大的貢獻，而且，對天竺奇術，也是一種揭發。」

九陰鬼母冷冷說道：「你小子盡打如意算盤，聽起來，滿篇道理，但事實上，只怕不太可能。」

岳湘道：「鬼母的意思……」

九陰鬼母接道：「就老身所知，當今江湖之上，沒有什麼人能和她們對抗，這四鬼丫頭，如不能收爲已用，那就早些毀了她們，你還沒有見識過她們的兇殘殺人方法，那是叫人終身難忘的驚慄。」

九陰鬼母在江湖之上，素以殘忍而著名，但却想不到，竟會對四大鬼女的殺人方法感到驚恐。

岳湘輕輕吁了一口氣，道：「鬼母，能不能舉出一兩件事例來，說明四大鬼女的殺人手法？」

九陰鬼母道：「你們知道，雲貴邊區深山之中，有一種高大的食人狒狒，牠們食用生物時，生裂而食。」

岳湘呆了一呆，道：「怎麼？她們也會生裂人體而食。」

九陰鬼母道：「她們美貌多姿，惹人憐愛，但却會突然之間，把手伸入了你的前胸之中，掏出你的心臟來。」

岳湘道：「哦！」

九陰鬼母說道：「老身也覺得奇怪，你怎麼會和她們相處的十分融洽，老實說，就老身所知，你是唯一能和她們接近的人。」

岳湘吁一口氣，道：「老實說，如非老前輩如此說明，在下也想不到。」

九陰鬼母道：「你小子，未被她們抓出心肝來，老身心中很奇怪，因爲，她們不懂朋友，也毫無感情可言，奇怪的是，你小子，竟然能安然無恙……」

語聲一頓，接道：「說起來，我倒要問問你了，她們怎麼對你很特殊？」

岳湘道：「沒有啊！在下不知道她們有動輒殺人的習慣，所以，心中對她們也不太畏懼，我們一直相處的不錯。」

九陰鬼母道：「你碰過她們沒有？」

岳湘道：「我和她們的手指相觸過，但是那只是表示了一種親善，別無其他用意。」

青蓮子歎口氣道：「鬼母，她們爲什麼不殺他呢？」

九陰鬼母道：「老身也不明白。」

青蓮子目光轉注到岳湘的身上，道：「岳郎，不論你用什麼方法對付她們都行，我只求一件事。」

岳湘道：「什麼事？」

青蓮子道：「想法子保全性命，岳郎，你要明白，現在，你絕不能死。」

岳湘道：「是的，我盡量想法子保存性命，不過，遇到非死不可的局面，那就只好赴義一死了。」

青蓮子道：「唉！你如一定要死，那就別忘了我。」

岳湘道：「妳，妳……」

青蓮子接道：「對！你要記着，你死了，我也不能獨生。」

在這多人的面前，青蓮子說出這樣的話來，已明顯的表現出生死相從的情意。

她說的很淡然，一點也不激動。

岳湘突然感到十分感動，黯然道：「蓮兒，我明白，我會盡量爲妳珍重……」

青蓮子道：「岳兄，如何對付幽靈四艷，你盡管放手施爲，我都會同意你的作法。」

話說得很明顯，不但岳湘明白，在塲的人，大都也聽出了一點門道。

岳湘道：「我會盡力而爲。」

青蓮子道：「岳湘，這裏已經不是仙女廟了，我自已知道，沒有調度全局的能力，所以，我想請那一位前輩主持全局，我隨時願候策驅，聽命行事。」

岳湘道：「如論江湖上的身份尊長，在塲之人，有桑木道長和九陰鬼母……」

九陰鬼母道：「不要提我的事，老身負責保護門主，和她一起行動。」

岳湘道：「那很好，多謝前輩。」

目光一掠桑木道長，接道：「目下情形，道長也不用再推托了。」

桑木道：「老弟，有志不在年高，你的胆識，武功，都足以領導大局，所以，我想，你應該站出來，主持其事。」

（未完）

八仙鬥八魔

隱身壑底挖紫芝

諸葛青雲・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韓劍平、藍啓明、白牡丹、施雯四人，被困在莫邪島，這時島上一片爆破之聲，眼見將葬身火海，在萬分危急之際，李玄與龍庸突然駕船前來，這才救了四人出險，當這六人一同乘船返到岸上時，彼此乃各自訴述在黃河歷險的經過，而龍庸則訴說他跟師父張太和前往崑崙探訪曹長吉不遇，繼而轉往川邊蠻荒追尋曹的行踪時，不巧遇上方外三魔，與曹同被三魔所困，正陷於險境，各人聽了龍的述說後，大家便擬一同前往蠻荒救援張、曹……

這個答案，連藍啓明也大出意料，與韓劍平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白牡丹却嬌笑道：「據我的看法，黃老賊可能已投到秘魔莊去了。」

韓劍平詫道：「丹妹怎會有這種推論？什麼根據？」

白牡丹笑道：「這不過是我的直覺判斷罷了，靈不靈驗，日後自會知道。」

李玄怪笑道：「當時，我在總舵以內，接受了幾天大魚大肉，美酒佳餚的欵待之後，便也有這種想法，遂離開濟陽城，打算渡河到嶗山去跑一趟，那知剛剛出了城，就遇着這小鬼和那青衫書生吵架。」

藍啓明笑道：「難道二哥就沒有辦法帮小鬼唬退那傢伙麼？」

李玄怪眼一翻道：「那時四週已圍了不少看熱鬧的人，光天化日下，能夠蠻來的麼？」

韓劍平道：「二哥沒有看出那書生是什麼來頭？」

李玄搖頭道：「我雖然覺得那書生十分面善，似乎在什麼地方見過，但至今仍然想不起來。」

藍啓明詫道：「難道二哥不曾問他的姓名麼？」

李玄道：「他始終不肯說出姓名，但却認得我的來歷。」

韓劍平皺了皺眉頭，道：「這就怪了，結果怎樣？」

李玄兩道濃眉一揚，道：「那時，我們正自相持不下，圍觀的人羣中，就有人出來調解，說我們既然各執一詞，但又無法拿出具體證明，便給我們提出一個解決的辦法，首先將青驢放開，讓牠站在當中，由那書生和龍小鬼同時出聲呼喚，看青驢聽誰的話，誰就是牠的主人……」

韓劍平連連點頭道：「這辦法不錯。」

李玄唉聲一嘆，道：「錯！錯！錯！這辦法竟錯得連我的酒葫蘆都錯掉了。」

韓劍平詫道：「那又是怎麼回事？」

龍庸掮着答道：「李二叔根本不該和他打賭，把葫蘆輸了，却賴在我的身上。」

李玄一瞪怪眼，喝道：「都是你這小鬼不爭氣，沒有把驢子調教好，才害得我輸掉了酒葫蘆。」

龍庸咀唇一嘟，懊喪地說道：「誰知道平日那麼聽話的驢子，竟然被那傢伙一喊，就乖乖的走了過去，我看十成是中了那傢伙的邪法吧。」

李玄笑喝道：「屁！天下間，那有什麼邪法？」

話聲微頓，轉向韓劍平等人，雙手一攤，苦笑了笑，道：「總而言之，我的酒葫蘆就這樣寃哉枉也地，給那書生連青驢一下全拿去了，你說慘是不慘？」

韓劍平沉吟道：「這就奇怪了，按理說，這頭青驢原來是何八妹的，又送給張大哥乘坐了這許久，絕不會聽從生人的指揮才對……那書生究竟是什麼人呢？他把青驢弄走，又安的是什麼心？……」

藍啓明搖了搖頭，說道：「我看現在不是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了，我們應該馬上動身入川才對，去救出張大哥和曹國舅，同時看看『方外三魔』，到底在練些什麼功夫才是緊要之事。」

韓劍平瞿然道：「對！救人如救火，我們這就動身。」

李玄擺手道：「慢來慢來！這事可千萬躁急不得？」

韓劍平詫道：「二哥有何高見？須知張大哥和曹長吉被困迄今，算來已將近半個月，我們這一趟路程，最少也得十天半月，這一個月的時間，他們是否還熬得住？」

李玄正色道：「我何嘗不知事情緊急，但你沒聽龍小鬼說的什麼『玄陰蛛絲網』，『五毒無形瘴』的厲害麼？我們倘若不先將對付的辦法想好，就貿貿然趕去，萬一都被困住，又怎麼得了？」

韓劍平含笑道：「二哥之言有理，這樣說來，二哥想必業已胸有成竹的了。」

李玄搖頭道：「我祇想到對策，却未找到應用之物，所以才要大家商量一下。」

韓劍平道：「是什麼對策和應用之物？二哥請講出來。」

李玄道：「那『玄陰蛛』據我所知，乃是蠻荒之中，秉窮陰濕氣而生，所吐的蛛絲，堅韌無比，黐力極强，上蘊奇毒，無論人畜，祇要沾上一絲，便立即週身潰爛而亡，僅有一種產自西域，能在水中燃燒的怪火，方能將牠燒化，至於那『五毒無形瘴』，依我看來，十成是蛇蠍和蜈蚣之類所噴的丹氣，除非找到了專門尅制毒蟲的東西，否則便難以解破。」

話聲一頓，搖頭嘆道：「這兩樣東西，一樣遠在西域，一樣還不知道……」

韓劍平截口笑道：「小弟有一樣的東西，二哥看看是否合用？」

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個透明的扁形的小瓶，遞給李玄。

李玄接過一看，紙見這小瓶裏面，有十幾粒暗赤色的東西，像螢火蟲一般，在瓶中飄游不定，瓶口用蓋蓋住，蓋子的末端，連着瓶頸一個精巧的機括。

他反復看了兩遍，仍看不出是什麼東西，不由尷尬一笑，方待開口，藍啓明已搶先說道：「四哥！昨晚上將濃霧驅散的紅光，就是這瓶裏的東西麼？」

韓劍平點了點頭，對李玄笑道：「難怪二哥不識得這東西，即連小弟也不知道，僅從那贈送此物的人口中，知道使用的方法和功用而已！」

李玄「哦」了一聲，道：「這東西究竟怎樣用法？到底有什麼功用？」

韓劍平道：「使用之法甚為簡單，祇須一按瓶頸的機括，往外一甩，瓶蓋自開，裏面的東西便會射出來，這暗赤色的東西，一出瓶口就會自動發光發熱，愈是寒冷潮濕的地方，便愈光愈熱，小弟曾經試過，正如二哥所說，在水中也可以燃燒起來的。」

李玄大喜道：「此物既然有這大功效，那就不成問題了，我們立刻動身吧。」

藍啓明擺手道：「慢來慢來！二哥不是說過，還要一樣東西破解『五毒無形瘴』的東西麼，如今還沒有……」

李玄「哼」了一聲！瞪了藍啓明一眼，喝道：「小五！你不要老是和我抬槓，小心事完之後，我不整你才怪。」

藍啓明笑道：「咦！這是你自己的主意，與我何干？」

李玄喝道：「你平日那樣機靈，今天怎地這般呆板？難道沒想到祇要毀了『玄陰蛛絲網』，張大哥和曹國舅便可以飛出來了麼？少廢話，快點去吧。」

施雯眼看藍啓明被刮得慘兮兮的樣子，心中老大不是味道，鼻孔裏「哼」了一聲，便打算帮藍啓明回敬李玄兩句……李玄這時已站起身來，聞聲回顧，怪笑道：「你最好不要寵他，須知他是寵不得的，否則你將來吃了他的虧，可不要怪老哥哥沒有教你啊。」

施雯方自把小咀一翹，白牡丹已伸手挽住她，道：「雯妹不要理睬他們，這兩個難兄難弟，一天不鬥咀抬槓，就連飯也吃不下。」

說時，眼瞅着李玄，笑道：「二哥到底是怎樣知道我們陷在『莫邪島』及時趕來相救的呢？」

李玄怪笑道：「這一椿仙機，在以前是不好對你洩漏的，但現在麼……倒也無妨了。」

說時，從懷中掏出一張小紙片，遞給白牡丹。

白牡丹接過一看，但見紙上寫着：「休往秘魔莊，速去莫邪島。」兩行潦草的炭筆字。

這時，韓劍平和藍啓明也湊攏來觀看，不禁脫口同聲說道：「又是她。」

白牡丹冰雪聰明，這一聽，就猜出了紙片的來歷，遂笑着遞還給李玄，道：「這樣說來，又是『魔鈴公主』諸葛飛瓊或是她手下之人的傑作了？」

李玄點了點頭，藏好了紙片，便往店外走去。

韓劍平不知怎地，心頭祇感到一陣莫名，腦際陷入一片沉思……

藍啓明一拍他的肩膀，笑道：「不要胡思亂想了，你這失魂落魄的樣子，給何八妹見了，不砸破幾罎陳醋才怪呢。」

施雯聽得大為奇怪道：「明哥，那何姐姐是開醋店的麼？」

藍啓明笑道：「她倒不是開醋店，我是怕她愛吃醋……」

施雯更是莫名其妙地又問道：「甚麼叫做吃醋？」

藍啓明被她問得一怔，吶吶道：「這個……這……」

白牡丹拖了施雯往外就走，笑道：「不用問了，你將來也許有一天會愛吃的。」

一行六人離了赤山鎮，趁着朝陽，取道望川邊進發。

沿途上，衆人除了吃飯打尖，略為歇脚之外，便日夜兼程，也顧不得甚麼官塘大道駭人眼目，各展輕功，一味加勁疾馳。

幸好路上並未發生意外躭擱，是以不消旬日，便穿越河南、湖北，進入川境，平安抵達川邊打箭爐。

龍庸憑着當日逃走時的記憶，領路尋到了那一道秘藏在重巒叠嶂之中的山峽。

這時，天色已近黃昏，他們便毫不躭擱，由李玄領隊，殺進峽中。

李玄等人衝進山峽，目光觸處，俱不禁為之一怔！

祇見許多青衣大漢，橫七豎八的躺了一地，個個睜眉突眼，動也不動，分明都已經氣絕身亡。

李玄等人略一定神，忙一齊分頭檢視，方才發現這許多青衣大漢，俱已被人點了死穴。

同時，又發現這許多屍體，胸口尚有微溫，肢骸亦未僵硬，顯然死去不久。

韓劍平大為奇怪道：「看情形，莫不是已經有人比我們先下手了？」

藍啓明道：「這是非常明顯之事，但不知來的是甚麼人物，會這般手辣心狠，竟然不留一個活口？」

李玄怪笑一聲道：「這種為虎作倀之輩，多死幾個又有何妨，走！我們進去瞧瞧。」

話聲才一落，身形已起，當先往前飛掠而去。

韓劍平等人緊緊相隨，一路如入無人之境，眨眼工夫，已抵達那兩根交义聳立，形如門戶的石筍前面。

龍庸叫道：「李二叔小心，再過去就是『方外三魔』手下心腹防守之地了。」

李玄怪笑應道：「二叔自有分寸，你用不着窮緊張。」

怪笑聲中，鐵拐一撑，飛身而進。

韓劍平等人相隨撲進，凝神戒備着左右一看，俱不禁心頭又是一怔，齊地暗叫一聲：「奇怪！」

原來，這一段本來遍佈暗椿明卡的山峽，此際竟然靜悄悄地不見半個人影，週圍也未發現有打鬥的痕跡，或屍骸留下。

這種情形，除非是防守之人不戰而退，否則斷不至於這般平靜。

李玄一面前行，一面尋思，忽然失聲叫道：「不好，我們趕快衝，遲就糟了！」

話聲尚自盪漾空際，人已疾掠而起，韓劍平等人這時也感到有些不妙，不等李玄把話說完，也都紛紛盡展輕功，飛撲進峽底而去。

幾個起落，那座離地數丈的峭壁洞口便已在望，依然不見一個人影，祇見黑黝黝的洞口，大大張開，彷彿是一頭猛獸，巨吻怒張，正在擇人而噬。

這時候，李玄等人也管不了許多，各把眞氣一提，飛身掠進洞中。

衆人運功護身，凝神戒備着朝洞裏奔去，沿路上，仍然沒有絲毫阻擋，幾個轉彎過去，眼前忽現亮光，情知已到地頭，遂愈發不敢怠慢地齊將脚步放緩，悄悄溜將過去……

又是一個轉彎，便到了洞窟的入口。

衆人剛一停住脚步，分別覓地隱好身形，

正擬先將洞窟裏的情形看清楚再打主意之際，陡地……

「嘿嘿嘿！」一陣陰森刺耳的冷笑聲，從洞窟裏傳了出來。

半晌，笑聲倏止，便響起一個冷峭的聲音，陰惻惻地說道：「來的是何方高朋貴友？祖師爺已等候多時了。」

龍庸挨近李玄，低聲道：「說話的就是『神劍魔道』顧凌霄。」

李玄頷首，遂用「蟻語傳音」功力吩咐白牡丹照顧着施雯和龍庸，暫時不忙露面，然後怪笑一聲，同了韓劍平、藍啓明，昂然走進洞窟。

此際，洞窟中央的那座大鐵鼎，業已烟消火滅，亮光乃是由四週插着的火炬所發，那跳躍不停的火舌照耀之下，垂下來的鐘乳石，反射出來的五彩光華，閃幻得更是急速，彷彿無數魔鬼眼睛，漫天匝地，眨個不停。

鐵鼎前面，並肩站着「方外三魔」，右邊的地上，曹長吉與張太和，仍自盤膝而坐，二人的眼皮，方正緩緩張開。

「方外三魔」乍見來人竟有韓劍平與藍啓明在內，俱不由大出意料地怔了一怔，互相看了一眼。

「神劍魔道」顧凌霄略一定神，隨即嘿嘿冷笑道：「各位這時才來，恐怕祇好給貴朋友們送行了！」

李玄怪笑喝道：「假老雜毛休要如此樂觀，恐怕被送往西天的不是他們，而是你們『方外三魔』吧！」

「神劍魔道」顧凌霄獰笑一聲道：「休道你們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再說貴朋友這時的護身眞氣，已然被『玄陰蛛絲網』及『五毒無形瘴』化煉得差不多，祖師爺祇要一擧手，他們就得立時身化膿血而亡！」

話聲方歇，曹長吉與張太和突然雙雙長身而起，齊聲笑喝道：「假牛鼻子吹這大氣，難道不怕閃了舌頭麼？」

顧凌霄厲聲喝道：「不教你兩個嚐點滋味，也不知『方外三魔』的厲害！」

喝聲一落，倏地擧手一揮。

籠罩在曹長吉及張太和二人頭上的「玄陰蛛絲網」，登時加急如蓬下壓，四週的無形瘴力，也齊地增強，猛湧過來。

就在這時候，韓劍平也倏地右手一揚，預藏掌中的水晶瓶，瓶口一開，「刷刷」兩聲，射出兩點暗綠紅色的火焰。

這兩點火焰乍見天風，立時「呼」地膨脹開來，成爲兩團斗大的紅光，分向曹長吉及張太和的頭上飛去。

但聽一陣「嗤嗤」聲響，兩團紅光到處，那兩蓬灰白色的「玄陰蛛絲網」頓時化作輕烟、而逝，空際祇留下一股令人作嘔的奇腥異臭。

曹長吉與張太和早就得到韓劍平傳音指示機宜，此際，眼看「玄陰蛛絲網」一破，更不怠慢，雙雙騰身而起，直拔三丈，脫出四週「五毒無形瘴」的潛力範圍，然後齊地抖臂翻掌，各將那團紅光朝下面一拍，人却借勢擰腰，閃電般飛落洞口，立即盤膝坐下，閉目調息。

那正自朝二人壓倒的「五毒無形瘴」潛力，因中心的抗力突然消失，遂驟然增加速度，齊向當中一合。

適時，那兩團紅光倏地飛落，祇聽「蓬蓬」兩聲巨響，頓見火光四射，烈焰熊熊而起。犬牙交錯的石筍之間，立時響起幾聲刺耳的厲嘯，一陣腥風過處，火光一滅，便復歸沉寂。

這一切事情的發生，祇不過瞬息之間，等到「方外三魔」發覺不妙時，已然無法可施，俱不由驚怒交集地交相看了一眼。

李玄縱聲怪笑道：「假老雜毛……」

那知，他笑喝之聲方自出口，「方外三魔」突地齊聲厲嘯，身形一晃，六掌齊揮，霎時間……

狂風大作，插在石筍的火炬齊地一晃而滅，洞窟中於剎那間變得其黑如墨，伸手不見五指。

李玄等人不知三個魔頭再弄甚麼玄虛，心頭微凜之下，各自凝功戒備，以防萬一。

那知，過了一會，黑暗中竟然靜悄悄地不見絲毫異狀。衆人不由大爲奇怪，遂各運神功，潛心細察……

李玄首先怪叫道：「不好，我們上當了，小五快把火摺點亮看看。」

不等他把話說完，藍啓明已自「刷」地晃燃了一隻火摺子，揚手朝附近一根石筍擲去。

「嗤」！這隻火摺子立時插入石筍的頂端上。

「嗤嗤」兩聲，藍啓明又相繼擲出兩隻火摺子，分插入另外兩根石筍之上，洞窟中立時亮了起來。

閃爍的火光照射之下，那裏還有「方外三魔」的踪影？

李玄恨恨道：「祇怪我一時疏忽，竟然讓這三個魔頭逃脫了。」

韓劍平搖頭嘆道：「這也難怪，誰又會想到像『方外三魔』這般有名氣的人物，竟然會臨陣不戰而逃呢！」

藍啓明笑道：「現在不是感嘆的時候，我們得趕快搜一搜，看他們是怎樣逃走的，然後設法追趕才是正經。」

李玄怪眼一翻，冷笑道：「就祇有你小五聰明，人家都是傻瓜麼？」

藍啓明「哼」了一聲，反脣相譏道：「難道我說的有甚麼不對？」

李玄冷冷道：「如果三個魔頭，他們都這般容易被我們追上，也就不配稱爲『方外三魔』了！」

藍啓明不服氣地說道：「你不去追，怎知追不上？」

李玄「哼」了一聲道：「難道在這時候，你還不曾想通？還沒有看出來，這三個魔頭早就準備離開此地麼？」

話聲微頓，又道：「他們既然準備離開此地，自然早將退路弄好，試想，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怎能讓別人容易尋到？」

藍啓明不由爲之語塞，吶吶道：「這個……這個……」

此際，曹長吉已調息完畢，啓目接口笑道：「李二哥說得不差，六弟平日那麼聰明，怎的連這點都想不透？」

藍啓明詫問道：「六弟？我幾時降了一級了？」

曹長吉笑道：「不但你要降級，就是呂老三，韓老四都要順序降一級，尊稱我一聲三哥呢！」

張太和也湊過來笑道：「在這段被困日子裏，我已將『聚八仙，鬥八魔』之事，告知曹三弟，他已慨允担任現成的國舅一職，爲兄和他一序年庚，恰好在李二弟之下，因此祇好把你們幾個都順序降一級。」

李玄怪笑道：「不錯，不錯，還是我老二的福氣好，祇看老大一個人的臉色，又可以多在一個人面前顯神氣了。」

藍啓明「哼」了一聲，冷笑道：「二哥且慢高興，說不定將來你和張大哥都要順降一級呢！」說完，目注曹長吉笑道：「二哥怎麼也看出來這『方外三魔』早就有準備離開此地的打算了？」

曹長吉笑道：「這裏並非三個魔頭的老巢，他們祇是暫時用來修練一種邪門功夫而已。如今既然被我們發現了，自然就喬遷大吉，逃之夭夭了。」

這時，白牡丹已帶領着施雯和龍庸走了進來，韓劍平遂分別給曹長吉與張太和引介。

張太和眼見施雯不但相貌如花，而且功力也有相當火候，好生替藍啓明高興，撚鬚「呵呵」一笑，目注藍啓明道：「恭喜六弟！」

藍啓明俊臉一紅，趕忙岔開道：「大哥和三哥被困多日，不知有沒有進過飲食？」

張太和聞言，登時雙手按腹，皺眉道：「糟糕！你這一問，可把我的肚子問餓了，你們帶得有乾糧沒有？有就快點拿給我和老三，殺一殺飢火再說。」

龍庸一聽恩師肚子餓了，忙不迭連聲應有，把身邊攜帶的乾糧送上。

張太和接過乾糧，吩咐龍庸去把洞窟裏的火炬，通通點亮，然後自與曹長吉慢慢進食。

施雯覷空將藍啓明扯到一旁說道：「我記得當日見到韓劍平——五哥的時候，他就曾對你說過『恭喜』這句話兒，怎地今天張大哥又這樣對你說，你有甚麼值得恭喜的？」

藍啓明不由窘得俊臉通紅，吶吶說道：「這個……這個……大槪……」

目光四下一掠，趕快把話題支開，伸手一指，道：「龍賢侄已將火炬點着了，我去看看那三個魔頭究竟是怎樣逃走的。」

話完，也不等施雯開口，便自縱到龍庸那邊，拿了一根火炬，開始在洞窟四壁尋找……

施雯氣得小嘴一嘟，瞪了藍啓明一眼，氣呼呼地說道：「不說就算了，神氣甚麼？」

轉身拉着白牡丹，嘬嘴問道：「白姐姐，他有甚麼值得恭喜的？爲甚麼張大哥韓五哥都要這樣對他說呢？」

白牡丹怔了一怔，笑道：「啊……這個……當然值得恭喜啦！不過嘛……這個時候加以說明……未免早了一點兒……」

這時，張太和、曹長吉進食完畢，與韓劍平等人走了過來，施雯便不再追問了。

韓劍平問道：「大哥可知道『方外三魔』在此修練什麼邪功？」

曹長吉道：「是銷魂化魄百毒魔功。」

韓劍平道：「此事小弟好像也聽說過，但那『銷魂化魄百毒魔功』，究竟厲害到如何程度，又有何抗禦之法？三哥可知道麼？」

曹長吉道：「這種邪門功夫，最大的優點便是能在短時間內練成，修練之人祇要內功到了相當火候，把所需的毒物備齊，再配合一些毒藥一道化煉，然後將煉出來的毒氣吸收入身體裏面，再用本身的眞火將它煉化，達到與本身眞氣合而爲一，便算大功告成，據說這種功夫練至最高境界時，所發出的內家眞氣，無色無味，中蘊劇毒，不但沾之即死，甚至掌風互接，也可以令人中毒，全身化爲膿血而亡，端的是厲害歹毒已極！」

韓劍平皺眉道：「這樣說來，難道就沒有方法抵禦？」

曹長吉沉重地點了點頭，默然不語。

藍啓明急道：「那麼，照三哥的看法，像『方外三魔』這等功力之人，能不能把這種功夫練到最高境界？同時大概需要多少時候？」

曹長吉略一沉吟，答道：「若照三個魔頭的內家火候而言，要把這種功夫練到最高境界亦非難事，時候大約需要一百零八天左右。」

藍啓明恍然大悟，說道：「難怪他們不戰而逃，原來是急需搬到另外隱秘的地方，好藏起來把吸收的毒氣煉化！」

語聲一頓，瞿然道：「我們還等甚麼？還不趕快趁他們尚未凝練成功以前，將他們尋着，除去這二個心腹大患？」

張太和笑道：「小六子這一下可想通了！但假如狡兔當眞有三窟的話，你該怎麼去尋才比較妥當？」

藍啓明應聲道：「狡兔既有三窟，我們就分三路去尋……」

李玄搖頭怪笑，接口道：「小六子，這次你可說錯了！」

藍啓明「哼」了一聲道：「我這辦法有甚麼不對？」

李玄笑道：「這狡兔的三窟在那裏？你打算花多少時候去找，有把握麼？」

藍啓明一怔道：「難道二哥另有高見？」

李玄含笑點了點頭。

藍啓明頗不服氣地注目問道：「我這個小六子愚昧得很，倒想聽聽二哥的好主意。」

李玄怪笑道：「我這主意甚爲簡單，我想，與其勞碌奔波去找，不如守株以待。」

此言一出，衆人當中除了張太和，其餘莫不大感意外，尤其藍啓明，更是「哈哈」大笑道：「我以爲聰明的二哥有甚麼聰明的主意，原來——哈哈！妙得很，妙得很！」

李玄怪聲喝道：「你敢不信這個辦法？」

藍啓明冷笑道：「除非『方外三魔』會像我小六子那樣笨，才會溜回這裏來。」

話聲一頓，閃目掃了衆人一眼，又道：「再說，就算我小六子的腦筋不靈光，難道大哥三哥五哥和……」

張太和搖頭笑道：「六弟莫要把我算在裏面，我是很同意二弟這個辦法的。」

藍啓明詫道：「甚麼？大哥你也……」

張太和正色道：「當三個魔頭竟然不戰而退的時候，我便有這種感覺了，認爲他們這樣做法，似乎是在故佈疑陣，讓我們離開此地，到各處去找尋他們，而他們却悄悄溜回到這裏來。」

李玄目注藍啓明，怪笑道：「如何？聰明的人不止我老二一個。」

藍啓明搖頭道：「我還是有點不信。」

李玄怪目一瞪，問道：「你敢不敢和我打賭？」

藍啓明略一沉吟，冷笑一聲道：「賭就賭，你要賭甚麼？」

李玄怪笑道：「很簡單，如果你輸了，就得永遠不准跟我抬槓，我說東你就東，我說太陽出在西方，你也得昧了良心說聲『不錯』，好麼？」

藍啓明應聲冷笑道：「好！一言爲定，倘若你輸了，也得一樣照辦。」

曹長吉失笑道：「你二人這一打賭不要緊，但以後可就沒戲唱了。」

李玄怪笑道：「老三大可放心，他輸了以後儘可找機會贏回去。」

藍啓明「哼」了一聲，轉對張太和道：「你是大哥，你看我們究竟應該守株待兔好，還是去找兔窟比較妥當？」

張太和微笑道：「我認爲不妨在這裏等，如果兔子不來再去找尋也不遲。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這個意見，曹長吉首先贊同，韓劍平等人自然也無異議。

藍啓明却道：「但我們總不能在此地守一輩子吧？」

張太和笑道：「就算你願意我也不幹。」

藍啓明不明白他的意思，張太和又道：「我打算以今夜爲限，如果到了明天，那三個魔頭還沒有溜回來的跡象時，就算老二輸了，我們再分頭去找兔窟便了。」

藍啓明點頭接受，目光一射李玄，含笑說道：「二哥認爲守一個晚上夠是不夠？」

李玄略一沉思，怪笑道：「你不要拿話來

擠我，如果到了明天那三個魔頭沒有溜回來的話，就算你贏便了。」

話聲一頓，轉對張太和道：「我們不能守在這裏，祇須留兩個人躲在這個洞窟的入口，其餘的都要退到兩個轉彎以外，免得把他們嚇跑了。」

張太和道：「二弟之言有理，不知誰願意担任這工作？」

藍啓明搶着說道：「我願意。」

李玄怪笑一聲，道：「你可是有點不放心是麼？」

藍啓明冷笑道：「哼！不錯，我誠心想看看那三個魔頭究竟是怎樣溜回來的。」

李玄冷笑道：「好吧，但我却沒有這份興趣！」

施雯嬌笑道：「我倒很有興趣。」

龍庸也搶着道：「我也很有……」

張太和眼睛一瞪，截口喝道：「死！你乖乖到外面的洞口去守着才是正經，快去！要是被人偷進來了，看我不打斷你的猴腿！」

龍庸嘴巴一嘟，一千萬個不情願地應了聲「是」！沒精打采地往外面的洞口而去了。

李玄掃了藍啓明和施雯一眼，吃吃怪笑道：「小六子，可千萬不要弄得渾噩噩地，被三個魔頭溜了回來，你還不曉得，那才輸得寃枉哩！」

藍啓明尷尬一笑，施雯却「哼」了一聲，小嘴一噘道：「我看這次打賭，你九成輸定了，哼！看你以後還亂開口胡扯不？」

李玄怪叫一聲道：「啊！還未過門就帮着小六子了，走走走！我李老二可惹不起你這丫頭片子。」說着，只見他鐵拐一撐，便往窟洞外面走去。

張太和笑了笑，便囑咐藍啓明和施雯特別小心，然後同了曹長吉、韓劍平、白牡丹，隨着李玄退出洞窟，在甬道第二個轉彎的地方，四人一起停了下來，各自席地而坐。

曹長吉笑道：「關於聚八仙、鬥八魔的盛舉，大哥雖然在這段被困的日子裏，大略的談說過，但不知二哥和五弟在尋找『鍾離權』這位人選之事，有沒有頭緒？其他那些魔頭方面，又復有何動靜？」

韓劍平道：「關於『鍾離權』的人選，倒發現了兩位……」

當下，便將他們在衡山分手以後，如何遇見鍾離漢以及李玄與鍾離秦之事，詳細說了。

張太和聽得雙眉緊皺，低頭喃喃唸着「鍾離漢」和「鍾離秦」兩個人的名字……

半晌，方才抬頭，兩眼望着李玄，沉聲道：「老二，難道你就一直想不起這兩個人是誰麼？」

李玄道：「想我倒是想起過兩個人來，不過，聽說那兩兄弟早就死去，後來又因爲事情太忙，所以就沒有想它了，難道說大哥也有一點懷疑不成？」

張太和點頭道：「不錯，我的確懷疑是他們兩兄弟。」

韓劍平惑然道：「究竟是那兩兄弟？」

張太和道：「就是剛才說過的那個『魔中之魔』鍾離環的一雙遺腹孽生兒子！」

李玄道：「可是聽說這兩兄弟在五十年前，剛剛有了一點氣候之際，在武林中久已被人遺忘，難道說……」

張太和搖頭道：「傳說之事，實難置信，何況他兩兄弟倘若眞的是繼承了老魔遺學，恐怕就不會容易被各大門派之人殺死……」

話聲一頓，目光轉注白牡丹，道：「五弟剛才說是你是被『神拂魔尼』玉師太送到鍾離漢那裏，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白牡丹低頭默然半晌，方才抬頭說道：「當日我離開了九疑之後，心中實在難過已極，腦子裏昏昏亂亂，茫然無目的地走了幾天，忽然碰見了這個女魔頭，她就邀我到她的下院去坐坐，我以前和她本有數面之識，那時我又在茫然無依之際，便糊裏糊塗地跟她去了，在她那裏住了兩天，她才露出猙獰面目，要我答應和她合作，到鍾離漢那裏……」

李玄問道：「她要你去幹甚麼？」

白牡丹道：「她說鍾離漢給了『方外三魔』不少好處，同時她更希望把他拉出來參加明年重九普陀之會……」

李玄道：「那你又怎會答應呢？」

白牡丹嘆了一口氣，道：「當時我根本就不答應這種荒謬的要求，但她說已在茶飯之中，給我下了慢性毒藥，等到和鍾離漢拜了天地以後，自然將毒藥化解，以後就隨便我自由行動，我再三考慮，覺得與其寃枉死去，倒不如答應下來，到鍾離漢那兒看看機會……」

說到此處，幽幽地望了韓劍平一眼，便自默然不語。

李玄沉吟道：「那麼，他莊上的守衛被秘魔莊之人殺死，你可曉得其中的原因麼？」

白牡丹搖頭道：「這事我後來聽平哥說起，也覺得奇怪，皆因那天晚上我藥性一解，拿了『萬年溫玉笛』，逃出莊來，就一直沒有停脚，沿着幕阜山奔入九宮山，到了『盤龍門』的『盤龍堡』，誰知竟被堡中之人出賣，又陷入狄長青手中，若非平哥相救，幾乎又落入魔掌！」

李玄沉吟道：「這就奇怪了，是誰殺死那些守衛之人呢？」

韓劍平道：「據我想來，只有兩個可能，一是當眞被秘魔莊之人所殺，以圖迫引鍾離漢到嶗山去；二是另外有人下手，挑起鍾離漢對秘魔莊的仇恨。」

李玄搖頭道：「老五說的這兩個可能，我認爲一個都不對。」

韓劍平道：「爲甚麼？」

李玄道：「第一，丹妹盜寶逃走之事，乃臨時發生，秘魔莊之人怎會預先知道而在那張黑色柬帖上留下『賠了夫人又折兵』的話？第二，除了我們之外，當今武林中又有誰希望挑起鍾離漢與秘魔莊的仇恨？」

白牡丹笑道：「這倒很難說的，譬如那『魔鈴公主』諸葛飛瓊，不是就處處向着我們的麼？」

李玄點頭道：「這個問題，我也曾考慮過，祇是仍然懷疑那諸葛飛瓊，爲甚麼會這樣做？她眞正的動機又是甚麼？」

白牡丹笑道：「我是女人，相信對女人的心事，比你懂得多些。」

韓劍平連忙岔開道：「丹妹休要胡扯！」

張太和目注李玄道：「那個鍾離秦就一直沒有消息了麼？」

李玄搖了搖頭道：「不但是他，就連那鍾離漢，自從進了秘魔莊以後，也是音訊全無，不知攪的甚麼鬼？」

韓劍平沉重地說道：「但却有一件甚爲明顯之事，就是幾個魔頭之間，自從秘魔莊一會以後，已似乎捐棄了嫌隙，互相有了勾結。」

當下，將在黃河「龍門帮」以及莫邪島發生之事，一一說了，又道：「以此看來，說不定我們回返中原時，又有甚麼新的變化呢！」

張太和沉吟道：「五弟的看法頗爲有理，好在來日方長，我們等把這裏的事情弄完再說吧！」

說時，陡聽一陣脚步聲響，從洞外傳來，只見暗影中，龍庸已匆匆走了進來。

張太和低聲喝道：「你不在外面守望，跑進來幹甚麼？」

龍庸垂手笑道：「外面天色已然大亮，仍然沒有動靜，看來，李二叔這次打賭，是輸定了！」

李玄怪叫道：「竟有此事？」一躍而起，奔入洞窟，叫道：「小六子，你看到了甚麼沒有？」

藍啓明和施雯雙雙從一根石筍後面鑽出來，搖頭道：「鬼影都沒有看到一個！」

李玄搔着頭上的亂髮，怪叫連聲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張太和等人也奔了進來，皺眉道：「這三個魔頭果然狡猾，竟害了我們空等了一夜。」

藍啓明笑道：「我早想說，豈不聞兵法之道，虛者實之，實者虛之？只不過看着二哥這般有把握，不敢說出來罷了。」

李玄怪眼一瞪，喝道：「馬後炮，誰不會說，還用你來賣乖！……」

藍啓明接口冷笑道：「好好好！不說就不說，但你總得承認是輸了吧？哼！從今以後，我若說東就請二哥不要說西，我說……」

韓劍平趕緊截住道：「六弟不要再說了，商量正事要緊！」轉對張太和道：「如此看來，還是六弟的判斷比較正確，不知大哥意下如何？」

張太和略一沉吟，道：「事實既擺在眼前，我們當然只好分路去搜他們的魔窟了。」

話聲微頓，又緩緩說道：「三個魔頭的老巢，原本是在湘西雪峯山，如今，我們就派出一路，從這裏直趨峨嵋，橫越川省入湖北，順沅江落湘西，另一路則北上遍搜邛崍、岷山兩地，然後沿着大巴山脈，渡巫峽，入湖北，南下湘西；第三路却由滇南下，橫越大凉山脈，繞雲南邊境，走桂疆，下百粵，折入湘西。」

李玄沉吟一會，點頭道：「大哥這三條路綫，可說已將幾處有問題的地區，都包括無遺，至於人手方面，又如何分派？」

張太和笑道：「當中這一路，請你同小六及雯妹担任如何？」

李玄望了藍啓明和施雯一眼，搔了搔腦袋，怪笑道：「把我夾在當中，似乎有點不大合適吧？」

藍啓明冷笑道：「二哥如果怕跟我抬槓，最好另外找別人！」

施雯也笑道：「二哥的嘴巴最壞，我可不太歡迎。」

李玄怪眼雙翻，怪叫道：「好呀！你倆都不願同我一道，我却偏要跟你們擠一擠，一路上專煞你們的風景，看你們敢把我怎樣？」

張太和笑道：「你們難兄難弟，担保一路上不會寂寞了。」

說着，轉頭對韓劍平和白牡丹道：「南下這一路，就請五弟和白姑娘辛苦一趟便了。」

韓劍平、白牡丹方自點頭應命，張太和的臉色突地一凝，似是想起了一樁事情，鄭重地又道：「自從衡山分別之後，只有呂四弟迄今尙無消息，你們南下百粵之際，不妨多注意一下。」

韓劍平自是答應，但白牡丹的一顆芳心却倏然湧起了一陣說不出的味道，不自禁把頭一低，默然不語。

張太和却不知道她曾與呂慕岩有過一段交情，自是注意不到她這點情感上的變化，自顧接下去道：「甘、陝一帶，曹三弟比較熟悉，我打算帶着龍兒和他一起去走走……」

話聲微頓，掃了衆人一眼，見都沒有異議，遂一整神色，又道：「這次我們的目的是在搜尋三個魔頭藏匿之地，並不是要當時和他們動手，故此無論那一路的人若發現了他們的踪跡，切忌妄動，以免打草驚蛇，甚或遭到反噬就弄糟了！」

韓劍平道：「大哥之言甚爲有理，但我們該怎樣取得聯絡，以便迅速會齊，將他們一舉殲滅呢？」

張太和屈指一算，說道：「反正他們要把這種邪門功夫練成，也在三個多月以後，我們就決定以兩月爲期，不論有無發現，均須趕到湘西雪峯山北麓會齊，共商下一步驟，大家意下認爲如何？」

張太和見全體同意，就領着衆人退出洞窟，道：「事不宜遲，我們就分頭行事了。」

走出洞口，衆人飄身縱落山峽，張太和目光左右一掃，「咦」了一聲，目注龍庸說道：「爲師的坐騎呢？」

龍庸低頭囁嚅道：「徒兒該死，把你老人家的驢子輸掉了！」

張太和聞言一怔，怒叱喝道：「這是甚麼話？」

龍庸把頭垂得更低，答道：「徒兒是說，我把驢子輸掉了！」

張太和伸手一把將龍庸揪住，喝道：「你到底攪甚麼鬼？」

李玄笑道：「大哥不要怪罪龍兒，祇怪你沒有把那頭畜牲調教好，才讓別人牽跑了。」

張太和詫異地望着李玄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李玄遂將在洛陽縣城中，如何遇見龍庸和那貌相文秀，身穿儒衫的書生互爭那匹青驢，如何彼此打賭，將青驢輸了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張太和靜靜聽完，沉吟了一會，說道：「你的確看不出那書生的來歷麼？」

李玄搖頭道：「那傢伙我祇覺得十分面善，却又始終想不起來在甚麼地方見過！」

張太和生氣道：「其實，當時你就不應該讓他把驢子牽跑才對，否則，教我日後又如何對八妹交待？」

李玄怪眼一翻，說道：「當時在衆目昭彰之下，我又怎能撒賴呢？」

張太和接口叫道：「難道事後你不會去追麼？」

李玄「哼」了一聲，道：「那頭畜牲的脚程何等迅快，試想，當日連小六子都追牠不上，我又有甚麼辦法呢？」

張太和無可奈何地望了韓劍平一眼，說道：「你們有沒有想過，那傢伙究竟是甚麼來路的？」

韓劍平搖了搖頭，藍啓明却沒有把握地說道：「我曾過仔細想過，在我們所遇見過的人當中，祇有一個曾經用這身打扮和面目，露過一次臉！」

張太和、李玄急急齊聲問道：「是誰？」

藍啓明道：「就是在『黃鶴樓』上，給鍾離漢下帖的那個『七面怪人』宇文化。」

李玄恍然點頭道：「不錯，不錯，你這一說，我想起那個傢伙果然很像……」

話聲微頓，却又搖頭道：「不對不對！那『七面怪人』宇文化，乃是諸葛飛瓊的手下，那頭青驢怎會認得他呢？」

張太和沉吟道：「這樁事情裏，定然大有文章，無論如何，我們總算有了個譜，就不怕找不到頭了，如今且把此事擱在一邊，我們分頭上路吧！」

這時，紅日東昇，衆人已走到峽口，張太和遂偕同了曹長吉，領着龍庸北上邛崍而去。

李玄看了藍啓明一眼，怪笑道：「走吧，我們有槓在路上慢慢再抬。」

鐵枴一撐，當先開路。

藍啓明哈哈一笑，挽着施雯，舉手別過韓劍平和白丹牡，雙雙跟着李玄，取道直趨峨嵋去了。

韓劍平與白牡丹直望到他們的背影消失在朝陽影裏，這才聯袂南下滇邊。

且說韓劍平與白牡丹聯袂南下，一路上，雖然說不盡的窮山惡水，峻嶺絕壑，但蠻荒之中，也有不少靈境奧區，可供登臨，是以倒也不覺餐風宿露之苦。二人走了將近一月，沿途搜遍了每一處認爲可疑的險境絕地，却依然沒有絲毫發現。這一天，二人渡過了盤江，進入百粵與滇邊交界的都陽山脈之中。

此際，天色已是黃昏將盡，二人佇立一座孤峯之巔，欣賞了一下滿天燦爛如錦的晚霞，便打算覓一岩洞過夜，次日便取道折上貴州，趕往湘西與張太和，李玄等會合。

忽然，白牡丹目光一直，「咦」了一聲，伸手一指道：「平哥快看，那是甚麼？」

韓劍平順着她指的方向凝神望去，祇見遠方的空際，有一個碗大的黑點，正在盤旋飛翔，當下，微笑道：「那不過是一隻鳥兒，丹妹怎地這般奇怪？」

白牡丹笑道：「依你的推測，大約這隻鳥兒距離我們有多遠？」

韓劍平盤算了一下，道：「直綫距離，三里左右，丹妹爲甚麼要問這些？」

白牡丹笑道：「三里以外，我們望見這鳥兒的影子已經是這樣大，那麼，若到臨近去看，這隻鳥兒該有多大？還不值得奇怪麼？」

韓劍平「哦」了一聲，笑道：「深山大澤之中，發現一隻大鳥，也不值得稀奇吧？」

白牡丹搖頭笑道：「值得稀奇的還不止這個，你看牠這樣盤旋不去，我猜牠的下面一定有甚麼東西……」

話猶未了，祇見那黑點好像殞星一般，倏然下墮，一閃不見。緊接着便聽得「呱」的一聲刺耳厲嘯，劃空傳來，那黑點就同彈丸似地破空直上，然後，又復盤旋飛翔起來。

白牡丹笑道：「如何？我說牠的下面一定有東西，照這情形看來，地上被牠攻擊的也是些罕見毒蛇猛獸哩！」

韓劍平看着她笑道：「你這時心裏恐怕已躍躍欲動，想去看看這場陸空大戰了罷？」

白牡丹笑着點頭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韓劍平失聲一笑道：「君子有成人之美，去罷！」

身形一展，領着白牡丹縱下孤峯，朝天空那黑點的方向飛奔而去。

三數里的距離，不消多時便已抵達，二人來到一處絕壑的邊沿，停步仰頭瞧去，兩人不由倒吸了一口涼氣，暗凛道：「好大好怪的鳥兒！」

晚霞映照之下，祇見這頭巨鳥，兩翼伸展開來，就像兩扇門板一般，短短的頸項上生着一顆狗頭，頭上長了一支獨角，一雙鳥爪大如蒲扇，一身灰白色的翎毛，閃閃生光，長相兇猛駭人。

此際，這頭巨大怪鳥倏地雙翼一束，「呼」的一聲，閃電般又朝絕壑俯衝下去。

二人忙將目光跟着向絕壑下面望去，那知不看猶可，這一看之下，俱不禁大吃一驚！

原來這絕壑下面，被這頭巨大怪鳥攻擊的，那裏是甚麼罕見的毒蛇猛獸，竟然是很久沒有消息的「純陽劍客」呂慕巖。

韓劍平當下那敢怠慢，大喝一聲道：「四哥休驚，韓老五來了！」

喝聲中，人已騰空而起，一擰腰，頭下脚上，一式「飛鷹搏兔」，緊躡怪鳥疾撲下去，同時，翠竹簫已撤在掌中，貫注了十成眞力。

那怪鳥方自東翼下撲，驟聞喝聲，情知背後來了敵人，遂厲嘯一聲，雙翼一展，「呼」的一聲，下撲之勢一窒，緊接着身子一側一翻，竟捨了當面的強敵，兩爪怒張，猛朝韓劍平抓去。

韓劍平眼見來勢兇猛，那肯讓牠抓着，眞氣一提，一擰腰，硬將下撲的身形橫飄六尺，右臂一探，翠竹簫直取怪鳥咽喉要害。

呂慕巖在壑底聽得韓劍平的呼聲，不由精神大振，這時眼看怪鳥整個背部完全暴露，那肯錯過機會。

一聲長嘯，騰身直拔而起，手中松紋古劍一招「飛渡洞庭」，化作一道驚天巨虹，向怪鳥的頸項撩去。

兩下裏幾乎是同時出手，所發招式又是迅疾絕倫，這一來，任教這頭怪鳥已然歲久通靈，也無法躲過這一刦。

祇聽「嗤嗤」兩聲，森森劍氣與翠竹簫上發出的勁銳內家眞氣，完全中的。

這怪鳥雖然長得翎毛似鋼，刀劍難傷，但頸項及咽喉乃全身最要緊的地方，怎禁得起連挨了兩下重擊。登時痛得發出一聲驚心動魄的厲嘯，頸項一縮，雙翼猛地一煽，身子堪堪擦着地面，猛然一個翻滾，攪起漫天灰塵和松枝敗葉，「拍拍」連聲，竟自奮力鼓翼，破空復起，扶搖直上，衝出絕壑，逃逸無踪。

韓劍平與呂慕巖雙雙飄身落地，也被牠這股掙扎餘威弄得灰頭土臉，一時攔阻不及，祇好眼睜睜讓牠逃去。待得塵砂稍定，二人方才拍淨身上的灰土，重又行禮相見。

呂慕岩還劍歸鞘，大笑道：「四弟來得正好，我正愁人單勢孤，應付不了，這樣一來，就有幾分指望了！」

韓劍平笑道：「你才是老四，我已經降爲老五了。四哥且先把稱呼改過來再說！」

呂慕岩詫問道：「是不是曹國舅答應加盟了？」

韓劍平點頭笑道：「正是如此，曹國舅是老三，你我和藍小五順序降了一級。」

呂慕岩拊掌大笑道：「有趣！有趣！」

笑聲一頓，注目問道：「咦，你不是和小……小六北遊幽燕的麼？怎會來到這百粵之地？小六呢？」

韓劍平笑道：「此事說來話長，且讓四哥你先見一個人再說。」

言罷，掉頭仰面叫道：「丹妹，你可以下來了。」

話聲一落，白牡丹已飄然飛降。

呂慕岩目光一直，「咦」了一聲，道：「白姑娘！你……」

底下不知怎樣說話才好。

白牡丹嫣然一笑，福了一福，說道：「岩哥你好！」

呂慕岩又是一怔，以兩道詢問的目光，向韓劍平望去。

韓劍平笑道：「小弟與丹妹已結爲金蘭之好，但她並不在『武林八仙』之列，故此不以排行稱呼。」

呂慕岩「哦」了一聲，笑道：「原來如此！」目注白牡丹，抱拳道：「恭喜丹妹了。」

白牡丹慌忙還禮，又復嫣然笑道：「還望岩哥以後多照應小妹才好。」

呂慕岩昔日和她曾有過一段頗爲親密的感情，後來在「九疑魔宮」外面的松林中，耳聞目睹她對韓劍平挑逗的情形，方始心灰意冷下來，如今得知她已改邪歸正，與韓劍平結爲兄妹，又被她笑靨如花地一連叫了兩聲「岩哥」，心中登時湧起了一陣說不出的滋味，竟弄得面孔微微發熱，口中吶吶地不知如何措詞接下去才好。

韓劍平瞧得暗自好笑，遂借機轉過身去，舉目打量這絕壑的形勢。

祇見這絕壑有數畝方圓，三面峭壁聳立，

高達七八丈，另一面是一道狹仄的峽谷，蜿佈曲折地不知通往何處。

此際，暮氣漸濃，壑中顯得十分陰森可蜓，韓劍平看罷，遂轉身對呂慕岩說道：「四哥怎會跑到這種地方來的？那頭怪鳥又爲甚麼會對四哥攻擊呢？」

呂慕岩道：「此事說來話長，你們大概還沒有吃晚飯，且坐下來，一面吃些乾糧，一面談談便了。」

說完，轉身領着二人走到左邊峭壁下面一個岩凹之中，取出些山糧野菓，席地而坐，分別食用。

韓劍平見這岩凹的地上，鋪了一層厚厚的乾草，靠裏面的角落，堆放着各種山糧野菓，又見呂慕岩身上的道袍已相當敝舊，不由失笑道：「四哥在這裏恐怕已居住不少時候了，看這情形，你莫非想做遁世的隱士，埋頭苦修不成？」

呂慕岩苦笑一聲，搖頭道：「五弟休要取笑我在這裏並非想做遁世隱士，乃是另有目的的。」

韓劍平「哦」了一聲，注目道：「對了！剛才我聽四哥說甚麼人單勢孤，應付不了，又說事情有了指望，究竟是怎麼回事？」

呂慕岩神色一整，道：「兩個多月前，我無意中發現這裏有一株『三葉紫芝』，將要成熟出土……」

韓劍平和白牡丹聽得一震，忙不迭同聲接口問道：「三葉紫芝？在甚麼地方？」

呂慕岩伸手一指靠絕壑裏面的峭壁，說道：「就在那邊一座石洞的洞口。」

白牡丹望了一會，掉頭笑道：「岩哥爲甚麼沒有把它挖出來？莫非是那頭怪鳥從中作梗不成？」

呂慕岩含笑道：「那頭怪鳥的騷擾，祇是其中原因之一，此外，尙有兩個重要的難題，使我孤掌難鳴，無法下手。」

韓劍平道：「是兩個甚麼難題，令四哥這樣棘手？」

呂慕巖道：「一個是那石洞裏面，盤踞着一條奇毒無比的雙頭怪蛇，牠也是垂涎着這株『三葉紫芝』，另一個是那頭怪鳥的主人……」

白牡丹說道：「那怪鳥還有主人？在甚麼地方？」

呂慕岩道：「那人也是爲了這株『三葉紫芝』而來，他似是想利用那頭怪鳥，把洞中的雙頭怪蛇引開，好下手取這『三葉紫芝』，却沒料到會多了我這個對手，他和我拚了兩場，都被我打敗了，遂留下那頭怪鳥監視着我，不知逃到甚麼地方請救兵去了。」

白牡丹瞿然道：「那麼，我們不正好趁此機會，動手去掘那『三葉紫芝』？」

呂慕岩搖頭道：「丹妹有所不知，這『三葉紫芝』要三百六十年方能長成，出土之際，均在月圓之夜的子時，平時不但無跡可尋，就算硬行掘土挖取到手，靈效也要大打折扣。」

韓劍平算了一算，說道：「明天便是十五，尙有一日時間，我們正好從長計議，作一妥善安排，不知四哥是否已想好對策？」

呂慕岩略一沉吟，說道：「若照我們的人手來看，已足夠將那條雙頭怪蛇引開及挖取『三葉紫芝』的了，但却不知那怪鳥的主人會請來多少救兵，假如敵勢一強，我們就恐怕不易應付了……」

韓劍平屈指計算了一下，點頭道：「四哥顧慮得極爲有理，我想……我們何不反主爲客，以虎驅狼，來個坐收漁人之利？」

呂慕岩連連點頭笑道：「我也正有這個意思，我們就這麼辦好了！」

白牡丹道：「假如對方也有這個打算，那我們又該怎麼辦呢？」

韓劍平，呂慕岩同時一怔，面面相覷說道：「這個……這個倒不曾考慮到……」

默然半晌，呂劍平挺了挺胸，道：「用兵之道，不論事先如何妥善策劃，總得帶有三分冒險性質，以目前情勢而言，我們既要對付守洞怪蛇，又要動手挖寶，更要抗禦從陸空兩面而來的攻擊，若不用這辦法實在行不通。」

呂慕岩爽朗地笑道：「對對對，如果對方也用這個辦法，那我們就給他們泡上，看誰的耐性最長，反正我們也不要把得失心抱得太重，甚至該靈物化去，大家一拍兩散，也無所謂啊……」

韓劍平慨然笑道：「還是四哥看得開，其實如果對方是良善之輩，而這『三葉紫芝』對他又有極大帮助的話，我們就乾脆拱手奉送，又待何妨？」

呂慕岩搖頭道：「那人相貌險惡，一身妖氣，決非良善之輩，這株『三葉紫芝』決不能讓他拿走！」

韓劍平點了點頭，道：「實行這個辦法，最要緊的是藏身之地，不知四哥的心目中，有沒有地點適中的隱秘地方？」

呂慕岩想了想，道：「有一處地方極爲合適，明天領五弟去看看妥不妥當便了。」

計議已定，大家遂將這事暫擱一邊，互相訴說別後的事情，直談到午夜，方才住口，各自運功入定調息。

一宵無話，又是陽光耀眼，到了次日的巳牌時分。

韓劍平走出岩凹，重又將這絕壑的形勢打量了一遍。

陽光之下，但見三面峭壁上爬滿了藤蘿，垂吊着許多從未見過的異種蘭花，隨風飄拂，發出陣陣沁人的香幽，地面上却是野草沒脛，雜樹叢生，靠裏面的左首峭壁。從半腰流出一幅瀑布，瀉落地面，散做幾道小溪，蜿蜒流出峽口而去。

韓劍平一面瞧，心中一面暗忖道：「原來這地方實際上還不壞，如果用人工好好開闢整理一番，倒是個修眞養性的佳境哩……」

正思忖間，呂慕岩已同了白牡丹併肩走來，伸手一指那一幅瀑布，道：「那瀑布後面，有一個洞穴，穴口長滿野草，從外面看去，極不容易發現，我們過去看看方向及距離，是否合適。」

說完，當先領路走去。

越過一片草地，跨過兩道小溪，呂慕岩又復伸手指着靠裏面的那堵峭壁，說道：「那『三葉紫芝』就在這峭壁下面的石洞口！」

韓劍平白牡丹舉目瞧去，果見下面有一個丈許方圓的洞穴，洞口週圍一片平坦，草木不生，却不見那條雙頭怪蛇的踪影。

白牡丹咀唇一動，正欲開口，呂慕岩已搶先笑道：「那條雙頭怪蛇委實狡猾已極，牠整天深藏在洞裏，除非洞口有甚麼動靜，牠決不出來，我初來之時，便幾乎吃了牠的大虧，如今且不要去驚動牠，先把地方看好了再說。」

說着，身形一折，繞向那幅瀑布走去。

到了瀑布下面，呂慕岩一晃身，穿過瀑布，縱起一丈高低，伸手分開一叢野草藤蘿，鑽了進去。

然後探出頭來，招呼韓劍平和白牡丹兩人進入。

這個隱蔽在野草藤蘿後面的洞穴，大小恰可容納三人，韓劍平稍爲撥開野草，朝外望去，目光所及，正好將壑中的情形一覽無遺，那生長「三葉紫芝」的石洞，就在左首，距離約六七丈，憑他們的功力，祇須一個縱身，即可到達，當下，含笑道：「這個地方簡直是天造

地設，我看，不如現在就去拿一些乾糧進來，用不着等到晚上了。」

呂慕岩連聲贊好，道：「那就請五弟和丹妹守在這裏，讓我去拿乾糧來。」

言罷，撥開野草，晃身鑽了出去。

韓劍平待呂慕岩去得遠了，方才掉頭看着白牡丹，含笑道：「丹妹，今天早上，呂四哥和你說些甚麼？」

白牡丹粉臉一紅，低頭說道：「沒有，沒有說甚麼！」

韓劍平莊容道：「其實，丹妹用不着害臊，如果要我帮忙的話，我一定盡力達到你的願望。」

白牡丹搖了搖頭，幽幽一嘆，說道：「這個以後再說罷。」

韓劍平方待開口，忽聽洞外傳來脚步聲，便住口不語，掉頭撥開野草，呂慕岩已抱着一包乾糧飛身鑽進洞來。

三人遂一面進食，一面商議夜問如何禦敵取寶之策。

呂慕岩道：「那人如果請來了帮手，又認爲我已畏懼逃生的話，就必定仍用老辦法，以那頭怪鳥引開守洞的雙頭怪蛇，然後下手挖取『三葉紫芝』，那時候，我們如能捷足先得，固然最好，萬一不能，則由我和五弟擋住對方，請丹妹覷隙下手。」

韓劍平點頭道：「四哥這樣分派，甚爲恰當，但不知丹妹可曉得挖取那『三葉紫芝』的方法麼？……」

白牡丹接口應聲道：「我知道大凡像這種人間仙草，最忌銅鐵之器，好在我髻上有一根玉簪，質料頗爲堅銳，相信不成問題吧！」

韓劍平笑道：「丹妹有此合用之物，自是最好不過，否則，便祇好把我的翠竹簫借給你了。」

計議已定，三人遂又湊近洞口，向外面張望，把到時候出手的位置、方向、距離都算準了，這才分別坐下，運功調息。

好不容易等到日影西沉，月上東天，三人剛自吃過乾糧，便聽得絕壑上空有了動靜。

三人屏息以待。

祇聽一陣陣「拍拍」的聲音，在絕壑上空盤旋不已，情知是那狗頭怪鳥已然來到，正在空際盤旋偵察，遂一齊湊近洞口，屏息靜氣，向外面望去。

但見月華如水，清光滿地，除了上空不斷傳來巨鳥鼓翼的聲音，壑中却是靜悄悄地沒有絲毫動靜。

又過了一會，陡聽「呼」的一聲，一團巨大黑影，凌空疾降，看出正是那隻狗頭怪鳥，祇見牠飛落壑中，展翼上下盤旋了三匝，兩隻比龍眼還大的兇睛，射出綠幽幽的光芒，到處搜索了一遍，這才猛地雙翼一振，破空飛去。

白牡丹悄聲嘆道：「看來這狗頭怪鳥的主人，心思相當賊滑，岩哥哥可知道他的姓名來歷麼？」

呂慕岩搖了搖頭，悄聲一嘆：「我雖然曾與他拚鬥了兩次，但每次都是一見面就動手，根本沒有開口的機會，丹妹……」

韓劍平突然低「噓」了一聲，嘴唇朝外面一呶。

呂慕岩趕緊閉口不語，和白牡丹一同向外望去。

月光之下，祇見人影連閃，從峭壁上飛落三個人來。

當先飛落之人，乃是個貌相險惡的中年漢子，身上衣服極爲華麗，但樣式非儒非道，不文不武，令人有一股說不出的邪裏邪氣之感。

隨後飛落的乃是兩個赤裸着上身，腰胯之間圍着一幅獸皮，頭插羽毛，生得十分獰惡的苗人。

呂慕岩改用「蟻語傳音」功力，對韓劍平道：「那中年華服漢子，便是狗頭怪鳥的主人，這兩個苗子却不知那裏來的，五弟可看出一點麼？」

韓劍平搖了搖頭，方待答話，却見那華服漢子，已逕自朝向呂慕岩原先居住的岩凹走去，遂示意呂慕岩注意觀看，不再開口。

祇見那華服漢子走進了岩凹，待了一會，便搔着頭上的髮髻，滿臉迷惑之色地走出來，口中喃喃說道：「奇怪！這牛鼻子到那裏去了呢？」

那兩個苗人當中，一個滿腮虬髯，手執三尖短叉的獰笑一聲，迎上去操着生硬的漢語接口道：「先生的對頭大概是知道我們要來，害怕逃走了！」

華服人搖頭道：「我看沒有這樣簡單。」

虬髯苗人獰笑道：「簡單得很，苗山裏面，誰不知我們的厲害，我看先生的對頭一定是害怕而逃走了。」

這時，另一個年紀較大，長着花白短鬚，也是手執三尖短叉的苗人已走近來，沉聲喝道：「阿弟不要亂講，難道你不知道漢人都是狡猾得很，專門設計害人的麼？」

華服人雙眉一揚，輕輕哼了一聲。

短鬚苗人驚覺地傻笑了笑，對華服人陪笑道：「對不起，我忘了先生也是漢人，請不要見怪！」

華服人沉聲道：「你兩兄弟是峒主派來帮我殺人取寶，並非叫你們對我胡言亂語，峒主的吩咐，難道你們忘記了不成？」

虬髯苗人搶着道：「沒有忘，峒主老爺吩咐我們甚麼都要聽先生的指揮，不准不從。」

華服人冷笑一聲道：「你們沒有忘記那是最好。」

短鬚苗人陪笑道：「先生不要生氣，現在準備要我們做甚麼？」

華服人略一沉吟，揮手道：「請兩位分開，在兩邊仔細搜索一遍，一草一木都要清楚，不能疏漏，不得馬虎。」

兩個苗人應了一聲，身形一分，從絕壑入口的地方開始，在兩旁的峭壁往裏搜索起來。

他們的對話，韓劍平等人聽得清清楚楚，俱不禁暗凛這華服人的頭腦果然厲害，又見那兩個苗人看似粗蠢，但此際手足並用，峭壁上下飛騰，並還不住地揮動短刀，撥削壁上的蘿藤，逐寸逐尺的搜索，身法俐落輕快已極，分明內外功行，都有相當火候，遂更增加了幾分警惕。

不消多時，眼看那短鬚苗人已搜近到瀑布這邊來，於是，輕輕將野草藤蘿撥回原狀，祇留韓劍平守洞口，呂慕岩和白牡丹則雙雙縮了回去，屏息以待。

祇聽「沙沙」之聲愈來愈近，韓劍平功行百穴，眞力貫注掌中，定睛注視着短鬚苗人的動靜，準備萬一被他發現踪跡，便立刻施展殺手。

那短鬚苗人搜着搜着，搜到瀑布旁邊，便自停了下來，目光灼灼地朝瀑布注視了一會，咀角倏地掠過一絲詭笑，晃身一掠，竟從瀑布外面越過，繼續往裏搜索……

韓劍平方自鬆了口氣，但心中却又浮起了一個疑問，暗忖道：「這苗子莫非已發現這個洞穴了？但又爲甚麼又不作進一步的搜索呢？他那陰陰一笑，究竟蘊含些甚麼意義……」

正思忖間，瞥見兩個苗人已將兩邊峭壁搜索完畢，回去向華服人覆命，遂招呼呂慕岩過來，用「蟻語傳音」把所見及心中的懷疑說了一遍。

——未完——

金牌馬爹利VIP禮盒
兩款任你揀,双重大贈送



大號金牌馬爹利干邑拔蘭地雙重大贈送:
一枝庄禮盒送VIP酒杯一隻,
酒辧一枝,兼送發財利是封二十個.
兩枝庄禮盒送法國酒杯三隻,兼送酒辧
一枝,送完即止.VIP是英文“貴賓”的
縮寫.VIP酒杯,法國精製,高雅名貴.
金牌馬爹利VIP禮盒,自奉送禮,實惠得體.

金牌馬爹利,法國銷量第一
VIP禮盒,祝君心想事成